資治通鑑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中华书局

第十六册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白　话

资治通鉴

第二百二十六至二百四十卷

主　编　沈志华　张宏儒
副主编　马　怡　李开慧
　　陈东林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六卷

唐纪四十二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 779 年)

1 八月,甲辰(初七),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当时,德宗正在励精图治,用人不拘等次。德宗曾向崔祐甫征询择相的意见,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才干,能办事。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声名,于是便起用了贬谪中的杨炎。乔琳是太原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欢诙谐,没有别的长处。乔琳与张涉关系亲密,张涉称道乔琳的才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听到任命乔琳为相的人,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2 代宗在位期间,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对唐朝的侵扰劫掠却并未止息。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其中有些人直到老死,没能回归吐蕃。对于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外。德宗打算以德政安抚吐蕃,乙巳(初八),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全数召集俘虏来的五百吐蕃人,每人赐给衣服一套,将他们遣返吐蕃。

3 协律郎沈既济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他认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只有三个类别,这就是德行、才干、劳绩。现今,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对此全未涉及;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和应对周旋等方面。行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

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用以上标准来选拔天下之士，当然是不够的。现在的人并不住在本乡本土，所以用人不可以他居住地的评议为依据。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详明的，所以不可专门交给吏部。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而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论。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倘若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百姓徒然以此为弊端，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牧守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候选授官过于繁多，不可能了解清楚。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

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沈既济是吴地人。

4 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治理政务，很有成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妒忌他，便以刑法陷害，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正在道州，知道李皋是无辜的。及至杨炎入朝出任宰相，再次提升李皋为衡州刺史。当初，李皋遭到诬陷，正在经受审讯，他考虑到太妃年老，将会受惊而悲伤，所以，他出门时穿上囚服去受审，回家后便穿上朝服，手执笏板，衣垂鱼袋。李皋即将被贬到潮州，他却以升迁向太妃报喜。至此，李皋才跪在太妃面前认错，并以实情相告。李皋是李明的玄孙。

5 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替代了郭子仪的职务以后，邠府的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因功劳声名素来在李怀光之上，都郁郁不乐，心中不服。李怀光派兵防御吐蕃，在长武城屯驻，诸将对李怀光规定的军队进驻与退防的时间，都不按时应命。监军翟文秀劝说李怀光上奏朝廷，让诸将回朝执行宿卫任务。诸将离开军营后，李怀光派人追捕诸将，诬蔑诸将犯了别的罪过，而且说：“浑瑊在黄芪失败，都是因为你们的原故！”于是将诸将全部杀掉。

6 九月，甲戌(初七)，朝廷将淮西改称为淮宁。

7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来到蜀地十余年，仗着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骄奢淫逸，朝廷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换掉他。至此，崔宁入朝，德宗加封他为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阁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

子异牟寻即位为王。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城池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泚所统领的范阳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德宗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当初，马璘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邠州、陇州、范阳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

克了维州和茂州。李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8 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谞将此事上奏。有人对裴谞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裴谞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过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9 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10 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 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壬午(十六日)，

068814

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12 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三州留后。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 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 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四季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不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

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舆论很称赞他。

15 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 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向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选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 崔祐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祐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祐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 780 年)

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

相没有隶属、领导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2 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祐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3 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

国。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4 崔祐甫因为身染疾病，多不管事，杨炎独揽朝廷大权，专门去做报恩复仇的事情。他上奏采用元载生前留下的计划筑原州城，又打算征发长安、洛阳和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德宗派遣中使来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此举利弊如何，段秀实认为："现在边疆防御还很空虚，不适宜兴办事功，召引敌人。"杨炎大怒，认为这是有意阻止自己，便征召段秀实担任司农卿。丁未(十二日)，德宗让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让他移军原州驻扎，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称："据悉，朔方五城过去本是肥沃丰饶的土地，自从国家遭受变乱以来，由于无暇投入人力，因而导致土地荒废，耕种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有人力再将这里开垦出来，则不必等待疏通陵阳渠。现在征发长安、洛阳、关辅百姓到丰州疏浚渠道，经营屯田，算起来，所得到的不足以补赏所耗费的，而且关辅百姓不免流亡离散。这样做，是使京城辖区空虚，而对军事储备却毫无补益。"此疏奏上，德宗不予答复。后来，陵阳渠到底没能修成，将它废弃了。

5 德宗采纳杨炎的主意，借口上奏的事情与实际不符，己酉(十四日)，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6 癸丑(十八日)，德宗任命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该镇节度使。

7 杨炎打算修筑原州城，以便恢复秦州和原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泚和崔宁各带领一万人分布两侧，在后护卫。有诏书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的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我辈充当国家西大门的屏障，已经有十多年了。一开始，我辈屯驻邠州，才将农桑各业经营起来，可以定居下来了，便又移军屯驻泾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在泾州还没有把座位坐暖，又被丢到塞外。我辈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非要遭受如此对待呢！"李怀光刚刚当上邠宁节帅，便杀掉了温儒雅等人，军令十分严厉。及至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帅，各个将领都很恐惧，他们说："那五位将领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杀戮？现在，李怀光又来到泾州，我辈怎能不忧虑呢！"刘文喜乘大家心中不安，占据了泾州，不服从诏命，还上疏要求再派段秀实来当泾州节帅，如果不能派段秀实来，便派朱泚来。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朱泚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替代李怀光。

8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收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钱财的事情被发觉，德宗很生气，准备依法惩办。李忠臣身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向德宗进言说："陛下贵为天子，然而，天子的老师却因为缺少钱财而犯法，依我愚见，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啊。"德宗的态度缓和下来。辛未(初六)，将张涉罢免还乡。辛京杲因私忿用杖打死部曲，有关部门奏称辛京杲犯了死罪，德宗打算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办。李忠臣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问他此话怎讲，李忠臣说："辛京杲的父亲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心怀怜恤之情，将辛京杲降职为诸王师傅。李忠臣利用时机，挽救人命，大多如此。

9 杨炎罢除了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来代替。不久，由于尚书省各部门的职任久已荒废，部门之间不通声气，未能把事办

好，无法将全国的钱粮统一掌管起来，癸巳(二十八日)，德宗再次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时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都和原来的制度一样。

10 刘文喜又不服从诏命，准备自求节度使的旌节。夏季，四月，乙未朔(初一)，他占据泾州叛乱，打发他的儿子到吐蕃为人质，以求援助。德宗命令朱泚、李怀光前去讨伐他，还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带领禁军二千人前往协助。

11 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并不相信。及至被俘者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声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兽放生，他的英风威声和圣明仁德，真是遍及中原。”吐蕃人听了很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吐蕃赞普立即派出使者，跟随韦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丧礼。癸卯(九月)，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以礼相待。不久，蜀地的将领向上建言：“吐蕃人豺狼成性，我方捉获的俘虏不应放还。”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他们服从朝廷，我们便归还俘虏。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显示朝廷的信义。假如不能将威严和信义树立起来，又怎能安抚边远各族呢！”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12 代宗在位时期，每当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上的生日，州府长官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争着向朝廷进贡，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武将和奸滑的官吏便借此侵吞百姓的财物。癸丑(十九日)，是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13 五月，戊辰(初五)，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乙酉(二十二日)，再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韦伦请求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杨炎认为德宗与吐蕃赞普地位不对等，请求同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报德宗，再由德宗批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14 朱泚等将刘文喜包围在泾州，堵塞了泾州出入的通道，但又关闭营垒，不与刘文喜交战，长时间不能攻克泾州。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使得朝野内外骚动不安，朝中诸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便使疲乏困顿的百姓得到休息的，多得难以记载。德宗全不听从，他说："连个小小的忤逆之臣都不能铲除，还拿什么来号令全国！"刘文喜让部将刘海宾入朝上奏。刘海宾对德宗说："我是陛下在藩邸时的部曲，怎肯依附叛逆之臣，我一定要为陛下将刘文喜斩首示众，并献给朝廷。但是，刘文喜现在所希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陛下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然会懈怠，这样，我的计谋便能够实施了。"德宗说："爵号与车服不能随便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德宗让刘海宾回去将此意告诉刘文喜，而对刘文喜的进攻也仍在继续。德宗自减进食，供给士兵，城中应当得到春天服装的将士，也都象过去一样赐给。由此，大家才知道皇帝对刘文喜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当时，吐蕃才与唐朝交好，不肯为刘文喜派兵，泾州城中形势窘困。庚寅(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一起杀死刘文喜，并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而原州城终究没能修成。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己内心感到不安。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己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己越发恐惧。

15 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去世。

16 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伕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17 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

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 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逼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不是好办法。"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

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19 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 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泚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

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

一千余万缗。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做大事，不可吝惜小费，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

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办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及至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于是废止了。

刘晏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21 八月，甲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是武义可汗的叔父。代宗在位期间，九姓胡经常假冒回纥的名义，杂居在京城，经商时恣意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家和私人的祸害。德宗即位后，命令董突带领同来的人悉数回国，他们带走的包裹很多。董突一行到振武，逗留了几个月，索求丰厚的供给，每天吃肉一千斤，用去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还听任砍柴放牧的回纥人糟踏瓜果和庄稼，振武的百姓都苦于回纥人的骚扰。张光晟打算杀死这些回纥人，取得他们的包裹，但又忌惮回纥人多势强，未敢发起行动。九姓胡人听说他们的部族被回纥新即位的可汗所杀戮，很多人半道逃走。董突对九姓胡人的防范很是严密，九姓胡人既不能逃走，又不敢回来，于是向张光晟秘密献策，请求杀掉回纥人。张光晟因九姓胡人与回纥人自相背离而感到高兴，便允许九姓胡的请求。德宗因陕州之辱，心中痛恨回纥人。张光晟知道了德宗的心思，便奏称：“回纥本族人数并不很多，能够辅助回纥强盛起来的，是那群胡人而已。现在听说他们之间自相残害，顿莫贺新

近即位，登里可汗移地健有个庶生的儿子，还有国相、梅录，都各自拥兵数千人，相互攻杀，国内尚未安定。他们没有资财便不能指使他们的部众，陛下不乘这一时机铲除他们，却要放他们的人回国，还给他们财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寇匪兵马，送给强盗粮秣的做法啊。请将他们杀掉。”三次上奏，德宗都没有许可。于是，张光晟便让副将在回纥人居住的房舍门前往来，故意做出不礼貌的行为，董突大怒，捉住副将，将他抽打了数十鞭。张光晟统率士兵袭击回纥，连同九姓胡人一齐杀掉，尸首堆积起来，有如高丘。张光晟只留下一个胡人，让他回国去做见证，以说明：“回纥人用鞭子抽打、羞辱大将，而且图谋偷袭和占领振武城，所以才先行诛杀了这一班人。”德宗征召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中使王嘉祥前去去致送书信和礼物。回纥请求得到擅杀之人，好为族人报仇，德宗因此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图慰解回纥人。

22 德宗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兼任中书令衔，仍然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任命舒王李谟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任命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留后。李谟是李邈的儿子，早年丧父，德宗收他为儿子。

23 癸丑(二十二日)，德宗颁诏赠给太后的父、祖、兄、弟官职，并为其余的太后族人男女颁发拜官职、封食邑的告第告身，共计一百二十七通。中使用马驼着它们，去颁赐给每个人。

24 九月，壬午(二十一日)，将作奏称宣政殿的廊庑毁坏了，而十月在十二星次中属戌宫，为北斗魁星之气，不能进行修葺。德宗说：“只要不妨害公家和百姓，那便是吉祥了，何必卜问时日凶吉呢！”随即命令修葺廊庑。

25 在大历以前，征税、收支、薪俸都没有法度，高级官员得以专擅其事，加上元载、王缙执掌朝政，贿赂公行，全国不再按察贪赃

官吏几达二十年。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察虔州刺史源敷翰，判他流刑。德宗因宣歙观察使薛邕是位温文尔雅的老臣，征召他担任左丞。薛邕离开宣州时，盗窃隐瞒官家财物数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寓揭发了他。冬季，十月 ，己亥(初九)，德宗将薛邕贬为连山县尉。自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任意妄为。

德宗即位之初，疏远摈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官。但是，张涉因长于儒学而入侍禁中，薛邕因温文尔雅而登上朝堂，却相继由于贪赃而垮台。宦官武将得到借口，他们说："南衙文臣贪赃动不动就达到巨万，反而说我辈把国家搞混乱了，这难道不是欺人之谈吗！"由此，德宗开始心怀疑虑，不知道依靠谁人为好。

26 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别派遣沈氏诸人去寻访太后。庚寅(疑误)，德宗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又让沈氏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别巡行各道，寻找皇太后。

27 十一月，首次命令在待制官以外，再推荐出朝集使二人，向他们询问当时朝政的得失，以及边远各地人民的疾苦。

28 先前，公主下嫁，公婆要对她行拜礼，而媳妇不必答礼。德宗命令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以及夫婿的叔伯、兄姊的礼仪，规定公婆坐在中堂接受公主拜见，夫婿的兄姊站在东厢房中接受公主拜见，就和凡人家庭的礼节一样。有位亲王的女儿县主将要出嫁，选定以丁丑(十七日)为期。此日，德宗的叔伯妹妹去世，便命令县主停止出嫁。有关部门奏称："陈设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未成年人的丧事是不足以废止婚礼的。"德宗说："你们珍惜县主出嫁的费用，我却珍惜礼节。"还是阻止了县主在此日出嫁。自至德年间以来，国家变故频仍，公主、郡主、县主不能按时出嫁的人很多，有的人头发都变得花白了。她们虽然在宫中居住，却有人长达十年之久看不到皇上。德宗命人引导宗室诸女前来会见，对年长于己的表示敬礼，

对年少于己的予以安慰，让她们全都嫁了出去。对宗室诸女所携带的物品，无论大小，德宗都一定要亲自经心过目。己卯(十九日)、庚辰(二十日)两天，德宗将岳阳等九十一位县主嫁了出去。

29 吐蕃人看到韦伦再次到来，益发喜欢。十二月，辛卯朔(初一)，韦伦回返朝廷，吐蕃便派遣国相论钦明思等人入朝进贡。

30 这一年，德宗册立太子的生母王氏为淑妃。

31 全国税户计有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户，在籍士兵计有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征收税钱计有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征收谷物计有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二年(辛酉，公元 781 年)

1 春季，正月，戊辰(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李宝臣打算将军府主帅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行军司马李惟岳，因为李惟岳年纪尚小，愚昧软弱，便事先诛杀了难以辖制的部下将领深州刺史张献诚等人，甚至有十余人同一天被杀。李宝臣传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张孝忠不肯前往，李宝臣又让他的弟弟张孝节去传召他。张孝忠让张孝节转告李宝臣说："各位将领究竟犯了什么罪，接连不断地遭到杀戮！我张孝忠怕死，既不敢前往，也不敢反叛，正如你不肯入朝当官一样。"张孝节哭着说："如果这样，我一定被杀。"张孝忠说："如果前往，你我便会一齐丧命，有我在这儿，李宝臣一定不敢杀你。"于是，张孝节回到成德，李宝臣也没有加罪于他。兵马使王武俊职位低下，但是作战勇敢，所以李宝臣特别亲近爱护他，还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士真为妻，王士真又深深结纳了李宝臣身边的人。所以，唯有张孝忠和王武俊得以保全。

到李宝臣去世，孔目官胡震和家仆王他奴劝告李惟岳隐瞒丧事二十余天，假冒李宝臣上表，请求让李惟岳袭任节度使。德宗不予许可，派遣给事中汲县人班宏前往问候李宝臣的病情，并进行开

导。李惟岳以厚资贿赂班宏，班宏不肯接受，回朝上报。李惟岳于是为李宝臣发丧，自称留后，让将领佐吏连名上奏，请求颁赐节度使的旌节，德宗又没有许可。

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深相结纳，约定将所管辖的土地传给子孙后代。所以，田承嗣死时，李宝臣竭力向朝廷请求，让朝廷将节度使的旌节授给田悦，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田悦最初袭任节度使时，事奉朝廷的礼节很是恭谨，河东节度使马燧上表说田悦定会反叛，请朝廷预先作好防备。至此，田悦屡次为李惟岳请求继任，但德宗准备革除以往的弊端，不肯答应。有人劝谏说："李惟岳已经据有父业，若不顺水推舟任命他，准会酿成变乱。"德宗说："寇贼本来没有资格作乱，都是假借着我的土地和职位名号，才得以招聚人马的啊。往日朝廷顺着他们的欲望来任命他们的事不少了，但是变乱还是日益增长。这说明爵位的任命不但不足以止息变乱，反而助长变乱。如果李惟岳一定要发起变乱，任命他与不任命他都一样。"德宗到底还是没有答应下来。于是，田悦与李正己各自派遣使者至李惟岳处，暗中策划率兵抗拒朝命。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对田悦说："你凭借着伯父留下的基业，去谨慎地事奉朝廷，坐享富贵，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与成德、淄青一起去作反叛之臣呢！你看战事兴起以来，叛逆变乱的人有谁能够保全自己的家族呢？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想法去做，可以先把我杀了，别让我看见田氏的举族灭亡。"于是他自称有病，躺在家中。田悦亲自前去向田庭玠道歉，田庭玠关上家门，不肯接待田悦。田庭玠最终因忧郁而死。

成德判官邵真听到李惟岳的图谋，哭着规劝说："先相公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大夫您在服丧期间，忙着准备背叛国家，这种做法太不对了。"邵真劝说李惟岳将李正己的使者抓起来，送往京城，

并且请求讨伐李正己。他说:“这样做,朝廷会嘉许大夫的忠心,节度使的旌节也许还有得到的希望。”李惟岳认为邵真说得对,便让邵真起草奏书。长史毕华说:“先公与成德、淄青交好了二十余年,怎么能一下子舍弃了他们!而且,即使将二镇的使者抓起来,朝廷也不一定就相信你。李正己突然来袭击我军,我军孤立无援,这又怎么办呢!”李惟岳又听从了毕华的意见。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是李惟岳的舅父,他有胆识,有谋略,颇读过一些书,王武俊等人对他都很敬畏。由于被李宝臣猜忌,谷从政便闭门称病。李惟岳也猜忌他,有事不肯与他谋划。李惟岳整日专门与胡震、王他奴等人商量,多发放钱财布帛,以便取悦将士。谷从政去见李惟岳说:“当今国内无事,从京城来的人都说皇上聪慧明达,英俊威武,立志要再造太平之世,十分不愿方镇的子孙专擅一方。你现在头一个违抗诏命,皇上定然派遣各道兵马前来讨伐你。你部下的将士接受了犒赏,都说要为你尽力至死,而如果一战不能取胜,人们各自顾惜自己的性命,谁不背叛你呢!通达权变的大将,乘你危难之际,寻找方便的时机,便都想捉住你而自己立功。况且,先公所杀死的高职位的大将几乎上百人了,在你遭受挫败之际,死者子弟中要报仇的,难道是屈指可数的吗!再者,先公与幽州结下嫌隙,朱滔兄弟一贯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如今皇上准会任命他们为将领的。朱滔与我们之间近得连夜间敲打木梆报时的声音都可以相互听到,一旦朱滔接受朝廷的命令,急速前来,那就如同虎狼捕兽一般,你又如何抵挡呢!过去,田承嗣跟随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一起造反,身经百战,凶猛骠悍,闻名天下,违抗诏命,发起战端,自认为没有敌手。及至卢子期被擒获,吴希光归顺国家以后,田承嗣却只好对天而泣,不知将自身安放何处了。全靠先公按兵不进,而且为他求情,先帝宽厚仁德,予以赦免,田承嗣才

未遭到诛杀，如果不是这样，田氏还能留下根苗吗！何况你生长在富贵之中，年龄还小，没有经受过艰难危苦，但你却听信左右的话，打算效法田承嗣的作法吗！为你打算，你不如在将佐面前辞去职务，让李惟诚代理掌管军府，你亲身入朝，请求留下来为皇上值宿警卫，同时也说明让李惟诚暂且留下来代理掌管军府之事，对他的加恩任命取决于皇上的意志。皇上必然喜欢你的忠义，即使得不到高位，也不会失去荣耀的禄位，永远消除忧患了，否则，大祸将要到来。我也知道你素来疏远猜忌我，但因你我有甥舅之情，事情又已急迫，不能不说了！”李惟岳见谷从政出言切中要害，越发憎恶他。谷从政于是再次回到家中，闭门称病。李惟诚是李惟岳异母庶兄，他谦和厚道，喜欢读书，能得人心，他的同母妹做了李正己的儿媳妇。此日，李惟岳将李惟诚送到李正己那里，李正己让李惟诚恢复姓张，于是他便在淄青做官了。李惟岳派遣王他奴到谷从政家中去，察 看谷从政的活动，谷从政吞服毒药而死。在将死之际，谷从政说：“我不怕死，只是为张氏现在将要遭到灭族之灾而悲哀。”

刘文喜死去，李正己、田悦等人都感到不安；刘晏死去，李正己等人更加恐惧。他们交谈说：“我辈的罪恶，难道能够同刘晏相比吗！”适逢汴州因城内狭窄，需要拓广城垣，东方人便传出谣言：“皇上准备向东面开拓封疆了，所以才修筑汴州城。”李正己害怕了，发兵一万人，屯驻曹州。田悦也修葺城池，聚集人马，预作防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接应，互为援助，搅得河南士子庶民骚动，惊骇不安。

永平军原先辖有汴、宋、滑、亳、陈、颍、泗共七州，丙子（十七日），朝廷从永平军分出宋、亳、颍三州，另设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充任此职。将泗州隶属于淮南，又任命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及河阳三城节度使。十天以后朝廷又任命永平节度使李

勉总辖刘洽、路嗣恭所在二道，再次把郑州分割隶属于他，让他选任曾经做过将官的人担任各州刺史，以防备李正己等人。

2 当初，高力士有个养女在洛阳寡居，她挺能讲宫中轶事，女官李真一猜想此人便是沈太后，就到寻访太后的使者那里陈述了她的状貌。德宗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又惊又喜。当时，沈氏族老一辈的都已去世，再没有认识太后的人。德宗派遣宦官、宫人前往察看高氏，高氏的年龄状貌与太后颇为相似，宦官、宫人不曾仔细端详过太后，都说高氏便是太后。高氏推辞说自己实在并不是太后，派来察看的人却愈发怀疑，强行将高氏迎进上阳宫。德宗打发宫女一百余人，带着车驾衣服等御用之物去上阳宫供养服侍高氏。随侍的人们千方百计地劝诱她，高氏动了心，便声称自己是太后。察看的官员乘马飞快入朝上奏，德宗非常高兴。二月，辛卯(初二)，德宗以双日登殿，群臣都入朝庆贺。德宗还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草拟仪注，奉迎太后。高氏的弟弟高承悦住在长安，害怕如果不讲实情，日子久了终要获罪，便急忙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德宗让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往上阳宫复核察看。樊景超看到高氏住在内殿，以太后的身份自居，随从人员服侍防卫得很是严密。樊景超对高氏说："姑姑为什么要将自己置身于刀俎之地呢！"侍从人员呵斥樊景超下殿，樊景超高声说："我这里带着诏书，太后是伪装的，侍从人员可速下殿来。"侍从人员都走下殿来。高氏于是说："我是被迫如此，不是出于自己意愿。"樊景超用牛车拉着高氏，将她送回家中。德宗担心以后人们不再敢提太后，都不予加罪，还说："我宁可遭受上百次的欺骗，大概总能找到太后吧。"自此以后，各地声称找到太后的事情发生了多次，但都不是，而真正的太后最终还是不知去向。

3 御史中丞卢杞是卢奕的儿子，他相貌丑陋，面色如蓝靛，能言善辩，德宗喜欢他。丁未(十八日)，德宗提升卢杞为御史大夫，兼

任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次会见宾客，姬妾不离身边。卢杞曾因郭子仪患病而前往问候，郭子仪却将随侍的姬妾悉数屏退，只一人凭几而坐，接待卢杞。有人询问原故，郭子仪说："卢杞面貌丑陋，心地险恶，女人见了必然要笑，以后卢杞得志了，我便举族无一幸免了！"

杨炎杀掉刘晏以后，朝野之士都对他既畏惧又愤恨。李正己屡次上表请问刘晏何罪，讥讽责备朝廷。杨炎害怕了，便派遣亲信分别到各道去，名义上是前去安抚地方，实际上是让他们暗中告诉节度使说："刘晏昔日勾结并依附奸佞邪恶之人，请求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是皇上自己憎恶他，因而杀了他。"德宗听到此言，对杨炎厌恶，由此便有诛杀杨炎的意图，只是尚隐忍着没有发作。乙巳(十六日)，德宗调任杨炎为中书侍郎，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不再专门任用杨炎了。卢杞矮小丑陋，没有文采，缺乏学识，杨炎看不起他，常常假托有病，不与他在政事堂一起进餐。卢杞对杨炎也是怀恨在心。卢杞阴险狡猾，打算在朝中扶植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望，对稍不附合自己的人，便一定要置之于死地。他引荐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近并任用他。

4 丙午(十七日)，汴宋军改称为宣武军。

5 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刻残暴，其监军刘惠光贪得无厌。乙卯(二十六日)，振武将士共同将二人杀死。

6 朝廷征发京西防御吐蕃兵马一万二千人驻防关东。德宗登上望春楼，设宴犒劳将士。神策军的士兵唯独不肯饮酒，德宗让人询问原由，神策军将官杨惠元回答说："我们来自奉天，主帅张巨济告诫我们说：'此行要大大地建树功名，待到凯旋而归的日子，我与你们好好痛快一场。'所以不敢饮酒。"到出发时，有关部门在道旁摆设酒食，只有杨惠元的部下不肯启瓶饮酒。德宗深表赞赏，颁赐

诏书慰劳杨惠元。杨惠元是平州人。

7 三月，朝廷在郾城设置澈州。

8 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汾州刺史王栩为振武军使和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9 朝廷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

10 梁崇义虽然与李正己等人联合起来，但是兵少势弱，对朝廷的礼节也最为恭敬。有人劝他到朝廷中去做官，梁崇义说："来瑱为国家立下了大功，上元年间却遭到宦官的谗言诽谤，因此拖延着不应召入朝。等到代宗继位以后，来瑱不待驾好车马，便去朝见，尚且不能避免族诛之祸。我多年来与朝廷积下许多嫌隙，怎么能够再到朝廷去呢！"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次请求讨伐梁崇义，梁崇义害怕，益发整治军备。流人郭昔告发梁崇义准备叛乱，梁崇 义听到此言，向朝廷请罪。德宗为此杖责郭昔，将他流放远方，还让金部员外郎李舟至襄州宣布圣旨，使梁安心。李舟曾经奉命出使刘文喜处，向他陈述利害，刘文喜将他囚禁起来。适逢部下杀了刘文喜，归降朝廷，各道专横跋扈的将帅听说了，都说李舟有倾覆城池、斩杀大将的本领。李舟来到襄州，梁崇义厌恶他。李舟又规劝梁崇义入朝，讲话直率而切中要害，梁崇义愈加不高兴。及至派遣使者安抚各道的时候，李舟再次来到襄州，梁崇义将李舟拒于境外，不肯接待，并上奏说："军中疑虑恐惧，请改派别的使者。"当时，两河各镇正在猜疑朝廷，德宗打算显示恩典信义，使他们安心。夏季，四月，庚寅(初二)，德宗加封梁崇义同平章事，对他的妻子儿女全都予以封赏，赐给铁券，派遣御史张著带着皇帝的手诏征召他，还任命他的副将蔺杲为邓州刺史。

11 五月，丙寅(初八)，因战事兴起，朝廷将商税增至十分之一。

12 田悦终于与李正己、李惟岳定下计划，联合三镇兵马，抗拒朝命，派遣兵马使孟祐带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北去援助李惟岳。薛嵩死去时，田承嗣私下强占了洺州和相州，朝廷只得到邢州和磁州以及临洺县。田悦打算依凭山势划分边境，便说："邢州和磁州就象围棋中的两个眼，在我的中腹部位，不可不攻取。"于是，田悦派遣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包围邢州，派遣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在邯郸西北竖起栅栏，以切断昭义的救兵，田悦则亲自带兵数万人，包围临洺县。邢州刺史李共、临洺将领张伾坚固壁垒，抵御围兵。

贝州刺史邢曹俊是田承嗣原来的将领，年事高，有谋略，但田悦宠信牙官扈崿而疏远邢曹俊。及至攻打临洺时，田悦将邢曹俊召来询问计策，邢曹俊说："兵法认为，兵力十倍于敌人，才可包围敌人，五倍于敌人，才可攻打敌人，你以叛逆军队侵犯朝廷，这形势就更不能同兵法上讲的相比了。现在军队受阻于坚固的城池之下，粮食一光，士卒便会跑光，这真是自取灭亡。不如在崞口安置士兵一万人，以便阻止西面的军队，河北二十四州便都归你所有了。"诸将领讨厌邢曹俊的说法与自己不同，便一同诋毁他，田悦也就未采用邢曹俊的计策。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七卷

唐纪四十三　　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公元 781 年)

1 六月,庚寅(初三),德宗任命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滉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将他统辖的军队定名为镇海军。

2 张著来到襄阳,梁崇义愈加恐惧,让士兵结成阵列来接见张著。蔺杲得到出任邓州刺史的诏书,不敢启程就任,驰马去见梁崇义请示命令。梁崇义面对张著号啕大哭,但到底不肯接受诏命。张著只好回朝复命。

癸巳(初六),德宗晋升李希烈爵位为南平郡王,加封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率各道兵马讨伐梁崇义。杨炎规劝说:"李希烈是董秦的养子,董秦亲近并信任他的程度无可比拟,但李希烈最终还是驱逐了董秦,并夺取了他的职位。李希烈为人凶狠暴戾,六亲不认,他无功于朝廷,尚且态度强硬而不守国法,假如让他平定了梁崇义,将如何控制他呢!"德宗不听杨炎的建议,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对杨炎愈加不满。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带着攻取梁崇义的策谋谒见李希烈,李希烈任命吴少诚为前锋。吴少诚是幽州潞县人。

当时,内自关中,西至蜀、汉,南达江、淮、闽、越,北到太原,到处发兵,而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的甬桥和涡口,梁崇义拥兵襄阳,运输通道全被切断,人心为之震惊恐慌。江、淮的进奉船一千余艘,停泊在涡口而不敢前进。德宗任命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

万福疾驰到涡口，骑着马立在岸上，命令进奉船进发，淄青的将士停在岸边，斜目观望，但不敢妄动。

3 辛丑(十四日)，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去世。郭子仪是位杰出的将领，拥有强兵，程元振、鱼朝恩曾对他用谗言百般诋毁，但只要有一纸诏书征召，他没有一次不是当日启程的，由于这些，诽谤才失去了作用。郭子仪曾经派遣使者到田承嗣处，田承嗣向西下拜说："我这膝盖不向人弯屈已经有若干年头了！"李灵曜依凭汴州发起叛乱，公私物品经过汴州的，全都被他扣留，惟有郭子仪的物品，他不敢靠近，还派兵护卫，送出州境。据统计，郭子仪担任中书令共计二十四年，每月收入薪俸钱二万缗，私产尚不在计算之列，家中的仓库里珍异宝货堆积如山。郭子仪举家三千人，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是朝廷中显要的官员。他的孙子有数十人，每当向他问安时，他不能一一辨认，只是向他们点头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都是他的部下，虽然贵为王公，但郭子仪经常对他们颐指气使，任意驱使，而他们在郭子仪面前用小步快走，以示身分卑微，郭子仪家人也将他们视为仆从。郭子仪以一身维系全国安危将近三十年，他的功劳天下无双，但皇上不猜疑他；他的地位达到了人臣的顶峰，但众人不妒忌他；他穷极奢华，尽情享受，但人们不非难他。他八十五岁时寿终。他的将佐当上大官、成为名臣的人物很多。

4 壬子(二十五日)，德宗任命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分割东都五个畿县归其管辖。

5 北庭、安西自从吐蕃陷落河、陇以来，便与朝廷隔绝不通了。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率领将士严守四境，抗拒吐蕃，屡次派遣使者上表，都未到达，音信断绝长达十余年。至此，李元忠、郭昕派使者抄偏僻小道，经诸胡人居处，从回纥来到朝廷，德宗对此很是嘉许。秋季，七月，戊午朔(初一)，德宗加封李元忠为

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任命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所辖将士全部超迁战功七等。李元忠这一姓名，是朝廷赐给的，李元忠原本姓曹，名令忠。郭昕是郭子仪弟弟的儿子。

6 因多日来连续降雨，李希烈未能进军，受到德宗的责怪。卢杞暗中对德宗说："李希烈拖延不进，是因为杨炎的原故。陛下何必顾惜杨炎暂时的声誉，而毁坏了大功业，不如暂时免除杨炎的相职，使李希烈高兴，事情平息以后再起用杨炎，这并没有什么妨害。"德宗认为卢杞说得对。庚申(初三)，德宗任命杨炎为左仆射，罢去知政事，任命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镒是张齐丘的儿子。任命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7 丙子(十九日)，朝廷追赠已故伊州刺史袁光庭为工部尚书。袁光庭在天宝末年出任伊州刺史。吐蕃攻陷河、陇后；袁光庭坚守多年，吐蕃千方百计地引诱他，都不能将伊州攻下。后来粮食吃光，士卒战死，伊州城将要陷落，袁光庭事先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焚而死。郭昕的使者到来，朝廷才知道了袁光庭的事迹，所以给他追赠官爵。

8 辛巳(二十四日)，德宗让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朔方节度使。

9 癸未(二十六日)，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在临洺大破田悦。

当时，田悦进攻临洺，历时几个月，不能攻克，城中的食品将要吃光，仓库的储备已经用完，士卒伤亡，为数很多。张伾将心爱的女儿打扮起来，让女儿出来拜见将士，他说："诸位坚守城池，甚是辛苦，我家没有别的东西，请让我把这个儿女卖掉，权当将士们一天的费用。"大家都哭着说："我们甘愿用尽全力，而决不敢谈论奖赏。"李抱真向朝廷告急，德宗下诏命令马燧带领步兵、骑兵共二万

人与李抱真讨伐田悦，又派遣李晟带领神策兵与二人同讨田悦，又下诏命令幽州留后朱滔讨伐李惟岳。

马燧等人的军队还没有脱出险境时，先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去开导田悦，向他说了一些好话，田悦认为马燧畏惧他，不再设置防备。马燧与李抱真两军汇合共八万人，东下壶关，在邯郸驻扎，进击田悦的支属部队，并且打败了他们。田悦正在急切地攻打临洺，分出李惟岳五千人去援助杨朝光。第二天，马燧等人进攻杨朝光的营栅，田悦带领一万余人去援救。马燧让大将李自良等人在双冈抵御田悦，命令他说："只要田悦通过了双 冈，就一定将你斩首！"李自良等人奋力激战，田悦的军队退却了。马燧推出烧着火的车辆焚烧杨朝光的栅栏，杀了杨朝光，斩得敌首五千余级。过了五天，马燧等人进军到临洺，田悦全军出动，奋力而战，经过约一百多个回合，田悦军大败，被斩首一万余级。田悦领兵连夜逃走，邢州也解围了。

当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经去世，李正己的儿子李纳隐瞒了这一消息，擅自接管了平卢军务。田悦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救，李纳派遣大将卫俊带兵一万人，李惟岳派兵三千人，去援救田悦。田悦收聚溃散的士兵，得到二万余人，驻扎在洹水。淄青军在田悦东边驻扎，成德军在田悦西边驻扎，首尾相互接应。马燧率领各军进军至邺城屯驻，上奏请求让河阳兵前来援助，德宗颁诏命令河阳节度使李艽带兵与马燧会师。

10 八月，李纳开始发丧，上奏请求承袭父亲的职位，德宗不肯答应。

11 梁崇义派兵攻打江陵，来到四望山，大败而回，于是收兵进入襄州和邓州。李希烈带领军队沿汉水溯流而上，与各道兵马会合。梁崇义派遣将领翟晖、杜少诚在蛮水迎战，李希烈大破敌军，追击至疎口，再破敌军。翟晖、杜少诚二将请求投降，李希烈使二人带

领部下首先进入襄阳，慰问城内军民。梁崇义关闭城门抵抗，守城的人们打开城门，争先出城，不可禁止。梁崇义与妻子投井而死，二人的头颅被传送到京城。

12 范阳节度使朱滔准备前去讨伐李惟岳，在莫州驻扎。张孝忠带领精兵八千防守易州，朱滔派遣判官蔡雄劝告张孝忠说："李惟岳不过是个乳臭小儿，竟敢抗拒朝命！现在昭义、河东二军已经打败田悦，淮宁李仆射攻克襄阳，算来河南各军早晚要向北挺进，恒州、魏州的覆亡，那是可以立待而至的了。你如果能够带头将易州归属朝廷，那么，打败李惟岳的功劳便是由你开头的，这正是你转祸为福的良策啊。"张孝忠认为言之有理，便派遣牙官程华至朱滔处，派遣录事参军董秸到朝廷去进献表章，朱滔又上表举荐张孝忠，德宗很是高兴。九月辛酉(初六)，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令李惟岳护送死者回朝，李惟岳不肯听从。张孝忠感激朱滔的恩德，为儿子张茂和娶朱滔女儿，两人深相结纳。

13 壬戌(初七)，德宗加封李希烈同平章事。

14 当初，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对朝中人士屡次称道李希烈有忠心。黜陟使李承从淮西回朝，对德宗说："李希烈肯定能立点微小的功劳，只怕有了功劳以后，骄横傲慢，不尽为臣之道，还要烦劳朝廷再用刀兵罢了！"德宗不以为然。

李希烈得到襄阳以后，便将襄阳据为己有，德宗这才想起李承的预言。当时，李承担任河中尹，甲子(初九)，德宗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德宗打算派禁兵护送他上任，李承请求单人匹马前往山南东道。李承来到襄阳时，李希烈将李承安置在客舍中，千方百计地逼迫威胁他，李承誓死不屈，于是李希烈大肆掳掠了全州所有而离去。李承治理山南东道整整一年，军府才逐渐完备。李希烈将牙将留在襄州，看守掳掠的财物，由此双方常有使者往来。李承也

派遣亲信臧叔雅往来于许州和蔡州，深深结纳李希烈的亲信周曾等人，与他们暗中谋算李希烈。

15 当初，萧嵩的家庙濒临曲江，玄宗认为曲江是娱乐游观的地方，不是建造神灵庙宇的处所，便命萧嵩迁移家庙。杨炎担任宰相，憎恶京兆尹严郢，把他降职为大理卿。卢杞打算陷害杨炎，便荐引严郢为御史大夫。在此之前，杨炎准备营造家庙，因有住宅在东都洛阳，便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卖掉，赵惠伯却将此宅买来充当官署。严郢按察此事，认为其中有不应得的余利。卢杞召来大理正田晋，商议处罚二人的刑律依据，田晋认为："根据刑律，本人管理官府设立的市场，购买物品获取余利的，以索取论处，应当剥夺官位。"卢杞大怒，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卢杞又召另外的官吏来商议罚治二人的刑律，该人认为："在本人主管的公务中自行盗窃的，罪当处以绞刑。"杨炎的家庙正当萧嵩的家庙所在之地，卢杞借此诬陷杨炎说："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所以玄宗才命令萧嵩迁移家庙。杨炎有心背叛朝廷，所以才在此地建造家庙。"冬季，十月，乙未(十日)，杨炎由左仆射被贬为崖州司马。杨炎行至距崖州一百里处，遭到了缢杀。越惠伯由河中尹被贬为费州多田尉，不久也被杀死。

16 辛巳(疑误)，册立萧氏为太子妃。

17 癸卯(十八日)，德宗在太庙合祭远近祖先的牌位。在此之前，太祖的牌位已在太庙中，当东向位，献祖、懿祖的牌位则都存放在西夹室内，不予祭献。至此，再次将献祖奉为东向位，予以祭献。

18 徐州刺史李洧是李正己的堂兄。李纳侵犯宋州，彭城令太原人白季庚劝说李洧率领全州归顺朝廷，李洧听从了他的劝告，派遣摄巡官崔程带着表章到朝廷去，让他口头上奏皇上，并且禀告宰相，大意是："徐州无力独自抵抗李纳，李洧乞求担任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且海、沂二州，现在都已被李纳占有。李洧与刺史王涉、

马万通素有约定，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诏书，必定能够成功。”崔程来自外地，以为宰相都一样，于是先向张镒禀告，张镒又转告了卢杞。卢杞恼火崔程不先向自己禀告，便不答应他的请求。戊申(二十三日)，加封李洧为御史大夫，充任招谕使。

19 十一月，戊午(初四)，将永乐公主嫁给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以示皇上不想违背原先的意图。

20 蜀王李傀改名李遂。

21 辛酉(初七)，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人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在徐州大破淄青、魏博军。

在此之前，李纳派遣将领王温会合魏博将领信都崇庆，一齐攻打徐州，李洧派遣牙官温县人王智兴前往朝廷告急。王智兴擅长跑路，不出五天，便到了朝廷。德宗为李洧派出朔方兵五千人，让唐朝臣带领着他们，与刘洽、曲环、李澄共同援救徐州。当时，朔方军的物资装备没有运到，旗帜服装破败粗劣，宣武人嗤笑朔方军说：“叫花子能够打败敌人吗！”唐朝臣用宣武人的话来激怒士兵，而且说：“都统有令，先打破敌人营垒的，便将营垒中的物品悉数给他。”士卒们都愤怒而起，奋力争先。

信都崇庆和王温攻打彭城，历时二十天，未能攻克，向李纳请求增加兵力。李纳派遣将领石隐金带领一万人援助他们，与刘洽等人在七里沟相峙。天色渐晚，刘洽带领军队稍稍退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对唐朝臣说：“你率领步兵背山列阵，等待信都崇庆、王温二军的到来，我率领骑兵在山中的曲折之处埋伏。敌军看到你孤军深入，势单力薄，定会前来与你拼搏，我率领伏兵拦腰截断敌军，定能打败他们。”唐朝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信都崇庆等人果然带领骑兵二千人，越过桥来，向西挺进，追击官军。杨朝晟的伏兵发动，从侧面进击敌军。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被从中切断，狼狈而回，退至桥

前，抗拒官军。部下有些士兵争着过桥受阻，便淌水过河，杨朝晟指着这些人说："他们可以淌水过河，我们为什么不能淌水过河！"于是杨朝晟淌着河水进击，占据桥头的敌军都逃跑了，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全面溃退，刘洽等人率兵追赶，斩首八千级，淹死的人超过一半。朔方军悉数得到了敌军的辎重，旗帜鲜明，服装华丽，于是对宣武人说："叫花子立下的功劳，与你们宋州兵相比，到底是谁的多呀？"宣武人都觉得惭愧了。官军乘胜向北追击，来到徐州城下，魏博和淄青的军队解除了对徐州的包围，撤退逃走，江、淮漕运又开始通畅了。

22 己巳(十五日)，德宗下诏削去李惟岳的官爵，对能够招集部下归降的将领，予以赦免并奖赏。

23 甲申(三十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派兵进击海州，海州刺史王涉率领全州归降。

24 十二月，李纳的部下密州刺史马万通请求归降，丁酉(十三日)，德宗任命他为密州刺史。

25 崔汉衡来到吐蕃。吐蕃赞普认为敕书中使用贡献、赐给等语，完全是以对臣属之礼对待吐蕃；此外，还提出在云州西面，双方应当以贺兰山为边界，请崔汉衡回去再为请求。丁未(二十三日)，崔汉衡派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朝上奏，德宗为吐蕃修改了敕书，改订了边境，一切都如吐蕃请求的那样。

26 德宗加封马燧为魏博招讨使。

三年(壬戌，公元 782 年)

1 春季，正月，河阳节度使李芃领兵逼近卫州，田悦部下的守城将领任履虚诈降，不久再次反叛。

2 马燧等人所率各军在漳水之滨屯驻。田悦派遣部将王光进沿河筑成半月形的城墙，以便防守长桥。马燧等人所率各军无法渡

河，便用铁锁链将数百辆车连结在一起，装入盛满土的口袋，在长桥下游将漳水堵塞，下游水浅，各军得以淌水而渡。当时马燧等人军中缺少粮食，而田悦等人固守营垒，不肯出战。马燧命令各军只带十天的口粮，进军到仓口，与田悦隔着洹水驻扎下来。李抱真、李艽问马燧说："我军粮食短少，又深入敌境，是何道理？"马燧说："粮食短少，利于速战。现在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兵马接连，不肯出战，目的是挫伤我军的锐气。倘若我军分兵进击敌军左右两翼，田悦必定援助，我军便会腹背受敌，打起来一定不利于我军。所以进军逼迫田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攻敌人必定要去救援的地方。假如敌军出战，定然会被诸位打败。"于是马燧搭起三座浮桥，越过洹水，每天都去挑战，但田悦不肯出来。马燧让各军半夜起来进餐，暗中发兵，沿着洹水直奔魏州，他下令说："若是敌军到了，就停下来，列阵相待。"马燧留下一百骑兵在营中击鼓吹角，并且抱来柴草，握好火种，命他们等到各军全都出发以后，便停止打鼓吹角，躲在一旁；等到田悦军完全渡过洹水时，便将浮桥烧掉。各军行进了十里，田悦听见了，便率领淄青、成德步兵、骑兵共四万人，越过桥来，掩袭其后，乘风放火，擂鼓呐喊，向前行进。马燧按兵不动，先铲除了军前百步之内的野草丛莽做为战场，结成阵列，等待敌军，并召集勇敢的士卒五千余人，作为前锋。田悦军赶到时，火已止熄，士气衰竭，马燧便发兵进击，田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稍稍退却，看见河东军获胜，回过头来再与敌军战斗，又将敌军打败。马燧军追赶上敌军时，三座浮桥已被烧毁，田悦军混乱不堪，被赶到水中淹死的人无法计算，共斩首二万余级，俘虏三千余人，尸首横躺竖卧，连绵三十余里。

田悦收拾残兵一千余人逃往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合，将军队屯驻在平邑的佛寺中。田悦连夜来到魏州南郊，大将李长春关闭城

门，不让田悦开进，以等待官军的到来。过了许久，天快亮时，李长春才打开城门，放田悦进城。田悦杀了李长春，据城固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人，死者的亲戚在街上到处哭号。田悦忧愁恐惧，便手握佩刀，骑马立于府衙门外，将士卒百姓全部召集起来，流着眼泪说："我本非贤能之人，承蒙淄青、成德二位老丈担保举荐，才得以继续守住伯父的基业。现在两位老丈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人不能承袭基业，我不敢忘记二位老丈的大恩，不自量力，抗拒朝命，以致丧乱败亡到这步田地，使部下将官肝脑涂地，这都是我的罪过啊。我家有老母，不能自杀，希望诸位用这把刀砍下我的脑袋来，拿着出城，投降马仆射，各自获取富贵，用不着与我一齐赴死！"说着便从马上投到地下。将士们争着上前，扶着田悦说："尚书举兵，是赴义之举，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胜败是兵家常事。我辈世代蒙受深恩，怎么忍心听这种话！我们愿意跟随尚书去决一死战。如果不能取胜，便继之以死！"田悦说："诸位不因我丧乱败亡便抛弃我，即使我死了，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诸位的厚意！"于是，田悦与诸将领各自剪断头发，结为兄弟，发誓同生共死。田悦悉数拿出仓库储存的物资和收敛富人的钱财，计一百余万，用来犒赏士兵，众心开始安定下来。田悦又召回贝州刺史邢曹俊，让他整顿队伍，修缮防守器械，军队的士气再次振作起来。

李纳在濮阳驻扎，被河南军所逼迫，逃回濮州，向魏州征求援兵。田悦派遣军使符璘带领骑兵三百人救援。符璘父亲符令奇对符璘说："历观安禄山、史思明等反叛作乱之徒，现在还都存在吗？田氏能长久吗？我老啦，你若能趁此机会摆脱田悦，归顺朝廷，这便是你给你老爹扬名后世了。"父子咬臂立誓分别。于是符璘与部下副将李瑶率领众人向马燧投降。田悦逮捕并杀戮了符璘全家，符令奇骂不绝口而死。李瑶的父亲李再春率博州投降，田悦的堂兄田昂

率洺州投降，王光进率长桥投降。田悦入城十多天，马燧等人各军才来到魏州城下，发兵攻城，但未能取胜。

3 丙寅(十二日)，李惟岳派兵与孟祐防守束鹿，朱滔和张孝忠将束鹿攻打下来，进兵围困深州。李惟岳担忧而恐惧，掌书记邵真又劝说李惟岳，让他暗中上表，先派遣弟弟李惟简入朝，然后杀掉诸将领中不服从命令的人，亲身入朝，让岳丈冀州刺史郑诜暂且代理节度使事务，等待朝廷的任命。李惟简已经出发，孟祐知道了这一计谋，秘密派人告诉了田悦。田悦非常生气，让衙官扈岌前往求见李惟岳，责备李惟岳说："尚书起兵，正是要为大夫您请求节度使的旌节，不是为自己。现在大夫却听信了邵真的话，派遣令弟上表，将叛逆的罪名全部归于尚书，以求开脱自身，尚书是怎么对不起大夫，以至到了如此地步呢！倘若能够为尚书杀掉邵真，那么尚书就像当初一样对待大夫，否则，当与大夫绝交。"判官毕华对李惟岳说："田尚书是由于大夫的原故而身陷重围的，大夫一旦背弃了他，就太不仁义了。而且，魏博和淄青兵马强盛，粮食丰足，足以与天下相抗争，事情还未见分晓，怎能突然就三心二意之计呢！"李惟岳素来怯懦，不能维持原先的打算，便召来邵真，当着扈岌的面将他杀了，派出成德兵一万人，与孟祐一起包围束鹿。丙寅(十二日)，朱滔和张孝忠与魏博和成德军在束鹿城下交战，李惟岳大败，烧了营房逃跑。

兵马使王武俊被李惟岳的亲信陷害，李惟岳既怀疑他，又赏识他的才能，不忍心将他除掉。在束鹿之战中，李惟岳让王武俊担任前锋，王武俊私下里为自己打算说："我若打败朱滔，李惟岳军便会声势大振了，回去以后，将我杀掉便是必然的了。"所以王武俊在交战中不太出力，于是败了下来。

朱滔准备乘胜进攻恒州，而张孝忠则率领军队开向西北，在义

丰驻扎。朱滔大为震惊，张孝忠的将佐也都感到奇怪。张孝忠说："恒州宿将还很多，未可轻视。逼迫紧了，他们就会合力奋死搏斗；缓和下来，他们就会自相图谋。请诸位尽管看下去，我将军队驻扎在义丰，是要坐等李惟岳的覆灭。而且，朱司徒能说大话而见识短浅，只可与他同始，难以与他同终啊！"于是，朱滔也在束鹿屯扎下来，不敢前进。

李惟岳的将领康日知率赵州归顺国家，李惟岳益发猜疑王武俊，王武俊很是恐惧。有人对李惟岳说："先相公把王武俊当作亲信，让他辅佐大夫，而你们又有亲戚关系。王武俊的勇敢可谓全军之冠，现在我军处在危难之中，又对他加以猜疑，若是失去王武俊，想让谁来为大夫去退却敌兵呢！"李惟岳认为很对，便让步军使卫常宁与王武俊一起进击赵州，同时让王士真带兵住在军府中，以保卫自己。

4 癸未(二十九日)，蜀王李遂改名叫李溯。

5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攻克海、密二州，李纳又将二州攻陷。

6 王武俊出了恒州，对卫常宁说："我今天侥幸脱出虎口，不会再回去了。我应该北去，归依张尚书。"卫常宁说："李大夫愚昧软弱，信任亲信，观其趋势，终究被朱滔吞灭。现在皇上颁有诏书，取得李大夫人头的，便将李大夫的官爵任命给他，中丞素为众人心服，与其出走逃亡，哪如倒戈俘获李大夫，转祸为福，仅费反掌之劳呢。如果此事不能成功，再去归依张尚书，也为时不晚。"王武俊认为此话很对。适逢李惟岳让要藉官谢遵来到赵州城下，王武俊便延引谢遵一齐策划俘获李惟岳。谢遵回去后，暗中告诉了王士真。闰正月，甲辰(二十一日)，王武俊和卫常宁从赵州率兵回来袭击李惟岳，谢遵和王士真假托李惟岳的命令，打开城门，放进王武俊、卫常宁的军队。天刚亮，王武俊带领骑兵数百人冲入军府，王士真在里

边响应，杀了十余人。王武俊命令说："李大夫背叛朝廷，将士归顺朝廷，敢于违抗者，满门抄斩。"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王武俊于是擒住了李惟岳，收捕了郑诜、毕华、王它奴等人，将他们都杀掉了。王武俊念及李惟岳是原节度使的儿子，准备将他活着送往长安，卫常宁说："他见到皇上，将会把叛逆的罪名重新转嫁给中丞的。"于是，王武俊将李惟岳缢杀，把他的头颅传送给京城。深州刺史杨荣国是李惟岳的姐夫，他归降了朱滔，朱滔让他官复原职。

7 重新实行全国酒酤专卖，只有西京不实行专卖。

8 二月，戊午(初五)，李惟岳所任命的定州刺史杨政义投诚。当时，河北基本平定，只有魏州尚未攻克。河南各军在濮州进攻李纳，李纳所处的形势日见窘迫。朝廷认为，过不了多久，天下便可以平定下来。甲子(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任命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任命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将德、棣二州隶属于朱滔，让他回归本镇。朱滔再三请求将深州归属于己，朝廷不许，由此怨恨不满，留兵屯驻深州。王武俊素来轻视张孝忠，自认为亲手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但是张孝忠当了节度使，自己却与康日知都是都团练使，还失去了赵、定二州，也心中不快。德宗又下诏命令王武俊给朱滔拨粮三千石，给马燧拨马五百匹。王武俊认为朝廷不愿意让成德旧将担任节度使，魏博攻克以后，必然要攻取恒、冀二州，所以才分割他的粮食、马匹来削弱他。他心怀疑虑，不肯接受诏命。

田悦听说了这种情况，派遣判官王侑和许士则抄小路来到深州，劝说朱滔说："司徒奉诏讨伐李惟岳，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攻克束鹿，打下深州，使李惟岳形势紧迫，因此王大夫乘司徒取胜的声势，得以将李惟岳斩首，这都是司徒的功劳啊。加之皇上明明颁下诏书，让司徒所得的李惟岳城镇，全都隶属于本镇，而现在却

分割深州给康日知，这是朝廷在自弃信义啊。而且，皇上的意图是准备扫荡河朔，不让藩镇世袭，打算全部以文臣代替武将，如果魏亡，接下来便是燕、赵了。倘若魏存在，那么燕、赵也就不必忧虑。这么说来，司徒果真有心怜悯魏博的危难，而去援助他们，这不仅深得救亡图存、继绝扶危的大义，而且对子孙万代也是有利的。”魏博还许诺将贝州赠给朱滔。朱滔平素便有心背叛朝廷，听了这一席话，非常高兴，立即打发王侑回魏州报告，使魏州将士知道有外援，各自坚定信念。朱滔又派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一同至恒州，劝说王武俊道：“大夫出于九死一生的考虑，诛杀叛逆的首脑，铲除祸乱的根源，而康日知不曾离开赵州，哪里能够与大夫的功劳同日而语呢！然而朝廷对你们的奖赏大致相同，谁不为大夫感到愤郁不平呢！现在又听说下诏让你支付粮食和马匹给邻道，朝廷的意思，大概是由于大夫善于打仗，恐为后患，打算先使军府贫弱，待到魏博削平时，让马仆射北进，朱司徒南下，共同消灭你。朱司徒也不敢说自保，让我二人献上此条愚计，打算与大夫一起援救田尚书，使他存活。大夫可以自己留着粮食和马匹来供给军需，朱司徒不打算将深州交给康日知，而愿意交给大夫，请及早派定刺史去守城吧。范阳、恒冀、魏博三镇兵马连结，有如耳目手足相互救助，以后便永远没有祸患了。”王武俊也觉欢喜，便应承下来，随即派遣判官王巨源到朱滔处，并让他代理深州事务，限定日期，一道起兵南进。朱滔又派人劝说张孝忠，张考忠不肯听从。

9　宣武节度使刘洽在濮州进攻李纳，攻下了濮州外城。李纳在城上哭泣着请求悔过自新，李勉又派人劝说他。癸卯(疑误)，李纳派遣他的判官房说带着他的同母弟李经和儿子李成务入朝觐见。适逢中使宋凤朝声称李纳形势困窘，不应当停止进攻，德宗便在宫中囚禁了房说等人。于是李纳回到郓州，再度与田悦等人联合。因

李纳军势尚未衰竭，三月，乙未(十三日)，朝廷才让徐州刺史李洧兼任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而海州和沂州已经被李纳占据，李洧终究一无所得。

李纳最初谋反时，他所署任的德州刺史李西华防守很严。都虞侯李士真在李纳面前暗中诋毁李西华，李纳便将李西华召回军府，让李士真代替他的职务。李士真又用诈谋召棣州刺史李长卿，李长卿经过德州时，李士真将他劫持，与他一起归顺了朝廷。夏季，四月，戊午(初六)，德宗任命李士真、李长卿为德、棣二州刺史。李士真向朱滔请求援助，朱滔已经怀有背叛朝廷的企图，便派遣大将李济时带领三千人声称帮助李士真防守德州，同时传召李士真至深州商讨军事，李士真一到便扣留了他，而让李济时兼管德州事宜。

10 庚申(初八)，吐蕃送回以往所俘虏、劫掠的士兵和百姓八百人。

11 德宗派遣中使征调卢龙、恒冀、易定兵一万人，到魏州讨伐田悦。王武俊不接受诏命，把朝廷的使者抓起来送给了朱滔。朱滔对部将说："对于将士中立下功劳的人，我为他们上奏请求官职勋位，但都未能如愿。现在我打算与诸位整饰军装，一起开往魏州，打败马燧，好过温饱的日子，好吗？"大家都没有应声。朱滔问了三次，才说："幽州的将士，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反叛以来，随从他们南进的人没有一个得以生还，他们抛下的亲人至今还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何况太尉、司徒都深受国家的荣宠，而将士也各自蒙受官职勋位，我们愿意姑且保住目前的状况，不敢再有侥幸的希图。"朱滔沉默无语，只好作罢。于是朱滔杀掉大将数十人，而对士兵却厚加抚慰。

康日知听到朱滔的策谋，便告诉了马燧，马燧又上奏朝廷。德宗认为魏州尚未攻下，王武俊再次反叛，朝廷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服

朱滔，壬戌(初十)，赐爵朱滔为通义郡王，指望以此稳住朱滔。但是，朱滔的反叛图谋愈发加剧。他分兵在赵州设立军营，以便进逼康日知，又将深州交给王巨源。王武俊也任命他的儿子王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带领兵马包围赵州。

涿州刺史刘怦听说朱滔欲救田悦，便用书信劝谏朱滔说："如今你在昌平县的故乡，朝廷为你而改称太尉乡、司徒里，这也算是大丈夫不朽的名声了，只要自己保持对朝廷的忠心和顺从，办事便无不成功。我私下里想过，近年以来，贪大而乐于争战，不顾成功与失败，落得举家灭亡而身遭屠戮的，便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了。我愧为你的近亲，若是沉默不对你讲，是我辜负了你的器重和知遇。但请司徒考虑我的话，不要留下后悔。"朱滔虽然不肯采纳刘怦的建言，却也嘉许他能尽忠心，一直不曾对他产生猜疑。

朱滔将要起兵，唯恐张孝忠成为后患，再次派遣牙官蔡雄前去劝说张孝忠。张孝忠说："昔日朱司徒发兵幽州，曾派人对我讲：'李惟岳辜负朝廷恩典即为叛逆，'并告诉我归顺朝廷便是忠臣。我生性耿直，接受了司徒的指教。而今我已经做了忠臣，不想再去帮助叛逆了。此外，我和王武俊都出自夷人部落，深知王武俊的为人，最好翻来覆去。请司徒别忘了我的话，将来必定会想起来的。"蔡雄还想用花言巧语劝说张孝忠，张孝忠大怒，打算把他抓送京城。蔡雄害怕，便逃回去了。于是朱滔让刘怦领兵在要害地区驻扎，以便防备张孝忠。张孝忠修葺城防，磨砺兵器，虽然独自处在强大的敌寇之间，但是无人能够使他屈服。

朱滔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五千人从深州出发，来到束鹿。早晨将要出发，号角尚未吹完，士兵忽然大乱，大声喊叫："皇上命令司徒回幽州去，为何违背敕令南下援救田悦！"朱滔很害怕，便逃到驿舍的后堂中躲藏起来。蔡雄与兵马使宗顼等人对士兵诈称："你们

不要喧哗，快听司徒传达命令。”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些，蔡难又说：“在司徒将从范阳发兵时，皇上传下圣旨，诸将凡是能够攻得李惟岳的州县的，便可拥有这些州县。司徒念及幽州缺少丝绵，所以才与你们一起竭力血战，攻取深州，希望获得那里的丝绵，来宽解你们完纳赋敛的负担。不料朝廷言而无信，又将深州给了康日知。再者，朝廷认为你们立了功劳，赐给每人绢十匹，但绢才运到魏州西部边境，便全部被马仆射夺走。司徒只须呆在范阳，便富贵十足了，如今此次向南进军，只是为你们，而不是为自己打算啊。你们不想南进，任凭你们回北方去，何必无理取闹，背离军礼呢！”大家听了蔡雄这一席话，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说：“皇上的敕使怎么可以不为士兵守护好奖赏物品呢！”于是进入敕使院，将敕使撕裂而死。大家又喊叫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司徒此次南行是为士兵着想，到底不如暂且遵照诏命回到本镇去。”蔡雄说：“既然如此，你们都先回各自的部伍，明晨再前往深州，休息几天，然后就回本镇吧。”大家便平静下来。朱滔随即带领军队回到深州，暗中命令诸将领查找带头闹事的人，查到二百余人，悉数杀掉，剩下的人们吓得两腿发抖。于是朱滔又一次带领军队南下，众人再也不敢上前阻拦。朱滔进军占领了宁晋，留驻在那里等待王武俊。王武俊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攻取元氏，向着宁晋东奔而来。

王武俊刚刚杀了李惟岳时，曾派遣判官孟华入朝觐见皇上。孟华秉性忠厚耿直，才华出众，谋略过人，回答皇上的问话时意气激昂。德宗大悦，任命他为恒冀团练副使。适逢王武俊与朱滔图谋叛离朝廷，德宗急忙派遣孟华回去传达圣旨。孟华来到恒州时，王武俊的军队已经开拔。孟华规劝王武俊说：“圣上对大夫很是寄以厚望，如果能够竭尽忠义，何愁官职爵位不高、土地不广呢！不久皇上肯定会将康中丞改迁到其它军镇去，深州、赵州终究属于大夫，何

苦骤然间将自己置身于叛逆之列呢!将来不能成功,后悔也来不及了。”孟华以往曾在李宝臣的幕府,由于为人正直,已经被同僚所妒忌。至此,孟华当了恒冀团练副使,同僚对他尤为憎恨,便对王武俊说:“孟华把军中的隐私上奏给皇帝,请求作为内应,所以才得以越格升官,这将使大夫的军队遭到倾覆,大夫应对他多加防备。”王武俊认为孟华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忍心杀害他,便削除了他的职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中。

田悦仗恃援兵就要来到,派遣部下将领康愔带领一万余人开到城西,与马燧等人在御河上开战,大败而回。

12 当时,两河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每月消耗钱财一百余万缗,国库不能支撑几个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提出建议,认为:“财利都聚集在富商手中,请征用富商的钱财,对于收入超过一万缗的富商,征借他万缗以外的钱财,以便供应军需。算来只不过要向全国一两千个商人征借此钱,便可以满足数年之内的费用了。”德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甲子(十二日),德宗颁诏向商人征借用钱,命令度支条陈奏上。判度支杜佑大力搜索长安城中商人所有的财货,只要估计某商人申报不得其实,便加以鞭笞棒打,人们禁受不住痛楚,有的自缢而死。长安城中一片愁苦,就象遭受盗寇的洗劫。朝廷所得到的钱算来也才有八十余万缗。朝廷又决定征用当铺的利钱,凡是存有钱帛粟麦的人,都被征借四分之一,封存该物拥有者的钱柜和粮窖。百姓为此而举行罢市,一起拦着宰相的坐骑自诉苦情的人们数以千万计。一开始,卢杞还劝慰这些罢市的人们,但势不可遏,卢杞便急忙从另外的道路驰马而回了。加上向商人征借所得,算起来也才只得到二百万缗,而百姓已被敲榨得财力枯竭了。陈京是陈叔明的五世孙。

13 甲戌(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

卿为洺州刺史，兼任魏博招讨副使。

当初，李抱真担任泽潞节度使，马燧统辖着河阳三城。李抱真打算杀掉怀州刺史杨钦，杨钦逃到马燧那里，马燧收留了他，而且奏称他是无罪的，李抱真很恼怒。及至李抱真与马燧共同讨伐田悦时，两人有好几次因事相互埋怨、指责。两人之间的怨恨与裂痕加深，不再见面。由此，各军停顿不前，相互阻挠，久历时日，无所成功，德宗多次派遣中使为二人和解。及至王武俊进逼赵州，李抱真分拨部下二千人戍守邢州，马燧大为气愤地说："残敌尚未铲除，应当共同努力，而李抱真竟然分兵去防守自己的地盘！"马燧准备带兵撤回河阳，李晟劝说马燧道："李尚书因邢州与赵州接壤，分兵防守邢州，诚然没有害处。现在你骤然领兵离开，大家会说你些什么呢！"马燧悦服，便一人骑马到李抱真的营垒，相互消除了怨恨，重新交好。适逢洺州刺史田昂请求回朝，马燧便奏请将洺州归属李抱真，请任命卢玄卿为刺史，兼任魏博招讨使的副职。李晟军起初隶属李抱真，李抱真又请求同时隶属马燧，以显示二人的亲睦协调。德宗一一照办。

14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厌恶判官郑云逵，便上奏朝廷，使他被贬为莫州参军。郑云逵的妻子是朱滔的女儿，朱滔也上奏朝廷，使郑云逵担任掌书记。郑云逵在朱滔面前极力罗织罪名，陷害蔡廷玉。蔡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对朱泚说："朱滔在幽州，办事大多独断专行。朱滔生性不是长者，不应该把兵权交给他。"朱滔得知此事，极为恼怒，几次写信给朱泚，要求将二人杀掉，朱泚不肯。此后，朱氏兄弟便颇有嫌隙了。及至朱滔抗拒朝命，德宗打算把罪名推给蔡廷玉等人，以便取悦朱滔，甲子(十二日)，贬蔡廷玉为柳州司户，朱体微为万州南浦尉。

15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打李纳的濮阳城，使他的守城将领高彦

昭归降。

16 朱滔派人在发髻中藏着蜡封的书信送给朱泚，打算与朱泚一起谋反。马燧缴获了书信，将书信连同送信的使者送往长安，朱泚并不知道此事。德宗传驿征召朱泚由凤翔回朝，朱泚一到，便将蜡封的书信和送信的使者给朱泚看，朱泚恐惧不安，伏地叩头请罪。德宗说："你们二人相距千里，当初并非共同策谋，这不是你的罪过。"因而将朱泚留在长安的私人宅第，颁赐给他名园、肥田、彩锦、金银等甚为丰厚，以稳住他的心意，他所担任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和太尉、中书令等职衔也都依然保留。

德宗因朱泚的幽州兵还在凤翔屯扎，想得朝廷重臣代替朱泚。卢杞妒忌张镒忠厚耿直，为皇上所器重，打算将他排挤到朝廷之外，使自己得以独自总揽朝政，便回答德宗说："朱泚名声地位一向尊崇，凤翔将校的职位品级已高，不是宰相或者朝廷信任的大臣，是无法镇服并安抚幽州军的。请让我去凤翔吧。"德宗低着头，还没有开口，卢杞又说："陛下若是认为我相貌丑陋不扬，不能被三军将士所敬服，那只能由陛下的神算来决定了。"德宗于是望着张镒说："文武全才，声望见重于朝野内外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张镒明知自己已经被卢杞排挤了，但是找不到推脱的借口，于是拜了两拜，接受了委任。戊寅(二十六日)，德宗任命张镒兼任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当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同罗织罪名陷害杨炎与赵惠伯，杨炎死后，卢杞又忌恨严郢。适逢蔡廷玉等人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错把押送蔡廷玉等人的文书符信递送到了昭应，当时蔡廷玉等人已经来到蓝田，又叫他们回头向东而行。蔡廷玉等人以为要将他们押送给朱滔，走到灵宝西面，便投黄河而死。德宗听到此事，感到惊讶诧异，于是卢杞奏称："朱泚肯定猜疑这是诏命的意图，请派遣

三司使审查郑詹。”卢杞又说:“御史所办的事情,一定要向大夫禀告,请将严郢与郑詹一并审查。”案情尚未判定,壬午(三十日),卢杞又奏在京兆府将郑詹杖打而死,贬严郢为费州刺史,严郢死于贬地。

德宗初即位时,崔祐甫担任宰相,办事务必推崇宽大,所以当时政声和善,人们认为具有贞观时期的风范。及至卢杞担任宰相,他知道德宗生性多猜忌,因而用似是而非的事在群臣中挑拨离间,开始劝说德宗以严厉苛刻驾驭臣下,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

17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请将本道税钱每一千钱增收二百钱。五月,丙戌(初四),下诏增收其他各道税钱,一概以淮南为准,将每斗盐的价钱一律增加一百钱。

18 朱滔和王武俊从宁晋南下援救魏州,辛卯(初九),德宗诏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带领朔方军和神策军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向东讨伐田悦,同时抵御朱滔等人。朱滔行军到达宗城时,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抛弃朱滔前来归降。

19 丁酉(十五日),德宗加任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20 辛亥(二十九日),朝廷在定州设置义武军节度,将易、定、沧三州隶属于该军。

21 张光晟诛杀突董时,德宗打算就此与回纥断绝关系,便传召册命可汗使源休返回太原。过了很久,德宗又派遣源休护送突董以及翳密施与大小梅录等四人的遗体归还回纥,回纥可汗派遣他的宰相颉子斯迦等人迎接源休。颉子斯迦坐在宽大的帐子里,让源休等人站立在帐子前面的雪地中,诘问诛杀突董的情状,屡次打算杀掉源休等,提供的待遇甚为菲薄;滞留了五十余日,才让他们归国。可汗让人对源休说:“我国百姓都想要杀死你们,借以抵偿旧日的怨仇,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你国已经杀了突董等人,我再杀了

你们，这样以血洗血，污浊便愈发严重了！现在我以水洗血，不也是很好吗！唐朝还欠着我一百八十万匹绢帛的马价，应当快快归还给我。”回纥可汗派遣他的散支将军康赤心随同源休入朝觐见，源休始终未能见到可汗便返还了。己卯(疑误)，康赤心随源休到达长安，朝廷下诏命令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还回纥的马价。源休有口才，能言善辩，卢杞唯恐他见了皇上而得到宠幸，趁着他未到长安，抢先任命他为光禄卿。

22 朱滔和王武俊的军队来到魏州时，田悦备办了牛肉和酒食出来迎接，魏州人欢呼动地。朱滔在愜山扎营，这一天，李怀光的军队也到达此地，马燧等人以盛大的军容迎接李怀光。朱滔以为要袭击自己，急忙出营列阵。李怀光有勇无谋，想要趁着朱滔营垒未曾安顿好便去进击他。马燧请他暂且让将士休息一下，看出破绽，再动不迟。李怀光说：“他们若是已经将营垒安顿下来，终将成为后患，这个时机可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怀光便在连愜山西面向朱滔发起攻击，杀步兵一千余人，朱滔的军队崩溃沮丧。李怀光勒住马缰，观看形势，面有喜色。士兵争着进入朱滔的营垒夺取珍宝财货时，王武俊带领二千骑兵拦腰冲击李怀光军，军队被截成两段，朱滔又带领士兵接踵而来，官军大败，被逼迫落入永济渠淹死的士兵多得数不过来，兵士互相践踏，尸体堆积如山，河水也因此而不能流动，马燧等人只好各自收兵，各保营垒。这一天傍晚，朱滔等人在永济渠上筑起堤坝，将永济渠水导入王莽故河，断绝了官军的粮道与归路，第二天，水深已有三尺多了。马燧害怕，派遣使者用谦卑的辞句向朱滔道歉，求他允许让自己与诸节度使回归本道，向德宗上奏，请求将河北事务委托给五郎朱滔处理。朱滔打算应允来使，王武俊认为不能答应，朱滔不肯听从。秋季，七月，马燧与诸军淌过水向西而行，退保魏县，以抵抗朱滔。于是朱滔向王武俊认错，王武

俊却自此恨朱滔。过了几天，朱滔等人也领兵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官军隔着一条河相互对抗。

23 李纳向朱滔等人请求援救，朱滔派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带兵援助他。李纳攻打宋州，不能攻克，便派遣兵马使李克信和李钦遥戍守濮阳和南华，以便抵抗刘洽。

24 甲辰(二十二日)，德宗让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前去讨伐李纳。又让河东节度使马燧兼任魏博、澶相节度使，加任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25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求以本部兵马向北解除赵州的围困，与张孝忠共同分兵出击，谋取范阳，德宗照准。李晟从魏州率兵北进赵州，王士真解除了对赵州的围困而去。李晟在赵州停留了三天，便与张孝忠合兵北向经略恒州。

26 演州司马李孟秋起兵反叛，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伐并斩杀了他。

27 八月，丁未(疑误)，朝廷设置河东与河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仅仅总管大体情况罢了。

28 辛酉(十一日)，德宗任命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该处节度使。

29 卢杞憎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打算将他从朝中排挤出去，颜真卿对卢杞说："先中丞的头颅被传送到平原时，我用舌头舔去了他脸上的血渍。现在相公竟忍心不相容吗？"卢杞惶恐四顾，起身下拜，但他对颜真卿的恨意却愈发加剧了。

30 九月，癸卯(二十三日)，殿中少监崔汉衡从吐蕃回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臣区颊赞跟随崔汉衡入朝觐见。

31 冬季，十月，辛亥(初二)，德宗任命湖南观察使曹王李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李皋到了洪州，把将佐全部召集起来，考察他们的才干，选得牙将伊慎、王锷等人，提拔为大将，还延引荆襄判官许

孟容，将他安置在幕府。伊慎是兖州人，许孟容是长安人。

伊慎曾常跟随李希烈讨伐梁崇义，李希烈赏识他的才华，想把他留下，伊慎却逃回。李希烈听说李皋起用伊慎，唯恐他成为自己的后患，便赠他犀甲七属，并假造伊慎回复李希烈的书信，丢在边境上。德宗听说后，派遣中使到军队中就地将伊慎斩首，李皋上书替伊慎论争洗雪，不见回音。恰巧长江中的群盗三千余人来江南西道侵扰，李皋便派遣伊慎进击群盗，立功自赎。伊慎打败了群盗，斩首数百级，率军而回。因此，伊慎得以幸免。

32 卢杞执掌朝政，知道德宗必定还要选立宰相，惟恐新相会分去自己的权力，便乘机举荐吏部侍郎关播儒雅忠厚，可以整肃风俗。丙辰(初七)，德宗任命关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朝中政事一概由卢杞决断，关播遇事只是整一整衣袖，不置可否。德宗曾经从容地和宰相议论政事，关播有些反对意见，起身想说，卢杞以目示意，他才没说。回到中书以后，卢杞对关播说："由于你端庄忠厚，讲话不多，所以我才引荐你做了宰相，刚才你怎么要开口讲话呢！"关播自此不敢再讲话。

33 戊辰(十九日)，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樊泽出使吐蕃，告诉吐蕃会盟的日期。

34 丙子(二十七日)，肃王李详去世。

35 十一月，己卯朔(初一)，德宗加封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36 田悦感激朱滔援救自己的恩德，便与王武俊商议尊奉朱滔为谋主，以臣属之礼事奉他。朱滔认为不妥，就说："悃山获胜，都是大夫二哥出的力气，我怎么敢独自居此尊显的位子呢！"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人共同计议说："请与郓州李大夫一起共立四国，一律称王，但不改变年号，就象昔年的诸侯尊奉周王

室的正朔一样。筑起坛场，共同结盟，若有不履行盟约的人，大家就一起讨伐他。如果不这样做，难道能够永远去做一个叛臣，使大家茫然无主，对朝廷用兵既没有名义，将士有功也没有官职爵位作为奖赏吗？将士和官吏还有什么指望呢！”朱滔等人都认为讲得很对。于是，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人还请李纳自称齐王。这一天，朱滔等人在军营中筑起坛场，祭告上天，领受王位。朱滔担任盟主，自称“孤”。王武俊、田悦、李纳自称“寡人”。四人居住的堂舍称作殿，对事情的处置称作令，众部下上书称作笺。四人的妻子称作妃，长子称作世子。四人各自将所管理的州改为府，设置留守兼元帅，将军政委托给他们。又设置东西两曹，来比附中书省和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来比附侍中和中书令。其余官职一律模仿朝廷的建制，只是改换了名称。

王武俊任命孟华为司礼尚书，孟华始终不肯接受，吐血而死。王武俊任命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将军中事务委托给他。卫常宁策划诛杀王武俊，王武俊将他腰斩。王武俊派遣部下将领张终葵侵犯赵州，康日知出击，斩杀了他。

李希烈带领本部三万人移镇许州，派遣亲信到李纳处，同他谋划共同袭击汴州。李希烈又派遣使者告诉李勉，说是自己已经兼领淄青，准备借道上任。李勉为李希烈整治桥梁，备办食品，等待着他的到来，同时做了严密的防备，而李希烈始终没有到来。李希烈又暗中与朱滔等人交结往来，互通声气，李纳也好几次派出游兵，渡过汴水，迎接李希烈。自此，在东南转运物资的人们都不敢从汴渠通过，而是经蔡水北上。

37 十二月，丁丑(二十九日)，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当时，朱滔等人与官军相对抗已有好几个月，官军有度支运送粮食，有各道增补兵员，而朱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门依赖

田悦供给，因此朱、王的军队与田悦都一天天地艰难疲困起来。他们听说李希烈军队声势甚为盛大，李希烈又颇为怨恨不满，便一起谋划派遣使者到许州，劝说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自此以后才自称天下都元帅。

38 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求重新编制《建中正元历》，德宗照准。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八卷

唐纪四十四　　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 783 年)

1 春季,正月,丁亥(初十),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结盟。

2 庚寅(十三日),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李克诚袭击并攻陷了汝州,捉住别驾李元平。李元平原来是湖南判官,稍有才学技艺,生性疏散傲慢,敢说大话,喜欢谈论用兵,关播将他视为奇才,便向德宗推荐,说他有出将入相的才能。由于汝州距离许州最近,便提升李元平为汝州别驾,并且代理州中事务。李元平来到汝州,立即招募工匠和劳力整治州城。李希烈暗地里让军中勇士前去应募服役,入城有数百人之多,李元平没有觉察。李希烈派遣李克诚带领骑兵数百人突击到汝州城下,应募的人在城里响应,捆绑着李元平急奔而去。李元平个子矮小,不长胡须,见到李希烈,惊恐畏惧,粪尿齐下,污臭满地。李希烈骂他说:"瞎了眼的宰相用你来抵挡我,真是太小看我了!"李希烈任命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派遣别将董待名等人四下里抢劫财物,攻取尉氏县,围困郑州城,官军好几次都被董待名等人打败。李希烈巡逻游弋的骑兵向西到了彭婆镇,东都洛阳的士绅百姓为之震惊恐骇,纷纷逃避到山谷,留守郑叔则也入城西守卫西苑。

德宗向卢杞询问计策,卢杞回答说:"李希烈是一员年轻骁勇的将领,仗恃着立了军功,骄横简慢,将佐无人敢于规劝和阻止他。

假如能够选出一位温文尔雅的朝廷重臣，奉旨前去宣示圣上的恩泽，向李希烈讲清逆为祸、顺为福的道理，李希烈一定能够革心洗面，翻然悔过，可以不用兴师动众而使他归服。颜真卿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老臣，为人忠厚耿直，刚正果决，名声为海内所推重，人人都信服他，真是出使的最好人选！”德宗认为有理。甲午(十七日)，德宗命令颜真卿到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书颁下，举朝大惊失色。

颜真卿乘驿车来到东都洛阳，郑叔则说：“若是前往，一定不能幸免。最好是稍作逗留，等待尔后发来的命令。”颜真卿说：“这是皇上的命令啊，我能躲避到哪里去呢！”于是出发了。李勉上表说：“丧失一位元老，乃是朝廷的羞辱，请将颜真卿留下来吧。”李勉又让人拦截颜真卿，但没有赶上他。颜真卿给他儿子去信，只命他“供奉家庙，抚育孤子”罢了。来到许州，颜真卿准备宣布诏旨，李希烈让他的养子千余人环绕着他谩骂，还拔出刀剑向他比划着，作出要将他细割吞食的架势。颜真卿脚不移动，脸不变色。李希烈急忙用身体遮挡他，挥手命令众人退下，将颜真卿安置在馆舍，礼貌地对待他。李希烈打算将颜真卿放回去，正值李元平在座，颜真卿责备了他。李元平惭愧地站起来，以密信向李希烈提出建议。于是李希烈改变了主意，把颜真卿留下，不让他回去。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处，上表称臣，劝他称帝。使者们在李希烈面前行拜舞礼，劝李希烈说：“朝廷杀害有功之臣，对天下言而无信。都统英明威武，得自天授，功业压倒当世，已经遭到朝廷的嫌猜疑忌，将有如韩信、白起被害的大祸。希望都统早称皇帝尊号，使全国的臣民知道有所归依。”李希烈叫来颜真卿，让他看四镇派来的使者，并说：“现在冀、魏、赵、齐四王派遣使者推戴我，不谋而合，太师看看这事态时势，难道我仅仅被

朝廷猜忌而无地自容吗?”颜真卿说:“这四人乃是四凶,怎么叫四王!你不肯自保所建树的功劳业绩,做唐朝的忠臣,反而与乱臣贼子相互追随,是要和他们一齐覆灭吗?”李希烈心中不快,将颜真卿扶了出去。另一天,颜真卿又与四镇的使者一起参加宴会,四镇的使者说:“早就听说太师崇高威望,现在都统就要称帝号,而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啊。”颜真卿大声呵斥四镇使者说:“说什么宰相!你们知道有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他便是我的哥哥。我已经八十岁了,只知道恪守臣节而死,难道受你们的引诱胁迫吗!”四镇使者不敢再说话了。于是李希烈让甲士十人在馆舍中看守颜真卿,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穴,说是准备活埋他。颜真卿神色安然,见李希烈说:“既然我的生死已经决定,何必玩弄花样!赶快一剑砍死我,岂不使你心中更痛快些吗?”于是李希烈向他道歉。

3 戊戌(二十一日),德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马一万余人讨伐李希烈,又颁诏命各道共同讨伐。哥舒曜来到郑城时,与李希烈的前锋将领陈利贞遭遇,并打败了他,李希烈军的声势稍挫。哥舒曜是哥舒翰的儿子。

李希烈让他的将领封有麟占据邓州,南方的通路于是断绝了,运送贡物以及商人旅客都不能通过。壬寅(二十五日),德宗颁诏修治上津县的山路,并设置了通邮的驿站。

4 二月,戊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返回吐蕃。

5 丙寅(十九日),朝廷以河阳三城、怀州、卫州设置河阳军。

6 丁卯(二十日),哥舒曜攻克汝州,擒获周晃。

7 三月,戊寅(初一),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在黄梅打败李希烈

的将领韩霜露，并斩杀了他。辛卯(十四日)，曹王李皋攻克黄州。当时，李希烈的兵马在蔡山树起栅垒，形势险要，难以攻打。李皋声称西取蕲州，带领水军溯长江而上，李希烈的将领带兵沿着长江尾随而战。当离开蔡山三百余里的时候，李皋便又放开船只，顺流而下，急攻蔡山，并将蔡山攻克。李希烈回军救援不及而失败。李皋接着进军攻克蕲州，上表请求任命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8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憽、韦清暗中向李勉表示归诚之意。李希烈派遣周曾与十将康秀琳带领兵马三万人攻打哥舒曜，来到襄城以后，周曾等人秘密策划回军袭击李希烈，拥戴颜真卿为节度使，让王玢、姚憽、韦清担任内应。李希烈得知此事以后，派遣别将李克诚带领骡军三千人袭击周曾等人，杀掉了周曾，并且杀掉王玢、姚憽及其同党。甲午(十七日)，朝廷颁诏追赠周曾等人官位。开始的时候，韦清与周曾等人约定，一旦事情泄露，不可相互牵连，所以他独自得以幸免。韦清担心终究还会招致祸患，便劝说李希烈请让他到朱滔那里请求援兵，李希烈派他去了，他来到襄邑县的时候，便逃奔到刘洽那里去了。李希烈听说周曾等人已有变故，便将营垒关闭了好几天，他的那些前去侵犯尉氏、郑州的党羽闻知此事，也逃了回来。于是，李希烈向朝廷上表，将一切罪名都推到周曾等人身上，自己领兵返回蔡州，表面上表示悔过，顺从朝廷，实际上却是等候朱滔等人的援兵。他把颜真卿安置在龙兴寺。

丁酉(二十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在安州交战，官军大败，张伯仪仅自身幸免于难，还失去了所持旌节。李希烈叫人把张伯仪的旌节以及被俘士兵的左耳给颜真卿看，颜真卿痛哭扑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再与人讲话。

9 夏季，四月，德宗任命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招募

禁兵以讨伐李希烈。白志贞请求让各个曾经担任过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的官员，不论在世的或殁世的，都勒令他们的子弟带着奴仆与马匹，自己备办衣物参军，授给他们五品官职。家境贫寒的人深以为苦，民心开始动摇。

10 德宗命令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在丰邑里会盟，区颊赞因清水会盟未将边疆确定，便没来会盟。己未(十三日)，德宗命令崔汉衡前往吐蕃，由吐蕃赞普作出决断。

11 庚申(十四日)，德宗加任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以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作他的副职，任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作为他的副职。德宗督促哥舒曜进兵，哥舒曜到颍桥时，遇到大雨，便回军防守襄城。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李光辉攻打襄城，哥舒曜将他击退。

12 五月，乙酉(初九)，颍王李璬去世。

13 乙未(十九日)，德宗让宣武节度使刘洽兼任淄青招讨使。

14 李晟策划攻取涿、莫二州，以便截断幽州与魏州往来的通路，与张孝忠的儿子张升云在清苑围困朱滔所署任的易州刺史郑景济，但好几个月未能攻打下。朱滔任命他的司武尚书马寔为留守，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防守魏州营垒，自己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援救清苑。李晟军被打得大败，退守易州。朱滔回军瀛州，张升云逃奔满城。适逢李晟患病甚重，便带领军队回保定州。

由于朱滔打败李晟，留在瀛州屯驻，没有返回魏桥，王武俊便派遣他的给事中宋端前去催促朱滔。宋端见到朱滔，说话颇欠谦恭，朱滔很生气，让他告诉王武俊说："我因身患热病，暂时未能南回，大王二哥便骤然有如此说法。我因救援魏博的原故，背叛国君，抛弃兄弟，就象脱去无跟的鞋子一样。二哥如果一定要怀疑我，那

就但凭二哥为所欲为吧!”宋端回报王武俊,王武俊向马寔为自己分辩,马寔将此情状禀告朱滔说:“赵王知道宋端对大王无礼,狠狠地责备了他,赵王实在并无他意。”王武俊也派遣承令官郑和跟随马寔的使者去见朱滔,向他表示歉意。于是朱滔高兴起来,对待王武俊一如既往。然而,王武俊因此事却益发怨恨朱滔了。

六月,李抱真让参谋贾林到王武俊的营垒诈称归降,王武俊接见了贾林。贾林说:“我是奉诏而来的,并不是投降的。”王武俊脸色变了,问其中原故,贾林说:“皇上知道大夫对朝廷一向归诚效命,及至登上坛场称王时,还捶着胸口环顾随从说:‘我本来是要献身忠义的,奈何皇上不能详察。’诸将领也曾经共同上表讲过大夫的志向,皇上对使者说:‘以前的事,诚然是朕的失误,后悔也来不及了。朋友之间意见不合,还可以道歉,何况我是四海之主呢!’”王武俊说:“我是个胡人,作为将领,还知道爱护百姓,何况身为皇上,哪能专门从事杀人呢!现在崤山以东接连用兵,白骨暴露,有如草莽,即使朝廷能够获胜,将与何人来共守呢! 我并不害怕归顺国家,只是我已经与各镇结下盟约。胡人生性耿直,不愿让自己委曲。倘若皇上能够下诏赦免各镇的罪过,我自当第一个倡议归顺王化,各镇如有不服从的,请让我遵奉正义之辞讨伐他们。果能如此,我便上不辜负皇上,下不辜负与我同列之人,不超过五十天,河朔地区便可安定了。”王武俊让贾林回报李抱真,暗中相互联络。

15 庚戌(初五),开始施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驻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各军环绕在淮宁周围。根据原有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境时,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所以将士愿从中获利,于

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来，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通常的赋税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施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二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拿着笔，握着计算工具算，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财的人家，交出的税钱动不动就是数百缗。敢于隐藏房屋一间的，杖责六十，奖赏告发人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与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家每缗钱中留取五十钱，对于给与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所得到的，约计成钱，进行计算。敢于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二千，奖赏告发人钱十缗，这奖赏钱一律出在获罪的人家。于是，愁苦怨恨之声，充满了远近各地。

16 丁卯(二十二日)，德宗改封郴王李逾为丹王，鄜王李遘为简王。

17 庚午(二十五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从青海回朝，说是双方边界已经确定，请让区颊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初九)，德宗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十七日)，德宗颁诏命令诸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会盟。李揆素有才干与威望，卢杞憎恶他，所以让他出使吐蕃。李揆对德宗说："我不害怕走远路，只是担心死在路途之中，不能将诏命送到。"德宗为李揆的话而悲伤，便对卢杞说："李揆恐怕过于老迈了吧！"卢杞说："到远方的夷人出使，不熟悉朝廷旧典的人是不行的。而且，李揆去了，今后年纪小于李揆的人，便不敢推辞去远方出使了。"

18 八月，丁未(初二)，李希烈领兵三万人在襄城包围哥舒曜，诏令李勉以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领兵援救哥舒曜。乙卯(初十)，李希烈的将领曹季昌率随州归降，不久又被他的将领康叔夜杀死。

19 当初，德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

名声。德宗即位以后，便召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屡次向他询问朝政得失。当时河南、河北地区用兵长久不能结束，赋税劳役日益增多，陆贽因兵源穷竭，百姓困顿，恐怕内部生出别的变故，便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任用将领能够得当；驾驭将领的办法，在于掌握用人的权柄。任用将领不得当，兵马虽然众多，也是不足依恃的；失去用人的权柄，将领虽然有才干，还是不能为朝廷所用。"陆贽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有耗费资财、玩忽寇盗的弊端，而且也会有兵火不息而终至自焚的灾祸。"又说："现在河北、河南、淮西发起叛乱的主将，只是四五个凶人罢了。尚且恐怕其中有的人是遭受连累而受到损害，心中积蓄着自危的疑虑，匆忙之间，考虑不周，为情势所趋，不能停止。何况其余众人，恐怕全是因受人胁迫而跟随反叛的，如果知道还有生路，哪里还愿意作恶呢！"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虑，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利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因过度疲劳跌落。"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故变幻，难以测度，所以用兵以拙而速为可贵，不以巧而迟为可贵。假如不能安定根本而去致力于救助末梢，那么，救助末梢所做的事情，也正是祸患所起的原因。"陆贽又论说关中的形势，他认为："做天子的应该积蓄威严，昭示恩德，若是偏废，便有危险；应该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如果轻重颠倒，便不合乎事理。皇上所在的京都周围地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布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卫，大概军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安排在关中的军府便约有五百所，全国敌不住关中，那么，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意图是很明白的了。国家安定的日子长了，军备逐渐衰败，虽然军府、卫所都依然存在，但是兵马演练却很罕见了。所以安禄山窃取被轻重颠倒

的权柄，乘着外有重兵的资本，发动叛乱，有如洪水滔天，两京相继失守。还是靠着西部边疆有军队，诸牧监有马，各州有粮食，所以肃宗才得以复兴。乾元以后，外患又相继发生，整个军队向东讨伐，边疆的军备既已废弛，禁兵复又空虚，吐蕃乘国家虚弱，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无法抵御，便避开吐蕃东游。这都是因为失去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权柄，忘记考虑深深培固根柢。内有寇盗，崤山、函谷关便失去险要；外有攻侵，汧州、渭州便都成了外族的天下。在这样的时候，虽有各地的军队，难道能救助一朝发生的祸患吗？陛下回顾往事至此，难道不为此而寒心吗？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崤山以东，神策等六军又相继开出关外。倘若有贼臣勾引敌寇，狡猾的敌虏窥伺边疆，看准缝隙，乘虚而入，悄悄侵犯边防的亭障，这是愚臣在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将如何抵御？我从侧面得知，开始讨伐叛军时，议事的人大多把用兵看得轻而易举，都说只有调兵出征而实无战事，兵役不会超越时限，算起来需要兵员不会太多，估计费用也不会太大，国事并无骚扰，百姓并无辛劳。谁曾料到后来战事相继，灾祸频仍，变故难以测度，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背离了初始的谋划。以往被天下视为灾祸，都说铲而除之便可再回到太平之世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诸人；以往被朝廷所信任，都说任而用之便可除去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等人。不久前，李正己死了，李纳接续了他；李宝臣死了，李惟岳接续了他；梁崇义被平定了，李希烈又反叛了；李惟岳被杀掉了，朱滔又叛离了。这样说来，以往年被视为祸患的人，四个已经去掉三个了，但祸患终竟未曾减弱；以往被信任的人，现在却自行反叛了，而剩下来的人也难保不叛。由此可知，立国的安定与否在于形势，办事的成功与否在于用人。如果形势安定，那么异族也会与朝廷一条心的；如果形势危殆，那么同船之人也会成为敌人

的。陛下岂能不以往事为借鉴，革新法度，修复被偏废的权柄，以便安定人心，恢复被倒持的权力，以巩固国家，却反而这样孜孜不倦，汲汲以求，费尽思索，劳尽心神，屈从于没完没了的欲求，而期待难以必成的功效呢！如今关中畿辅地区征发兵员已经太多，宫廷苑囿之中警备不全。万一将帅中有人又步朱滔、李希烈的后尘，或者依仗边塞壁垒险固，引诱招致异族入侵，或者偷偷发兵京郊畿辅，震动京城，干犯宫阙，这也是我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又如何防备这种情况呢？倘使陛下肯屈尊听我的计策，那么，应该全部追回朝廷派遣的神策六军李晟等人以及诸使节、将领的子弟，明文敕令泾、陇、邠、宁各州，只要严密防守四境，还要说明再不征调兵员，使人们知道各保安定生活。又须颁降德音，罢除京城与畿辅各县的间架等杂税，此则可望使已经交税的人消弭怨恨，使现在居住在京城与畿辅各县的人们获得安宁，人心不再动摇，国家的根本自然就强固了。”德宗未能采用这些建议。

20 壬戌(十七日)，德宗让汴西运使崔纵兼任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崔纵是崔涣的儿子。

21 九月，丙戌(十二日)，神策军将领刘德信、宣武军将领唐汉臣与淮宁军将领李克诚接战，在滹涧被打败。当时，李勉派遣唐汉臣领兵一万人援救襄城，德宗派遣刘德信率领在诸将领家应募的三千人协助唐汉臣。李勉上奏说：“李希烈的精兵都在襄城，许州空虚，如果袭击许州，襄城的围兵便自然解除了。”李勉派遣高德信、唐汉臣两位将领进趋许州。还没有走出几十里地，德宗派遣中使责备刘德信、唐汉臣违抗诏旨，两位将领狼狈而归，不再侦察敌情。李克诚埋伏兵马，拦击两位将领，杀伤两位将领的兵马有一大半。唐汉臣逃往大梁，刘德信逃往汝州，李希烈流动巡哨的兵马已经劫掠到了伊阙。李勉再派遣他的将领李坚率四千人协助守东都，李希烈

派兵截断李坚军的后路，李坚军无法返还。由此，汴军不能振作，襄城愈加危殆。

22 因讨伐淮宁各军相互之间不能统一，庚子(二十六日)，德宗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改名为李谊，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其余将佐，也都是选任朝廷内外有名望的人物。这些人还未启程，适逢泾原军发生叛乱，只好作罢。萧复是萧嵩的孙子。孔巢父是孔子的三十七世孙。

23 德宗征发泾原各道兵马援助襄城。冬季，十月，丙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领兵五千人来到京城。士兵冒雨而行，甚是寒冷，他们多数携带着自家子弟前来，希望得到丰厚的赏赐送给自己家中的人，来到以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丁未(初三)，泾原军出发来到浐水，诏命京兆尹王翃犒劳军队，送去的只有粗米饭和菜饼。众人愤怒了，便踢翻了犒劳品，并借机扬言说："我们将要赴敌而死，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小命去往雪白的刀刃上撞呢！听说皇上琼林、大盈两个内库里金银锦帛装得满满的，我们不如一块儿去取吧。"于是众人穿上铠甲，举起旗帜，擂鼓呐喊，回军开向京城。姚令言入朝辞行，还在宫中，听说此事，乘马急驰来到长乐坂，与众人相遇。士兵用箭射姚令言，姚令言伏在马背上冲进哗乱的士兵之中，呼喊道："诸位打错了主意！这次东征，前去立功，还愁不能富贵吗，怎么竟作这种满族抄斩的打算呢！"士兵不听劝告，用兵器簇拥着姚令言西进京城。德宗急忙命令赐给锦帛，每人两匹。众人更加愤怒，用箭射中使。德宗又命令中使前去安抚，而乱兵已经来到通化门外，中使才出了通化门，乱兵便将他杀死。德宗又命令拿出金银锦帛二十车赐给乱兵，但是乱兵已经进入城内，喧哗之声浩大，再不能够遏止。百姓惊惶狼狈而逃，乱兵大

声喊叫着告诉他们:“你们不必恐慌,不会夺取你们的商货典当的利钱了,不会向你们征缴间架税和除陌钱了!”德宗派遣普王李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来劝慰乱兵,而乱兵已经在丹凤门外结成阵列,聚来观看的百姓数以万计。

当初,神策军使白志贞主持招募禁兵,对东征死亡的兵员一概隐瞒不报,但凡收受到市井商贾富人的贿赂,便将他补为兵员。这些人名字写在军籍里,享受供给与赏赐,而自身仍然住在商肆之中贩卖货物。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良,员额全都缺少,倘若猝然发生祸难,那将如何防御呢!”德宗不听段秀实的进言。至此,德宗召集禁兵去抵御乱兵,竟然没有一人到来。乱兵已经杀开关门而入,德宗这才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等人从宫苑的北门出走,王贵妃把传国之宝系在衣服中从行,后宫中的诸王、公主来不及跟从德宗出走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当初,鱼朝恩既已诛除,宦官不再掌管军事。有名叫窦文场、霍仙鸣的,曾经在德宗居东宫时事奉过他,至此,他们带领宦官侍从仅一百人跟随德宗出走。德宗让普王李谊在前面开路,太子手握兵器殿后。司农卿郭曙带着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车驾出行,便在道东谒见,并带着他的家兵随行。郭曙是郭暧的弟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便率领部下四百人从行,于是德宗让令狐建在后面作为殿军。

姜公辅挽住德宗的马缰进言说:“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的节帅,由于受到弟弟朱滔牵连的原故,遭到废黜,闲居京城,内心一度郁郁不乐。我认为陛下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便不如将他杀掉,不要留下后患。现在哗乱的士兵如果拥戴他为首领,那就难于控制了。请将朱泚召来,让他随从出走。”德宗在仓猝间无暇照着姜公辅的话去办,说:“来不及了!”便出发了。夜里来到咸阳,大家只

吃了几勺饭便过去了。当时，事情出于意料之外，群臣都不知道德宗的去向。卢杞、关播从中书省逾墙而出。白志贞、王翊以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人在咸阳追上了德宗。于颀是于頔的叔伯兄弟。刘从一是刘齐贤的从孙。

乱兵进入宫中，登上含元殿，大声喊叫着说："皇上已经出走，应该让人各自想法发财了！"于是乱兵欢呼鼓噪，争着进入府库，运走金银锦帛，直到运不动了，才停止下来。乘此时机，百姓也进入宫中，盗窃库房中的物品，彻夜不止。那些未能进入宫中库房的人们，便在路上抢劫。诸坊的居民都各自聚在一起自行守卫。姚令言和哗乱士兵商议说："现在大家没有主子，不可能长久。朱太尉正在私人府第中闲居，请一起拥戴他吧。"大家答应，便派出几百人骑马到晋昌里府第迎接朱泚。半夜时分，朱泚紧扣马缰缓行，张列火炬，前后传呼着进入宫中，在含元殿住下，设置了严密的警戒，自称暂且统辖六军。

戊申(十六日)，早晨，朱泚移居白华殿，在宫外张出告示，声称："泾原的将士长期身居边疆，不熟悉朝廷的礼仪，便进入宫中，使圣上受到惊动，西出巡幸。朱太尉已经暂且统辖六军。神策军士兵以及文武百官凡是靠俸禄过活的，应当全部前往圣上出巡的地方，不能前往的，可到本官官署来。如果超过三天，查出两处都未具名的人，一概斩首。"于是百官只好出来见朱泚。有的人劝说朱泚前去迎接德宗，朱泚不高兴，于是百官逐渐逃走。

源休出使回纥归来，由于赏赐菲薄而埋怨朝廷，这时他入宫去见朱泚，屏退在场的人，秘密交谈了一段时间。他为朱泚陈述古今成败之理，征引符命之说，劝朱泚称帝。朱泚大喜，但还犹豫未决。在宫中为皇上值宿警卫的各支军队举起白旗归降朱泚的人，排列

在宫门前面，为数很多。朱泚在夜间由宫苑大门放出士兵，到天亮再由通化门进来，络绎不绝，弩张剑拔，打算以此向群众示威。

德宗想起桑道茂的话，便从咸阳前往奉天。县中的官员听说皇上的车驾突然来到，打算逃到山谷中躲藏起来，主薄苏弁制止了他们。苏弁是苏良嗣之兄的孙子。这时，文武臣僚逐渐地相继到来。己酉(初五)，左金吾大将军浑瑊到达奉天。浑瑊素来便有威望，大家倚恃浑瑊，心情稍微安定。

庚戌(初六)，源休劝说朱泚关闭长安的十个城门，不许将朝廷官员放出城外。朝廷官员往往改换服装，扮作雇工或仆人，暗中出城。源休又为朱泚劝诱文武官员，让他们依附朱泚。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长期失去兵权，太仆卿张光晟以才干自负，都郁郁不得志，朱泚全都起用了他们。工部侍郎蒋镇出逃时，掉下马来，脚部摔伤，也被朱泚得到。在此之前，由于源休才能出众，张光晟能守节义，蒋镇清正俭朴，都官员外郎彭偃有文采学识，太常卿敬钊勇敢而有谋略，都为当时人所推重，至此，他们都被朱泚所起用。

凤翔、泾原将领张廷芝、段诚谏带领数千人援助襄城，还未走出潼关，听说朱泚占据长安，便杀死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乱哄哄地归降了朱泚。朱泚因此自认为人心所向，便决定谋反。他任命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各部门的供给，六军宿卫宫禁，都仿照皇帝的设置。

辛亥(初七)，德宗任命浑瑊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任奉天防城使。

朱泚因司农卿段秀实长期失去兵权，猜想他必定会郁郁不乐，便派遣数十人骑马传召他。段秀实闭门拒绝来使，骑兵跳墙而入，用兵器劫持了他。段秀实估计自己不能幸免，便对子弟说："国家蒙

受灾难，我能够躲避到何处去！我自当为国家殉难，你们应去自求生路。”于是段秀实去见朱泚。朱泚高兴地说：“段公一来，我的大事可望成功了。”朱泚请段秀实入坐，向他询问计谋，段秀实劝说他道：“你本来以忠义著称于天下，现在泾原军因犒劳赏赐不丰厚，骤然猖獗而起，致使圣上流离失所。若说犒劳赏赐不够丰厚，那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圣上哪里能够知道此事！你最好用这个道理开导将士，讲清祸福，迎接圣上，再回宫中，这是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朱泚默不作声，心中不快，但是认为段秀实与自己都是被朝廷所废黜的，所以还是推心置腹地委任他。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都是段秀实平素所厚待的人，段秀实暗中与他们计议诛杀朱泚，迎接德宗。

德宗来到奉天之初，下诏征调邻近各道兵马前来援救。有人上言说：“朱泚被哗乱的士兵所拥立，将来攻打奉天城，应早做防守的准备。”卢杞咬牙切齿地说：“朱泚的忠贞，是群臣所赶不上的，怎么能说他随从作乱，而伤大臣的心呢！我请求以举家一百口人担保朱泚不会造反。”德宗也认为是这样，又听说群臣劝说朱泚迎接自己，便下诏已经到来的各道援兵都在距离奉天三十里外扎营。姜公辅规劝说：“现在宫中值宿警卫的兵力非常薄弱，防范和顾虑不能不缜密一些。如果朱泚竭尽忠心迎接陛下，他对援兵多有什么忌惮的？倘若朱泚并不是这样，那也是有备无患。”于是德宗传召援兵全部入城。卢杞及白志贞对德宗说：“我看朱泚内心的真情，必定不至于叛逆。希望陛下选择大臣前往京城安抚他，以便观察他的态度。”德宗因诸随从出走的朝臣都心怀畏惧，不敢前去，只有金吾将军吴溆请求前去，心中很高兴。吴溆退朝后告诉别人说：“接受国家的俸禄而逃避国家的危难，怎么能够做人臣呢！我有幸做为帝室的微末之亲，不是不知道前往必定会死，但是举朝没有赴难的臣下，也太

让圣上遗憾了!”于是,吴溆带着诏书去见朱泚。朱泚已经决定谋反,虽然佯装接受诏命,把吴溆安置在客省,但不久便将他杀了。吴溆是吴凑的哥哥。

朱泚派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带领精锐兵马三千人,声称迎接德宗,实际上是袭击奉天。当时奉天的防守非常薄弱,段秀实对岐灵岳说:“事情危急了!”他让岐灵岳盗用姚令言的印符,命令韩旻暂且回军,与大队人马同时出发。由于姚令言的印信未能盗来,段秀实便倒用司农印的印符,招募了擅长奔走的人去追赶韩旻。韩旻行至骆驿,得到印符便回军了。段秀实与共同策划的人们说:“韩旻一回来,我辈是要无一幸免的了。我自当直接与朱泚搏斗,将他杀死,若不能成功,便一死了之,终究不能作朱泚的臣属的!”于是段秀实让刘海宾、何明礼暗中联络军中的将士,准备使他们从外部响应。韩旻军回来后,朱泚和姚令言极为震惊,岐灵岳独自承担了罪名而死,没有牵连段秀实等人。

这一天,朱泚传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以及段秀实等人商议称帝事宜,段秀实猛然站起来,夺去源休的象牙朝笏,走上前去,唾朱泚的脸,大骂道:“狂妄的叛贼! 我恨不能将你斩为万段,岂肯随从你造反呢!”于是用朝笏击打朱泚,朱泚举起手来抵挡笏击,朝笏只击中了朱泚的额头,血花溅到地上。朱泚与段秀实呼喝着相互搏斗,他的侍从由于事出仓猝,惊慌不知如何是好。刘海宾不敢上前,乘着混乱逃走。李忠臣前去帮助朱泚,朱泚得以匍匐着脱身逃走。段秀实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便对朱泚的党羽说:“我不和你们一起造反,为什么不杀死我!”众人争着上前去杀段秀实,朱泚一手给自己止着血,一手制止众人说:“他是义士啊!不要杀他。”段秀实死去以后,朱泚哭他甚是悲哀,还以三品官的丧礼埋葬了他。刘海宾穿着丧服逃走,过了两天,朱泚逮捕了他,将他杀了,而他也不曾牵连

何明礼。何明礼跟随朱泚攻打奉天，再次策划诛杀朱泚，也死去了。德宗听到段秀实的死讯，悔恨当初没有任用他，涕泪交流地哭了许久。

24 壬子(初八)，德宗任命少府监李昌巎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25 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情儒雅迂徐，喜欢修饰边幅，并不熟悉军事。张镒听说德宗出走奉天，准备迎驾，备办衣服用具、货物资财，献到行在。后营将领李楚琳为人矫捷勇猛，军中将士都畏惧他。他曾事奉过朱泚，朱泚待他不薄。行军司马齐映与幕僚齐抗对张镒说："若不将李楚琳除去，他必定会成为变乱的祸首。"张镒命令李楚琳出去戍守陇州，李楚琳借口有事，没有按时出发。张镒正在因迎接大驾而忧心，自以为李楚琳已经离开了。李楚琳与他的同党在夜间发起变乱，张镒系绳越城逃走，李楚琳追上了他，将他杀死。判官王沼等人全都死去。齐映从水洞中出城，齐抗扮成雇工背负肩挑地逃了出去，均得不死。。

开始时，德宗嫌奉天过于狭小，打算前往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讯，急忙求见德宗说："陛下大大地错了。凤翔将士都是朱泚过去的家兵，其中必定有人与朱泚共同作恶。对张镒我尚且担心他不能长久，岂能让陛下的车驾陷入不可测度的深渊呢！"德宗说："我去凤翔，主意已定，权且为你逗留一天吧！"次日，德宗听说凤翔已经发生变乱，便不再到凤翔去。

齐映、齐抗都到达奉天，德宗任命齐映为御史中丞，齐抗为侍御史。李楚琳自称节度使，投降朱泚；陇州刺史郝通投奔了李楚琳。

26 商州团练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刺史谢良辅。

27 朱泚从白华殿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更改年号为应天。癸丑(初九)，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

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其余张光晟等人也都分别封拜官职，大小不等。又立弟弟朱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同执掌朝政，凡是朱泚的谋划、任官、军事和物资粮草等事，都要向源休禀报。源休劝说朱泚消灭留在京城的宗室，以便根绝人们的期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不久，朱泚又任命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二人并同平章事。蒋镇又愁又怕，每每怀揣刀子，准备自杀，又打算逃亡，然而生性怯懦，终究未能实施。源休劝说朱泚诛杀逃亡隐匿的朝臣，以便胁迫其余的朝臣，蒋镇尽力营救他们，赖蒋镇得以全身的人甚多。樊系为朱泚撰写册文，写完以后，便服毒自杀。大理卿胶水人蒋沇前往行在，被叛军捉住。蒋沇拒绝进食，佯称染病，暗中逃去，幸免于难。

28 哥舒曜军粮吃光，放弃襄城，逃奔洛阳，李希烈攻陷了襄城。

29 右龙武将军李观带领卫兵一千余人到奉天跟随德宗，德宗委托他招募兵员。数天之后，李观募得五千余人，将他们排列在大道上，军容布列严整，奉天城中的人们因此而勇气大增。

姚令言东出泾原时，让兵马使京兆人冯河清担任泾原留后，让判官河中人姚况担任知泾州事。冯河清和姚况听说德宗出走奉天，集合将士，当场大哭，以忠义激发将士，发出铠甲、兵器、器械等一百余车，彻夜运往行在。奉天城中正苦于没有铠甲兵器，得到这些供给，士气大振。德宗颁诏任命冯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姚况为行军司马。

30 德宗来到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方始来到，德宗甚为高兴，对他大加抚慰。崔宁退下来后，对亲近的人说："皇上聪慧明达，英俊威武，从善如流，只是被卢杞所迷惑，以至落到这般地步！"于是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卢杞闻知此事，便与王翃图谋陷害

他。王栩对德宗说:“我与崔宁一块儿从京城出来,崔宁好几次下马便溺,以至好长时间不能赶到奉天,这是存心观望。”适逢朱泚颁下诏旨,任命左丞柳浑为同平章事,崔宁为中书令。柳浑是襄阳人,当时正逃亡在山谷。王栩指使盩厔县尉康湛伪造崔宁给朱泚的书信,并将书信献给朝廷。卢杞因此诬陷崔宁与朱泚结有盟约,约定做朱泚的内应,所以只有崔宁后到奉天。乙卯(十一日),德宗派遣中使将崔宁领到帐幔下面,说是传达密旨,让两个力士从背后将他缢杀。朝廷内外都说崔宁冤枉,德宗听说以后,便将崔宁全家赦免了。

31 朱泚派遣使者给朱滔送信,内称:“三秦一带,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便可平定。大河以北,委托你来消灭敌军。我自当与你在洛阳见面。”朱滔接到书信,便向军府宣布,并向诸道发布文书,借以自夸自大。

32 德宗派遣中使向魏县行营通告蒙难,各位大将在一块儿放声大哭。李怀光率领部众开赴长安,马燧、李芃各自领兵回归本镇,李抱真退兵屯扎临洺。

33 丁巳(十三日),德宗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三人并同平章事。

34 朱泚亲自领兵进逼奉天,军队的声势甚为盛大。他任命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其副职,任命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使、拓东王,以抵御关东的军队,还任命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邠宁留后韩游瓌、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接受诏旨,带领兵马三千人在便桥 抵御朱泚,与朱泚在醴泉遭遇,韩游瓌打算回军直趋奉天,翟文秀说:“我军开向奉天,敌军也会随后而来,这是招引敌军来逼迫圣上啊。不如留下来,在此扎营,敌军必定不敢

越过我军，开向奉天。如果敌军不顾我军便开过去，那我军便与奉天军两面夹攻敌军。”韩游瓌说：“敌强我弱，如果敌军分出一支军队拖住我军，大军直趋奉天，奉天的兵马也很薄弱，还谈什么两面夹攻！现在我军赶忙开往奉天，这正是为了保卫圣上啊。而且，我军士兵饥饿寒冷，而敌军的财物很多，敌军若用财物诱惑我军士兵，我是无法禁止的。”于是韩游瓌领兵开入奉天。朱泚随在韩游瓌后面也赶到了，官军出城交战失利。朱泚军争夺城门，打算进城，浑瑊与韩游瓌血战了一整天。城门里面有几辆草车，浑瑊让虞候高固率领身穿铠甲的战士用长刀砍杀敌人，个个以一当百，又把草车拖过来堵塞在城门口，放火烧车，各军乘着火势出击敌人，敌军只好后退。到了夜晚，朱泚在奉天城东三里扎营，击木梆报时的声音和燃起的火堆布满了原野。朱泚让西明寺僧人法坚制造攻城用具，毁掉佛寺，取其木材，制作云梯和冲车。韩游瓌说：“西明寺的木材都是干燥柴禾，只要准备好火种，等着敌人攻城。”高固是高侃的玄孙。此后朱泚每天都来攻城，浑瑊、韩游瓌等昼夜奋力作战。派去援救襄城的幽州兵听说朱泚造反，便冲入潼关，在奉天归附了朱泚，戍守普润的士兵也归附了他，朱泚的兵马达到数万人。

德宗与陆贽谈到变乱的原故，深深自责。陆贽说：“招致今日的祸患都是群臣的罪过。”德宗说：“这也是天命，并不关乎人事。”陆贽退朝后，奏上章疏，他认为：“陛下志在统一疆域，四次征伐不朝之徒，凶恶的魁首终至受戮，叛逆的将领却又相继作乱，战争的灾祸接连不断，已经有三个年头。征发军队日渐增多，征收赋税日渐繁重，内起京城，外至边疆，行路之人有刀兵的忧虑，居家之人有苛刻索求的困苦。所以叛乱相继发生，痛恨与怨言一同兴起，非同寻常的忧患，为民众所共同担心。只有陛下蒙在鼓里，不得而知，以致使凶兵击鼓噪进，在大白天里干犯宫门，这难道不就是由于朝廷出

现漏洞，人心已经背离，给他们造成了可乘之机吗！陛下有辅政得力的大臣，有亲信，有谏官，有防卫部门，他们见到危险而不能够竭尽诚心，面临灾难而不能够效力赴死，我所说的招致今日的祸患，是群臣的罪过的话，难道只是空言吗！陛下又认为国家的兴盛与衰落，都是有天命的。我听说上天的所见所闻，都是本着人们的所见所闻的。所以祖伊斥责殷纣的文辞说：‘我生来是没有在天之命的！’周武王数落殷纣的罪行说：‘竟然说我有天命在身，不肯以自己所受的侮辱为戒。’这又是在说明抛开人事来推求天命是定然不可的道理啊。《易经》说：‘观此履卦，考究吉祥。’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表象。’这便是说天命是由人掌握的，天命的意义是讲得很明了的了。这样说来，圣人贤哲的本意，在《六经》中会合贯通，都说祸福是由人掌握的，没有说过盛衰是由天命支配的。一般地说来，把人事治理好了而天命却降下变乱的事，是没有的；把人事处理乱了而天命却降下安康的事，也是没有的。自不久以前，征讨颇为频繁，刑法稍嫌过密，物力消耗已尽，民心惊恐疑虑，就象置身于风波之上，总是动荡不安。上自朝臣，下至百姓，宗族邻里日夜相聚商量，都担心必定要发生变故，不久恰有泾原叛兵事件，果真便如大家所曾预料。京城的百姓，往往超过十万，固然不会人人尽知推算之术，个个都懂占卜之书，这正说明招致敌寇的原由，未必全都与天命有关。我听说治理有时会生出变乱，变乱有时会有助于治理；有因没有危难而失去成业的，有因诸多磨难而振兴邦国的。现在，生出变乱和失去成业的事情，已经成为既往，是不能再追回来的；而那有助于治理和振兴邦国的业绩，就看陛下是否能够深自勉励而慎重地修明其事了。叛乱之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苦难的命运有什么可怕的！勤勉自励不止，足以再致太平之世，岂是只扫荡叛敌，光复朝廷罢了！”

35 田悦劝说王武俊，让他与马寔在临洺共同进击李抱真。李抱真又派遣贾林规劝王武俊说："临洺士卒精锐，并有防备，是不应该轻视的。如今您战胜了，得到地盘，而利益却归于魏博；如果不能取胜，恒冀便大遭伤害。易、定、沧、赵各州，都是大夫您原来就有的辖地，不如先攻取这些地方。"于是王武俊推辞了田悦的请求，与马寔回军北归。壬戌(十八日)，田悦在馆陶给王武俊送行，拉着王武俊的手洒泪而别，对王武俊的将士，他所赠送的物品都甚为丰厚。

在此之前，王武俊招来回纥兵马，让回纥人断绝李怀光等人的运粮通道。李怀光等人已经西去，而回纥达干带领回纥一千人和杂编各族兵马两千人却恰好来到幽州北部边境。朱滔因而劝说回纥人，打算与回纥人一起到河南地区去攻取东都洛阳，接应朱泚，并答应将那里的男女用来贿赂回纥。朱滔娶了回纥女子作为偏房，回纥人把朱滔称为朱郎，而且贪图对河南地区的俘获虏掠，便应承了朱滔。

贾林再次劝王武俊说："自古以来，国家蒙受祸患，未必不因祸患而再次兴起，何况圣上已是九世天子，聪慧明达，英俊威武，天下之人有谁肯于舍弃圣上而共同事奉朱泚呢！朱滔自从当了盟主以来，看不起共同发难的人们，河朔自古以来便没有冀国，冀乃是大夫的封地。如今朱滔号称冀王，又在西边依赖他的哥哥，从北边招引回纥，他的意图是想将河朔全部吞并，自称为王，尽管大夫想做他的臣属，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大夫雄强勇武，善于作战，不是朱滔所能比拟的。加之，大夫原是本着忠义亲手诛杀叛臣李惟岳的，当时宰相处理失当，又被朱滔所诳骗诱惑，所以才失误到这个地步。不如与昭义合力攻取朱滔，势必成功 。朱滔既已灭亡，朱泚便自然会被打败。这是并非每个世代都有的功绩，是转祸为福的途径啊。现在，各道兵马象辐条集中于车毂般地合力攻打朱泚，过不了

多久，自当将朱泚平定。到天下已经安定，大夫才去悔悟过错，归顺国家，那就为时太晚了！”当时，王武俊与朱滔已经有了嫌隙，因而捋起袖子，奋然作色地说：“对于享有二百年国祚的天子，我都不能给他做臣属，我又怎么能给这个乡下穷小子做臣属呢！”王武俊于是与李抱真以及马燧相结纳，约定互为兄弟，但表面上仍然事奉朱滔，执礼甚是小心。他与田悦各自派遣使者在河间拜见朱滔，祝贺朱泚加称皇帝尊号，而且邀请马寔的兵马与他共同在赵州攻打康日知。

36 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带领由诸使子弟组成的军队驻扎在汝州，听说德宗蒙难，便领兵入援，与朱泚兵在见子陵接战，并打败了朱泚兵。由于东渭桥有转运输送时积下来的粮食，癸亥(十九日)，刘德信便进兵屯驻东渭桥。

37 朱泚在夜间攻打奉天城的东、西、南三面，甲子(二十日)，浑瑊奋力而战，击退了朱泚，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二十一日)，朱泚又来攻城，将军高重捷与朱泚的将领李日月在梁山的一个角落中交战，打败了李日月。高重捷乘胜追击败兵，身先士卒，敌军用伏兵将他擒获。高重捷部下有十余人奋不顾身，追赶并援救高重捷，敌军不能抵挡，便砍去高重捷的头颅，丢下他的躯体走了。部下将高重捷的躯体收起，带进城来，德宗亲自抚摩着高重捷的躯体，极度悲哀地向他哭泣着，用香蒲结扎成头颅将他埋葬，还追封他为司空。朱泚见到高重捷的头颅，也哭着说：“他是一位忠臣啊！”朱泚用香蒲结扎成躯体而埋葬了他。李日月是朱泚的一员骁将，在奉天城下战死，朱泚将他的尸体送回长安，予以厚葬。他的母亲始终没有哭，还骂着说：“奚人的奴才！国家哪儿辜负了你，你非要造反？你死得已经很晚了！”及至朱泚败亡，敌人的同党都遭到灭族的杀戮，只有李日月的母亲未受牵连。

己巳(二十五日),德宗加封浑瑊为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

38 壬申(二十八日),王武俊与马寔来到赵州城下。

39 当初,朱泚出任凤翔节帅,派遣他的部将牛云光带领幽州兵五百人戍守陇州,任命陇右营田判官韦皋兼任陇右留后。及至郝通逃奔凤翔,牛云光佯病,打算等韦皋到来,用伏兵擒获韦皋以响应朱泚,由于事情泄露了,他便率领部下逃奔朱泚。牛云光来到汧阳,遇到朱泚派遣中使苏玉携带诏书前去加封韦皋为中丞,苏玉劝牛云光说:"韦皋是一个书生,你不如与我一起前往陇州,如果韦皋幸而接受任命,便是我们的人。不接受任命,你派兵杀掉他,就象抓一只没有爹娘的猪崽子一样!"牛云光听从了苏玉的话。韦皋从城上问牛云光说:"前些时候,你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如今再次回来,这是为什么呢?"牛云光说:"过去我不知道你的本心,现在你有了新的任命,所以我再次回来,愿意把诚心交托给你。"于是韦皋先接纳了苏玉,接受了他带来的诏书,然后对牛云光说:"大使如果没有别的心思,请将铠甲兵器悉数交出来,使城中人没有疑虑,你的人马才可以进城。"牛云光因韦皋是个书生,轻看了他,于是将全部铠甲兵器搬送给韦皋,然后进了城。次日,韦皋在郡中的公舍里宴请苏玉、牛云光及其士兵,伏下甲兵,诛杀了牛云光。韦皋筑起坛场,与将士立盟说:"李楚琳残害本部的节度使,既然不能事奉上司,怎能怜恤部下,应该一起讨伐他!"韦皋派遣哥哥韦平、韦弇前往奉天,又派遣使者向吐蕃求援。

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九卷

唐纪四十五　　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 783 年)

1 十一月,乙亥(初二),朝廷将陇州改名为奉义军,提升韦皋为节度使。朱泚又指使中使刘海广许诺韦皋担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将来使斩杀了。

2 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一万人,前来救援。在将要到达奉天时,德宗召集大将和宰相商议援兵的行军路线。关播、浑瑊说:"漠谷的道路险要狭窄,恐怕会被敌军拦击。不如从乾陵北面经过,贴着柏城行进,在城东北鸡子堆扎营,这样可与城中军队内外呼应,夹击敌军,而且还会分去敌军一部分兵势。"卢杞说:"漠谷的道路较近,倘若援军被敌军拦击,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就行了。倘若从乾陵过来,恐怕要惊动陵墓寝庙。"浑瑊说:"自从朱泚攻打奉天城以来,砍伐乾陵的松柏,夜以继日,这对陵墓寝庙的惊动,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城中形势危急,各道救兵还未到来,只有杜希全等人来了,他们所关系到的情势并非无足轻重,如果能够占据重要地点扎营,朱泚便可以被攻破了。"卢杞说:"陛下调动军队岂能和叛逆的寇贼相比!如果让杜希全等人的军队从乾陵通过,那便是我军自行惊动陵墓寝庙了。"于是,德宗命令杜希全等人由漠谷进军。丙子(初三),杜希全等人的军队来到漠谷,果然被敌军所拦击。敌军用大弩和巨石居高临下地攻击援军,援军死伤很多,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又被敌

军打败。当天傍晚，杜希全等人所率四支军队溃散了，只好退保邠州。朱泚到城下来视察援军弃下的辎重，随从的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不为之大惊失色。戴休颜是夏州人。

朱泚攻打奉天城愈发急迫，他凿通沟堑，将全城环绕起来。朱泚将军帐迁移到乾陵，由此向下察看城中的动静虚实，全都能够看清。朱泚还不时派人环绕着奉天城引诱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嘲笑他们看不清天命所归。

3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的疾病痊愈了，听说德宗出行奉天，便率领众将领前去赴命。张孝忠被朱滔、王武俊所逼迫，有赖于李晟的声援，不想让李晟离去，有好几次阻止他前往。于是李晟将自己的儿子李凭留下来，让他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媳妇，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让他劝说张孝忠。于是张孝忠听任李晟西进归朝，还派遣大将杨荣国带领精锐兵马六百人与李晟同去。李晟领兵经过飞狐道，日夜兼程，来到代州。丁丑(初四)，德宗加任李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

4 王武俊、马寔攻打赵州，未能攻克。辛巳(初八)，马寔要回瀛州去，王武俊送行了五里地，犒赏和赠送的物品甚是丰厚。王武俊也回到恒州。

5 德宗出行奉天时，陕虢观察使姚明扬将军中事务委托给都防御副使张劝，自己前往行在。张劝招募兵员，得到数万人，甲申(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劝为陕虢节度使。

6 朱泚攻打、围困奉天已经有一个月了，城中的物资和粮食都已用光。德宗曾经派遣善于行走的人出城察看敌情，该人说是天气寒冷，跪着恳求德宗，要一件短袄和套裤。德宗为他寻找，未能找到，最后还是难过地默然打发他去了。当时供给德宗的粮食，仅有粗米二斛，官吏每每窥伺敌军的休息时间，夜里将人系在绳索上放

到城外，去采集蔓菁根，献给皇上。德宗将公卿将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朕因无德，自陷于危亡之中，固然是应该的。诸位没有罪过，最好及早投降，以便救出自己的家人。"群臣都伏地叩头，痛哭流涕，相互约定要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所以将士们虽然置身于困苦危急之中，但是他们的锐气却毫不衰减。

德宗出行奉天时，粮料使崔纵劝说李怀光让他前往增援，李怀光听从了他的主张。崔纵将军中物资悉数聚集起来，与李怀光一起前来。李怀光日夜兼程，来到河中，人力疲乏，让士兵休息三天。河中尹李齐运全力设宴犒劳，军队还想拖延不行。崔纵先将物资钱财运过黄河，然后对大家说："到了河西，便将他们全部分给大家。"众人贪图其利，西进蒲城屯驻，当时有五万人。李齐运是李恽的孙子。

李晟一边行进，一边招集士兵，也从蒲津渡过黄河，在东渭桥驻扎下来。在渡河之初，他只有士兵四千人，由于他善于抚恤与驾驭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人们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在一个月之间便发展到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伐李希烈，在襄阳带领三千人，由武关前往增援，在七盘驻扎，打败了朱泚的将领仇敬，于是攻取蓝田。尚可孤是宇文部的别支。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他的先人是安息人，骆奉先将他收为养子。他带兵防守潼关将近十年，兵众都服从他的指挥。朱泚派遣他的将领何望之袭击华州，华州刺史董晋放弃了州城，逃奔行在。何望之占领华州城后，准备集中兵力，以便截断东行的道路。骆元光带领潼关兵袭击何望之，何望之逃回长安。于是，骆元光驻军华州，召募士兵，不过几天，招得一万余人。朱泚多次派兵进攻骆元光，都被骆元光击退，敌军自此不能东出。德宗随即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领兵两千人，向西屯驻昭应。

马燧派遣他的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儿子王汇带兵五千人前去增援奉天，在中渭桥屯驻。

当时，朱泚一伙所占领的地盘，只有长安而已，援军的巡哨骑兵有时前进到望春楼的下面。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都被打败，便向朱泚求援。朱泚唯恐民间乘己疲困，前来抄袭，他所派遣的兵马都是昼伏夜行。

朱泚心中为长安感到忧虑，便加紧进攻奉天。他让僧人法坚制造云梯，长宽各有数丈，外面包裹着牛皮，下面安装着巨大的轮子，上面可以容纳勇士五百人，城中的人们望见，都感到忧恐畏惧。德宗询问群臣的意见，浑瑊、侯仲庄回答说："我们看云梯势必甚为沉重，沉重就容易下陷。我们请求迎着云梯的来路开凿地道，积蓄柴禾与火种，等待它的到来。"神武军使韩澄说："靠云梯攻城这种小小伎俩，不足以烦劳圣上费心，请让我来对付云梯。"韩澄估量了云梯的指向，于是在城东北角拓宽了三十步，在上面储备了大量的膏油、松脂和柴禾、芦苇等。丁亥(十四日)，朱泚军大举出动，擂鼓呐喊，攻打奉天南城。韩游瑰说："这是打算分散我军的力量。"于是，他领兵严密防备奉天城的东北面。戊子(十五日)，北风甚是猛烈，朱泚军推出云梯，上面包裹着浸湿的毡子，悬挂水袋，运载勇士攻城。两侧用兵车遮护着，将士兵安置在兵车棚顶之下，让兵士抱柴背土，填平壕沟，向前冲锋。乱箭、飞石、火炬不能伤害他们。敌军合兵进攻城东北角，箭石如雨，城中死伤的人无法计算，敌军已经有人登上城了。德宗与浑瑊相对而泣，群臣只好仰首祷告上天。德宗将一千余份自御史大夫、实封食邑五百户以下的空白委任官职文凭"告身"交给浑瑊，让他募集敢死之士去抵御敌军，还将御笔赐给他，让他根据人们所立功劳的大小，在告身上填写上名字加以委任，如果告身不够用，便写在该人身上，战后再给告身。而且说："现

在我就与你永别。”浑瑊趴在地上，泪流满面，德宗抚摸着他的后背，抽咽不能自已。当时，士兵又冻又饿，又缺乏铠甲头盔，浑瑊对他们抚慰劝导，用忠义激发他们，士兵们都擂鼓呐喊，奋力而战。浑瑊中了乱箭，仍然向前奋战不止，初时也未讲疼痛。恰好云梯辗压地道，一只轮子偏倒陷落，不能向前或后退，火从地道中冒出来，大风也往回吹，城上的人们投下芦苇火把，撒上松脂，浇上膏油，欢呼之声，震动大地。不一会儿，云梯和梯上的人全部化为灰烬，散发的焦臭之气，数里以外都可以闻到，于是敌军退却。此时奉天城东、南、北三门都发兵出击，太子亲自督战，敌军徒众大败，死亡的人有数千。对于受伤的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到了夜晚，朱泚再来攻城，箭落到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德宗大惊。

李怀光从蒲城领兵直趋泾阳，傍着北山向西而行。事先，他派遣兵马使张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抄小道前往行在，将表章藏在蜡丸之中。张韶来到奉天，正当敌军刚刚攻城，见到张韶，以为卑贱之人，便驱使他与老百姓一起填塞壕沟。张韶看准间隙，越过壕沟，抵达城下呼喊道：“我是朔方军的使者。”城上的人放下绳索，把他拉到城上。及至登到城上，张韶身上被射中几十支箭，得以将藏在衣服中的表章进呈德宗。德宗大为高兴，让人抬着张韶在城中绕行宣示，四处欢声雷动。癸巳(二十日)，李怀光在澧泉将朱泚军打败。朱泚闻此，害怕起来，于是领兵逃回长安。大家认为，倘若李怀光再有三天不来，奉天城便要失陷了。

朱泚退去以后，随从诸臣都来向德宗道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情太急躁，不能包容万物。如果不将这脾气改一改，虽然朱泚败亡了，但忧患仍然不能止息！”德宗并不以为受到冒犯，对贾隐林甚为称许。侍御史万俟著开通了金、商漕运通道，层层包围既已解除，各道贡赋相继而至，朝廷的费用开始有了保证。

朱泚回到长安以后，只作守城的打算，时常派人从城外来，绕城奔走呼喊说："奉天城攻破啦！"企图借此迷惑民众。朱泚据有朝廷库存的财富以后，便不惜用金帛取悦将士，对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一概每月支付薪俸。对于神策军和随从德宗车驾六军以及哥舒曜、李晟等人，朱泚一概向他们的家属供给粮食。加上修治完善各种器械，每日耗费甚巨。但及至长安平定，朝廷库存仍有剩余的财产，看到的人都追溯怨恨有关部门的横征暴敛。

有人对朱泚说："陛下既然秉受天命，唐朝的陵园寝庙不应该再存在下去。"朱泚说："我曾经北面称臣，事奉唐朝，哪能忍心干这种事！"又有人说："百官空缺很多，请派兵胁迫读书人来补充。"朱泚说："勉强授给官职，人家就恐惧了。想做官的人便给他官，哪有敲门封官拜职的呢！"朱泚所能指挥的只有范阳兵和神策团练兵。泾原兵骄横跋扈，都不服从指挥，只是守护着他们劫掠来的钱财，不愿意出外打仗。泾原兵还密谋诛杀朱泚，未能实现，只好作罢。

李怀光生性粗疏，从山东前来奔赴国难，多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谄媚，而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号人造成的！我见到圣上，自当奏请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对奉天的围困以后，自己矜夸功劳，认为德宗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有人劝说王翃、赵赞说："李怀光沿途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议论乖谬无方，度支收敛赋税烦多，京兆尹犒劳赏赐苛刻不丰。致使圣上流离迁徙的，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圣上肯定会对他敞开胸襟，推诚相待，征询为政得失。假使他的话传到圣上耳中，岂不是很危险吗！"王翃、赵赞将此话告诉了卢杞，卢杞害怕，便语气和缓地对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为国家所依赖。敌寇已吓破了胆，全然没有守城的心思。如果让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一下子便可以消灭敌军，这真是势如破

竹啊。现在听任他入城朝见，必定要赏赐设宴，拖延好几天，致使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作好防备，恐怕就难以图谋了。”德宗认为很对，便诏命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屯驻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限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由数千里外竭尽赤诚，奔赴国难，打败朱泚，解除重重围困，现在身在咫尺，却不能够见到皇上，心里甚为不满意。他说：“我如今已经被奸臣所排挤，事情不问可知了！”于是李怀光带兵离去，来到鲁店，停留了两天，才又出发。

7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昍率部下士兵发起叛变，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抛下成都，逃奔汉州。在鹿头屯戍的将领叱干遂等人讨伐叛兵，杀掉张昍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回到成都。

8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兵讨伐李希烈，在盱眙屯驻，听说朱泚发起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壕沟与寨堡，缮治铠甲与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封锁关口与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他还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眼，整治馆舍数十处，修筑壁垒城堡，起自建业，抵达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连成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作准备，也加固了自己的守备。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检阅军队，韩滉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与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拥有钱帛八百万，准备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乱军占领着长安，收复无期，打算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想杀他，包佶害怕，便将妻子儿女藏匿在公事文书中间，急忙渡过长江，陈少游将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劫夺了一番。包佶刚和数十人一起到上元县，又被韩滉所劫夺。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

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9 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殆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

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

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于是，德宗派遣中使告诉陆贽说：“朕的本性很喜欢推心置腹，也能够接受谏诤。朕认为君臣是一个整体，因而对臣下全然不加提防。由于朕以真诚待人，不起疑心，多次被邪恶诈伪的人所欺惑。如今所导致的祸害，在朕想来，也没有别的，这失误反在于以真心待人了。再者，谏官议论事情，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谨慎周密，照例都是自行夸示炫耀，把过错推到朕身而使自己获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看过的上奏对答、议论诸事的很多，大致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朕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了。果真有特殊的才能，对朕来说，哪里会舍不得提拔他们？朕看到由过去到现在，事情只是这样，因此最近以来，朕较少依次咨询大家的意见，也并不是说朕已厌倦接受采纳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了解这个意思。”陆贽认为，君主统辖臣下，应当以诚心和信用为根本。即使进谏的人言辞与态度庸俗拙劣，皇上也应当宽容，以便广开进言之路。如果以威严震慑臣下，以辩论折服臣下，那么，臣下怎么敢于畅所欲言？陆贽再次上疏，大略是说：“天子的法则，与上天的法则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劣的树木便停止万物生长，皇上不应该因为时常碰到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又说：“只有诚心与信用，一旦失去便无法弥补。一不诚心，人心便难以保持；一旦不守信用，所说的话便难以让人实行。陛下所说失误在于以诚心和信用待人，因

而导致了祸害的话，我私下里认为这话是讲得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驾驭臣下，人们便会欺诈，将猜疑显示给臣下，人们便会得过且过。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会随从着实行什么；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诚心，反而指望别人做到完全诚心，大家必然会以懈怠的态度来应付，并不听从这一要求。以前无诚心，而说以后会有诚心，大家必然会怀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由此可知，诚心和信用的法则，是不能一时离开自身的。希望陛下谨慎地恪守这一法则，并且较之以往更认真地实行这一法则。后悔恐怕是不对的吧！”他又说：“我听说仲虺赞扬成汤时，不是称许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许他改正过错；尹吉甫歌诵周宣王时，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失。可见，古圣贤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有过错，由上智到下愚，都不能避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移心向善，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而因循前非。移心向善，人的德行便会日日更新；因循前非，人的坏处就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周密而又自行夸耀，实在是不够忠厚，但这对于圣上的道德本来也没有损害。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规谏而不拒绝，那么，事情传出去，正足以为陛下增加光彩；如果陛下拒绝规谏而不肯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事情不传出去？”他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效验，不必采用；质实的话语，说在理上，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不一定是愚昧的；说话甜美，重于财利，不一定是聪明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考察和对最终结果的思索的，它们的用处也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善这个目的。”他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所见上奏对答、议论诸事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话，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心所向，必然会有可行的，也会有令人可畏的，恐

怕不应该一律轻视侮慢而不肯深省并采纳它们。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的话，我却以为，陛下虽然能够问得人家无话可说，却不能问得人家无理可说，能够使人口服，却不能使人心服。”他又说：“作臣下的人，没有不希望尽忠的；作君主的人，没有不寻求朝政修明的。但是，臣下常常苦恼君主不能使朝政修明，君主常常苦恼臣下不能尽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上下两情不沟通的原故。下情没有不希望传达给君主的，上情没有不希图使臣下知晓的。但是，臣下总是苦于难以将下情传达到上面，君主总是苦于下面难知上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有九种弊端不能消除的原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主占了六种，臣下占了三种：好胜于人，耻于闻过，驰骋辩才，炫耀聪明，厉行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葸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于人，必然以巧言献媚之辞为甘美；君主耻于闻过，必然以直言劝谏为忌讳。既然如此，下面的谄媚阿谀之徒便会顺承旨意，忠诚真实的话便难以听到了。君主驰骋辩才，必然会在人未讲完就剿绝其说，以便用言语将人折服；君主炫耀聪明，必然主观臆测，以诈谋来猜度别人。既然如此，下面的瞻前顾后之辈便自然会见机行事，于是切磋琢磨朝政得失的言辞便难以说尽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贬抑自己的情志去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必然不能让自己承担过失而接受人们的规劝。既然如此，下面的畏葸怯懦之流便要逃避罪责，于是真情合理的言论便难以申说了。一般说来，由于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迭幽深，地位高下的限制阻隔，自众贤人以上，得以一见皇上威仪的人，超过亿万人之中难有一个；就得以见到皇帝的人而言，得以与皇帝直接讲话谈论的人，又是千万人之中难有一个；而有幸得以与皇帝直接接触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居于其间，上情与下情所能沟通的是太少

了。上情不能与下面沟通，臣下便会迷惑；下情不能与上面沟通，君主便会猜疑。君主猜疑，便不能接受臣下的诚心；臣下迷惑，便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臣下的诚心不被接受，便会以悖逆的行为来对付君主；君主的命令未被服从，便会把刑罚施加给臣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除了失败，还能怎样！所以，变乱多而治世少，自古以来，便是这样。”他又说：“过去赵武说话迟钝，但却成了晋国的贤臣；绛侯灌婴质朴而说话迟钝，但却作了汉家的宰相。如此说来，口有辩才的人行事，有时不一定可信，拙于言辞的人说理，有时未必就没道理。难以知人，这是为帝尧、帝舜所担忧的，怎么可以用君臣间的一答一问，便说是穷尽了知人的本领了呢！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天下的人情，肯定大多不能符合实际，用这种办法去轻慢天下之士，必定会有遗漏的人才。”他又说：“进谏的人为数很多，表明我能够与臣下和睦相处；进谏的人进言直切，显示我能够包容群言；进谏的人狂言诬罔，说明我能够宽恕别人；进谏的人泄露真情，彰示我能够从谏如流。这便是君主与进谏人相互补益的途径。进谏的人会有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君主也会有达到政治修明、国家安定的好处；进谏的人会博得诤言劝谏的名声，君主也会赢得采纳众议的名声。即使这样，进谏之人仍然会有失于中肯的地方，而君主却是无不尽善尽美。君主惟恐正直的言论还不够殷切，天下事还没有全部听到，能够如此，君主采纳规谏的德行便光大了。”德宗对陆贽的建言颇有采纳。

10 李怀光屯兵途中，不肯前进，屡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群臣议论喧腾，也归罪于卢杞等人。德宗出于不得已，十二月，壬戌(十九日)，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所信任的人，李怀光又弹劾他的罪过，德宗也为此把他杀了。

11 乙丑(二十二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推辞说:“刚到奉天,跟随皇上出走的将士们,照例应该加进两阶,而现在却只有翰林升官。一般说来,实行惩罚应该先从地位显贵和亲近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卑下和疏远人们的实行,这样,所下的命令便不会遭到冒犯;实行奖赏,应该先从地位卑下和疏远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显贵和亲近的人们实行,这样,所记的功劳便不会漏略不全。希望能够先铨录有大功劳的人,再遍及百官各品级,如此,则我也不敢独自推辞对我本人的封赏。”德宗没有许可。

12 德宗在奉天时,让人去劝说田悦、王武俊和李纳,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行,许给他们高官显爵。田悦等人都暗中向朝廷表示诚意,但仍然不敢与朱滔断绝交往,各自称王一如既往。朱滔让他的虎牙将军王郅规劝田悦说:“先前八郎遭遇急难时,我与赵王不敢顾惜一死,竭力前往救助,幸而解除了围困。如今太尉三哥在关中秉受天命,我打算与回纥人一同前往辅助他。希望八郎整治兵马,与我渡过黄河,共同攻取大梁。”田悦本意不准备前往,但又不忍心拒绝朱滔,于是便许诺。朱滔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瑄去见田悦,看他是否答应出兵。田悦犹豫不决,秘密传召扈崿商议此事。司武侍郎许士则说:“过去朱滔事奉李怀仙,担任牙将,与哥哥朱泚以及朱希彩共同杀了李怀仙,拥立朱希彩。朱希彩因此而宠信朱氏兄弟到了极点。朱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朱泚既然做了节帅,朱滔便劝朱泚入朝做官而让自己担任留后,虽然是以忠义劝勉朱泚,实际上是夺取他的权力。平时与他共同策划、共同立功如李子瑗一流人,背弃并诛杀了的有二十余人。如今朱滔又与朱泚东西相互呼应,假使朱滔达到目的,朱泚也不会被他所容忍,何况同盟之人呢!朱滔为人就是这样,大王怎么能够相信他还会讲出肺

腑之言呢！他带领幽州、回纥兵十万人屯扎在郊野之外，如果大王出来迎接，便会被他擒住。他囚禁了大王，兼并了魏国的兵马，向南渡过黄河，与关中相互呼应，天下有谁人足以抵挡他呢！到那时候，大王后悔也来不及了。为大王着想，不如佯装答应与朱滔同行，同时暗中做好防备，对朱滔的迎接与犒劳要丰厚，而待他一到，便用其他事由向他推托，只派出将领、分出兵马来跟随他。这样，大王在外面不失报德的名声，在内里也不会有急剧而起灾祸的忧虑了。”扈崿等人都认为所言有理。王武俊听说李琟到魏博，派遣他的司刑员外郎田秀驰马去见田悦说：“我以往因宰相处理事务失当，恐怕灾祸降及自身，加之八郎困在重围之中，所以与朱滔合兵援救你。如今圣上正处于深藏在心里的忧愁之中，愿意用恩德来安抚我们，我辈怎能不悔过自新，归依朝廷呢！抛开历经九世的天子不去事奉，反而去事奉朱滔呢！而且，在朱泚尚未称帝时，朱滔与我辈并肩称王，那时朱滔就已经轻视我辈了。何况让他南进平定汴州与洛州，与朱泚联合起来，我们这些人都会成为俘虏了！八郎请小心，别与他一同南下，只要关闭城门，坚持守卫就行了。请让我看准他的漏洞，连结昭义的兵马，将他击灭。我与八郎再扫清河朔，重新去当节度使，共同事奉天子，不是也很好吗！”于是田悦的意图决断下来，他欺骗朱滔说：“跟你前往，一定象以前约定的那样。”

丁卯(二十四日)，朱滔带领范阳步兵、骑兵五万人，私自跟从他的又有一万余人，回纥兵三千人，从河间出发南进，辎重前后相联四十里。

13 李希烈在汴州攻打李勉，驱使百姓运送土木，修筑营垒通道，以便攻城。他因工程不能告竣而恼怒，将人填入坑道，称作湿柴。李勉在城中坚守几个月，外面没有救兵来，便带领他的人马一万余人逃奔宋州。庚午(二十七日)，李希烈攻陷大梁。滑州刺史李

澄举城投降李希烈，李希烈任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李勉上表请求处罚，德宗对李勉的使者说："朕连宗庙都失守了，你应该安心。"德宗对待李勉一如既往。

刘洽派遣他的将领高翼带领精兵五千人保卫襄邑，李希烈攻克了襄邑，高翼投水而死。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长江、淮河一带大为震惊。陈少游派遣参谋温述向李希烈表示诚意说："濠、寿、舒、庐四州，我已使那里的军备松弛了，兵器铠甲都已收藏起来，等待着你来指挥。"陈少游又派遣巡官赵诜在郓州结纳李纳。

1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被罢黜为刑部尚书。

15 德宗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16 陆贽对德宗说："如今盗寇遍及天下，车驾流亡在外，陛下应当痛心地自动承担过失以感动人心。往昔成汤因加罪于自己而勃然兴起，楚昭王因讲了善言而复兴楚国。如果陛下能够肯于纠正过失，以言语向天下谢罪，让诏书写得没有任何闪避忌讳，大概可以使反复无常之徒革心洗面，归向德化。尽管我愚昧浅陋，但可以写得符合圣上的心意。"德宗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德宗在奉天所颁布的诏书，便是骄横的将领、凶悍的士卒听了，也无不感动得挥泪而泣。

术士上言说："国家遭逢厄运，应该有所变更，以便应合时下的运数。"群臣请在德宗的尊号上再加一两个字。德宗以此事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并不可取。他大略是说："尊号的采用，本不是古来制度。在国家太平无事时采用尊号，已有碍皇上的谦虚冲和的名声了，更何况在国家丧乱之时因袭上尊号的制度，尤其有伤体统。"他又说："嬴姓秦朝德行衰败，将'皇'与'帝'合二为一，开始总称皇帝。此制沿及后世，在昏庸邪僻的君主中，便有汉哀帝'圣刘'、

陈宣帝'天元'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伟大与渺小,并不在于有什么名称。损抑尊号会有谦退求古的美名,崇尚尊号只能得到自夸才能、接受谄媚的讥讽。"他又说:"假如一定要俯就应合气数,需要有所变更,那么,与其因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免除原有的尊号,来敬承上天的告戒。"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仅仅更改了年号罢了。

德宗又把中书省所撰写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上言认为:"用言语来打动人心,对人的感动已经很浅了,所说的话又不够切实,谁肯惦记着它!如今要写的德音,陛下悔悟过错的意思不能写得不深切,陛下承担罪责的言辞不能写得不详尽,洗刷自己的缺点错误,宣泄大家的不满情绪,使人人各自得到他所想得到的,那还有什么不肯听从朝命的人呢!应该改变所写的条目,我已经恭谨地别写一状,在此一同进上。除此之外,我还有所忧虑。我私下认为,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话讲得好并不难,事办得好才是难的。假如赦文写得尽善尽美,那也只停留在知道自己的过错和话讲得好这方面,还希望圣上去思考那更难的方面。"德宗认为陆贽讲得很对。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 784 年)

1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德宗颁制说:"要想导致安定,兴起教化,就一定要对人推心置腹,忘掉自己的利益,救助别人的困难,不惜痛改前非。朕继承帝位,统领天下,然而却使祖宗的庙堂失守,使自己沦落于草莽之间。这是由于过去没有遵循德化行事。现在诚然不能将以往的失误追回,但朕久久地思考着犯下的罪责,希望在将来有所改正。现在朕无所掩饰地将这个意思讲出来,让天下之人都能看到。

"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继承先人的业绩,不敢懈怠荒唐。但

是，由于生活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政务，积久成习，容易沉溺，居于平安之地，忘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不懂得收种庄稼的艰难，没有体恤征战屯戍的劳苦，恩泽不能普施于百姓，民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既然上下之间声气阻隔，人们自然便会心怀疑虑。朕却仍然不知深自反省，终于导致了战争。征调兵马，遍及四方，转运粮饷，连绵千里，征用车辆马匹，致使远近各处骚动不安。离家当兵的人要携带衣食等物，留在家中的人要辗转相送，大家都受尽了劳苦。有时在一天之内屡次短兵相接，有时连续几年不能解甲归田。祭奠祖先时没有主人，家属无所依靠。生死无定，流离失所，怨恨之气，凝聚盘结。征发力役没有止息，耕田多已荒芜。残暴的长官严厉索求，疲惫的百姓不再织布，人们辗转流亡，葬身沟壑，离开乡里，致使城邑乡村化为荒丘废墟，没有人烟。上有上天的谴责，但朕不省悟；下有百姓的愤怨，但朕不知道。从此而致乱，致使京城发生了变故，万事失去秩序，九庙为之震惊。朕对上连累了列宗列祖，对下辜负了黎民百姓，心中痛切，脸上惭愧，这些罪责都在朕身上，为此久久地惭愧着，哀悼着，有如坠入深渊山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进上的书表章奏，不允许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原都是有功勋的老臣，各自守卫藩镇。朕安抚驾驭无方，致使他们疑虑畏惧。这全是因为上面无道而使下面遭受灾殃，实在是朕丧失了为君的体统，下面有什么罪过！现应将李希烈等人连同他们所管辖的将士官吏等一切人都象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然因为朱泚而受到牵连，但相隔遥远，势必不能同谋，念及朱滔原是朝廷的有功之臣，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够向朝廷投诚，也给他改过自新。

“朱泚改变天道常规，盗用名号与车服仪制，残暴地冒犯列宗

列祖的陵园寝庙，令人不忍言状。他得罪了列祖列宗，朕不敢赦免于他。那些被裹胁进来的将士、官吏、百姓等人，只要在官军没有开到京城以前，脱离逆军，向朝廷投诚，并且解散队伍而回到本道本军去的，一概按照赦免之例处理。

“各军、各道一切奔赴奉天和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概赐名称作‘奉天定难功臣’。那些加征的除陌钱、间架、竹、木、茶、漆等税以及专营铸铁等项，应该全部免除。”

赦文颁下以后，各地人心大为欢悦。及至德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在崤山以东宣布赦文时，士兵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看到人情这样，便知道平定敌军是不足为虑的了！”

2 德宗令兵部员外郎李充担任恒冀宣慰使。

3 朱泚更改国号称作汉，更改年号为天皇，自号汉元天皇。

4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令后，都免去了王的称号，上表认罪。只有李希烈仗着自己兵力强盛，资财丰饶，策谋称帝。李希烈派人向颜真卿询问有关礼仪，颜真卿说：“我曾经担任过掌管礼仪的官员，所记着的只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而已！”李希烈于是登上皇帝的宝位，国号称作大楚，更改年号为武成。李希烈设置百官，任命他的同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以李缓、李元平同平章事。将汴州称为大梁府，将他境内地盘划分成四处，分别设置节度使。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辛景臻对颜真卿说：“你不肯失气节，就该自己烧死！”在颜真卿居住的院中堆起柴禾，浇上油脂。颜真卿快步走向火堆，辛景臻急忙止住了他。

李希烈又派遣他的将领杨峰携带着他的赦文赐给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封建绑起杨峰，在军队中示众以后，在闹市将他腰斩了。陈少游听说此事，甚为惊骇恐惧，张建封还将陈少游与李

希烈交往的情形上报朝廷。德宗大喜，任命张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李希烈任命他的部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先取寿州，然后进军江都。张建封派遣他的部将贺兰元均和邵怡守卫霍丘县秋栅。杜少诚始终不能通过秋栅，便向南侵扰蕲、黄二州，准备截断长江的通道。当时，德宗命令包佶亲自监督长江、淮水一带的财赋，上溯长江，前往行在。包佶来到蕲口时，遇到杜少诚入境侵扰。曹王李皋派遣蕲州刺史伊慎领兵七千人抵抗杜少诚军，在永安戍接战，大败敌军，杜少诚脱身逃走，官军斩首一万级，包佶因而得以前行。后来，包佶到了朝廷，将陈少游夺取财赋的事情条陈上奏。陈少游害怕，便在其统辖的地区加重赋税，作为补偿。李希烈因夏口是长江上流的险要之地，便让他的骁将董侍招募敢死之士七千人袭击鄂州。刺史李兼放倒旗帜，停止击鼓，关闭城门，等待董侍的到来。董侍用从房屋上拆下来的木材焚烧城门。李兼率领士兵出城交战，大破董侍。德宗任命李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由此，李希烈东边害怕曹王李皋，西边害怕李兼，不敢再有窥伺长江、淮河一带的企图了。

5 朱滔领兵进入王武俊的疆境，王武俊大力备办犒劳物品。朱滔进入田悦的疆境，田悦献上的酒食更加丰盛，派去迎接问候的使者，在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丁丑(初五)，朱滔来到永济县，派遣王郅去见田悦，约定在馆陶会面，然后一起出发，南渡黄河。田悦接见王郅说："我固然愿意跟随五哥向南进军，但昨天将要出兵时，将士们按兵不动，不让我出行，他们说：'魏国军队新近被马燧等人打败，且攻战拒守已经一年有余，物资储备已经用光。现在将士们连饥寒都不能避免，怎么能够让全军再去远征！大王每天亲自抚慰大家，尚且不能安定，如果大王早晨离开魏州出行，晚上一定会生出变故！'我的本意是不敢怀有二心的，但拿部下将士真是没有办法。

我已经让孟祐准备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跟随五哥前去，做些放马喂马的杂活。”田悦因而派遣他的司礼侍郎裴抗等人前去向朱滔谢罪。朱滔听了这些，非常恼火地说：“田悦叛贼！以往你身陷重围，性命垂危，千钧一发。你使我背叛国君，抛弃兄弟，派出兵马不分昼夜地前去救援，才侥幸存活下来。你许给我贝州，我推辞不肯占有，你尊奉我为皇帝，我又推辞不肯接受。现在你却负恩背德，骗我远来，而你又尽说漂亮话，不肯出兵！”当天，朱滔派遣马寔攻打宗城和经城，派遣杨荣国攻打冠氏，并将这些地方全都攻克了。朱滔又放纵回纥军劫掠馆陶，将帐幕、器皿、车辆及牛等席卷而去。田悦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壬午(初十)，朱滔打发裴抗等人回去，分出兵力，设置官吏，把守平恩与永济。

6 丙戌(十四日)，德宗任命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卢翰是卢义僖的七世玄孙。

7 朱滔领兵向北包围贝州，引来河水，将贝州城环绕起来，该州刺史邢曹俊环城守御。朱滔放纵范阳兵与回纥兵大肆掠夺各县，又攻占了武城，连通了德、棣二州，让二州供给军粮。朱滔还派遣马寔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屯驻冠氏县，以便进逼魏州。

8 德宗任命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9 德宗在行宫的廊庑下储存各道献纳的贡物，扁额题作琼林大盈库。陆贽认为，对于将士的攻战守备的功劳，还没有颁行赏赐，反而急忙私建别库，这会使士兵怨责，消减斗志，奏上章疏劝谏，他大略是说：“天子与上天赋有同样的德行，当以四海为家，为什么一定要破坏公家的法度，集聚私人的财货！把至尊无上的皇帝降低到代替有关部门看守财产，将万乘之主辱没到效法寻常之人私藏物品，有亏法度，更失人心，诱发奸邪，积聚邪恶，用这种作为去裁断万事，难道不是太不可取了吗！”他又说：“不久前，随从皇上出行的

军队最初来到奉天时，各种物品都没有储备，外御凶恶之徒，内防垂危的城堞，日夜全无休息，大约有五十天，将士们饥寒交迫，死伤的人们相枕而卧。全靠大家尽力效命，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巨大的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自身没有丰渥的享受，不去满足自己的私欲。陛下戒绝甘美的食品，与士兵同甘苦；中止进餐，用省下的食品送给立下功劳的将士吃。不用严厉的制度，但人们并无背离，这是因为他们想到陛下的感人之处；没有丰厚的奖赏，但人们并不埋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当时完全没有的东西。现在敌军的攻打和围困已经解除，将士的衣服饮食已经丰足，然而怨言却正在产生，军中逐渐产生了疑惑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一介勇夫通常好利夸功，在患难时既已与他们同受忧患，在情况好转、安乐可望以后却不与他们同享利益吗？假如陛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恬淡静默，他们怎么会毫无怨言咨嗟呢！”他又说：“假如陛下能够想想近日身在重围之中所经受的深切忧虑，戒去平时专门满足己欲私望的缺点，将储存在琼林、大盈二库的珍宝财物，全都拿出来赏赐有功之臣，每当得到珍奇华美的东西，便先支付军中的奖赏，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变乱就一定能够平定，敌寇就一定能够削平。到那时候徐徐驾起乘舆，凯旋班师，返回京城，就凭着天子的高贵，难道还要担心贫穷吗！所以，我提出的建议，乃是要散去陛下小的储存，却造成陛下大的储存，减损陛下小的宝物，却巩固陛下大的宝物啊。”德宗当即命令除去扁额。

10 萧复曾经对德宗说：“自从国步艰难以来，宦官往往担任监军，仗恃着陛下的恩宠任意而为。这种人只应该掌管皇宫的事情，不适于把兵权和国政委托给他们。”德宗不高兴。萧复还曾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光辉照耀。自从杨炎、卢杞侮乱朝廷大政，因而导致今天的结局。如果陛下能够改变过去的作法，我怎敢不尽力效

劳。倘若让臣阿谀依附，苟且求生，我实在难以做到！”萧复又曾经与卢杞一起奏议朝事，卢杞顺承皇上的旨意，萧复面色严正地说：“卢杞讲话不正直！”德宗感到吃惊，退朝后对亲近的人说：“萧复对朕太轻视了！”戊子(十六日)，德宗命令萧复担当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实际上是疏远萧复。接着，刘从一以及朝中大臣不断奏请将萧复留在朝中，德宗对陆贽说：“朕想起出行以来，长江、淮河地区远在一方，有时会有消息传闻失实，所以打算派遣朝中居于重要职位的大臣前去安抚，朕与宰相和朝中大臣商量此事，都说应当这么做。现在却这样翻来复去，朕为此恼恨了好几天。想来是萧复不愿出行，因而让刘从一以及朝中大臣来议论上奏的吧？你知道萧复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不愿意出行，用意何在？”陆贽上奏认为：“萧复痛下决心，修省自勉，向往做清正廉洁之士，办事虽然有不够周详的地方，但他的品行还是可以保证的。至于象这样任意行诈，萧复一定不肯做。假如萧复打算在朝中逗留，刘从一怎么肯随声附合呢！现在陛下所言，相互矛盾，希望陛下能够分明地加以辨别查问。如果萧复有什么请求，刘从一怎么会允许他为自己隐瞒？如果刘从一自己有意回护他，那么，萧复自当不受怀疑。陛下有什么忌惮，而不肯将此事辨别明白，以至于只能如此恼恨呢！一般说来，将事情分析明白了，便没有疑惑；把事情辨别清楚了，便没有冤屈。没有比事先猜疑别人存心欺诈却不予以分析明白更为严重的疑惑，没有比遭受猜疑却不予以辨别清楚更为痛切的冤屈。这会使真伪掺杂，忠邪不分。我所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便是身居高位、驾驭下属的关键，仅请陛下多加注意。”德宗最后还是没有再辨别此事。

11 辛卯(十九日)，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四州节度使。壬辰(二十日)，加封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二十四

日),加封田悦检校左仆射,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该道节度使,前深、赵二州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12 戊戌(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刘洽为汴、滑、宋、亳诸州都统副使,并主持都统事宜。李勉将他统辖的部众全部交给了刘洽。

13 辛丑(二十九日),六军各自设置统军,统军的品秩为从三品,以显示对立下功勋的大臣的荣宠。

14 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援助唐朝收复京城。庚子(二十八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让吐蕃发兵。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卷

唐纪四十六　　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 784 年)

1 二月,戊申(初七),德宗颁诏追赠段秀实为太尉,谥号称为忠烈,以优厚的待遇抚恤段秀实的家属。当时,贾隐林已经去世,德宗追赠他为左仆射,表彰他能够直言。

2 李希烈领兵五万人围攻宁陵,引来河水灌城,濮州刺史刘昌率三千人守卫宁陵。

滑州刺史李澄秘密派来使者请求归降,德宗答应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李澄表面上仍然事奉李希烈,李希烈却怀疑他,派遣养子六百人戍守白马,传召李澄前来共同攻打宁陵。李澄来到石柱,指使他的部众佯作受惊,烧掉营房便逃跑了。李澄又暗示李希烈的养子,让他们抢劫掳掠,而李澄又将他们全部收捕斩杀,并将此事告诉李希烈,但李希烈无法加罪于他。

刘昌守卫宁陵,计有四十五天不曾脱下铠甲。韩滉派遣他的将领王栖曜领兵援助刘洽抵御李希烈,王栖曜使强健的弩手数千人游过汴水,在夜间进入宁陵城。第二天,弩手从城上用箭射击李希烈,射到他所坐镇的帐幕里边。李希烈吃惊地说:"宣、润的弩手到了!"于是解除了宁陵的围困,自行离去。

3 朱泚从奉天大败而归,李晟谋划攻取长安。刘德信与李晟一道屯驻在东渭桥,但他不接受李晟的管束。李晟借刘德信来到营中之机,列举他在滻涧战败和沿途抢劫掳掠的罪行,将他斩杀。李晟

因而以数名骑兵奔入刘德信军中，慰劳他的部众，没有人敢有所举动。于是李晟一并统领了此军，军队的声势益发振作。

李怀光胁迫朝廷贬逐了卢杞等人以后，内心不能自安，于是有了反叛朝廷的意图。李怀光又嫌恶李晟独当一面，惟恐他有所建树，便上奏请求与李晟合兵，德宗颁诏答应了他的请求。李晟与李怀光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朱泚军队大批开到。李晟对李怀光说："假如敌军固守宫城和苑城，也许会空废时日，延宕许久，不容易攻打下来。现在敌军离开了他们的巢穴，竟敢出城挑战，这是上天把敌军赐给明公，决不能放走他们！"李怀光说："我军刚刚赶到，战马还没有喂料，士兵还没有吃饭，哪能匆匆接战呢！"李晟没有办法，只好自回营垒。每次李晟与李怀光一同派出军队，李怀光的将士常常掠夺百姓的牛马，李晟军却秋毫无犯。李怀光的将士嫌恶李晟军与自己两样，将所得物品分给他们，但李晟军始终不敢接受。

李怀光在咸阳屯驻了好几个月，不肯前进。德宗屡次派遣中使催促他，他便以士兵疲困不堪，而且应当保养兵力，观察敌军的破绽为理由而推辞。诸将领好几次劝说李怀光攻打长安，李怀光不肯听从，还暗中与朱泚勾结合谋。李晟屡屡上奏，惟恐发生变故，被李怀光吞并，请求将军队转移到东渭桥，但德宗仍然希望李怀光洗心革面，争取使他尽力效命，便压下了李晟的奏章，不肯批示。

李怀光准备延缓接战的日期，并且激怒各军，便上奏说："各军粮食供给微少，只有神策军供给丰厚，多少不均，难以进军开战。"德宗因财物用度还正窘困，如果都按照神策军的标准供给粮食，便拿不出粮食来供给各军。但不这样又惟恐违逆了李怀光的意思，引起各军抱怨，于是派遣陆贽到李怀光营中安抚将士，顺便传召李晟参予商议粮饷供给之事。李怀光本意打算让李晟自己请求削减供

给，使他失去军心，败坏他的功绩，便说："将士一个样地与敌军战斗，而粮食供给却彼此不同，怎么能让将士齐心合力呢！"陆贽没有发言，几次回头去看李晟。李晟说："你是主帅，得以专擅号令。我不过带领着一支军队，接受你的指挥罢了。说到增加或减少军中衣食供给，自当由你裁断。"李怀光一言不发，又不愿由自己削减李晟军的粮食供给，此事便搁置了。

当时，德宗派遣崔汉衡到吐蕃去让他们发兵，吐蕃国相尚结赞说："按照吐蕃礼法发兵，以主掌兵权的大臣的署名为凭信，现在制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署名，所以不敢进军。"德宗令陆贽晓示李怀光，李怀光坚持认为不可让吐蕃发兵，他说："如果攻克京城，吐蕃必然要放纵士兵焚烧掳掠，有谁能够制止他们！这是第一个害处。不久前颁布的敕旨规定，凡是召募士兵攻破城池者，每人奖赏钱一百缗，吐蕃发兵五万人，如果援引敕旨，要求奖赏，五百万缗钱要到哪儿才能弄到！这是第二个害处。吐蕃骑兵虽然到来，必定不肯率先进军，而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观望我方军队的形势，胜利了，便跟着瓜分功劳，失败了，便借机图谋变乱，诡诈多端，不可亲近信任。这是第三个害处。"李怀光始终不肯往敕旨上署名，尚结赞也没有让军队进发。

陆贽从咸阳回来以后，上奏说："逆贼朱泚为了拖延被诛灭的时间，聚兵退保宫城和禁苑，大势已去，外援断绝，迁延时日，苟且偷生。李怀光总领主持正义的援军，乘着取得胜利的声势，如果擂鼓进军，灭除敌军，有如摧毁枯败的草叶一般容易。然而，李怀光在敌寇逃窜时不肯追击，坐待士气低落，难以用兵。各军主帅每每打算进军杀敌，李怀光总是阻止他们的计划。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他的意图很不好解释。陛下的本意在于保全回护李怀光，对他委曲求全，言听计从。观察他做的事情，也并没有因此而被打动。如果不

采取另外的谋略，逐渐控制住他，而只是对他无原则地宽容下去，以求平安无事，最终恐怕还是要发生难以测度的变故。现在是事功机缘面临危险促迫的时候，当然不能够用通常的、轻易的态度来对待。现在李晟奏请转移自己的军队，恰好遇到我奉命前去安抚将士，李怀光偶然谈论到这件事，于是我泛泛地问他应当如何处理。李怀光便说：‘李晟既然愿意到别处去，我也全不需要借助他为我用命效力。’我仍顾虑李怀光会再改变主意，便称赞他的军队强盛。李怀光大大地自夸了一番，转而有轻视李晟的意思。我又不慌不忙地问他：‘我回去时，或许会有圣旨询问此事可行与否，不知你是怎么决定的？’李怀光已经肆意讲出了不慎重的话，无法中途改变，于是他说：‘皇上的命令若是允许李晟离开，对于事体也并无妨碍。’我与他再三约定，不能不说是够审慎周密的了，即使李怀光打算翻悔，实在也难于开口。希望立即将李晟的奏表转出，交给中书省，下敕批准依所奏，另外再赐给李怀光手诏，向他说明转移军队的理由。此手诏的大致意思这样说：‘昨天得到李晟的奏章，他请求把军队转移到长安城东边，以便分去敌军兵势。朕本来打算委托你来商量，恰遇陆贽回朝上奏说，与你相见时，你已谈到此事，还说允许李晟离去，事体并无妨碍，于是朕便给李晟本军颁发了敕书，应允了他的请求。’这样说，用词既委婉又直切，顺理成章，意义明了，李怀光即使蓄有异谋，他又有什么理由与朝廷结怨呢！”德宗听从了陆贽的建议。

李晟由咸阳结成阵列行军，回到东渭桥。当时，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和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仍然与李怀光营垒相连。陆贽再次上奏说：“李怀光现在所管辖的士兵，足够独自制服凶恶的敌寇。他停顿不肯进军，也许有别的原由。令人担忧的是，李怀光军过于强盛，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最近，朝廷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

元三位节度使的人马挨近李怀光的营垒驻扎，不仅不利于成就事功，反而会造成事端。为什么呢？四支军队营垒接连，而各军主帅意图不同。就官位、兵力而言，李怀光与另三人高下相差悬殊，据职务的名义而言，四人之间却并没有统属关系。李怀光轻视李晟等人兵员微少，官位卑下，并为不能随心节制各军而忿怒；李晟等人又怀疑李怀光姑息敌寇，蓄谋邪恶，并且对李怀光在办事时常常凌侮自己而怨恨。在平素，他们要互相防备意外的诽谤；准备打仗时，他们又交互担心功劳被人分去。他们参差不合，于是便造成了嫌隙，使他们驻扎在一起，必然是强盛与薄弱的双方不能两相保全。强盛的一方，恶行积聚，最后败亡；薄弱的一方，形势危殆，便先遭覆灭。覆灭败亡的祸患，在翘一脚的时间里便可见到！原有的敌寇尚未平定，新的祸患却正在兴起，这便是令人忧虑叹息的痛切之处，实在足以使人伤心。最好的办法是消除邪恶于尚未萌发之前，其次的办法是补救过失于始露兆头时，何况此事已经显露，祸患就要形成，如果推委不去谋划，拿什么去平息变乱！李晟识破事机，顾虑生变，先请转移军队，李建徽、杨惠元的形势转为孤立薄弱，被李怀光军吃掉，在情理上是必然的。即使以后有良好策谋，恐怕也不能自拔。所以，拯救李建徽、杨惠元的危急，唯有在此时刻。现在，由于李晟愿意离开李怀光，便可让李建徽、杨惠元与李晟合兵一处，共同前往。可以托称李晟的兵马素来就少，顾虑着被逆贼朱泚所拦击，想借助这两支军队形成交相呼应的形势。还要先行传达圣旨，暗中让这两支军队赶快整治行装，诏书下达营中，当日就上路。即使李怀光本心并不愿意，但是也无计可施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抢在敌人的前面可以夺去敌人的斗志，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排解打斗，不能不让双方离开；抢救火灾，不能不快速行事。道理说到这儿，便说尽了，但请陛下设法对付吧。”德宗说：“你所做的预料非常好。然

而，李晟将军队转移，李怀光不免要怨恨不满。如果再派遣李建徽、杨惠元移军向东开去，恐怕因此生出一番言语，反而难以调停。姑且再等待十天吧。”

4 辛酉(二十日)，德宗加封王武俊同平章事，兼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5 李晟认为：“李怀光造反的情状已经很清楚，在危急的关头，应当有所准备。通往蜀郡、汉中的道路是不能堵塞的，请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让他们各自领兵五百人，以便防患于未然。”德宗迟疑不决，准备亲自总领禁兵出走咸阳，以抚慰将士的名义，督促各将领进军讨伐。有人对李怀光说：“这就是汉高祖巡游云梦泽的计策！”李怀光大为恐惧，造反的谋划愈发加紧了。

德宗将近出行之际，李怀光讲话益发不恭顺。德宗仍然怀疑有好进谗言的人从中离间他。甲子(二十三日)，德宗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实封，赐铁券，派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人前往传达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把铁券丢在地上说：“皇上怀疑我李怀光吗？臣下造反时，才赐铁券。我不曾造反，现在赐铁券，这是让我造反的吧！”他的言辞和语气都很无礼。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面对军营的大门大声喊道：“太尉对待敌军，不许出击，对待皇上的使者，很不恭敬，果真是要造反吗！你的功劳象泰山一样高，忽然舍弃了它们，自取灭族，而让他人去享受富贵，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今天一定要不惜一死，前去争论。”李怀光听了，对他说：“我不会造反。只是以为正当敌军强盛，必须积蓄锐气，等待时机罢了。”李怀光又说：“皇上所住的地方一定要有城壕。”于是，李怀光派出士兵去修筑咸阳城。不久，他迁移军队，占据了咸阳城。张名振说：“以前你说不会造反，现在你调动军队到这里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进攻长安，杀掉朱泚，获取富贵，然后率领军队回到邠州去呢！”李

怀光说:“张名振得了精神病了!”李怀光命令侍从人员将他拉到外面,把他摧折至死。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是西域胡族人,李怀光将他收养为子。李怀光暗中与朱泚勾结,石演芬派遣他的门客郜成义到行在报告此事,请求免除李怀光都统的兵权。郜成义来到奉天,告诉了李怀光的儿子李璀,李璀又密告他父亲。李怀光召来石演芬,责备他说:“我把你当作儿子,你怎么打算叫我家破人亡!今天你辜负了我,你死甘心吗?”石演芬说:“圣上把太尉视为辅佐朝政的大臣,太尉把我当作亲信,太尉既然辜负了圣上,我怎么能够不辜负太尉呢!我是一个胡人,不能怀有二心,只知道事奉一人,如果能够免去逆贼的恶名而死,死也甘心了!”李怀光让侍从人员把他切成碎块,吃他的肉。众人都说:“石演芬是一位义士啊,应该让他死得快一些。”用刀割断他的喉咙就离开了。

李卞等人回朝,讲了李怀光骄横傲慢的情况,于是行在开始对宫门城关严加警戒,侍从皇上的官员都暗中置办行装,等待离开奉天。

乙丑(二十四日),德宗加封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德宗仍然认为封拜不够优厚,丙寅(二十五日),又加封李晟同平章事。

德宗即将出走梁州的消息,被山南节度使盐亭人严震听说了,他派遣使者到奉天迎候德宗,又派遣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人到盩厔一带来迎驾护卫。张用诚被李怀光所引诱,暗中与李怀光互通阴谋,德宗听说很是担心。适逢严震又派遣牙将马勋进献表章,德宗向他讲了担心的原故,马勋请求:“我立即到梁州去取严震的兵符,传召张用诚返回军府。如果张用诚不接受传召的命令,请让我把他杀掉。”德宗欢喜地说:“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马勋给自己限定了日期,然后离去。马勋得到严震的兵符以后,请求严震派出勇士五

人与他一起出骆谷。张用诚不知道事情泄露，让数百人骑马迎接马勋，马勋与他们一起进入驿站。当时，天气寒冷，马勋在驿舍外面用禾秆点燃了许多火堆，士兵们都到火堆前烤火去了。马勋从容不迫地从怀中拿出兵符给张用诚过目说："严大夫传召你回去。"张用诚猝然而惊，站起来就要逃跑，勇士们从他背后抓住他的手，捉住了他。张用诚的儿子在马勋背后，砍伤了马勋的头部。勇士们击杀了张用诚的儿子，将张用诚摔倒在地，骑在他的肚子上，用刀在他的的喉咙前面比划着说："你要是吱声，就杀死你！"马勋进入张用诚的营房，士兵们已经穿好铠甲，拿好兵器了。马勋大声说："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子都住在汉中，一时舍弃了他们，与张用诚一起造反，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严大夫只让我来捉拿张用诚，不追究你们，你们不要自取灭族！"大家都惧怕屈服了。马勋将张用诚押送到梁州，严震用棍棒将他打死，命令副将统领他的部众。马勋将张用诚的头裹起来，到行在回报完成使命的情况，按照规定的日期，只超过了半天。

李怀光派人在夜间突袭夺取李建徽、杨惠元的军队。李建徽逃脱而去，杨惠元准备逃奔奉天，李怀光派兵追击，将他杀死。李怀光还扬言说："我现在就与朱泚联合起来，皇上的车驾应当远远地回避！"

李怀光因韩游瓌是朔方的将领，现在又在奉天掌管军事，便给韩游瓌写了一封书信，约他发起叛乱，韩游瓌将此事秘密上奏德宗。第二天，李怀光又用书信催促他及早起事。德宗称许韩游瓌的忠义，又问他说："你有什么计策？"韩游瓌回答说："李怀光总辖各道兵马，所以才敢仗着兵众作乱。现在邠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觊，都是守卫一方的将领。陛下可以将李怀光所统辖的地段及其兵众分别交

给他们，提升李怀光的官职，免除他的兵权，那么，行营各将领便都分别接受本军府的指挥了。李怀光被孤立起来，又怎么能够作乱呢！”德宗说：“免除了李怀光的兵权以后，怎么对付朱泚呢？”韩游瓌回答说：“既然陛下许诺，将士们攻克敌城便给与特殊的奖赏，将士们便是遵循天子的命令讨伐逆贼，获取富贵，谁不愿意这样做呢！邠府兵马数以万计，假使我能够率领此军，便足可以诛杀朱泚，何况各道必定会有主持正义的臣属，朱泚是不值得忧虑的！”德宗认为韩游瓌言之有理。

丁卯(二十六日)，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升鸾进入奉天城，约定在当天傍晚让别将达奚小俊焚烧乾陵，让赵升鸾作为内应，来威胁德宗的车驾。赵升鸾到浑瑊处主动讲了此事，浑瑊赶忙上奏德宗，并且请德宗出走梁州。德宗命令浑瑊戒严。浑瑊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出城西行，命令戴休颜防守奉天，朝中的臣僚和将士们狼狈不堪地随从而行。戴休颜在军队中当众宣布说：“李怀光已经造反了！”于是他便登城防守。

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时，兵部侍郎刘迺病卧在家。朱泚传召他，他不肯起床，朱泚让蒋镇亲自前往说服他，蒋镇前后去了两次，知道刘迺难以引诱胁迫，叹道：“我也官列工部侍郎，自愧不能够舍去性命，以致到了这般地步，难道可以再用自己秽恶的行为去玷污贤人吗！”蒋镇哽咽着回去了。刘迺听说德宗出行南山以南，拍着胸膛，大声呼叫着跳下床来，好几天不肯吃饭而死。

太子少师乔琳跟随德宗来到骆屋，说自己老迈多病，禁受不住艰险的山路，削去头发为僧，躲藏在仙游寺中。朱泚听说此事，将乔琳传召到长安，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于是许多逃避叛军的朝廷官吏去给朱泚当官了！

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领精锐骑兵急奔

南山，阻截德宗的车驾，在盩厔遇到诸军粮料使张增。孟保等三将领说："李怀光让我们去做背叛圣上的事情，我们便报告他说没有追赶上圣上。他不过不让我们领兵就是了。"三将领因而以目光向张增示意着说："我们的士兵还没有吃早饭，怎么办呢？"张增欺骗三将领的部众说："从这里向东走几里地，有座佛祠，我在那里储存着粮食。"孟保等三将领率领部众向东而去，听任士兵去抢劫掳掠，因此跟随德宗出行的朝廷百官都得以进入骆谷。孟保等三将领回去报告说没有追上德宗的车驾，李怀光将他们全都贬黜了。

6 河东将领王权、马汇领兵返回太原。

7 李晟接到任官的制书，拜倒在地，哭泣着接受了任命。他对将佐说："长安是宗庙的所在地，是全国的根本。如果各位将领都跟从皇上出行，那将由谁来担当消灭敌军的任务呢！"于是，李晟整治城壕，修缮铠甲兵器，做着收复京城的打算。在此之前，东渭桥有积存的粮食十万余斛，度支供给李怀光军，几乎把粮食用尽。当时，李怀光和朱泚联合用兵，声势很是盛大，德宗向南出走，民情纷乱不堪。李晟仅凭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处在两个强大的敌寇中间，内部没有资财粮草，外部没有救援，他只用忠义来感发激励将士，所以他的兵力虽然单薄微弱，但锐气并未衰减。李晟又给李怀光去信，措辞执礼都很谦卑恭顺。他虽然表示对李怀光的尊敬与推崇，但开导他去祸就福，规劝他建树功劳，弥补过失，所以李怀光感到惭愧，不忍心向他出击。李晟说："畿辅地区虽在经受战乱之后，但仍然可以征收赋税。军队停滞不前，姑息敌寇，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于是，李晟使判官张彧代理京兆尹，选择了四十余人，让他们都代理一定的官职，以便督促渭北的粮草。不到十天，各处粮草都充足有余了。于是，李晟流着眼泪与部众起誓，决意平定敌寇。

8 田悦在战事上屡次失败，死去的士兵有十分之六七，他的部

下都苦于用兵，不愿意再去打仗。德宗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孔巢父生性能言善辩，来到魏州后，他当着田悦部众的面向他陈述叛逆朝廷招祸和顺承朝廷得福的道理，田悦及其将士都很高兴。兵马使田绪是田承嗣的儿子。他凶恶阴险，多有过失，田悦不忍心将他杀掉，便用棍棒打了他一顿，然后将他拘留起来。田悦归顺朝廷以后，撤除了里里外外的警戒。三月，壬申朔(初一)，田悦与孔巢父在宴席上饮酒，田绪对弟侄说了一些埋怨的话，他的弟侄制止了他，田绪很生气，杀死弟侄。不久田绪后悔，说道："仆射一定会杀死我的！"到了傍晚，田悦喝醉了酒，回去就寝。田绪与亲信暗中穿越后墙而入，杀了田悦及其母亲、妻子等十余人，随即率领亲信，在中门里面夹道持刀而立。天快要亮时，田绪假托田悦的命令，传召行军司马扈崿、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前来商议事情。由于军府衙署深密，外面不知道发生了变故。许士则、蒋济率先来到，田绪将二人传召进去，乱劈乱砍，杀了二人。田绪惟恐天亮以后事情泄露，便走出门来，遇到田悦的亲信将领刘忠信正在打点仪仗，安排属官参见主帅，田绪急声喊着对大家说："刘忠信与扈崿阴谋造反，昨天夜里将仆射杀死了！"大家极为震惊，喊叫声乱作一片。刘忠信来不及为自己辩解，大家便将他割裂而死。扈崿来了，当他走到军府戟门时，遇到了变乱。他劝诫将士们不要作乱，将士中跟从他的人有三分之一。田绪害怕，登到牙城上站立着，大声喊着对众人说："我田绪是先公的儿子，诸位深受先公的恩惠，如果你们能够拥立我，兵马使赏给缗钱两千，大将赏给兵马使的一半，下至士兵，每人赏给缗钱一百，我将竭尽公家和我私人的资财，在五天之内办理。"于是将士们回过头来，杀了扈崿，全都归依了田绪，军府这才安定下来。田绪因而向孔巢父请示，孔巢父让田绪暂时代理主持军府。过了几天，大家才知道田绪杀了他的堂兄，虽然为田绪杀了田

悦而愤怒，为自己拥立田绪而懊悔，然而，田绪已经就任，也就对他无可奈何。田绪又诛杀了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李抱真、王武俊准备领兵援救贝州时，听说田绪作乱，便不敢进军。朱滔听说田悦死去，高兴地说："田悦辜负我的恩德，上天便借着田绪的手将他杀掉了。"朱滔当即派遣他的执宪太夫郑景济等人率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协助马寔，合兵共一万二千人，攻打魏州。马寔在王莽河驻扎，放任骑兵和回纥兵四处抢劫掳掠。朱滔另外派人去劝说田绪，答应委任他为本道节度使。田绪正处在危急关头，便派遣随军侯臧到贝州去向朱滔表示诚意，朱滔很高兴，打发侯臧回去报告，让田绪赶快定下盟约。当时，田绪对城内的部署已经就绪，李抱真、王武俊又派遣使者来到田绪处，答应前来援救，就像田悦活着时的约定一样。田绪传召将佐商议此事，幕僚曾穆、卢南史说："虽然用兵崇尚威武，但也要遵循仁义，才会取得成功。现在幽州兵肆意屠杀掳掠，白骨遮盖了原野，虽然先仆射辜负了朱滔的恩德，但是老百姓有什么罪！现在朱滔虽然强盛，但他的灭亡是象提起脚后跟而立一样可等待得到的。何况昭义、恒冀正在一块儿攻打朱滔，怎么能够因为眼前的危急，便打算随着人家做反叛呢！不如归顺朝廷。皇上正流亡在外，听到魏博使者前来一定高兴，官职与爵位在转足之间便会到来了。"田绪听从了曾穆、卢南史的建议，派遣使者带着表章前往行在，自己防守着魏州城，等待朝廷的命令。

9　德宗从奉天出发时，韩游瓌率领着他的部下八百余人回到邠州。李怀光因李晟军渐渐强盛，憎恶他，打算率领军队从咸阳袭击东渭桥。李怀光给部众前后下达了三次命令，大家仍然不肯答应，还私下相互交谈说："如果他与我辈去进击朱泚，我辈有多大力气便使多大力气。他如果打算造反，我辈唯有一死，决不能服从他

的命令!”李怀光知道大家不可勉强,便向宾客将佐征询计策。节度巡官良乡人李景略说:“攻取长安,诛杀朱泚,解散军队,返回各道,你单人匹马前往行在。做到这些,臣下的操守也不算亏缺,已有的功名还可以保住。”李景略向李怀光伏地叩拜,恳切地请求,以至于流下了眼泪,李怀光答应了他。都虞候阎晏等人劝说李怀光东进,防守河中,何去何从,再从长计议。于是李怀光劝说他的部众说:“现在我们姑且在泾阳屯驻,将妻子儿女从邠州召来,等他们到后,与他们一同前往河中。待春天的衣装置办好了,再回军进攻长安,也为时不晚。东边各县都很富庶,在军队出发那一天,任凭你们掳掠。”大家都答应下来。于是,李怀光对李景略说:“你前些时候的建议,将士们不肯依从。你最好赶紧逃跑吧,不然会遭到杀害的!”他让几个人骑马护送李景略。李景略出了军营的大门,极其悲切地哭着说:“不料这支军队沉陷于不义之中了!”

李怀光派遣使者来到邠州,命令邠州留后张昕让留在那里的士兵一万余人和行营将士的家属全部出发,在泾阳会合,还派遣他的将领刘礼等人带领骑兵三千余人胁迫他们迁移。韩游瓌劝说张昕说:“李太尉的功劳很高,却自踩祸患的机括。中丞现在可以独自去寻求富贵,请让我率领部下跟随着你吧。”张昕说:“我出身寒微贫贱,靠着李太尉才得以到此地步,我不忍心有负于他啊!”韩游瓌于是称病不出,暗中与诸将领高固、杨怀宾等人相互连络。当时,崔汉衡让吐蕃兵在邠州南面扎营,高固说:“如果张昕带着众人离开,邠城便空了。”于是他假造浑瑊的书信,传召吐蕃,让他们对邠城稍加进逼。张昕等人害怕,终究没敢出城。张昕等人谋划诛杀诸将领中不肯从命的人,韩游瓌知道了此事,事先便与高固等人起兵杀死张昕,派遣杨怀宾带着表章上奏朝廷,而且派人告诉了崔汉衡。崔汉衡假托德宗有诏书任命韩游瓌主持军府事务,军中将士都很喜

欢。李怀光的儿子李旻正在邠州，韩游瓌打发他走了。有人说："不杀死李旻，怎么能向朝廷表明你的心迹呢？"韩游瓌说："若是杀了李旻，惹得李怀光恼怒了，他的人马是必然要来的，不如放了李旻，让他逃走。"当时，杨怀宾的儿子杨朝晟在李怀光军中担任右厢兵马使，他听说此事以后，哭泣着向李怀光禀告说："我的父亲杀张昕为国家立下了功劳，我作为他的儿子应当遭受处罚，不可以掌管军事。"李怀光将他囚禁起来。于是韩游瓌在邠宁屯扎，戴休颜在奉天屯扎，骆元光在昭应屯扎，尚可孤在蓝田屯扎，都接受李晟的节制调度，李晟军的声势大为振作。

开始时，正当李怀光强盛，朱泚畏惧他。朱泚给李怀光书信，以兄长对待他，约定与他分别在关中称帝，永远互为邻邦。及至李怀光决意谋反，逼迫德宗向南出走时，他的部下有许多人背叛了他，势力也日益薄弱。于是朱泚向李怀光颁赐诏书，以臣属的礼节对待他，并且征调他的军队。李怀光既惭愧，又气愤，对内担心部下作乱，对外恼怒李晟的袭击，于是烧掉营房，向东而去，将泾阳等十二县掳掠得鸡犬不剩。李怀光来到富平时，大将孟涉、段威勇带领数千人投奔李晟，将士沿途一批批散失流亡。李怀光来到河中时，有的人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烧掉蒲津桥，阻止李怀光，吕鸣岳因自己兵力薄弱，惟恐不能支撑下去，于是让李怀光开过蒲津桥来，河中尹李齐运放弃府城逃走。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贵先在同州修筑壁垒，同州刺史李纾害怕，逃往行在。李纾的幕僚裴向代理同州事务，他到赵贵先处，用叛逆与效忠的道理谴责赵贵先。赵贵先深受触动，翻然醒悟，于是请求归降，同州因此得以保全。裴向是裴遵庆的儿子。李怀光让他的将领符峤袭击并占据了坊州，渭北守将窦觊率领由猎户组成的队伍七百人围困坊州，符峤请求归降。德宗颁诏任命窦觊为渭北行军司马。

10 丁亥(十六日),德宗命李晟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

11 庚寅(十九日),德宗的车驾来到城固。唐安公主去世,她是德宗的长女。

德宗在路途上,百姓中有奉献瓜果的,德宗准备授给他散试官,便向陆贽询问。陆贽进上奏,认为:"授给爵位,通常应该慎重、珍惜,不能轻易封拜。事情的发端虽然微小,以后的流弊肯定严重。对于奉献瓜果的人,只能赐给钱帛,不应该用官位来酬报。"德宗说:"试官只有个虚名,对事体是没有损害的。"陆贽又进上奏疏,他大略是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财赋不足以供应对将士的赏赐,于是以职官为赏赐的办法便兴起了。身著青、绯色朝服的人混杂在小吏和供给使役的人们中间,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普遍加封给地位微贱的人们。如今所弊的,正是爵位显得太轻,想方设法使爵位高贵起来,仍然担心爵位显得不重,如果再把原来的爵赏办法自己放弃了,那将拿什么去勉励人们!一般说来,诱导人们的方法,只有名誉与利益。名誉接近虚无,但对教化来说却是重要的;利益接近实际,但对道德来说却是次要的。专门给人实际利益而不以虚无的名誉加以补助,就会耗费资财,物力难以供给;专门给人虚无的名誉而不以实际利益作补助,就成了空话而人心不肯归附。所以,国家任命官吏的职位与品级的制度,虽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但掌管实务因而也授给薪俸的官员,只有职事官这一种官职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给予实际利益而使虚无的名誉寓于其中的方法。而那勋官、散官、爵号三项所关系着的,大致只限于朝服的颜色和随官品荫庇子孙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将虚无的名誉假借给人们而用实有的利益作为佐助的办法。如今的员外官和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很有些类似,虽然授给这种官不用消耗薪俸,不占

去名额。然而对于冒着锐利的刀锋，去排除忧患与危难的人们，是用这种官来奖赏他们的；对于竭尽全力，付出劳苦，显示成效的人们，又是用这种官来酬报他们的。倘若对奉献瓜果的人也授给试官，他们必然就会相互谈论说：‘我们抛下生命才得到官，这些人因进瓜果也得到官，这乃是国家将我们的性命看得像瓜果一样了。’把人看得如同草木，谁还能为国家效力呢！现在，陛下既然没有实际的利益来勉励人们，又不重视虚无的名誉，反而过多地加施于人，人们便无所依凭了。那么，对以后立下功劳的人，将用什么作为奖赏呢！”

陆贽供职翰林院，受到德宗的亲近信任。在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宰相，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德宗一定要与陆贽商量，所以当时人们把他叫做内宰相。德宗无论到哪里去，也一定要有陆贽伴随。由于梁州、洋州道路险恶难行，德宗曾经与陆贽失散。过了一夜，陆贽还没有到来，德宗担惊发愁流泪，征召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到，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们都来祝贺。然而，陆贽常常直言谏诤，有违德宗的意旨。卢杞虽被贬官，但德宗内心中还是庇护他。陆贽极力陈诉卢杞的邪恶导致了变乱，德宗虽然表面上同意，心中却很不高兴。所以，刘从一、姜公辅都从低的职位进用为宰相，陆贽得到德宗的恩宠和知遇虽然隆盛，却没有出任宰相。

壬辰(二十一日)，德宗的车驾来到梁州。山南道土地瘠薄，人民贫困。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来，强盗攻打，寇贼抢劫，户口减少了一多半。虽然该道管辖十五个州，但所有的税收还赶不上中原几个县。及至德宗的车驾暂驻于此地，粮食与一应用度颇为困窘。德宗打算西行到成都，严震对德宗说：“山南道与京畿接连，李晟正在计划收复京城，借助陛下六军作为声援。倘若出行西川，李

晟收复京城便没有日期了。”大家还没有议论出结果，适逢李晟的表章送到，他说：“陛下车驾驻扎在汉中，是维系天下民心，造成消灭贼寇形势的保证。倘若图谋小利，舍弃大业，将都城迁到岷峨一带，士子与庶民便会失去希望，虽然有勇猛的将领、多谋的大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德宗停止西行。严震千方百计地征敛税赋，使百姓不至于穷困，而供给车驾的东西又不缺少。牙将严砺是严震的堂弟，严震让他掌管转运粮饷，他把诸事办理得甚是周备。

12 当初，奉天的围困已经解除，李楚琳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德宗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但心中却憎恶他。议论此事的人说，李楚琳凶险忤逆，反覆无常，倘若对他不加提防，恐怕他还会伺机而动。此后李楚琳的使者数人来，德宗都不接见，却将他们留下，不打发他们离去。德宗刚到汉中时，打算让浑瑊代替李楚琳出镇凤翔，陆贽进上奏疏认为：“李楚琳杀节帅张镒，帮助逆贼朱泚，他的罪过固然很大。但目前陛下的车驾还没有返回京城，元凶仍在，出兵援救朝廷的军队全在京城辖区之内，紧急宣旨，快速禀报，一时片刻，都要争取。而商岭的道路迂回而且遥远，骆谷关又被敌寇所控制，唯一能够传达陛下命令的道路，只有褒斜道，倘若这条道路再有阻隔之患，南方和北方就会变得远不可及。目前各节镇形势垂危，心怀疑虑，置身于朱泚、李怀光两个逆贼的诱惑胁迫之中，群情动荡不宁，各自怀着对朝廷或归向或背叛的心思。倘若李楚琳一旦生出怨恨，公然肆意妄行，向南堵塞交通要道，向东延引恶人，我方的咽喉便会被梗塞，心脏与脊骨也会分张了。如今李楚琳还能够对双方持观望态度，这便是上天在开导他的内心，有意开通归路，将要助成伟大的业绩。陛下实在应该深深记住这一点，对李楚琳厚加安抚，争取使他犹豫不决，便足以成就事功。如果打算过于认真地责求人们平素的行为，刻意追究以往的过失，那么就是改正过错也

不足以弥补过失，重新作人也不足以赎回罪过。凡是如今的将吏，哪能全无过失？如果人人都反省自己过失，谁能免除疑虑与畏惧！又何况那些抗拒朝命的人和那被迫随从作乱的人，知道自己辜负了陛下的恩典，怎么还敢归向教化呢！此一争端，并非小事，应当快作打算。希望陛下能想一想英明君主的伟大才略，不要因为对一些小事不能忍耐而损害和阻挠了兴复的事业啊。”德宗消除了疑虑，明白了道理，好好地款待了李楚琳的使者，还颁诏好言安慰李楚琳。

13 丁酉(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宣武节度使刘洽为同平章事。

14 己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为同平章事，兼任朔方节度使，出任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15 庚子(二十九日)，德宗颁诏数说李怀光的罪恶，评定朔方将士忠心顺承朝廷的功绩和声名。德宗仍然看在李怀光是原来的有功之臣的份上，对他曲意宽容，将他的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连同朔方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等职务一并罢免，授给他太子太保的名号。他所掌管的兵马，委托本军自行推举一个功劳高、威望重的人，因利乘便地加以统领，赶快草拟奏章上报朝廷，朝廷自当授给旌节，以便顺从人们的愿望。

16 夏季，四月，壬寅(初二)，德宗任命邠宁兵马使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癸卯(初三)，任命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17 灵武守将宁景璿替李怀光建造宅第，别将李如暹说：“李太尉驱逐皇帝，而宁景璿替他建造宅第，这也是造反啊！”李如暹攻打宁景璿，将他杀了。

18 甲辰(初四)，德宗加封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

帅。李晟一家百口以及神策军将士的家属都留在长安，朱泚对他们都给与很好的待遇。军中有人谈到家室，李晟哭着说："还不知道皇上在哪儿呢，哪敢谈论自己的家室！"朱泚让李晟所亲近的人将李晟的家信送给他，并说："你家没事儿。"李晟生气地说："你竟敢替贼寇充当奸细！"立刻将此人斩杀了。将士们没有发给春天的服装，盛夏还穿着皮衣和粗布衣服，但始终没有背叛的打算。

乙巳(初五)，德宗任命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任命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为李晟军供给粮食和劳役。

19 庚戌(初十)，德宗任命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20 浑瑊率领各军开出斜谷，崔汉衡劝说吐蕃出兵援助浑瑊，尚结赞说："邠宁军没有出兵，他们将会从背后袭击我们。"韩游瓌闻知此言，便派遣他的将领曹子达领兵三千人前去会合浑瑊军，吐蕃也派遣他的将领论莽罗依领兵两万人跟随着曹子达。李楚琳派遣他的将领石锽领兵七百人跟随浑瑊攻克了武功。庚戌(初十)，朱泚派遣他的将领韩旻攻打武功，石锽带领他的部众迎降了韩旻。浑瑊接战不利，收拾兵马登上西原。适值曹子达领着吐蕃军赶到，进击韩旻，在武亭川大破韩旻，斩首一万余级，韩旻仅自身免于一死。于是浑瑊领兵屯驻奉天，与李晟东西相互呼应，以便进逼长安。

21 德宗准备为唐安公主建造寺塔，用优厚的待遇安葬她。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上表进谏认为："山南不是长久安葬的地点，公主的安葬，要在返回上都后，在这里应当从俭从薄，以便适应军需的急需。"德宗让人对陆贽说："为唐安公主建造寺塔，费用很是微薄，不是宰相所应当议论的。姜公辅恰好想借此指责朕的过失，来求得自己的声名罢了。对朕辜负到如此地步，应当怎样处治他呢？"陆贽上奏认为，姜公辅负有宰相的责任，遇到事情，议论规谏，不应当加罪于他，他大略是说："不久前，姜公辅与我一起在翰

林院供职。现在我依据事理争辩说姜公辅没有过错，便会牵涉到私结党羽的嫌疑；迎合意旨，顺着陛下的成说，便会违背了匡正、辅佐的本义。牵涉嫌疑，只限于给自身留下祸患；违背本义，却实在是玷污了皇上的恩典。曲从己身，忘记国君，这是我的耻辱啊！”他又说：“只有昏庸不明的君主，当怨恨在地方上充满时，还不愿意耳闻其事；当秽恶的行为传送到上天时，还不希望内心有所醒悟；到国家颠覆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又说：“应当先问道理是对是错，岂能只论事情是大是小！《虞书》说：‘办事兢兢业业，经常日理万机。’在唐尧、虞舜时期，君主圣明，臣下贤明，考虑事情，至为细微，一天要考虑的事情数以万计。由此可见，对细微的事情不能不如此重视，陛下又怎么能够忽视他们而不挂念呢！”他又说：“倘若认为谏诤是指责过失，那剖除谏臣心脏的君主就不会被睿哲的帝王所归罪了；倘若认为谏诤是猎取名声，那不顾自己、尽忠国家的大臣便不会在圣人的经典上给后人留下榜样了。”他又说：“即使是有意地指责过失，用谏诤猎取名声，但只要能够听到好的建议便去改过，遇见直言劝谏就肯接受，那么，人家所指责的过失，恰恰足以显示陛下至善的品格，人家所猎取的名声，恰恰足以给陛下带来无穷的福气，陛下由此而得到的益处是太多了。倘若为别人指责过错而恼怒，不肯改正，陛下便会招致厌恶直言的讥讽；贬斥别人猎取名声，不能含容，陛下便会蒙受禁阻谏诤的谤言。这便是掩盖自己的过失，而过失愈加显著；贬损别人的名声，而人家的名声益发彰明。果真这样去做，陛下所失去的就太大了。”德宗仍有怒意。甲寅(十四日)，将姜公辅罢免为左庶子。

22 德宗加封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为同平章事，这是奖赏他能保证天子在汉中时充足的贡赋供应。

23 朱泚、姚令言屡次派人引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冯河清每

次都将来使杀了。大将田希鉴暗中与朱泚勾结，杀了冯河清，将军府依附于朱泚，朱泚任命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24 德宗向陆贽问道："最近从南山北面来的低级官吏，一般都不是贤良之士。有个叫邢建的人，论说贼军的形势，说的话最为张狂，察看此人的情形，很象是在窥探情报，现在已经在某一住所安置下来。象这类人，还有好几个人，如果不予以追查，恐怕会成就他们邪恶的计划。你试着想一想，怎么办才好？"陆贽上奏认为，如今强盗占据了宫廷，如有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前来行在的人，应当酌情加以恩宠奖赏，哪里能够再加以猜疑拘禁呢！他的奏疏大略说："以一个人的见闻便想穷尽宇宙的变化形态，以一个人的戒心便希望战胜众人的邪恶欺诈，付出的心智愈精，在大道上迷失就愈远。项羽收纳了秦朝归降的士兵二十万人，担心他们怀有诈谋，再次反叛，一下子便将他们全部活埋了。他在防备顾虑方面是太过分了。汉高祖胸襟开阔，气度宏大，天下的士人到他那儿去的，他都收纳任用，毫不怀疑，他在防备的顾虑方面可以说是够疏忽的了。然而项氏因此而灭亡，刘氏因彼而昌盛，存心猜疑与推心置腹，它们的效果的确是不同的啊。秦始皇严厉峻急，雄心大而疑忌多，但仍有荆轲奋力实行他的秘计；东汉光武帝宽宏大量，通达而仁厚，却有马援献纳自己的忠诚。这难道不是说明用谦逊的襟怀对待人们，人们也是愿意归附的；使用权术驾驭事物，事物终究还是不会亲附的！要使人心归附，就要感动他，从而使他悦服，这样，即使是仇敌也会化为亲信；认为人心不能亲附，就害怕他，从而阻挠他，这样，即使是骨肉之情也会结成仇敌。"奏疏又说："陛下的智慧超出万物，有看不起人臣的心思；陛下的思虑遍及纷繁的政务，有独自制驭全国的意向；陛下的谋划包容了众人的方略，有过于慎重的防范；陛下的英明洞照群情，有先于事态的觉察；陛下严格管束百官，

有专任刑法以求政治修明的规略;陛下的威严辖制四方,有以勇力战胜残暴的志向。因此,有才能的人为得不到任用而埋怨,竭尽忠心的人为遭受猜疑而忧虑,勋业卓著的人为无法容身而畏惧,居心反复无常的人迫于被讨伐,渐渐达到背叛的程度,造成祸患灾殃。天子所做的事情,为天下人所瞻仰,对于小事,尚且应当慎重对待,况且并非小事呢!希望陛下将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

25 丁巳(十七日),德宗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人贾耽为工部尚书。在此之前,贾耽让行军司马樊泽前往行在奏事。樊泽完成使命后向贾耽回报,正赶上大摆酒宴,忽有紧急公文送到,是任命樊泽代替贾耽担任节度使。贾耽将公文揣到怀中,宴饮一如既往,面色毫不改变。宴会结束后,贾耽传召樊泽,将朝廷的任命告诉了他,并命令众将和官吏拜见樊泽。牙将张献甫生气地说:“行军司马是替尚书去问候皇上起居的,怎么竟敢自己图谋节度使的旌节,夺走尚书管辖的土地!他事奉于人不尽忠心,请将他杀了吧。”贾耽说:“这是什么话啊!樊泽是皇上任命的,他现在是节度使了!”贾耽当天便离开节镇,让张献甫跟随自己,军府于是安定下来。

26 左仆射李揆从吐蕃回来,甲子(二十四日),在凤州去世。

27 韩游瓌领兵在奉天与浑瑊会合。

28 丙寅(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29 丁卯(二十七日),义王李琮去世。

30 朱滔进攻贝州已有一百余天,马寔进攻魏州也超过了四十天,都未能攻克。贾林再次替李抱真规劝王武俊说:“朱滔的本意是吞并贝州和魏州,加上正当田悦被人杀害时,假如十天不去救援,魏博便全都被朱滔占有了。魏博失陷后,张孝忠便必定会成为朱滔的臣属。朱滔连结幽州、易定、魏博三道兵马,加上回纥,进军兵临

常山，您就是打算保全自己的宗族，能做得到吗？常山失陷后，昭义军便要退守西山，河朔地区全部落入朱滔手中了。不如乘贝州、魏州尚未失陷，与昭义合兵援救他们。朱滔被打败后，关中便会意气颓丧。不久，朱泚遭到诛灭，圣上拨乱反正，诸将领的功劳，有谁能够在您之上呢！”王武俊高兴，听从了贾林的劝说。

戊辰(二十八日)，王武俊在南宫东南驻军，李抱真从临洺领兵同他会合，与王武俊的营地相距十里。两军还在相互猜疑．第二天，李抱真要带领几个人骑马到王武俊的营地去，幕府的宾客都劝说他不要前去，李抱真命令行军司马卢玄卿统领军兵，等待消息，他说：“我的这一行动，关系到天下的安定与危亡。如果我回不来，统领军中事务、听候朝廷的调遣就看你的了；勉励将士、来为我报仇雪耻也看你的了。”李抱真说罢，就前去了。王武俊做好严密防备，等候李抱真到来。李抱真见到王武俊后，叙谈到国家遭受的祸患灾难，德宗的流亡迁徙，握着王武俊的手哭，满面都是泪水。王武俊也禁不住悲伤起来，周围的人们也都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李抱真与王武俊结为兄弟，发誓共同消灭贼寇。王武俊说：“相公十哥的名声传扬四海，以往蒙十哥开导，才能够背弃叛军，归顺朝廷，避免了要被剁成肉酱的罪过，享受着王公大臣的荣耀。如今十哥又不嫌弃我是胡人，屈尊与我结为兄弟，我王武俊应当拿什么报答你呢！朱滔所仗恃的，是回纥兵而已，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开战之日，十哥只要勒住缰绳前去观看就行了，我一定要为十哥打败他们。”李抱真退入王武俊的营帐之中，酣睡了很长时间。王武俊感激他，对待他就益发恭敬。王武俊指心仰天发誓：“此身已经决心为十哥而死了！”于是二人军营相连，一同进军。

31　山南地区天气炎热，德宗因将士还没有穿上春天的服装，自己也只穿袷衣。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一卷

唐纪四十七　　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 784 年)

1 五月,盐铁判官万年人氏王绍带着江淮地区的丝帛来到行在,德宗命令先供给将士,然后自己才穿上单衣。韩滉打算派遣使者进献绫罗四十担,送到行在去,幕僚何士干请求前往。韩滉高兴地说:"你若能够替我去,请在今天就渡过长江。"何士干答应了。当何士干回去告别家人时,韩滉已经让人将家中需用的柴米储备罗列在门口和庭院了。何士干登船时,韩滉已经让人把所需物资装备与用具在船中装满了。下至清除大便的拭秽之具,韩滉都亲手逐项记录,无不周全详备。每个担夫发给银牌一块,系在腰间。又有一次,韩滉运送一百艘船的粮米,给李晟充作粮饷,他亲自将米口袋背放到船中,他的将佐都争先去背米袋,不一会儿,就把船装完了。韩滉还让每艘船设置弩手五人,用来作为防备打劫和互相声援之用。有寇盗时,便敲击船舷,互通警报,只用弩手五百人便足够了。直至运到渭桥,都不曾有寇盗敢来靠近。当时关中战乱不息,每斗米价值五百钱,等到韩滉将米运到后,米价减少了五分之四。韩滉为人强干有力,严明果决,自己的日常所需节俭而朴素,他的夫人常常穿着没有纹彩的绢裙,穿破后才换。

2 吐蕃打败韩旻等人以后,大规模地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朱泚让田希鉴把大量金帛赠给吐蕃,吐蕃接受了,韩游瓌便将此事上奏朝廷闻知。浑瑊又上奏说:"尚结赞屡次派人与我约定,立下时

限，共同攻取长安，后来却不曾前来。听说吐蕃人在今年春天遭受了大规模的瘟疫，最近已经领兵离去了。”由于李晟、浑瑊兵力薄弱，德宗准备依赖吐蕃兵收复京城，现在听说吐蕃人离去，甚为担忧，便询问陆贽的意见。陆贽认为，吐蕃既贪婪，又狡猾，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赶上吐蕃领兵离去，实在值得庆幸。于是他进上奏疏，大略是说：“吐蕃拖延观望，反覆无常。他们深入京畿，暗中接受贼寇的指使，以致使得各军主帅进退两难。如果准备抛开吐蕃独自前往，那便顾虑吐蕃心怀怨恨，乘机紧随在后面骚扰；如果打算等待吐蕃会合兵势，那便苦于吐蕃不守信用，拖延时日。若是吐蕃没有回去，敌寇终难消灭。”他又说：“将帅猜想陛下不信任自己，而且担心吐蕃会与他们争功；士兵惟恐陛下不顾念旧日的劳绩，而且害怕吐蕃独占了赏赐；贼人一伙畏惧吐蕃取得胜利，即使自己不死，也会全部被擒；百姓害怕吐蕃到来，有点钱财，也必然会被他们完全掠去。所以，顺承皇上教化的人们的心意不得不日见懈怠，失陷到敌寇疆境内的人们不肯归附的情势也不得不渐趋坚定。”他又说：“现在李怀光另外去防守 蒲州和绛州，吐蕃又远远地避开大唐的疆土，形势既已将李怀光与吐蕃分开了，我军腹心与后背都没有顾忌，浑瑊、李晟各节帅的才能与力量也就可以得到施展了。”他又说：“只希望陛下谨慎地安抚将士，经常地砥砺自己，那么，中兴大业，可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不应该还眷恋吐蕃这种犬羊之群，因而失去将士之心。”

德宗再次让人对陆贽说：“你所讲的有关吐蕃形势很好。但是，对浑瑊、李晟各军应当计议出一个规划来，以便让他们进取敌军。朕打算派遣使者去安抚他们，你应当审慎详细地列出纲目，上报给朕知道。”陆贽认为，“贤明的君主选择将领，委以重任，责以成效，所以能够有所建树。况且，现在秦中与梁州相距千里，用兵的形势

变化多端，远远地为将帅规划，不一定合乎时宜。如果将帅们违反命令，便有失君主的威严；如果将帅们听从命令，却对军中事务有害。或进或退，都有羁绊与阻碍，便难以取得成功。不如给他们见机行事的权力，以超常的奖赏对待他们，将帅们既感激，又喜欢，他们的智慧与勇敢便会得以施展。”于是陆贽进上奏疏，大略是说：“战事在原野上进行而决定方策却在幽深的宫禁之中，交战的时机瞬息万变而制定计谋却在千里以外，用命与不用命互相妨碍，仗打得好坏，结果都是不祥的。在上会招致对将帅处处掣肘的讥讽，在下会丧失军队、将帅当死的士气。”他又说：“道听途说与亲临实际是不同的，凭空计议与据事决断也是有区别的。”他又说：“假使将帅中有肆意违犯命令的人物，陛下能在这时候以违背诏旨的罪名将他诛杀吗？由此可见，既然不能实现对违背命令行为的惩罚，遵从命令的行为又不一定合乎时宜，白白浪费空洞的言辞，只能忧劳陛下的思虑，不仅没有好处，损失实在太多。”他又说：“君主的权力，与臣下的权力大有区别。君主只有不自以为是，才能善于用人。”

3 癸酉(初三)，泾王李侹去世。

4 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去世。甲戌(初四)，德宗让高承宗的儿子高明应代理军中事务。

5 乙亥(初五)，李抱真与王武俊在距离贝州三十里的地方驻扎。朱滔听说李、王两军即将到来，急忙传召马寔，马寔日夜兼程，前来赴召。有人对朱滔说：“王武俊善于在旷野作战，我军不应该与他正面交战，而应该移动营垒，稍稍向前逼近他一些，让回纥兵断绝他的运粮通道。我军不劳而得食德州、棣州运送来的粮食，靠近营垒列阵，有利时便进攻，不利时，便入营防守，等王武俊军饥饿疲惫了，然后才能制服他。”朱滔迟疑没有作出决定。适逢马寔的军队

到，朱滔便命令他第二天出战。马寔说："将士冒着炎天暑气，都很疲乏，请让他们休息几天再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领着回纥达干来见朱滔，达干说："回纥军在本国内与邻国交战，常常用骑兵五百人打败邻国骑兵数千人，如同打扫落叶一般。如今我们先后所接受的大王的钱帛和牛酒犒劳多得难以计算，想替大王立点儿功劳，现在是时候了。明天，希望大王骑马立在高丘上，观看回纥军替大王消灭王武俊的骑兵，让他连一匹马也跑不回去。"杨布、蔡雄说："大王英才大略，盖世无双，带领燕、蓟全军，将要扫荡河南，肃清关中，现在才与小股敌人遭遇，便迟疑不定，不肯进击，使远近各地的人们大失所望，那将怎么能够完成霸业呢！达干请求出战是对的啊。"朱滔大喜，于是拿定主意，准备出战。

丙子(初六)早晨，王武俊派遣他的兵马使赵琳带领骑兵五百人在桑林埋伏下，李抱真列成方阵，居于后面，王武俊带领骑兵，居于前面，亲自抵挡回纥军。回纥军放出兵马向王武俊冲击，王武俊让他的骑兵驾驭好战马，避开回纥军。回纥军冲到王武俊军的后面，将要返回，王武俊这才放出兵马进击回纥军，赵琳也从树林中冲出，拦腰截击，回纥军战败逃走。王武俊急忙追击，朱滔的骑兵也在奔逃，在本军的步兵阵列中自行践踏，步兵、骑兵都向东逃奔，朱滔无法制止，于是向他的营地逃去，李抱真、王武俊合兵一处，追击朱滔。当时，朱滔是率领三万人出战的，结果死亡一万余人，逃散的也有一万余人，朱滔仅仅与数千人进入营垒坚守。正赶上天刚黑，雾气浓重昏暗，前来追击的两支军队无法前进，于是李抱真在朱滔营地的西北面驻扎下来，王武俊在朱滔营地的东北面驻扎下来。当天夜里，朱滔烧掉营垒，领兵从南门出来，向德州逃去，丢下他们所劫掠的财物堆积如山。李、王二军因雾气浓重的原故，不能前去追

击。

朱滔杀了杨布和蔡雄，于是回到幽州。他既感到内心惭愧，又惟恐范阳留守刘怦乘着兵败之机谋害自己。刘怦悉数派出留守的兵员，夹道列队长达二十里，备办了仪仗，把朱滔迎入军府，两人相对既悲又喜，当时的人们都称许刘怦的做法。

6 当初，张孝忠率领易州归顺了朝廷，德宗颁诏任命张孝忠为义武节度使，将易、定、沧三州隶属于他。沧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岳的妻兄，他请求回恒州去，张孝忠派遣押牙安喜人氏程华与他交接沧州事宜。李固烈将军府内的绫绢和珍宝财物数十车全部取走，准备启程时，将士们大声喧闹着说："刺史将库存的财物尽其所有带着走了，将士们以后挨饿受冻时，如何是好？"于是，将士们杀了李固烈及其全家。程华听说发生变乱，从孔道中逃了出来，变乱的将士找到了他，请他执掌州中事务。程华没有办法，听从了他们的要求。张孝忠听说此事后，立即便给程华授官为代理沧州刺史。程华平素待人宽和厚道，推心置腹地对待将士，将士们安定了。

正赶上朱滔、王武俊反叛，两人轮番派人传召程华，程华一概不肯从命。当时，张孝忠驻军定州，从沧州到定州去，必须经过瀛州，瀛州隶属朱滔，两处往来的道路阻隔不通。沧州录事参军李宇劝说程华，向朝廷上表陈说利害，请朝廷在沧州另设一个军，程华听从了这一建议，派遣李宇带着表章前往行在，德宗当即任命程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代理节度使事务，赐名叫做日华，命令程日华每年供给义武租税钱十二万缗。

王武俊又让人劝说引诱程日华，当时军队中缺少马匹，程日华欺骗王武俊的使者说："王大夫果真打算有事相嘱托的话，就应该派来二百人马援助我。"王武俊将人马派给了程日华，程日华却将他的马匹悉数留下，而将他的士兵都打发回去。王武俊大怒，但当

时他正与马燧等人相对抗，不能够攻打程日华，程日华因此得以保全。到王武俊归顺朝廷时，程日华便派人向王武俊承认了过错，偿还了他的马价，并且对他有所赠送，王武俊高兴了，再次与程日华交好。

7 庚寅(二十日)，李晟将兵马布成巨大的阵列，向将士宣布前去收复京城。在此之前，姚令言等人屡次派遣探子前来刺探李晟进军的日期，但都被巡逻的骑兵俘虏了。现在，李晟领着这些俘虏，让他们观看自己布成阵列的兵马，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每一个贼兵贼将，让他们卖力气地坚决防守吧，可不要不忠于朱泚老贼！"李晟让他们都喝了酒，给了一些钱，便将他们放了回去。李晟于是领兵来到通化门外，将武力显示了一番，才又回去，敌军不敢出城。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军队攻打入城的路线，将领们都主张先夺取外廓城，占领坊市，然后向北攻打宫苑。李晟说："坊市狭窄，倘若贼军在那里埋伏下兵马，与我军搏斗，居民惊惶散乱，对官军并没有好处。现在贼军的重兵都聚集在宫苑中，不如从宫苑北面进攻他们，使他们的核心先行崩溃，敌军肯定就会逃亡。这样做，宫苑不会残破，坊市不受骚扰，这才是上策呢！"各将领都说："好。"于是，李晟给浑瑊以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送去文书，限定日期，在城下会集。

壬辰(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西面打败朱泚的将领仇敬忠，并诛杀了他。乙未(二十五日)，李晟将军队调到光泰门外的米仓村。丙申(二十六日)，李晟正在亲自指挥修筑营垒时，朱泚的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领兵卷地而来，李晟对各将领说："最初我还担心贼军躲藏着不肯出战，现在赶来送死，这是上天助我，良机决不可失！"李晟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人放出兵马，进击敌军。当时，骆元光华州军的营垒在北面，兵马较少，敌军便合力攻打骆元光

部，李晟命令牙前将领李演等人率领精锐兵马前去援救。李演等人奋力接战，贼军败走。李演等人追击敌军，乘胜进入光泰门，再次接战，又打败敌军。适逢夜幕降临，李晟收兵回营。敌军的残余人马逃入白华门，夜里可以听到极其悲痛的哭声。李希倩是李希烈的弟弟。

丁酉(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各将领请求等待西面的浑瑊军赶到后夹攻敌军，李晟说："贼军屡次失败，已经吓破了胆，不乘胜攻取敌军，而使他们作好防备，这不是良策。"敌军又来出战，官军屡屡获胜，骆元光又在浐水西面打败了朱泚军。戊戌(二十八日)，李晟在光泰门外面摆开军阵，让李演以及牙前兵马使王佖带领骑兵，让牙前将领史万顷带领步兵，直接抵达宫苑墙边的神麾村。李晟事先让人在夜间凿开宫苑的垣墙宽二百余步，待到李演等人到来时，敌军已经竖起栅栏堵塞了宫苑垣墙的缺口，从栅栏里面刺杀、射击官军，官军不能前进。李晟愤怒地大声呵斥各将领说："你们放纵贼军到这般地步，我要先斩诸位了！"史万顷害怕，率领部众首先前进，拔除栅栏，冲了进去，王佖、李演带领骑兵相继而入，敌军纷纷逃散，各军分路一齐进入宫苑。姚令言等人仍然在奋力接战，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等人的步兵、骑兵迫近他们，一边接战，一边前进，约有十余回合，敌军不能支持。来到白华门前时，敌军有骑兵数千人从官军背后出战，李晟率领骑兵一百余人回头抵御他们，李晟身边的人大声喊道："李相公来了！"敌军都惊惶地溃散了。

在此之前，朱泚派遣张光晟领兵五千人在九曲屯驻，该处距离东渭桥有十余里，张光晟暗中向李晟表示诚意。到朱泚战败时，张光晟劝说朱泚出城逃走，朱泚便与姚令言率领残余部众向西面逃跑，这时朱泚仍然有将近一万人。张光晟将朱泚送出城，又回到城

中,归降了李晟。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率领骑兵追击朱泚。李晟在含元殿前驻扎军队,在右金吾仗的房舍住下,他命令各军说:"我依靠将士们的努力,得以肃清宫禁。长安的士子庶民,长期失陷在贼寇的统治之下,如果使他们稍微受到些震惊,就不是安抚人民、讨伐罪人的本意了。我与诸位同家里人相见的时候不会太晚了,但五天以内不能与家里人互通消息。"他命令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民。李晟的大将高明曜占有了敌人的歌妓,尚可孤的将士擅自牵走了敌人的马匹,李晟将他们一概斩杀,军中将士害怕得连大腿都发抖了。公私相安无事,官军对百姓没有丝毫侵犯,偏远的坊,有过了一夜以后才知道官军已经进了都城。

这一天,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也攻克了咸阳,打败敌军三千余人。浑瑊等人听说朱泚向西逃走,便分兵拦击朱泚。

己亥(二十九日),李晟让京西兵马使孟涉在白华门驻扎,让尚可孤在望仙门驻扎,让骆元光在章敬寺驻扎,李晟自率牙前兵三千人在安国寺驻扎,以便镇守京城。李晟又命令将朱泚的党羽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在闹市中斩杀。

8 王武俊在打败朱滔后,回到恒州,上表让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务,德宗允许了他的表奏。

9 六月,癸卯(初四),李晟派遣掌书记吴地人氏于公异草拟告捷文书进上行在说:"我已经肃清宫禁,恭敬地参谒了陵寝墓园,连钟磬的支架都没有移动,宗庙的面貌仍然与过去一个模样。"德宗流着眼泪说:"上天让李晟降生,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朕啊。"

李晟驻兵渭桥时,火星停留在木星附近,经过很长时间才离去。他的幕僚将佐都向他庆贺说:"火星退离木星,这是皇室的福象啊,应当赶快进兵。"李晟说:"皇上置身旷野,人臣只知道为战胜敌人而死罢了。天象高远难测,谁能够弄得清楚!"在攻克长安后,李

晟才对他们说:“以往可不是我要拒绝你们的意见。我听说过,金木水火土五星早出与晚出都没有准儿,万一火星再次来靠近木星,我军就会不战自溃了。”大家都向他认错说:“这些道理不是我们所能看得透的!”

10 朱泚准备逃奔吐蕃,他的部众沿途散失流亡,及至来到泾州时,剩下骑兵才一百余人。田希鉴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城,朱泚对他说:“你的节度使的旌节,乃是我授给你的,你怎么能够在我面临危难时,便辜负了我呢!”他让人去烧掉泾州城门,田希鉴取出旌节,丢在火中说:“还你旌节!”朱泚的部众都哭了起来。于是泾州士兵杀了姚令言,到田希鉴那里投降。朱泚独自与范阳亲兵及其本宗族人和幕府宾客向北奔向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绝让他通过。到彭原县西城屯时,朱泚将领梁庭芬将他射落到土坑之中,韩旻等人斩杀了朱泚,前往泾州归降。源休、李子平逃奔凤翔,李楚琳将他们斩杀了。他们的头颅,全都被传送到行在。

11 德宗命令陆贽起草诏书赐给浑瑊,让他查找在奉天时失散了的裹头内人。陆贽进上奏章认为:“大盗刚刚平定,对疲困病苦的人民和遭受创伤的士兵还没有抚慰,反而首先查找宫中妇女,这是不符合人们刷新政治的愿望的。能够将事业的开端谋划得尽善尽美,同时能够取得完美的结局的例子是为数不多的,如果连事业的开端都不曾为之谋划,还有什么结局可言!陛下赐给浑瑊的诏书,我不敢接旨草拟。”于是,德宗不再下诏,但还是派遣中使去寻找传令宫女。

乙巳(初六),德宗颁诏命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任宣慰使,前去慰劳将士,安抚百姓。

丙午(初七),李晟斩掉文武官员中受到朱泚宠信与任用的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奏恪守臣节、不肯屈敌的刘迺、蒋沇等

人。

己酉(初十),德宗任命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自升官不等,还任命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12 德宗颁诏将梁州改称为兴元府。

13 甲寅(十五日),德宗任命浑瑊为侍中,韩游瓌、戴休颜各自升官不等。

14 朱泚战败时,李忠臣逃奔樊川,官军擒获了他,丙辰(十七日),将他斩杀。

15 德宗询问陆贽说:"如今开到凤翔的,有迎驾各军,声势甚为盛大,我打算借此机会派人将李楚琳替代下来,你看怎么样?"陆贽进上奏章认为:"如果这样做,事情就如同胁迫拘捕,将这种做法说成清除变乱那是并不能显示威武的,说成是务求政治修明那是并不能表明诚意的,若将此作为陛下的巡视之举,以后将怎么进入京城!议论此事的人将这种办法称为权变,我私下里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一般地说,权变的含义是就衡量事物轻重而言的。如今在陛下车驾经过处,首先施行胁迫削官,更换了一个节帅而使陛下的大义受到损害,获得了一个地方而使举国上下疑虑,这乃是看重了本该看轻的东西,而看轻了本该看重的东西,将此称作权变,不是正好说反了吗! 以违背法则为权变,以任用权术为机智,君主实行起来必然会失去人心,臣下实行起来必然会使自身受害,历代死丧祸乱频繁而奸邪滋长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错误啊。不如待陛下安抵于京城以后,再召回李楚琳,授给他一个官职,他因陛下降恩宽恕而高兴,将会为朝廷奔走效力都来不及呢,怎么敢动不动就聚众抗命,需要再次烦劳朝廷去铲除他呢!"

戊午(十九日),德宗的车驾从汉中启程。

16 李晟总揽治理长安事务,以便使各部门完备起来。他主动

请求到凤翔去迎接德宗，扈从车驾，德宗不允。内常侍尹元贞奉命出使同华，却随即到河中劝说李怀光归顺朝廷，李晟上奏说："尹元贞假托朝命，擅自赦免首恶，请将他治罪！"

17 秋季，七月，丙子(初七)，德宗的车驾来到凤翔，斩杀了乔琳、蒋镇、张光晟等人。张光晟虽然曾向朱泚称臣，但消灭朱泚也很出力，因此李晟打算保全他，德宗不肯答应。

18 副元帅判官高郢屡次劝说李怀光投诚，李怀光让他的儿子李璀前往行在承认罪责，请求到朝廷投案。庚辰(十一日)，德宗颁诏派遣给事中孔巢父带着原先封拜李怀光为太子太保的敕书，前往河中安抚李怀光，悉数恢复朔方将士的官爵，一如既往。

19 壬午(十三日)，德宗的车驾来到长安。浑瑊、韩游瓌、戴休颜率领自己的部众扈从德宗前来，李晟、骆元光、尚可孤率领自己的部众前去迎候，步兵、骑兵十余万人，旗帜连绵了几十里。李晟在三桥谒见德宗，首先为平定了朱泚而道贺，然后为收复京城太迟而道歉，跪在道路左侧请求恕罪。德宗停下马来安慰他，被他感动得掩面流泪，命令侍从人员扶他上马。回到宫中后，每逢不上朝的日子，德宗总是宴请立下功勋的大臣，赏赐的物品甚为丰厚，每次都是李晟居于首位，浑瑊居于第二，各将相又居于他们之下。

20 曹王李皋派遣他的将领伊慎、王锷围困安州，李希烈派遣他的外甥刘戒虚带领步兵、骑兵八千人援救安州。李皋派遣他的别将李伯潜在应山迎击刘戒虚军，斩首一千余级，活捉了刘戒虚，拿他在城下示众，于是安州归降，朝廷任命伊慎为安州刺史。李皋军又在厉乡进击李希烈的将领康叔夜，将他赶走了。

21 丁亥(十八日)，孔巢父来到河中，李怀光穿着民服，等待治罪，孔巢父没有制止他。李怀光的亲信多是胡人，他们都叹着气说："太尉保不住官爵了！"孔巢父又向大家扬言说："军中有谁可以代

替太尉统领军队呢?”于是,李怀光的亲信生气地喧闹起来,诏书还没有宣读完毕,众人便杀死了孔巢父以及中使啖守盈。李怀光对此也不加制止,再次整治兵马,作抵御防守的准备。

22 辛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23 当初,肃宗在灵武时,德宗是奉节王,跟着李泌学习作文。代宗在位期间,李泌在蓬莱书院居住,德宗已经当了太子,还是与李泌交往。及至德宗出行兴元府时,李泌正担任杭州刺史,德宗紧急颁诏,征召他,与睦州刺史杜亚一起前往行在。乙未(二十六日),德宗任命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杜亚为邢部侍郎,命令李泌每天在中书省值班,以便等候德宗召对,朝野人士都注视着他,想依附他。德宗询问李泌:“河中距离京城很近,朔方兵马素来号称精锐,比如达奚小俊等人,都有万夫之勇,朕日夜为河中担忧,你看如何是好呢?”李泌回答说:“天下还有甚为可忧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河中,那就不值得忧虑了。一般说来,估量敌情,只须估量将领,不须估量士兵。现在,李怀光是大将,达奚小俊一类人只是小卒罢了,哪里值得挂虑呢!李怀光解除了奉天的围困后,眼看着朱泚这一帮人行将灭亡,不但不去攻取他们,反而与他们联合,使李晟得到了建立功勋的机会。如今,陛下已经回到宫中,李怀光不仅不肯投案认罪,还残暴地杀害使臣,老鼠般地躲伏在河中,就象恶梦中的人物一般!只怕过不多久,他就会被自己的部下砍下头来悬在木杆上,使各将领即使想要立功,也没有什么可借助的了。”

当初,德宗征发吐蕃兵来讨伐朱泚,答应在成功以后将安西、北庭的地盘给与吐蕃。及至朱泚被杀,吐蕃前来要求土地,德宗打算传召安西、北庭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回朝,将该地给与吐蕃。李泌说:“安西、北庭地区,人们生性骁勇剽悍。该地控制着西域五十七个国家以及十个姓氏的突厥人,又能分散吐蕃的声势,使吐蕃

不能合兵一处而向东侵犯，怎么能轻易地让给他们！而且，这两节镇的人们，势力孤单，地方遥远，竭尽忠心与气力，为国家坚守边疆接近二十年，实在令人哀伤怜悯。现在，忽然遗弃了他们，将他们交给戎狄之人，他们内心必定深深地怨恨大唐，以后他们随从吐蕃前来侵扰，就会象报私仇一样了。况且，往日吐蕃有意观望，不肯进军，暗中与双方都有往来，还大规模地劫掠了武功地区，接受了赠送的财物以后才肯离去，他们到底有什么功劳！”大家计议此事，也认为李泌讲得对。于是，德宗没有将二镇给与吐蕃。

24 李希烈听说李希倩被处死刑，又怨恨，又恼怒。八月，壬寅(初三)，他派遣中使往蔡州去杀害颜真卿。中使说：“有敕书。”颜真卿拜了两拜。中使说：“现在赐你死。”颜真卿说：“老臣办事一无成绩，应当是死罪。不知使者是几时从长安出发的？”中使说：“我是从大梁来的，不是从长安来的。”颜真卿说：“这么说来，你们是一帮贼寇罢了，怎么能称敕旨呢！”于是缢杀了颜真卿。

25 由于泾州临近边疆，镇兵屡次杀害军中主帅，经常成为祸乱的根子，于是李晟上奏请求前往处治不肯听从命令的人们，让他们努力种田，积聚粮食，以便打击吐蕃。癸卯(初四)，德宗帝命令李晟兼任凤翔、陇右节度使等使以及安西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升爵位为西平王。当时，李楚琳已经入朝，李晟请求与李楚琳一起前往凤翔，并在那里斩杀他，以便惩戒反叛朝廷的变乱。德宗认为新近才将京城收复，一定要使动荡不安的局面安定下来，因而没有答应。

26 在此之前，德宗命令浑瑊、骆元光讨伐李怀光，二将在同州驻扎。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徐庭光率领精锐士兵六千人驻扎在长春宫，以便抵抗二将。浑瑊等人屡次被徐庭光打败，不能前进。当时，度支的开支供给不足，计议此事的人们多数请求赦免李怀光，

德宗不允。李怀光派遣他的妹夫要廷珍防守晋州，派遣牙将毛朝扬防守隰州，派遣郑抗防守慈州。马燧一一派人说服他们归顺了。于是德宗加封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充任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加封马燧为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任管辖范围以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一处，讨伐李怀光。

当初，王武俊曾经在赵州急攻康日知。现在，马燧上奏请求颁诏命令王武俊与李抱真共同进击朱滔，将深州、赵州隶属王武俊，改任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康日知尚未前往三州，三州已经投降了马燧，所以德宗让马燧兼职统领三州。马燧上表将三州让给康日知，而且说由于三州是向他归降的，如将三州的职任授给他，恐怕以后立下功劳的人们因袭此例，成为经常性的做法。德宗嘉许他的意见。马燧派遣使者迎接康日知，康日知来后，马燧登记好库存簿册，交给了他。

27 甲辰(初五)，德宗任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28 丙午(初七)，加封浑瑊为朔方行营元帅。

29 李晟到凤翔，惩治杀害张镒的罪行，斩杀副将王斌等十余人。

30 朱滔被王武俊攻打，几乎溃不成军，进上表章，等待治罪。

31 癸未(疑误)，马燧带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绛州。

32 由于李怀光所统领的将士数万人曾与李怀光共同造反，度支不给他们冬天的衣装。德宗说："朔方军多少世代以来都是忠义的，如今只是被李怀光控制了而已，将士有什么罪过！"冬季，十月，德宗颁诏说："朔方军以及在李怀光统领下的各军，其冬季衣装以及赏钱都应当另外储存着，等候道路逐渐畅通以后，立刻及时发给

他们。”

33 李勉多次上表请求贬黜自己的官职。辛丑(初三),德宗罢免了李勉都统、节度使的职务,他的检校司徒、同平章事职务一如既往。

34 丙辰(十八日),李怀光的将领阎晏侵犯同州,官军在沙苑打了败仗。德宗颁诏命令征调邠州的军队,韩游瓌带领甲兵六千人奔赴该地。

35 乙丑(二十七日),马燧攻克绛州,分兵攻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等地。

36 当初,鱼朝恩被杀后,代宗不再让宦官掌管军事。德宗即位后,将禁卫亲军全部交给白志贞掌管。白志贞获罪后,德宗再次让宦官窦文场代替他,窦文场跟随德宗出行山南,神策两军渐渐有了一些规模。德宗回到长安后,对掌握兵马较多的宿将颇有顾忌,逐渐地削除他们的兵权。戊辰(三十日),德宗任命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任命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开始让宦官分别掌管禁卫亲军。

37 闰十月,丙子(初八),德宗任命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李晟刚刚来到凤翔时,田希鉴派遣使者前来参见问候。李晟对使者说:“泾州距离吐蕃很近,万一吐蕃入境侵犯,泾州兵能够独自抵御他们吗?我打算派兵增防打援,又不知道田尚书的意见。”使者回去后,将李晟的意思告诉了田希鉴,田希鉴果然请求援兵,李晟便派遣亲信将领彭令英等人戍守泾州。不久,李晟托称巡视边防而来到泾州,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与他并马入城,谈论着往事,同他交好。田希鉴的妻子李氏,以对待叔父的礼数事奉李晟,李晟把田希鉴称作田郎。李晟命令田希鉴只须备办三天的食物,还说:“我巡

视安抚完毕，便立即回凤翔去。”田希鉴不再怀有疑虑。李晟摆下宴席，田希鉴与将佐都来到李晟的营垒。李晟在外面的廊庑里埋伏下甲兵，在人们吃喝起来后，彭令英将泾州各将领拉到堂下。李晟说：“我与你们分别了很长时间，你们最好各自说出自己的姓氏名字。”于是，得悉石奇等作乱者共三十余人。李晟斥责他们说：“你们屡次兴起叛逆朝廷的变乱，残酷地杀害忠良大臣，乃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将他们全部拉到外面斩杀了。田希鉴还在座位上面，李晟看着他说：“田郎也不能没有过错，看在我与你亲近相知的份上，自当让你得以身首完整。”田希鉴说：“是。”于是李晟命人将田希鉴拉出去，缢杀了他和他的儿子田萼。李晟进入田希鉴的营垒，向大家说明了诛杀田希鉴的用意，大家吓得两腿发抖，没有敢动一动的。

38 李希烈 派遣他的将领翟崇晖带领全部人马围困陈州，很长时间未能攻克。李澄知道大梁兵马不多，不能控制滑州，于是烧掉了李希烈授给他的节度使旌节，与大家宣誓归顺朝廷。甲午(二十六日)，德宗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

39 宋亳节度使刘洽派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人，领兵三万人前去援救陈州。十一月，癸卯(初六)，曲环等人在陈州西面打败了翟崇晖，斩首三万五千，擒获了翟崇晖，进献上来。刘洽等人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恐惧，逃回蔡州。李澄率兵前往汴州，到汴州城北面，恐慌害怕，不敢进军。刘洽的兵马来到汴州城的东面，戊午(二十一日)，李希烈的守将田怀珍打开城门，放入刘洽军。第二天，李澄进入汴州，在浚仪县住下，两军将士每天都要愤怒争斗。适逢李希烈的郑州守城将领孙液向李澄投降，李澄引兵在郑州驻扎，德宗颁诏任命都统司马宝鼎人薛珏为汴州刺史。

李勉来到长安，不穿朝服，等候问罪。议论的人多数认为：“李

勉没有守住大梁，不应该再作宰相。”李泌对德宗说：“李勉公平忠厚，温雅正直，但是指挥兵马不是他的长处。到大梁失陷时，丢下妻子儿女跟随他的将士们大约有两万人，充分说明李勉是深得人心的。而且，刘洽原是李勉的部下，李勉到睢阳时，把他的部众全部交给了刘洽，刘洽终于平定了大梁，这也是李勉的功劳啊。”于是德宗让李勉官复原位。议论的人又说：“韩滉听说圣上的车驾出行在外，聚集士兵修筑石头城，暗中包藏着反叛朝廷的意图。”德宗怀疑韩滉，便以此事询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滉公正忠实，清廉俭朴，自从陛下车驾出行在外，韩滉进贡物品从未间断。而且，他镇守江东十五个州，没有盗贼兴起，这都是韩滉作出的努力。修筑石头城的原因在于，韩滉眼见中原动荡不安，认为陛下将会有晋元帝永嘉年间南渡长江的事情发生，他是为迎接和扈从陛下作准备而已。这乃是人臣真心忠于陛下的一种考虑，怎么能够反而认为有罪呢！韩滉生性刚直严正，不肯依附地位高、有权势的人，所以往往遭到诽谤，希望陛下察究此事，我敢担保他没有别的用意。”德宗说：“外面议论噪杂，有关韩滉的章奏多如丝麻，你难道没有听说吗？”李泌回答说：“我当然听说了。韩滉的儿子韩皋担任考功员外郎，如今他不敢回家探亲，正是由于诽谤性的议论象开了锅的原故啊。”德宗说：“连他的儿子尚且这样恐惧，怎么你却要担保他呢？”李泌回答说：“韩滉的居心，我了解得很清楚。我愿意进上章疏，说明他没有别的意图，请陛下将章疏向中书省发布，使朝中群臣都能了解此事。”德宗说：“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朕正打算重用你，希望你当心不要违背大家，朕恐怕这会成为你的麻烦的。”李泌退下后，便奏上章疏，请求以一家百口担保韩滉。另一天，德宗对李泌说：“你到底还是把章疏奏上，朕已经为你留在禁中了。虽然朕知道你与韩滉是亲朋故友，但你怎么能够不自爱自重呢！”李泌回答说：“我怎么会偏私亲

朋故友来辜负陛下呢!顾及韩滉实在没有背叛朝廷的用心,我进上章疏,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自身。”德宗说:“为什么说你是为了朝廷呢?”李泌回答说:“如今全国发生了旱灾蝗祸,关中的粮食每斗值一千钱,粮食储备消耗已尽,但江东却是丰收。希望陛下及早将我的章疏批示下来,以便解除朝中群臣的疑惑。请陛上当面晓示韩皋,让他回家省亲,使韩滉心怀感激,消除自己的疑虑之心,迅速运送粮食储备,这难道不是为朝廷着想吗!”德宗说:“好!朕完全明白了。”德宗立即将李泌的章疏批示下来,让韩皋禀告韩滉就要回家探亲,并当面赐给他绯色的朝服,告诉他说:“你父亲近来遭受流言蜚语,现在朕知道了其中的原故,已经消除了疑虑,不再相信那些话了。”德宗又就势说:“关中粮食缺乏,回去告诉你父亲,最好快速把粮食运来。”韩皋来到润州,韩滉感激、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就在当天,韩滉亲自来到水边,发出粮食一百万斛,准许韩皋停留五天,随即回朝。韩皋与母亲告别时,哭声让外面听到了,韩滉大怒,叫出韩皋,用棍 子打了他一顿,亲自把他送到长江上,打发他冒着风浪走了。不久,陈少游听说韩滉进贡粮食,他也进贡了二十万斛。德宗对李泌说:“韩滉竟然能够感化陈少游来进贡粮食了!”李泌回答说:“何止陈少游,各道也将要争着入朝进贡了!”

40 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命出使,从江淮地区回朝,与李勉、卢翰、刘从一一起晋见德宗。李勉等人退下后,萧复一人留了下来,他对德宗说:“陈少游兼有大将与宰相的职任,却首先败坏人臣的操守;韦皋是幕府中的下级官吏,却能独建忠义之举。请让韦皋代替陈少游镇守淮南。”德宗认为萧复讲得有理。不久,德宗派遣中使马钦绪拜见刘从一,贴着他的耳朵讲话就走了,各位宰相回到各自的阁室。刘从一到萧复处说“马钦绪传达圣旨,让我与你计议早晨所讲的事情,立即奏上实行,不要让李勉、卢翰知道,请问那是什

么事情?”萧复说:“唐尧、虞舜掌握升降百官的尺度,朝中的执政大臣与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协调一致。在朝中给人爵位,就要与这些人共掌朝政。假使李勉、卢翰不适于担当宰相职务,就免除他们的职务。既然他们尚在宰相职位上,朝廷的政事,怎么能够不和他们共同计议,而偏偏隐瞒这件事情呢!这乃是当前最大的弊病,早晨皇上就说过这番话,我已经向皇上当面陈述如此做法是不对的,没想到皇上的意愿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在乎和你上奏实行这件事情,但是惟恐这种做法逐渐成为习俗,不敢告诉你。”萧复始终没有把这件事说给刘从一听。刘从一将这件事奏上,德宗愈发不高兴。于是,萧复进上表章,请求辞去宰相职务。乙丑(二十八日),德宗罢免萧复为左庶子。

刘洽攻克汴州,得到《李希烈起居注》。该注说:“某月某日,陈少游进上表章,表示归顺。”陈少游听说此事,又惭愧,又恐惧,犯了病。十二月,乙亥(初八),陈少游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尉,送去助丧的钱财和对他的祭祀都按照通常的仪礼进行。

淮南大将王韶打算自己担任留后,命令将士推举自己代理军中事务,而且准备大规模劫掠。韩滉派遣使者告诉他说:“倘若你敢作乱,当天我就带着全军渡过长江杀你!”王韶等人因恐惧而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德宗听说此事很高兴,对李泌说:“韩滉不只使江东安定,又使淮南安定,他真是有大臣的才具,你可以说是善于知人!”庚辰(十三日),德宗加封韩滉为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滉将江淮地区的粮食布帛运送到朝廷储存贡物的仓库中,没有一月中止过。朝廷把他视为依靠,派去慰劳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德宗对他的恩宠知遇开始深厚起来了。

41 这一年,蝗虫的灾害遍及各地,草木都被吃光,只是不吃稻子。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了,遍地躺着饿死的人。

贞元元年(乙丑,公元 785 年)

1 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 癸丑(十七日),朝廷追封颜真卿为司徒,给予"文忠"的谥号。

3 新州司马卢杞遇到大赦,移任吉州长史。他对人说:"我一定能够再次回到朝廷。"不久,德宗果然将他起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应命草拟制书,他拉着卢翰、刘从一说:"卢杞担任宰相,致使圣上流亡在外,国内创伤满目,怎么能够骤然把他升迁大郡呢!希望相公坚持上奏。"卢翰等人不肯听从,改令其他舍人起草制书。乙卯(十九日),制书发到中书省,袁高拿着制书不肯下发,而且上奏说:"卢杞凶恶到了极点,百官憎恨他有如仇敌,六军将士想吃他的肉,怎么能够再次任用他呢!"德宗不肯听从。补阙陈京、赵需等进上疏章说:"卢杞独揽大权三年,使百官废失事业,已为天地神灵所知晓,为华夏和蛮貊各族所共同抛弃。倘若给这个大奸人再加以恩宠,一定会丧失百姓的心。"丁巳(二十一日),袁高再次在正殿向德宗论奏此事,德宗说:"已经再次更改了对卢杞的赦书。"袁高说:"所谓赦书,只限于宽宥他的罪行,不应该任命他当刺史。"陈京等人也就此事争论不休,他们说:"卢杞执掌朝政,百官就象有兵器经常放在脖子上,如今再次起用他,那就会让邪恶之辈都象把唾水吐到手中那般容易地再度兴起了。"德宗十分恼怒,随侍诸人惊惶而退,进谏的人们也稍有退缩。陈京回头看着大家说:"赵需等人不要退去,这是国家大事,应当冒死相争。"德宗的怒气稍微消散了一些。戊午(二十二日),德宗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来当,可以吗?"李勉说:"陛下打算给他官作,即使让他当大州刺史也是可以的。只是让天下的百姓失望了,那怎么办呢?"壬戌(二十六日),皇帝任命卢杞为澧州别驾,叫人对袁高说:"朕慢慢考虑你讲

的话，实在是极为恰当的。”德宗又对李泌说：“朕已经准许了袁高的奏议。”李泌说：“连日以来，外面的人们私下议论，将陛下比作东汉的桓帝和灵帝，如今承闻陛下的德音，这乃是尧、舜所赶不上的啊！”德宗高兴。卢杞终于在澧州死去。袁高是袁恕己的孙子。

4 三月，李希烈攻陷邓州。

5 戊午(二十三日)，德宗任命汴猾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6 德宗将代宗的女儿嘉诚公主嫁给田绪为妻。

7 李怀光的都虞候吕鸣岳向马燧暗表诚意，事情泄露后，李怀光杀死他及他全家人。事情牵连到幕僚高郢、李鄘，李怀光召集将士斥责高郢与李鄘，二人大声地陈说孰逆孰顺的道理，对自己所作事情既不惭愧，也不隐瞒，李怀光将他们囚禁起来。李鄘是李邕的侄孙。马燧在宝鼎驻扎，在陶城打败了李怀光的兵马。斩首一万余级。马燧分兵与浑瑊军会合，进逼河中。

8 夏季，四月，丁丑(十三日)，德宗任命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将领李思登率随州归降了李皋。

9 壬午(十八日)，马燧、浑瑊在长春宫南面打败李怀光的兵马，于是挖掘壕沟，包围宫城，李怀光的将领们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德宗颁诏任命马燧、浑瑊为招抚使。

10 五月，丙申(初二)，刘洽改名为刘玄佐。

11 韩游瓌要求浑瑊出兵，共同攻取朝邑。李怀光的将领阎晏准备前去争斗，他的士兵们指着邠州军说：“他们不是我们的父兄，就是我们的子弟，如何拿明晃晃的兵器对着他们呢！”士兵们十分喧闹，阎晏只好赶快领兵离开。李怀光知道大家心中不肯服从自己，于是他诈称准备归顺朝廷。他聚集财物，整饰车马，说是等道路畅通以后进贡朝廷，因此他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十个多月。

12 六月，辛巳(十八日)，德宗命令刘玄佐兼任汴州刺史。

13 辛卯(二十八日),德宗任命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14 朱滔生病而死,将士拥戴前涿州刺史刘怦主持军中军务。

15 当时,旱灾蝗灾连年发生,度支的物资粮食已经用尽,议事的人们多数请求赦免李怀光。李晟进言说:"赦免李怀光有五个不可:河中距离长安才有三百里路,同州正当两地的要冲。大量派兵便不能够显示信义,派兵少了又不足以防范,李怀光一旦夺取同州,将如何控制他!这是第一个不可。如今赦免李怀光,必然将晋州、绛州、慈州、隰州归还给他。既使浑瑊没有去处,又使康日知需要改任别所,地域变动不定,如何奖励功臣!这是第二个不可。陛下接连用兵一年,讨伐诛除小小的丑恶之辈,兵力并未用尽。倘若仓猝地赦免李怀光反叛的罪行,那么,如今西面有吐蕃,北面有回纥,南面有淮西,都在观察我方是强是弱。他们不会说陛下是施加仁德与恩泽,爱护百姓,反而会说我方是由于在军事上被人家制服,因而自行停止用兵罢了,必然使伺机而动的用心相争而起。这是第三个不可。既然赦免李怀光,对朔方将士便应当一律论功行赏。如今国库还很空虚,如果奖赏难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便愈益激发他们反叛。这是第四个不可。既然解决了河中问题,停罢了各道兵马,奖赏的典式不能振举,怨言必然产生出来。这是第五个不可。如今河中一斗粮食值五百钱,喂养牲口的草料将要用尽,房屋之中,饿死的人甚多。而且,李怀光军中的大将几乎被杀光了,只要陛下敕令各道围困他们,守上十天时间,他们必然会发生内部崩溃的变故,何必姑息这一致命的隐患而留下将来的悔恨呢!"李晟又请求派出兵马两万人,自备物资粮食,独自讨伐李怀光。秋季,七月,甲午朔(初一),马燧从行营回京朝见,他上奏说:"李怀光凶恶悖逆太甚,赦免了他,无法号令天下。希望再得到一个月的粮食,一定能

为陛下将他平定。”德宗允许了这一要求。

16 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用毒酒将节度使张劝杀害，自己代理总揽军中事务，希望得到节度使的旌节。而且，他暗中召引李怀光的将领达奚小俊作为应援。德宗对李泌说：“如果蒲、陕联合抗拒朝廷，猝然之间，难以制伏。而且，一旦达奚抱晖占据了陕地，水路和陆路的运输便会阻隔不通了。朕不能不麻烦你走一趟了。”辛丑(初八)，德宗任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德宗打算让神策军护送李泌就任，问李泌：“需要多少人？”李泌回答说：“陕州城三面绝壁高悬，如果攻打该城，是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攻克的。请让我单人匹马到那里去。”德宗说：“你单人匹马怎么可以进去？”李泌回答说：“陕州城的百姓，并不习惯违背朝命，这只是达奚抱晖作恶罢了。如果带着许多兵马到那里去，达奚抱晖肯定会闭守营垒。现在我单人匹马到陕州近郊，达奚抱晖大规模发兵前来，那是不相匹敌，如果他派遣一个低级军官前来杀我，未必不会反而为我所利用。而且，现在河东的全部兵马都在安邑屯驻，马燧来到朝廷。希望陛下敕令马燧与我同时向陛下辞别，一起离开长安，使陕虢人打算侵害我时，便害怕河东调动军队讨伐他们，这也算是一种声势吧。”德宗说：“话虽这么讲，但朕正要重用你，宁可失去陕州，不能失去你。朕自当再让其他人前往算了。”李泌回答说：“其他人必定难以进入陕州。现在是事变的初期，众人心意尚未安定，所以我能够出其不意，威慑他们的邪恶阴谋。其他人犹豫不决，拖延不前，达奚抱晖有了成算后，那就不能前去了。”德宗同意让李泌前往。李泌见到陕州派来上奏的官员以及正在长安的陕州将领与官吏，对他们说：“皇上因陕州、虢州在闹饥荒，所以不授给我节度使的职务而让我出任水陆运使，打算让我监督江、淮地区的粮运，以便赈济陕虢而已。陕州行营驻扎在夏县，如果达奚抱晖可以任用，自当让他

来率领行营，如果立下功劳，便会赐给他节度使的旌节了。”达奚抱晖的探子驰马告诉了达奚抱晖，达奚抱晖稍微有些安心了。李泌将此事全告诉了德宗，还说：“要让陕虢士兵想得到粮食，让达奚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他就一定不会加害我了。”德宗说：“好！”戊申(十五日)，李泌与马燧一起向德宗告别。庚戌(十七日)，德宗加封李泌为陕虢观察使。

李泌出潼关后，鄜坊节度使唐朝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分布在关外，他说：“我接到秘密诏令，送你前去陕州。”李泌说：“辞别皇上时，我已得到圣旨，准许我见机行事。此次即使是一个人，也不能让他前来跟随着我。如果派人前来，我就不能进入陕州了。”唐朝臣因受有诏命，不敢离开，李泌写了一纸文书，将他打发回去，于是急速策马前行。

达奚抱晖不让将佐出来迎接李泌，只是探子不断。李泌在曲沃过夜，不待达奚抱晖下达命令，将佐们便前来迎接。李泌笑着说：“我要办的事情成功了。”在李泌距离州城十五里时，达奚抱晖也出来谒见李泌。李泌称赞他代理诸事保全城池的功劳说：“军中的闲言碎语，不值得挂在心上。你们的职务都一如既往，不会改变。”达奚抱晖退出门来，感到很高兴。李泌进城任职后，宾客佐吏中有人请李泌屏退其他人禀告事情，李泌说：“在更换节帅的时刻，军中言多语杂，这乃是通常的情理。我来了，这类事情自然会安定下来，我不希望听你讲这类事情。”此后，心中不安的人都安定下来了，而李泌只是讨取帐簿文书，整治粮食储备。第二天，李泌把达奚抱晖叫到住宅中，告诉他说：“我不是因怜惜你才不杀你。我是怕今后有了凶险可虑的地方，朝廷所任命的将帅都进不去，所以才给你留条活路。你为我带着灵牌和奠仪及器物去祭奠前任节度使，小心别再进入潼关，自己去找一个安身处所，暗中前来接走家小，我保你不会

发生意外。”李泌向德宗告别时，德宗将陕州参予作乱的将领七十五人登录成册，交给李泌，让李泌杀了他们。李泌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后，到中午时，宣慰使到了。李泌奏报说：“我已经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剩下的人们不值得追查。”德宗再次派遣中使来到陕州，让李泌一定将那些人杀掉。李泌没有办法，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加上铐镣，送往京城，还恳切请求德宗赦免他们。德宗颁诏遣送他们戍守天德军。一年多后，到底还是将他们杀掉了。然而，达奚抱晖却逃亡在外，不知去向。

达奚小俊领兵来到陕虢边境，听到李泌已经进入陕州，便回去了。

17　壬辰(疑误)，德宗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18　旱情严重，灞水、浐水将要干涸，长安的井中滴水全无。度支上奏说，朝廷内外的经费只能支撑七十天了。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二卷

唐纪四十八　　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公元 785 年)

1 八月,甲子(初二),德宗颁诏将一切不急的开销以及因事由官府供给饮食的多余人员一律裁撤。

2 马燧来到行营,与各将领计议说:“不将长春宫攻打下来,便不能捉住李怀光。长春宫的防守戒备甚为严密,若是攻打它,势必空费时日,相持很久,我应当亲自前去开导他们。”于是,马燧径直来到城下,呼喊李怀光的守城将领徐庭光,徐庭光率领将士在城上列队向马燧下拜,马燧看出徐庭光内心已经屈服,便和缓地对他说:“我是从朝廷来的,你们应该向着西面接受朝命。”徐庭光等便又向西面下拜。马燧说:“自从安禄山以来,你们献身国家,建立功勋,已有四十余年,为什么忽然做这种诛灭家族的打算!听我的话,你们不仅可以免去灾祸,而且还可以谋求富贵呢。”众人都不肯回答。马燧敞开衣襟说:“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不用箭射我!”城上将士都伏在地上哭泣。马燧说:“这些罪过都是李怀光犯下的,你们是没有罪的。你们只管坚守这座城不出来就是了。”众人回答:“是。”

壬申(初十),马燧与浑瑊、韩游瓌进军迫近河中,抵达焦篱堡,守卫的将领尉珪率七百人归降。这天傍晚,李怀光举火报警,各军营没有响应的。骆元光在长春宫下面,让人招呼徐庭光,徐庭光平素看不起骆元光,派士兵骂他,又扮成胡人在城上侮辱他,而且说:

“我们向汉族将领投降!”骆元光让人禀告马燧,马燧来到城下,徐庭光打开城门归降。马燧带着数人骑马入城,慰问安抚众人。徐庭光的部众大声呼喊着说:“我们又成了圣上的子民啦!”浑瑊对佐助自己的官吏说:“开始我自以为马公用兵与我不会相差太多,现在才知道我是远远赶不上他的。”德宗颁诏任命徐庭光为试殿中监,兼任御史大夫。

甲戌(十二日),马燧率领诸军来到河西县,河中将士自相惊扰地说:“西城将士已经穿上铠甲啦!”又说:“东城将士已经排好队列啦!”一会儿,将士们全将旗号改成了“太平”二字。李怀光不知所措,于是自缢而死。

当初,李怀光解除奉天围困时,德宗任命他的儿子李璀为监察御史,对他恩宠很厚。到李怀光驻扎咸阳,不肯进兵时,李璀暗中对德宗说:“我父亲肯定会辜负陛下,希望陛下早作准备。我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回事,但是如今的形势是,陛下未能诛除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却足以危及陛下。陛下对待我这么好,胡人性情直率,所以我不忍心不说啊。”德宗惊讶地说:“朕知道你是大臣李怀光所疼爱的儿子,你应该为朕婉转曲折地在其中弥补裂痕,而你却秘密上奏!”李璀回答说:“我的父亲并不是不疼爱我,我也并不是不爱我的父亲和宗族。但我已用尽心力,不能挽回。”德宗说:“这样说来,你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免除一死呢?”李璀回答说:“我进上此言,不是要苟且求活。我父亲一旦败亡,那我就和他一同死去,还会有什么办法呢!假如我出卖父亲以求生存,陛下又怎么能用我这种人呢!”德宗说:“你别死,为朕再到咸阳开导你的父亲,使君主与臣下、父亲与儿子的伦常都得以保全,不也是很好的吗!”李璀前往咸阳,回来以后说:“没有效果啊,希望陛下防备我父亲,不要听信别人所说的。如今我前往劝导,用尽了千方百计,我父亲说:‘你小子

知道什么！圣上不讲信用。我并不贪图富贵，但我也怕死啊，你怎么可以把我陷于死地呢！’”

到李泌前往陕州时，德宗对他说：“我再三想要保全李怀光的原因，实在是怜惜李璀啊。你到陕州后，试着为朕招抚他吧。”李泌回答说：“在陛下没有出走梁州、洋州时，还是可以使李怀光投降的，现在却不行了。哪有臣下逼走了他的君主，还可以再站在朝堂之上的呢！即使他脸皮厚，不惭愧，每当陛下上朝之时，看到他会是什么心情呢！我进入陕州后，假如李怀光请求投降，我也不敢接受，何况让我去招抚他呢！李璀固然是贤明的人，他一定会与他父亲一起去死了。如果他不肯死，那也没有可贵之处了。”及至李怀光死后，李璀事先杀了他的两个弟弟，然后便自杀了。

朔方将领牛名俊割下李怀光的头颅出城投降。河中兵还有一万六千人，马燧将他们的将领阎晏等七人斩杀，对剩下的人都不予追究。马燧从告别德宗到平定河中，总共用了二十七天。马燧将高郢、李鄘放出监狱，奏请将他们都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之中。

韩游瓌攻打李怀光时，杨怀宾作战甚为出力，德宗命令特别宽恕了他的儿子杨朝晟。于是，韩游瓌任命杨朝晟为都虞候。

德宗让人询问陆贽说：“河中已经平定，还有什么事情该当处理的？”让陆贽全部条列出来上奏。陆贽认为，河中平定以后，可虑的是必然会有迎合意旨、无端生事的人，认为皇上的军队所向无敌，请求乘胜讨伐淮西。李希烈也必然会诱导他的军队以及新近归附的各节帅说：“在奉天所颁布的停止用兵的诏旨，是因处境窘困而讲的，只要朝廷稍微安定下来，是一定会再事讨伐的。”这样，各地那些负有罪名的人谁不担心自身难保？河朔、青齐肯定是要响应他的。战事连绵，灾祸不断，赋税纷繁，力役频兴，建中年间的忧患便将再次发生了。陆贽于是进上奏章，大致说：“福缘是不能够屡次

侥幸取得的，而侥幸也不是能够经常妄自希图的。我姑且认为今后会发生祸患而为陛下担忧，不敢认为今后会获得福缘而向陛下庆贺。”他又说：“陛下怀着深切悔过的诚意，贬抑非常式的尊号，当诏书在各处宣布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流下眼泪的。自署王号的横蛮跋扈之人，削去伪号，请求治罪；伺机而动迟疑不定的将领，全都诚心诚意地效力勤王。”他又说：“以往讨伐叛乱，叛乱反而更加严重，如今释赦他们，他们反而都来归顺；以往调遣了百万之师而终于兵力穷尽，如今只是颁布了不满一尺的诏书反而德化周遍。可见圣明的君王推行促使政治修明的治国之道，使强暴之人心悦诚服，应当运用恩德感召别人，而不是运用兵力征服别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了。各镇的节帅违背人臣应有的礼典，抗拒朝廷的诛讨，为的是谋求存活，而不是谋求称王，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可见希望生存，并将此心普及万物，乃是使自己生存的良方；喜欢安宁，并将此心普及万物，乃是使自己安宁的嘉术。将那些人推到必死之地，而想让这些人长久生存；将那些人丢到危殆之地，而想让这些人长久安宁，从古至今，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他又说：“一个人不遵循皇上的教令，整个地区都遭受祸殃；一个地区不得安宁，普天下都招致骚扰。”他又说：“众多的昏昧无知的人们，以及三四个背叛朝廷的节帅，为陛下容许重新作人的宗旨而感动，为陛下含蕴着盛美德行的话语而喜悦，洗心革面，改易不敬之辞，并且奉行人臣之礼。然而，他们对陛下深切坦诚的谈话和体贴周到的议论，肯定还没有完全明白理解，他们必然要专心谋划，侧耳细听，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究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陛下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相符合，他们改恶从善的心意就会逐渐牢固；倘若陛下所做的事与所说的话相违背，他们顾虑招致祸患的态度就会重新抬头。”他又说：“朱泚灭亡后李怀光受戮，李怀光受戮后李希烈被征讨，倘若李希烈被平定了，祸患又

将依次连及别人，那么，那些素积疑虑而久怀野心的人们，能不意志动摇吗！”他又说：“如今国家的气运重新兴盛起来，上天降下的祸患将要成为过去。就朱泚窃居京城，李怀光私占中都而言，在不到两年里，便相继使他们主帅伏诛，全军覆灭，这实在是邪恶之徒震动心魄的日子，是所有生灵改变面貌的时候。陛下的威严已经显示出来了，但陛下的恩惠还没有普及开来。陛下诚然应当对上顺应上天的眷顾，对下集合人们的愿望，播散体恤民心的恩惠来增益威严，乘着消灭贼寇的威严来施加恩惠。”他又说：“我所不敢担保其人一定会顺从朝廷的，只有李希烈一个人罢了。推测他私下的意图，不是不愿顺从朝廷；料想他暗中的考虑，也还不是不打算悔改前非。但是，他因考虑不周，肆意妄行，已经窃称帝号，即使他承受陛下保全宽宥他的恩典，但他却不能不自觉无颜生活在天地之间。即使他不肯顺从朝命，却已成了独夫民贼，对内则没有发兵起事的理由，对外则没有寻求援助的同伙，他的办法不过是对部下多加抚慰，苟且偷生，拖延时间，虽然心想任意横行，无奈形势必定使他难以办到。陛下只要敕令诸镇各自守卫本镇的疆界，他既然胆气已去，计谋算尽，就只是个等待收押的囚徒，不是遭受人祸，便会应着鬼报。古人所说不用接战而能使敌兵屈服，就是这个意思吧！”

丁卯(初五)，德宗颁诏说：“李怀光曾经立下功劳，现宽宥他的一个儿子，使此子承续他，赐给此子田地住宅，将李怀光的头颅和尸身送回，让此子殡葬。加封马燧兼任侍中，加封浑瑊为检校司空，其余将士的赏赐各分等级不同。与淮西疆界连接的各道，应该守卫本境疆土，只要不是他们突然袭击，就不必要进兵讨伐。假如李希烈投降，应该让他留条活命，其余将士与百姓，一概不予追究。”

3 当初，李晟曾经带领神策军戍守成都，等到回去时，他便让营中的妓女高洪跟随着自己。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很生气，追上李

晟，将高洪索回，由此二人有了嫌隙。及至此时，刘从一得了疾病，德宗传召张延赏出任宰相，李晟上表陈述张延赏的过失与缺点，德宗不愿意违背他的意愿，便任命张延赏为左仆射。

4 骆元光准备杀掉徐庭光，便与韩游瓌计议说："徐庭光侮辱我的祖先，我想杀他，马公必然大怒，你能救我一命吗？"韩游瓌说："好吧。"壬午(二十日)，骆元光在军营大门外遇到徐庭光，拱手相见后，便数说他的罪过，命令随从人员零刀碎剐地杀死了他。骆元光入营见马燧，伏地叩头，请求治罪，马燧非常气愤地说："徐庭光已经归降，接受了朝廷封拜的官爵，你不告诉我一声就将他杀死，这是目无统帅！"马燧准备斩杀骆元光，韩游瓌说："骆元光杀了一个副将，你尚且愤怒成这个样子。你杀了节度使，圣上将说你些什么！"马燧没有说话，浑瑊也为骆元光求情，于是马燧舍弃了骆元光。

浑瑊镇守河中，得到了李怀光所有的部众，朔方军自此分别屯驻邠州与蒲州了。

5 卢龙节度使刘怦得了重病，九月，己亥(初七)，德宗颁诏命令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刘济权且代理节度使事务。不久，刘怦去世。

6 己未(二十七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被罢免为户部尚书。庚申(二十八日)，刘从一去世。

7 冬季，十月，癸卯(疑误)，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8 十二月，甲戌(十三日)，户部奏，本年共有一百五十州入朝进贡。

9 于阗王尉迟曜上奏说："我哥哥尉迟胜将于阗国让给了我，现在请朝廷再册立尉迟胜的儿子尉迟锐。"德宗任命尉迟锐为检校光禄卿，让他返回于阗国。尉迟胜一再推辞说："尉迟曜长时间办理国家事务，国中百姓心悦诚服。尉迟锐生长在京城，不熟悉于阗风

俗，不能前往。”德宗嘉许尉迟胜，任命尉迟锐为韶王李暹的咨议。

二年(丙寅，公元 786 年)

1 春季，正月，壬寅(十一日)，德宗任命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一并任同平章事。刘滋是刘子玄的孙子。

崔造早年住在上元县，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朋友，自认为是帝王的辅佐，当时的人们将他们四人比作虞舜的四位贤臣，称为“四夔”。德宗因崔造在朝廷中敢于言事，所以不拘等次地任用了他，刘滋、齐映往往将事情推给崔造办理。崔造长期生活在长江以南，憎恨执掌钱谷诸使欺瞒上级的弊端，上奏罢除了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各道的赋税全部委托观察使、刺史派遣官吏送至京城。德宗命令宰相分别兼管尚书省六曹：齐映兼管兵部，李勉兼管刑部，刘滋兼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兼管户部和工部。还让户部侍郎元琇兼管诸道盐铁和酒类专营，让吉中孚兼管度支两税。

2 李希烈的将领杜文朝侵犯襄州。二月，癸亥(初三)，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进击并擒获了他。

3 崔造与元琇友好，所以让他兼管盐铁。韩滉上奏议论盐铁事务中的过失。甲戌(十四日)，德宗任命元琇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上奏说：“请准许由集津到三门，凿穿山石，开辟车道十八里，以便避开底柱天险。”就在本月内，车道告竣。

4 三月，李希烈的别将侵犯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败了他。李希烈军的形势日益紧迫，恰好他生了病，夏季，四月，丙寅(初七)，大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将他毒死。陈仙奇于是派兵将李希烈的兄弟、妻子、儿女全部诛杀，率众前来投降。甲申(二十五日)，德宗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5 关中粮食库存已经用光，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在道上大

喊:“把我拘束在军中,但不给粮食,我简直成罪人了!”德宗甚为忧虑,适逢韩滉将三万斛米运到陕州,李泌当即奏报朝廷。德宗大喜,匆忙来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运到陕州,我父子能够活下去了!”当时,宫廷中不造酒,德宗让人上街取酒回来作乐。德宗又派遣中使告诉神策六军,军中将士都高呼万岁。

当时,由于连年饥荒,将士、百姓全都又瘦又黑。至此,麦子开始成熟,街市中有了醉酒之人,当时认为这是嘉兆瑞象。人们骤然吃得很饱,因此而致死的人又有五分之一。过了几个月,人们皮肤的颜色才恢复原状。

6 德宗任命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7 秋季,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死陈仙奇,自任留后。吴少诚素来狡猾阴险,被李希烈所眷宠信任,所以吴少诚为他报仇。己酉(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虔王李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任命吴少诚为留后。

8 德宗任命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在兵荒马乱之后,陈许地区户口流亡散失。曲环以勤俭的作风约束部下,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很宽和简明,赋税劳役平均,在几年时间里,流离亡散的人们又重操旧业,兵马与粮食都充足起来。

9 八月,癸未(二十七日),义成节度使李澄去世,他的儿子李克宁图谋总揽军中事务,隐秘死讯,暂不公告于众。

10 丙戌(三十日),吐蕃尚结赞大规模地侵犯泾州、陇州、邠州、宁州,掳掠人口与牲畜,收割庄稼,西部边境骚动不安,州县各自据城防守。德宗颁诏命令浑瑊带领一万人,骆元光带领八千人在咸阳驻扎,以防御吐蕃。

当初,德宗与李泌计议恢复府兵,李泌因而为德宗依次叙述自西魏以来府兵兴起与废弃的原由,还说:“在平时,府兵都安心耕种

田地，每府设置折冲府统领府兵，折冲府利用农闲时节教给府兵演练战阵。当国家有事，需要征调府兵时，便将调动兵马的符节下达府兵所在的州与府，经过参验，发出府兵。府兵来到指定地点，经过将帅的审查和检阅，凡有教练演习不合标准的，要制裁府兵所在的折冲府长官，严重不合标准的，制裁还要牵连到该州刺史。罢兵以后，赐给勋官名号，颁发奖赏，由罢兵处各取方便路径，回到本地。凡是应征的人，时间短的，不超过三个月，时间长的，不超过一年。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便经营吐蕃，由此才有长期屯戍的兵役。武后在位以来，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了，府兵逐渐没落，被人们看得轻贱了，百姓以当府兵为耻辱，以至于有为了逃避兵役而烫伤手足的。再者，牛仙客因积聚财货而得以出任宰相，边疆的将领都学着他的样子去做。山东戍边的士兵常常随身带着丝帛，边地的将领诱骗他们把丝帛寄存到仓库中，白天让他们服苦役，晚上将他们拘囚在地牢中，希望他们死亡以没收他们的财物。所以，自从天宝年间以后，山东戍守边境的士兵能够回来的人十个没有二三，那残酷暴虐的程度就是这样。然而，当时还不曾有外部的叛变和内部的侮乱以及谋杀镇帅、自专旌节的人，这诚然是因为眷恋田地家园，惟恐连累本宗本族的原故啊。自从开元末年以来，张说开始募集长期征戍的士兵，把他们称作矿骑，后来将矿骑增加到六军。到了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他奏请各军都由募集来的人员组建。士兵们已经不再是本地人在本地当兵，又没有宗族，他们不再自重自惜，宁可为财利而死，于是灾祸变乱发生了，至今还作梗不止。假使府兵制度永远存在而未被废弃，哪里会有纲纪废弛，上下失序的祸患呢！陛下打算恢复府兵，这乃是国家的福气，太平盛世指日可待了。”德宗说：“等到将河中平定后，朕自当与你计议此事。”

九月，丁亥(初一)，德宗颁诏命令十六卫各自设置上将军，以

表示对功臣的恩宠。将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将殿前射生左、右厢改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自设置大将军两人、将军两人。

12 庚寅(初四)，李克宁开始将父亲李澄的死讯公布于众。他杀掉行军司马马铉，穿着黑色的麻布丧服出来办理事务，在各城门都增加了兵员。刘玄佐派出军队，在州境上屯扎，以便遏制李克宁，同时让人极为严厉地告诫他，李克宁这才没敢承袭节度使的职位。丁酉(十一日)，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李克宁将库存的资财悉数取出，连夜出走，将士们跟在后面抢劫财物，到天亮时，将他要带走的资财几乎抢劫完了。淄青兵数千人从行营回来，经过滑州，贾耽的将佐们都说："虽然李纳表面上遵奉朝廷的命令，骨子里却包藏着吞并土地的意图，请将他的人马安排在城外。"贾耽说："我们与人家州道相邻，怎么能够让人家的将士住在野外呢！"他让淄青兵住在城中。贾耽时常带领一百人骑马到李纳的境内打猎，李纳听说后，大为喜欢。他佩服贾耽的襟怀，不敢侵犯义成。

13 吐蕃游动作战的骑兵已经到达好畤。乙巳(十九日)，京城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还派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在咸阳屯驻。民间传说皇上准备再次出走，以便躲避吐蕃。齐映进见德宗说："外面都说陛下已经整顿行装，备办干粮，人们的情绪既震惊，又恐惧。一般说来，巨大的福气是不会再出现的，怎么陛下就不肯与我等详细计议一下呢！"他说着便跪伏于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也被他感动得改变了脸色。

李晟派遣他的将领王佖带领勇敢善战的士兵三千人在汧城埋伏下来，告诫他说："吐蕃军经过城下时，不要向他们的先头部队发起进击。因为尽管他们被打败了，但他们整个部队开来后，你还是难以抵挡的。不如等他们的先头部队开过去后，当看到军中竖着五

方旗，将士穿着虎豹衣时，这便是他们的中军了，这时你出其不意地进击他们，一定能够大获全胜。”王佖采用了李晟所讲的打法，尚结赞战败逃走。将士们不认识尚结赞，所以他才得以幸免。

尚结赞对他的徒众说：“唐朝的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罢了，我们应当用计策去掉他们。”他进入凤翔境内，并不掳掠，带着士兵两万人一直开到凤翔城下说：“李令公叫我们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出来犒劳我们！”过了一夜，尚结赞才领着人马退去。

冬季，十月，癸亥(初七)，李晟派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袭击吐蕃的摧砂堡。壬申(十六日)，野诗良辅与王佖军遇到吐蕃军二万人，与他们交战，打败了他们，于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摧砂堡下，并攻克了摧砂堡，斩杀了堡中守将扈屈律悉蒙，烧掉了堡中的储备，才收兵回去。尚结赞领兵由宁州、庆州向北而去，癸酉(十七日)，在合水北岸驻扎下来。邠宁节度使韩游瓌派遣他的将领史履程在夜间袭击吐蕃的营地，杀了数百人。吐蕃追击史履程，韩游瓌在平川结下阵列，暗中让人在西山擂起鼓来，吐蕃军大惊，丢掉了虏掠的物品，便离去了。

14 十一月，甲午(初八)，德宗册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15 乙未(初九)，韩滉进京朝见。

16 丁酉(十一日)，皇后去世。

17 辛丑(十五日)，吐蕃侵犯盐州，对盐州刺史杜彦光说：“我们只打算得到盐州城，听凭你带着人们离开。”杜彦光带领全部人众逃奔鄜州，吐蕃军占领了盐州。

刘玄佐在汴州，习惯了邻道不尊朝廷的先例，很长时间没有入京朝见。韩滉经过汴州，刘玄佐器重他的才能与声望，以属吏的礼节谒见韩滉。韩滉与刘玄佐相互约定结成兄弟，他请求拜望刘玄佐的母亲，刘玄佐的母亲很高兴，备办了酒席会见他。在酒至半酣时，

韩滉说:“兄弟什么时候入京朝见呀?”刘玄佐说:“我早就打算入京朝见了,只是物力还不具备罢了。”韩滉说:“我那里的物力够你用的,兄弟应该及早入京朝见。伯母年事已高,不能让她再带着家中的各位女眷去做没入后宫的执役人啊。”刘玄佐的母亲禁不住悲哀地哭泣起来。于是,韩滉赠给刘玄佐钱二十万缗,让他置办行装。韩滉在汴州停留了三天,拿出大量的钱帛奖赏和犒劳将士,全军将士都被他打动了,刘玄佐更是既惊叹,又佩服。不久,刘玄佐派人暗中探听韩滉的情况,听到韩滉问孔目官说:“今天的费用有多少?”对孔目官的查问和督责都非常详细。刘玄佐笑着说:“我明白他的用意啦!”壬寅(十六日),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一起入京朝见。

18 崔造更改钱谷的管理办法,所做的事情多数没有成功。各使的职务,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朝廷内外都习惯于这种做法。在元琇被解除了兼管盐铁的职务后,崔造因忧虑和恐惧而得了病,不能任职治事。不久,江淮的粮食大批运到了,德宗嘉许韩滉的功劳,十二月,丁巳(初二),让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把崔造所条列奏上的办法完全改变了。

19 吐蕃又侵犯夏州,也是让夏州刺史托跋乾晖带领众人离去,于是占领了夏州城。吐蕃又侵犯银州,银州素来没有城墙,官吏和百姓都逃散了。吐蕃也丢下了银州,又攻陷麟州。

20 韩滉屡次向德宗指责元琇的短处,庚申(初五),崔造被罢黜为右庶子,元琇被贬为雷州司户,德宗任命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21 韩游瓌上奏请求派出兵马攻打盐州,如果吐蕃前去援救盐州,便让河东军从背后袭击他们。丙寅(十一日),德宗颁诏命令骆元光以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二千人,会合邠宁军,奔赴盐州,同时命令马燧率河东军进击吐蕃。马燧来到石州后,

河曲六胡州全部投降，将该处各部落迁徙到云州、朔州一带。

22 工部侍郎张彧是李晟的女婿。李晟在凤翔时，把女儿嫁给幕府中的宾客崔枢，对崔枢的礼遇和器重超过了张彧。张彧恼怒，于是依附了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曾经担任李晟的行军司马，失去李晟的欢心，也依附了张延赏。德宗对李晟的功劳与声名也心怀顾忌。适逢吐蕃人散布离间的流言，张延赏等人便在朝廷中腾起谤言，对李晟的攻击无所不至。李晟听说后，日夜哭泣，眼睛都哭肿了。他打发子弟全都前往长安，上表请求削发当和尚，德宗劝慰了一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辛未(十六日)，李晟进京朝见，见到德宗，说自己得了脚病，恳切地要求辞去节度使职务，德宗又没有答应。韩滉素来与李晟友好，德宗命令韩滉与刘玄佐向李晟传达圣旨，让他与张延赏消除嫌怨，李晟接受了诏旨。韩滉等人带着张延赏到李晟的府第中来陪罪，二人结成兄弟，因而设宴饮酒，以尽欢言。他们又在韩滉、刘玄佐的宅第中宴饮，情况也和在李晟家中宴饮一样。于是韩滉让李晟上表荐举张延赏出任宰相。

三年(丁卯，公元 787 年)

1 春季，正月，壬寅(十七日)，德宗任命左仆射张延赏为同平章事。李晟为他的儿子向张延赏求婚，张延赏没有答应。李晟对人说："武人性情爽快，在杯酒之间消除了嫌怨，便不再把嫌怨存在心中了，不象文人那样难于冒犯，虽然表面上和解了，内心里包藏的怨恨却仍然如故。我能不心怀畏惧吗？"

2 当初，李希烈占据着淮西时，他选拔特别精锐的骑兵担任左右门枪、奉国四将，选拔特别精锐的步兵担任左右克平十将。淮西缺少马匹，精兵全骑骡子，人们把他们称作骡军。

陈仙奇率淮西归降才过了几个月，有诏征调他的人马到京城西边防御吐蕃，陈仙奇派遣都知兵马使苏浦带领着淮西的全部精

锐兵马五千人前往。适逢陈仙奇被吴少诚杀害，吴少诚暗中派人征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人领兵回来，苏浦对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吴法超等人带领步兵、骑兵四千人由鄜州发起叛乱，返回淮西，浑瑊让他的将领白娑勒追赶吴法超，反而被吴法超打败。

丙午(二十一日)，德宗急忙派遣中使敕令陕虢观察使李泌派兵阻止吴法超，不让他渡过黄河。李泌派遣押牙唐英岸领兵奔赴灵宝，这时淮西兵已经在黄河南岸结成阵列了。于是李泌命令灵宝供给他们食物，淮西兵也就不敢到处抢劫。第二天，淮西军在陕州城西七里处宿营，李泌不再向他们供给食品，而派遣将领率领精选出来的士兵四百人，分成两队，在太原仓的狭窄通道上埋伏起来，并命令他说："待淮西军过去十队后；东边的伏兵大声呼喊着进击淮西军，西边的伏兵也大声呼喊着响应东边的伏兵。不要拦遮道路，不要让他们停止不前，要经常让出半边道路，尾随着打击他们。"李泌又派遣虞候集合附近村落中的年轻人，各自拿着弓箭、兵器和瓦砾、石块等跟踪在贼兵的后面，听到呼喊声后，也要大声响应着追击他们。李泌又派遣唐英岸带领一千五百人在夜间开出南门，在涧北结下阵列。第二天的四更时分，淮西兵起身行进，进入狭窄的通道，两边伏兵齐发，淮西兵惊惶散乱，边战边逃，死去的人有四分之一。接着；他们遇到唐英岸的拦截阻击，淮西兵大败；唐英岸擒获了淮西军的骠军兵马使张崇献。李泌因淮西军肯定要分兵从山路向南而逃，又派遣都将燕子楚领兵四百人由炭窦谷奔赴长水县。淮西军两天没有吃饭，屡战屡败。唐英岸追击到永宁东面时，淮西军全部溃退到山谷中去了。吴法超果然率领他一多半人马逃往长水，燕子楚进击淮西军，斩杀吴法超，杀掉他的士兵三分之二。德宗因陕州兵马太少，派出神策军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去援助李泌，来到赤水时，听说淮西军已经被打败，便返回去了。德宗命令刘玄佐乘着

驿车返回汴州，沿途以诏书劝诱淮西兵，收得一百三十余人，到汴州后，便将他们全部杀掉。淮西军溃散在途中的士兵，又被村落百姓杀死，得以回到蔡州的只有四十七人。吴少诚因逃回的人数太少，便将他们全部斩杀，上报朝廷闻知，并且派遣使者送去礼物，感谢李泌，说这是由于李泌诛杀叛乱士卒的原故。李泌捉住张崇献等六十余人，将他们送往京城，德宗颁诏命令在鄜州军营门前将他们全部腰斩，借以号令防御吐蕃的将士们。

3 当初，云南王阎罗凤攻陷巂州时，捉获了西泸县令郑回。郑回是相州人，通晓经学，阎罗凤对他又赏识，又器重。阎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和孙子异牟寻、曾孙寻梦凑都以事奉老师的礼节对待他，每当教授学识时，郑回可以鞭打学生。及至异牟寻即位为王时，任命郑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这一职位，便是南诏的国相，当时设置的清平官共有六人，但国家大事只由郑回一人决断。其余五人事奉郑回甚为谦卑谨慎，如果他们犯了过错，郑回便抽打他们。

云南拥有人众几十万，每当吐蕃侵犯内地时，经常以云南为先锋，对他们征收赋税相当繁重，还强占云南的险要之地，建立城邑堡垒，每年都要征发兵员帮助吐蕃防守，云南受尽了苦头。于是郑回劝说异牟寻再次主动归附唐朝，他说："大唐崇尚礼义，对我们只会施以恩惠，不会征发赋税劳役。"异牟寻认为所言有理，但是没有门路向朝廷自行传送诚意，共有十余年之久。及至西川节度使韦皋来到镇所后，他招徕并抚慰西川边境上的各蛮族人，异牟寻暗中派人随着各蛮族人请求归附朝廷。韦皋上奏说："如今吐蕃背弃盟好，残暴地扰乱盐州、夏州，自当顺乎云南和八国生羌归向王化的愿望，招徕他们，以分化吐蕃的同党，削弱吐蕃的势力。"德宗命令韦皋先以边境将领的名义发布文书开导各蛮族人，暗中观察事态发展的动向。

4 张延赏与齐映结有嫌隙，齐映在各位宰相中号称颇敢直言，德宗渐渐地不喜欢他了，张延赏上言齐映不具有宰相的才具。壬子(二十七日)，齐映被贬为夔州刺史，刘滋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德宗任命兵部侍郎柳浑为同平章事。

韩滉性情严苛暴躁，他正被德宗重用，他所说的，德宗无不听从，其他宰相只不过是在相位上充数罢了，而朝中百官总是有弥补不完的过错。虽然柳浑是被韩滉推荐上来的，但他还是严肃地责备韩滉说："先相公因气量狭窄，苛察细事，出任宰相不满一年便被罢免，如今你更是变本加厉了。你怎么能够在听政之地拷打官吏，以至出了人命呢！妄自尊大，滥用权势，这哪里是人臣所应做的事情呢！"韩滉惭愧了，因此将威严稍微收敛了一些。

5 二月，壬戌(初七)，德宗让检校左庶子崔澣充任入吐蕃使。

6 戊寅(二十三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滉去世。韩滉长期在浙江东西道任职，他所任用的下属官吏，都是分别按照他们的长处来选拔委任，没有任人不当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朋友的儿子来谒见韩滉，经过考察他的能力，发现没有长处。韩滉与他一同赴宴，直至宴席终了，他都不曾向周围看上一眼，也不曾与坐在一起的人交谈。几天以后，韩滉委任他为随军，让他看管库房门。这人整天端坐在那儿，官吏、士卒没有敢妄自出入的。

朝廷将浙江东西道划分成三部分：浙西以润州为治所，浙东以越州为治所，宣、歙、池以宣州为治所，三处分别设置观察使，以便统领其地。

德宗任命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说："白志贞是个奸佞之人，不应该再加任用。"恰逢柳浑得了疾病，不能处理事务，辛巳(二十六日)，诏书发下，任用白志贞。柳浑的病情好转后，请求退职，德宗没有答应。

7 甲申(二十九日),将昭德皇后安葬在靖陵。

8 三月,丁酉(十三日),德宗让左庶子李铦充任入吐蕃使。

当初,吐蕃尚结赞在得到盐州、夏州后,各自留下一千余人戍守其地,自己退至鸣沙县屯驻。由冬天转入春天后,羊马多数死去,粮食运输供给不上,又听说李晟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瑊等人各自起兵亲临鸣沙,尚结赞大为恐惧,屡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德宗没有答应他。于是尚结赞派遣使者以谦卑的辞令和丰厚的礼物向马燧求和,而且请求遵守清水会盟的约定,归还他们所侵夺的土地,派出的使者在道路上前后相继。马燧相信了尚结赞的说法,留在石州屯扎,不再渡过黄河,还替尚结赞向朝廷请求。

李晟说:"吐蕃不讲信用,不如向他们发起进攻。"韩游瓌说:"吐蕃削弱的时候才请求会盟,强盛的时候便侵犯内地。现在,吐蕃深入到边界之内,反而请求盟会,这一定是在骗人!"韩滉说:"如今两河一带没有祸患,假如在原州、鄯州、洮州、渭州四处筑城,让李晟、刘玄佐这些人带领十万人马戍守在那里,河湟地区的二十多个州是可以收复的。他们所需物资粮食的费用,请让我来主持办理。"因此,德宗没有听从马燧的意见,还敦促他进军。马燧请求与吐蕃使者论颊热一同入朝辩论和亲之事,适逢韩滉去世,马燧、张延赏都与李晟有嫌隙,打算反对李晟的谋略,便争着称道和亲有利。德宗也因心恨回纥,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共同进击回纥,听到马、张二人的主张,正符合自己的意愿,于是便拿定了主意。

张延赏屡次说:"李晟不适合长期执掌军事,请让郑云逵代替他。"德宗说:"应该让他自己选择替代他的人选。"于是德宗对李晟说:"为了百姓的原故,朕已经决定与吐蕃和亲了。既然你与吐蕃结有怨仇,所以不能再到凤翔去了,最好是留在朝廷,时时辅佐朕。你自己选择一个可以替代你出任凤翔的人选吧。"李晟推荐都虞候邢

君牙。邢君牙是乐寿人。丙午(二十二日),德宗任命邢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二十三日),加封李晟为太尉、中书令,他的勋位、爵号仍然一如往昔,对封拜给他的其余官职,则一概罢除了。

李晟出任凤翔时,曾对属下官吏说:"魏徵喜欢直言谏诤,我私下里很仰慕他。"行军司马李叔度说:"谏诤是读书人的作为,不是勋业、德望素著的人所应该做的。"李晟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司马这话可说错了。我兼有将领与宰相的职任,如果知道朝廷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但不肯讲出来,那怎样去做一个人臣呢!"李叔度惭愧地退去。及至李晟供职朝廷时,只要德宗向他征询意见,他总是极为坦率地陈说,无所隐瞒,但他生性沉着慎密,从来不曾向别人泄露。

辛亥(二十七日),马燧入京朝见。马燧来到朝廷以后,各军都关闭营门,不再出战。尚结赞急忙从鸣沙带领军队退回,他的军队缺少马匹,有许多人只好徒步而行。

崔涣见到尚结赞,责备他背弃盟约。尚结赞说:"吐蕃打败朱泚,没有得到赏赐,所以便前来了,然而诸州各自据城防守,还是无法传达我们的要求。盐州、夏州的守城将领把城池交给我们以后便逃走了,这可不是我们攻取下来的。现在您来了,打算履行前言,重新恢复原来的盟好,这正是吐蕃的愿望啊。如今吐蕃将相以下官员前来的有二十一人,浑侍中曾经与他们一起讨伐朱泚,知道他们是讲究忠信的。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信义用事,厚道待人,都闻名于异国,请让他们主持会盟吧。"

夏季,四月,丙寅(十二日),崔涣来到长安。辛未(十七日),德宗任命崔涣为鸿胪卿,让他再次前往吐蕃对尚结赞说:"杜希全防守灵州,不能够离开本州疆境,李观已经改任官职。现在派遣浑瑊到清水会盟。"并且让吐蕃先归还盐州、夏州两地。五月,甲申(初

一),浑瑊从咸阳入京朝见,德宗任命他为清水会盟使。戊子(初五),德宗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清水会盟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初六),浑瑊带领二万余人前往会盟地点。

乙巳(二十二日),尚结赞派遣他的下属论泣赞前来说:"清水不是吉祥的地方,请在原州的土梨树会盟。会盟以后,便归还盐、夏二州。"德宗一概答应下来。神策军将领马有麟上奏说:"土梨树多半是险阻之地,恐怕吐蕃会设下埋伏的兵马,不如在平凉川会盟,那里地势平坦。"当时,论泣赞已经回去,丁未(二十四日),德宗派遣使者追赶论泣赞,告诉他这一决定。

9 申蔡留后吴少诚整治兵器,修葺城邑,准备抗拒朝廷的命令。判官郑常、大将杨冀打算驱逐他,便假造德宗的手诏,赐给申州刺史张伯元等诸将领。事情泄露后,吴少诚将郑常、杨冀、张伯元杀掉,大将宋旻、曹济逃奔长安。

10 闰五月,己未(初七),韦皋再次写信给东蛮和义王苴那时,让他探听云南的情况,引导云南归附。

11 庚申(初八),朝廷大规模地削减州县官员,收回他们的薪俸,以便维持战士的供给。这是张延赏谋划的。当时,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千五百人,而应当裁减有一千多人,人们怨声载道。

12 当初,韩滉推荐刘玄佐,认为可以让他领兵收复河湟地区,德宗以此征求刘玄佐的意见,刘玄佐也表示赞成。韩滉去世后,刘玄佐上奏说:"吐蕃正强盛,不能与他们争锋。"德宗派遣中使慰劳刘玄佐,刘玄佐却躺在床上接受诏旨。张延赏知道刘玄佐难以任用,便上奏将河湟事宜交托李抱真,李抱真也坚决推辞。这完全是由于张延赏免除了李晟兵权,而使武将都愤怨不平,心灰意冷,不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原故。

13 由于襄州和邓州扼制着淮西的交通要道，癸亥(十一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曹王李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将襄、邓、复、郢、安、随、唐共七州归属他管辖。

14 浑瑊从长安出发时，李晟深切地告诫他在会盟地点的防备不可不严密。张延赏对德宗说："李晟不希望会盟交好获得成功，所以他才告诫浑瑊严加防备。我们有了怀疑吐蕃的形迹，吐蕃就也要怀疑我们了，会盟还怎么能够成功呢！"于是德宗传召浑瑊，极力告诫他对待吐蕃要有诚意，不要自怀疑忌而拒绝了吐蕃的真情。

浑瑊上奏，吐蕃决定在辛未(十九日)这一天会盟。张延赏招集百官，把浑瑊的表章拿给大家看，他说："李太尉认为与吐蕃和好必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浑侍中的表章，会盟的日期已经确定了。"李晟听说此事后，哭泣着对亲近的人说："我生长在西部边疆，完全熟悉吐蕃的情况，我上奏论说此事的本意，只是不愿意让朝廷遭受吐蕃的侮辱罢了！"

一开始，德宗命令骆元光驻扎在潘原，韩游瓌驻扎在洛口，以此来应援浑瑊。骆元光对浑瑊说："潘原距离会盟地点将近七十里，倘若你发生了紧急情况，我哪里能够得到你的消息呢！请让我与你一同前往吧。"浑瑊根据诏书的意旨坚决阻止了他。骆元光不肯听命，与浑瑊的营地连接着驻扎下来，距离会盟地点有三十多里。骆元光的壕堑挖得很深，栅栏扎得很牢固，浑瑊的壕堑和栅栏却完全可以轻易跳过去。骆元光在营地西边设下伏兵。韩游瓌也派遣骑兵五百人，在骆元光的旁边埋伏下来，他说："如果发生变故，你们这班人便向西直奔柏泉，以便分散吐蕃的声势。"

尚结赞与浑瑊约定，双方各自派出身著铠甲的将士三千人，排列在坛场的东西两侧，再派出身着平时服装的将士四百人随着来到坛场下面。辛未(十九日)，将要会盟时，尚结赞又要求双方各自

派出流动巡逻的骑兵数十人，互相检察对方的行动，浑瑊完全答应了他的要求。吐蕃将精锐的骑兵数万人埋伏在坛场西边，流动巡逻的骑兵在唐朝军队中穿来穿去，进进出出，不受禁止。唐朝的骑兵进入吐蕃军后，全部被吐蕃擒获。浑瑊等人一概没有觉察，走入帐幕，去换礼服。吐蕃擂鼓三声，大声呼喊着赶上前来，在帐幕中杀掉了宋奉朝等人。浑瑊从帐幕后边逃出来，偶然得到一匹别人的马骑了上去，伏在马背上，往马口上戴嚼子，奔驰了十余里地，嚼子才戴到马口上，所以乱箭从他背上掠过去，但他并没有受伤。唐朝的将士都向东逃跑，吐蕃放纵士兵追击，将唐军杀的杀，捉的捉，总计被杀的有数百人，被捉的有一千余人，崔汉衡也被吐蕃骑兵擒获了。浑瑊赶到他的营地时，将士们都已逃跑，营中已空了。骆元光发动伏兵，结成阵列，等待着他，吐蕃追赶而来的骑兵只好瞠目而视。浑瑊进入骆元光的营地，吐蕃追击的骑兵回头看见邠宁军向西奔驰而去，于是回去了。骆元光以本军的辎重资助浑瑊，与浑瑊一起招集逃散的士兵，统率着军队，整顿好阵列，也向回开去。

就在这一天，德宗上朝，对各位宰相说："今天与吐蕃讲和，停止战争，这是国家的福气啊！"马燧说："对呀。"柳浑说："吐蕃豺狼成性，不是会盟立誓便可以约束得住的。今天的事情，我私下里总在为它担心！"李晟说："正如柳浑所说的那样。"德宗脸色一变，说："柳浑是一个书生，不晓得边疆大计。你也说这种话吗！"大家都伏地叩头谢罪，于是便结束了朝会。当天傍晚，韩游瓌上表说："吐蕃劫持了会盟的人们，他们的兵马已经来到临近的州镇。"德宗大为震惊，让街使将韩游瓌的表章传示柳浑。第二天早晨，德宗对柳浑说："你是一个书生，预料敌情竟然能够这般确切啊！"德宗准备出走，以躲避吐蕃人，大臣们规劝他打消了念头。

李晟的大安园内有许多竹子，便又有人制造流言说："李晟在

大安亭设下了伏兵，图谋乘着国家发生突然变故时发动变乱。”于是，李晟将园内的竹子砍掉了。

癸酉(二十一日)，德宗派遣中使王子恒带着诏书给尚结赞送去，中使来到吐蕃疆境，没有受到接待，只好返回。浑瑊留在奉天驻扎下来。

甲戌(二十二日)，尚结赞来到原州故地，接见崔汉衡等人说：“我治办了金枷锁，准备用它囚禁浑瑊，以便献给赞普。现在，浑瑊跑掉了，却空自捉住你们这些人。”尚结赞又对马燧的侄子马弇说：“胡人把马匹视为性命。我在河曲时，春天的草木还未萌生，马匹饿得抬不起脚来。当此时，如果马侍中渡过黄河袭击我们，我们便会全军覆没了！我们请求和好能够成功，全赖马侍中从中出力。如今我们全军得以回去了，怎么能够扣留他的子孙呢！”他让马弇与宦官俱文珍、浑瑊的将领马宁一起回国，而将崔汉衡等人分别囚禁在河州、廓州和鄯州。德宗听到尚结赞的说法，由此便嫌恶马燧了。

六月，丙戌(初五)，德宗任命马燧为司徒兼侍中，免除了他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

当初，吐蕃尚结赞憎恶李晟、马燧、浑瑊，他说：“除去这三个人，唐朝便可以图谋了。”于是，他离间朝廷对李晟的信任，通过马燧向朝廷求和，打算借着捉拿浑瑊来出卖马燧，使二人一起受到惩罚，而他能够趁机放纵兵马直接侵犯长安。适逢浑瑊走脱，只好作罢。张延赏又惭愧，又恐惧，推托有病，不再处理朝中事务。

15　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6　河东都虞候李自良跟随马燧入京朝见，德宗打算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再三推辞说：“我长期事奉马燧，不想代替他担任主帅。”于是德宗任命他右龙武大将军。第二天，李自良入朝谢恩，德宗对他说：“对于马燧来说，你的做法照顾到军中事由的体

统，诚然合乎礼数。但是，出镇河东这一有屈大才的任命，还是非你莫属的。”德宗终于任命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17 戍守盐州和夏州的吐蕃将士，因给养运送接济不上，多数患瘟疫，希望回国，尚结赞派出三千骑兵迎接他们。他们将当地的房舍全部烧掉，将城墙拆毁并驱散百姓，便离开了。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派兵分别防守二州。

18 韦皋认为云南人颇为知书识理，壬辰(十一日)，他亲自写信劝导他们，敦促他们派遣使者入朝晋见。

19 李泌开始处理朝中事务。壬寅(二十一日)，他与李晟、马燧、柳浑一起入朝晋见，德宗对李泌说：“过去你在灵武时，已经应该担任这一官职，但你主动谦让了。现在，朕起用了你，打算与你有个约定，你千万不要报复仇人。对有恩于你的人，朕自当替你报偿。”李泌回答说：“我平素遵奉道教，是不与人们结仇的。李辅国、元载都加害于我，如今他们自行倒台了。我平时所交好的和对我有恩惠的人，有的已经荣显闻达了，有的已经衰微没落了，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报答的了。”德宗说：“即使如此，对有小恩于你的人，也是应当报答的。”李泌回答说：“今天我也希望与陛下有个约定，可以吗？”德宗说：“有什么不可以的！”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我蒙受陛下深厚的恩典，当然没有受害的迹象。李晟、马燧为国家建树了巨大的功劳，听说有人说他们的坏话，尽管陛下肯定不会听信，但今天我当着他们二人的面讲这些话，是希望他们不要自起疑心而已。万一陛下要加害他们，那么，值宿警卫的将士，方镇的将帅，便都会愤怨叹息，辗转不安，恐怕过不了多少日子，朝廷内外的变故就要再次发生了！如果臣下能够蒙受君主的赏识与信任，那便够幸运的了，还谈什么官职不官职的！我在灵武时，不曾担任官职，但大将、宰相都接受我的指点。陛下任命李怀光为太尉，但李

怀光愈加恐惧，终至背叛了朝廷。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事情啊。如今李晟、马燧已经足够富贵的了，如果陛下能够坦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自保官爵，没有疑虑，在国家发生变故时便出朝随从征伐，在国家无事时便入朝参加朝会，有什么快乐能够与此相比呢！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他们二人的功劳太大便猜忌他们，他们二人也不要因为职位太高便自生疑心，那么，天下便永远不会发生危险了。”德宗说：“朕乍一听你的话，觉着突兀，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待到听了你的分析后，才知道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啊！朕自会牢牢记住你的话，对于李、马两位大臣，朕也自当与你共同保全他们。”李晟和马燧都站了起来，哭泣着表示感谢。

于是德宗对李泌说：“从今天起，凡是有关军队和粮食储备的事情，都由你来主持，吏部和礼部交给张延赏主持，刑部交给柳浑主持。”李泌说：“这不妥当。陛下不嫌我没有才能，才让我出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不可分割的，不象在给事中那里要分辨出哪些是吏部的过失，哪些是兵部的过失，在中书舍人那里有六人签署划押。至于宰相的职责，对天下的事情都应当共同商酌处理。如果宰相各自主持某方面的事情，这便成了专司一面的职能部门了，不是宰相的职责啊。”德宗笑着说：“适才是朕讲得不够妥当，你的话是对的。”李泌请求恢复被削减的州县官员，德宗说：“官吏应当是为百姓而设置的，现在户口比太平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官吏反而增加了，这能行吗？”李泌回答说：“虽然户口是减少了，但是现在的事务比太平时期多出将近十倍，官吏怎么会不增加呢！而且，削减的都是有职任的官员，反而没有削减没有专职的闲散官员。这就是此次削减官员并不妥当的道理啊。至德年间以来，设置名额外的官员，相当于正式官员的三分之一，如果听凭他们按照在官的日期核定资历，然后停罢他们的官职，再增加文武官两选，授给他们同一

类中的正额官职，这样，不仅不会遭到埋怨，还会使他们高兴了。”李泌又请求对没有到封地去的诸王不授给府官，德宗一概答应下来。乙卯(疑误)，德宗颁诏命令对先前削减的官员，一律恢复原有官职。

20 当初，在张延赏任职西川时，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结下了嫌隙。德宗进入骆谷后，正值大雨连绵，路险道滑，有许多卫士逃归朱泚。李叔明的儿子李升和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孤彰的儿子令孤建等六人，惟恐有邪恶的人危及德宗，便在一块儿咬破手臂，立下盟誓。他们裹着绑腿，穿着底上钉有铁钉的皮鞋，轮流为德宗牵马，直到梁州，一概不让其他的人接近德宗。及至回到长安后，德宗将他们全任命为禁卫将军，甚是宠爱优待。张延赏了解到李升私自在郜国大长公主的府第中出入往来，便暗中向德宗禀告了。德宗对李泌说：“郜国大长公主已经老了，李升却很年轻，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大概其中必有原故，你最好查明此事。”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打算动摇太子的地位。是谁对陛下说的？”德宗说：“你不用问了，往后你慢慢为朕清查此事就是了。”李泌说：“讲此事的人一定是张延赏吧。”德宗说：“你怎么知道的？”李泌毫不保留地对德宗讲出了张延赏与李叔明有嫌隙，而且说：“李升承蒙陛下的恩宠眷顾，掌管着禁卫亲兵，张延赏无法中伤他。然而，郜国大长公主是太子妃萧氏的生母，所以他打算用这件事来陷害他罢了。”德宗笑着说：“是的。”于是李泌请求授给李升别的官职，不再让他值宿警卫，以便避嫌。秋季，七月，德宗任命李升为詹事。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

21 甲子(十三日)，朝廷从振武分割出绥、银二州，任命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让他率领神策军将士五千人和朔方、河东将士三千人，镇守夏州。

22 当时，关东防御吐蕃的兵马大量集结，国家的用度不够充足，李泌上奏说："自从改行两税法以来，藩镇与州县往往违背规定，搜刮钱财。接着发生了朱泚作乱，地方上争着通过专买和征收获罪吏民用以赎罪的钱谷来获取钱财，用以充当军事费用，以便检选和募集将士，自行防卫。朱泚之乱被平定后，地方上因违犯规定而感到畏惧，故隐瞒着实情而不敢讲出来。请陛下派遣使者，颁布诏旨，赦免他们的罪过，只让他们改正以往的做法，除了按照规定应当留给诸使、留给州府的钱粮以外，其余的一律要输送到京城。各地方官要处理好拖欠的赋税，对能够征缴的，要征缴上来，对难以征缴的，可以免除征缴，以显示宽大。对于胆敢隐瞒实情的，要重新颁布奖赏告发者的条令，以便惩处他们。"德宗高兴地说："你的策谋很好，但是采用的办法过于宽大，恐怕朝廷能够得到的赋税就没有多少了。"李泌回答说："对于这件事情，我当然已经想好了。实行宽大的办法，能够得到的数量多而时间短。实行严厉的办法，能够得到的数量少而时间长。这大概是因为实行宽大的办法，人们为免除惩处而欣喜，因而乐于交纳赋税；实行严厉的办法，人们争着隐藏赋税，不经过审讯便不能够查出实情，因而得到的钱财不够接济当前的迫切需要，反而都让邪恶的官吏得去了。"德宗说："讲得好！"任命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当初，河陇地区被吐蕃攻陷。自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的奏事人员和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由于回去的道路已经断绝，他们的人员马匹都依赖鸿胪寺供给，礼宾院又委托京兆府及所属赤县畿县供应他们，而到度支领受钱财。度支不能按时支付钱财，使得长安的商市店铺负担沉重。李泌了解到胡人客使在长安居留时间很长，有的已达四十余年，都有了妻子儿女，他们买下了田地和住宅，放高利贷谋取钱财，安心定居下来，不准备回去了。他命令检核胡

人客使，凡是拥有田地和住宅的人，停止对他们的给养。一共查得四千人，准备停止对他们的给养。胡人的客使都到相府来申诉此事，李泌说："这都是历任宰相的过错。哪有让外国前来朝贡的使者在京城留居好几十年而不听凭使者回国的呢！如今应该向回纥借道，或者从海道上分别打发使者回国。如果有不愿意回去的，应当前往鸿胪寺自行说明，授给一定的职位，发给薪俸，充当唐朝的臣子。人生应当顺应时务，施展才力，怎么能够一辈子作客而死呢！"于是，胡人客使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李泌让他们一律分别隶属于神策两军，让胡人中的王子、使者担任无职事的兵马使，或者担任押牙，其余的人都当士兵，禁卫亲军愈发壮大了。鸿胪寺所供应的胡人客使才有十余人，每年为度支节省钱五十万缗，市肆的商人也都高兴。

德宗又向李泌询问恢复府兵的策略。李泌回答说："今年征发关东士兵戍守京西的有十七万人，算来全年食用粮食二百零四万斛。现在粮食每斗值一百五十钱，合计需钱三百零六万缗。近来国家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也没有粮食可供买入，所以无暇计议恢复府兵啊。"德宗说："这又如何是好？赶快削减戍守的士兵，让他们回去，你看行吗？"李泌回答说："如果陛下采用我的建议，可以不用削减戍守的士兵，不用打扰百姓，而使粮食充足，谷子和麦子的价钱逐渐下降，府兵也能够成就起来。"德宗说："果真能够如此，朕怎么会不采用呢！"李泌回答说："这必须赶紧去做，再过十天，就来不及了。如今吐蕃人长期居住在原州和会州一带，用牛运输粮食，粮食吃光后，牛没有用了。请调出左藏中质地变坏的丝帛，染成花色斑烂的丝帛，通过党项人将它们卖给吐蕃人，每换一头牛，不过需要二三匹丝帛，算来拿出十八万匹丝帛，可以换来六万多头牛。再命令各冶炼场铸造农用器具，买进麦种，分别赐给边

疆一带的军镇，募集戍守的士兵，让他们耕种荒田，与他们约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种子，对剩下的粮食，按照当时的价钱增加五分之一，由官府收买。来年春天种庄稼还用这种办法。关中土地肥沃，荒废已久，初种必然会有丰厚的收获，戍卒从中得到好处，耕种的人们便会逐渐多起来了。边疆地区的居民极为稀少，将士们每月吃官府供应的粮食，他们所收获的谷子、麦子无处去卖，粮食的价钱必然就贱了。所以，名义上是官府增价收买，实际上却比今年粮食的价钱低得多。”德宗说：“好！”当即命令实行这一办法。

李泌又说：“边疆地区的官员有许多空阙，请募集人们交纳粮食，将他们补为边官，便可使今年粮食足够用了。”德宗又听从了他的建议，接着问道：“你说府兵也可以成就起来，此话怎样？”李泌回答说：“戍守的士兵靠着屯田富裕起来，便会安心留在他们的土地上，不再想回去了。根据原有的制度，戍守的士兵三年轮换一次，到三年将满时，下令凡有愿意留下来的人，将他们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田。他们家人愿意前来，原籍所在官府便发给沿途提供食品的文书来遣送他们。当地官府要根据应募的人数，以公文报告本道。即使是河朔地区的各节帅也能够免除替换戍卒的烦劳，也是乐于听命的。用不了几次轮番替代，戍守边地的士兵便成了定居边疆的本地人，于是一律采用有关府兵的办法来管理他们，这就可以使关中变困苦穷乏为富庶强盛了。”德宗欢喜地说：“果真如此，天下便不会再发生变故了。”李泌说：“不是这样。我能够不用兵打仗，便使吐蕃自行困窘。”德宗说：“你有什么计策？”李泌回答说：“我还不敢讲出来。等到麦子和谷子发挥效用了，然后才可以计议此事。”德宗再三询问，都没有得到回答。李泌本意打算联合回纥、大食、云南，与他们共同图谋吐蕃，使吐蕃需要防备的敌手增多，但他知道德宗

平素憎恨回纥，惟恐听到他的建议会不高兴，会连同屯田的计议也不实施了，所以他不肯讲出来。不久，屯戍的士兵响应招募了，愿意留下来耕种屯田的人有十分之五六。

23 壬申(二十一日)，德宗赐给骆元光姓氏与名字，叫李元谅。

24 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去世。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三卷

唐纪四十九　　唐德宗贞元三年(丁卯,公元 787 年)

1 八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2 吐蕃尚结赞派遣骑兵五人护送崔汉衡回国,并且上表请求和好。到达潘原时,李观对他们讲"圣上颁诏命令不许接待吐蕃使者",接受了他们的表章,但拒绝接待他们这一行人。

3 当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一起出任宰相,柳浑在计议事情时,屡次与张延赏发生意见分歧。张延赏让亲近的人对柳浑说:"相公是有德望的老臣,只要在朝堂上少说话,宰相这一重要的职位便可保长久了。"柳浑说:"你替我向张公道歉吧,我柳浑的头可以被砍下,舌头讲话却是不能够禁止的!"自此以后,两人便结仇了。德宗喜欢斯文儒雅,不露锋芒,但柳浑朴实而正直,轻率而简易,不讲究庄严的举止,在德宗面前时常还说方言俗语,德宗心中不快,打算将他贬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说:"柳浑气量较小,但是心地正直,没有二心。依照旧日制度,宰相被罢免后,没有担任长史的。"德宗又打算任命他为诸王的师傅,李泌请求任命他为常侍,德宗说:"只要能罢免他的相职,无论任命他什么官职都是可以的。"己丑(初九),柳浑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

4 当初,郜国大长公主嫁驸马都尉萧升。萧升是萧复的堂兄弟。公主的行为不够检点,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都出入公主的府第。公主的女儿作了太子的妃

子，开始时，德宗对公主所施的恩典与礼数甚是优厚，公主经常直接乘着肩舆到太子的东宫去，宗室亲戚都嫉妒她。有人告发公主行为放荡淫秽，而且为太子作过以诅咒制胜的祈祷。德宗大怒，将公主拘禁在宫中，严辞斥责太子。太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便请求与萧妃离婚。

德宗传召李泌，将此事告诉了他，而且说："近来舒王已经成年，可以册立，他性情是孝敬友爱，温和仁厚的。"李泌说："哪至于这样做呢！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能够一时对他有了疑心，便打算将他废掉，而去册立侄子，这不是失策吗！"德宗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能够离间人家的父子关系！谁告诉你舒王是我的侄子？"李泌回答说："陛下自己讲的。那是在大历初年，陛下告诉我：'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我问其中的原故，陛下说'皇上让我将昭靖太子的几个儿子认作我的儿子。'如今陛下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尚且起疑心，对侄子又会怎样！虽然舒王是孝敬陛下的，但若将他立为太子，从今以后，陛下最好还是勉力而为吧，不要再指望他的孝敬了！"德宗说："你不爱护自己的家族吗？"李泌回答说："正因为我爱护自己的家族，所以才不敢不把话说尽。如果我怕将陛下惹怒，便委曲从命，以后陛下后悔了，必定责怪我说：'我专门任命你担任宰相，你却不能极力劝谏，使我落到这般地步，我一定要也把你的儿子杀掉。'我老了，晚年的岁月没有什么可顾惜的，如果陛下冤枉地杀掉我的儿子，使我将侄子立为后嗣，我真不知道将来是否能享受他的祭祀哩！"于是他呜呜咽咽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也哭泣着说："事情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让朕怎么办才好呢？"李泌回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希望陛下审慎地设法应付吧。我最初以为陛下圣明仁德，会使大唐以外的蛮夷之人都尊奉陛下有如自己的父母，哪想到陛下连自己的儿子都怀疑到这般地步了呢！如今我已把话说尽了，不敢

避开陛下忌讳的事。自古以来，父子相互猜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家族倾覆的。陛下还记得以前在彭原时，建宁王是什么原因被诛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叔实际是冤枉的，肃宗性子急躁，而诬陷他的人们又深于计虑罢了。”李泌说：“过去，由于建宁王的原故，我坚决辞去了官职爵位，发誓不再靠近天子的身边，不幸的是今天又当了陛下的宰相，又目睹了这种事情。我在彭原时，承蒙肃宗皇帝无可比拟的恩典，但终究不敢说出建宁王是冤屈的，直到临辞行时，我才说了出来，肃宗也后悔地哭了。自从建宁王去世后，先帝常常心怀畏惧，我也曾经给先帝诵读《黄台瓜辞》，以防备谗言构陷的苗头。”德宗说：“朕本来知道这些事情。”他的态度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于是说：“贞观、开元年间都曾改立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之祸呢？”李泌回答说：“我正想谈这个问题。过去李承乾曾经屡次在皇上外出时代行处理国政，依托归附他的人很多，他居住的东宫所拥有的士兵又特别多。他与宰相侯君集图谋造反，事情被发觉后，太宗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大臣几十人审讯他，将事情的原委都查问得一清二楚，然后太宗才召集百官来评议此事，当时的进言人尚且说：‘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作为慈父的本色，让太子能够活完他自然的寿命吧。’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便将他连同魏王李泰一齐废黜了。既然陛下知道肃宗性情急躁，认为建宁王是冤枉的，我真是万分庆幸。希望陛下能够将失败的教训引以为警戒，安闲地过上三天，推究此事的头绪，并将它们思考清楚，陛下一定会毫无疑虑地认定太子是没有二心的了。如果确有迹象，应当召集通晓义理的大臣二十人与我去审讯他的亲信，假如确有实在的情状，希望陛下实行贞观年间采用的办法，连同舒王一起废置而册立皇孙，那么，在百世以后，君临天下的人仍然是陛下的子孙后代啊。至于开元末年，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兄弟，杀了他们，全国的人都为他们

的冤屈感到怨愤，这正是连百世以下都应当引以为教训的，难道还可以效法吗！而且，陛下过去曾经让太子在蓬莱池见过我，我看他的仪容外表，没有楚成王太子商臣那种蜂眼突出、声似豺狼的凶悍状貌，让我担心的正是太子会失之优柔仁厚哩。再者，自从贞元年间以来，太子经常住在少阳院，就在陛下下榻的宫殿旁边。他不曾接触外人，参予外界的事情，哪里会有作乱的图谋呢！那些蓄意诬陷的人机巧奸诈，手段变化多端，即使象西晋愍怀太子有亲手所写的反书，象开元年间太子李瑛有身披铠甲入宫的行动，尚且不可信是要谋反，何况太子仅仅是因为岳母犯了罪过而遭受连累的呢！幸亏陛下对我说了，我敢用我的家族来担保太子肯定不知道有此类策谋。假如让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一类人逢迎陛下改立的意旨，他们现在已经到舒王那里图谋拥立新太子的功劳去了！”德宗说：“这是朕的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而你为什么这样极力谏诤呢？”李泌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如今我独力支承着宰相的重任，在四海之内，有一件事情处理失当，都是我没有尽到责任。何况眼巴巴地看着太子遭到冤屈而不发言，我的罪过就太大了！”德宗说：“朕为你推迟到明天考虑此事。”李泌抽出朝笏，向德宗叩头，还哭泣着说：“这样做，我知道陛下父慈子孝一如既往了！然而，陛下回宫后，应当自己审慎地考虑，别把这一意图透露给周围的人。如果透露出去，那些人都想为舒王建树功勋，太子便危险了！”德宗说：“朕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李泌回家后，对子弟说：“我本来并不愿意享受富贵，但是命运与心愿背道而驰，现在连累你们了。”

太子派人向李泌致谢说：“如果事情肯定不可挽回，我打算事先吞服毒药，你看怎么样呢？”李泌说：“肯定不必为此挂虑。希望太子奉行孝敬之道。如果我不在了，那倒是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子了。”

隔了一天，德宗单独传召李泌来延英殿议事。德宗泪水纵横地哭着，抚摩着李泌脊背说："若不是你极力进言，如今朕后悔也来不及了。一切都象你说的那样，太子仁厚孝敬，确实没有二心。从现在起，军务、国政以及朕的家事，朕都与你商量。"李泌跪拜道贺，趁机说："陛下神圣英明，明察太子无罪，我报效国家就到此为止了。前天，我心跳加快，魂不守舍，不能再办理政务了。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朕父子依仗着你的帮助才得以保全，朕正要把子孙后代嘱托给你，使你世世代代得享富贵，以报答你的恩德，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甲午(十四日)，德宗颁诏说李万不晓得回避同宗，应该受杖刑而死。李升等人及公主的五个儿子，一概流放到岭南或边远的州去。

5 戊申(二十八日)，吐蕃率领羌族、浑族的人马侵犯陇州，营地连绵几十里地，京城震惊恐惧。九月，丁卯(十七日)，朝廷派遣神策军将领石季章戍守武功，派遣决胜军使唐良臣戍守百里城。丁巳(七日)，吐蕃大规模地掳掠汧阳、吴山、华亭，杀戮年老体弱的人，有的砍断手臂，有的挖去眼睛，然后将他们抛弃。吐蕃军将成年壮丁一万多人全部驱赶到安化峡的西面，把他们分别归属于羌族和浑族，还告诉他们说："准许你们向着东方哭泣，告别故乡！"大家放声哭号，从山崖跳下深谷而死亡和受伤的有一千多人。没过多久，吐蕃众军再次前来，包围陇州，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军副将苏太平在夜间派出兵马击退了他们。

6 德宗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进贡的物品共计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到三十万缗。谈论此事，朕本来也知道有失体统，但是宫中的费用实在不够。"李泌说："古时候，天子不私自谋求钱财，如今请让我每年供给宫中钱一百万缗，希望陛下不要接受各道进贡的物品，并停止颁旨向各地索取财货。如果一定需要什么东西，请陛

下下达敕令，将所需物品折合成税钱，防止奸邪的吏人借机搜刮钱财。”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7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谋求通好，而且请求通婚，德宗没有应允。适逢边疆的将领报告缺少马匹，朝廷拨不出马匹来供给他们，李泌便对德宗说：“陛下果真能够采用我的策略，几年以后，马匹的价格便只是现在的十分之一了！”德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泌回答说：“希望陛下能够用极为公正的态度对待此事，委屈自己，顺从别人，为国家的重大谋略着想，我才敢说出来。”德宗说：“你怎么如此疑虑！”李泌回答说：“我希望陛下在北面与回纥和好，在南面与云南交往，在西面与大食和天竺结交。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吐蕃便会自然困难起来，马匹也容易得到了。”德宗说：“对于云南、大食、天竺三国，就按你说的办吧，至于回纥，那是不行的！”李泌说：“我本来就知道陛下是持此态度的，所以不敢及早说出来。为当前考虑，应当将回纥排在首位，其余三国还可以略微往后排些哩。”德宗说：“只有回纥你不要谈。”李泌说：“我占着宰相的职位，裁定事情的可行与不可行，取决于陛下，但是哪至于不允许我讲话呢！”德宗说：“对于你所说的话，朕完全听从了。至于回纥，最好等待朕的子孙去解决。在朕在位时期，那是肯定不行！”李泌说：“莫不是由于陛下在陕州受到的耻辱吧！”德宗说：“是啊。韦少华等人由于朕的原故蒙受羞辱而死，朕怎么会忘记那些事情！那时适值国家多难，没有余暇来报复他们，至于通好，那是断然不行的。你不用再说了！”李泌说：“残害韦少华的是牟羽可汗。陛下即位后，他发兵前来侵犯，还没有走出国境，现在的合骨咄禄可汗便将他杀了。这样说来，现在的可汗对陛下是有功劳的，应当受到封拜赏赐，又哪里有什么怨恨呢！此后，张光晟杀了突董等九百多人，合骨咄禄还是不敢诛杀朝廷的使者，这样说来，合骨咄禄当然是没有罪过的了。”

德宗说:“你认为与回纥和好是对的,那朕当然是不对的了?”李泌回答说:“我是为国家讲这番话的。倘若我去迎合陛下,以求容身,让我怎么到天上去见肃宗和代宗呢!”德宗说:“让我慢慢想一想吧。”自此以后,李泌大约奏对了十五次以上,没有一次不谈论有关回纥的事情,但德宗始终不肯答应下来。李泌说:“既然陛下不肯答应与回纥和好,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不是朕不接受规劝,只是朕想与你比较其中的道理罢了,你怎么至于马上就要离开朕呢!”李泌回答说:“陛下允许我讲清道理,这当然是国家的福气啊。”德宗说:“朕并不顾惜委屈自己去与回纥和好,但朕不能够辜负了韦少华这些人。”李泌回答说:“在我看来,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而不是陛下辜负了他们啊。”德宗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李泌回答说:“过去,回纥叶护领兵帮助朝廷讨伐安庆绪时,肃宗仅仅让我在元帅府设宴慰劳他们,先帝并不曾接见他们。就是叶护坚持邀请我到他的营垒去,肃宗仍然不肯答应。及至大批的军队将要出发时,先帝才与他们见面。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回纥是戎狄,豺狼成性,他们发兵进入中原腹地,我们不能不特别小心防备他们。陛下在陕州时,还很年轻,韦少华这些人不能周密计虑,引着万乘之主的长子径直前往回纥营垒,而且事先没有与回纥议定相见的礼仪,致使他们得以肆意凶暴,这难道不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吗?就是他们死了,也是不能够偿清罪责的。而且,香积寺获胜时,叶护准备领兵开进长安,先帝亲自在他马前施礼来制止他,于是叶护便不敢开进长安城了。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有十万多人,他们都叹息着说;‘广平王真是华夏与蛮夷的共主啊!’这样说来,先帝对人屈尊时较少,而向人伸展抱负时却较多。叶护便是牟羽的叔父。牟羽身为可汗,率领着全国兵马奔赴中原的祸难,所以他的心志与气度是傲慢自负的,是敢于向陛下要求礼遇的,而陛下

天赋的资质是神明威武的，并没有被他所屈服。在那个时刻，我不敢说别的，若是牟羽可汗将陛下留在营中，欢饮十天酒，天下百姓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然而，陛下如天的威严所到之处，连豺狼也驯顺起来了，可汗的母亲向陛下双手献上貂皮衣服，喝退周围的人，并亲自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寺的事情来看，说成委屈了陛下是对的呢，还是说成没有委屈陛下是对的呢？这是陛下向牟羽屈服了呢，还是牟羽向陛下屈服了呢？”德宗对李晟和马燧说：“故人最好别再见面。朕素来怨恨回纥，现在听李泌说了香积寺的事情，朕觉着自己少理，你们二人有什么看法？”二人回答说：“果真象李泌讲的那样，回纥似乎可以宽恕。”德宗说：“你们二人也不赞成朕的做法，朕应当怎么去做呢？”李泌说：“我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怨恨回纥，近年以来的宰相才是应当怨恨的。如今回纥可汗诛杀了牟羽，而回纥人又立下两次收复京城的功勋，有什么罪过呢！而吐蕃庆幸我国发生灾祸，攻陷了河陇地区几千里地，还领兵进入京城，致使先帝流亡陕州，这才是一定要报的仇怨，何况当时的赞普尚且在位呢！宰相不向陛下将这件事情分辨明白，就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进攻回纥，这才是应当怨恨的啊。”德宗说：“朕与回纥结下的怨仇为时已久，他们又听说吐蕃在会盟时作乱，现在前往与他们通和，不是要再次拒绝我们，惹来夷狄之人的耻笑吗！”李泌回答说：“不是这样。往日我在彭原时，现在的可汗当时担任胡禄都督，他与现在的国相白婆帝一起跟随叶护前来，我接待他们，颇为亲善优厚，所以，他们听说我出任宰相，便向我们请求和好，怎么会再次拒绝我们呢！现在请让我写一封书信与他们约定，让可汗称臣，做陛下的儿子，每次前来的使者，随员不能超过二百人，互市的马匹不能超过一千匹，不允许携带汉人以及胡族商人到塞外去。如果回纥能够遵守五条约定，那么，陛下就一定要答应与他们和好。这样，

陛下的声威可以延展到北部荒远的地方，从侧面震慑吐蕃，这也足以使陛下平素的志向为之一快。”德宗说：“自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两国结成兄弟关系，现在一下子打算让他们做臣属，他们怎么肯和好呢？”李泌回答说：“他们想与大唐和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的可汗、国相素来相信我的话，如果一封信还不能把事情处理妥善的话，只需要再发一封书信就可以了。”德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

不久，回纥可汗派遣使者上表自称儿臣，凡是李泌与他们约定的五件事情，全部听从命令。德宗非常高兴，他对李泌说：“怎么回纥这样畏惧并折服于你呢！”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声威与福气所致，我有什么力量！”德宗说：“回纥已经通和了，又应当怎样招抚云南、大食和天竺呢？”李泌回答说：“与回纥和好了，吐蕃便已经不敢轻易侵犯边界了。接下来招抚云南，就是砍断吐蕃右边的臂膀。自汉朝以来，云南都是中国的臣属。杨国忠没缘由地搅扰他们，使他们背叛朝廷，臣服于吐蕃。他们被吐蕃的繁重赋役搅扰得困苦不堪，没有一天不想再做唐朝的臣属啊。大食在西域各国中最为强盛，由葱岭起，直抵西海边，地域几占天下的一半。大食与天竺都仰慕中国，而又世代与吐蕃结下怨仇，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可以招抚的。”

癸亥(十三日)，德宗打发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回国，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可汗，还以绢五万匹偿还他们的马价。

8 吐蕃侵犯华亭以及连云堡，将两处都攻陷了。甲戌(二十四日)，吐蕃人驱赶着华亭、连云堡二城的几千百姓和数以万计的邠州、泾州人和牲畜离去，将人和牲畜安置在弹筝峡的西面。泾州倚靠连云堡作为前哨，连云堡失陷后，西城大门难以开放，城门外都成了吐蕃的地盘，打柴的道路都被切断。每当收获时，必须布置军

队来保卫庄稼，人们经常不能按时收获，仅得到无籽粒的禾穗罢了。自此以后，泾州常常因缺少粮食而困苦不堪。

9 冬季，十月，甲申(初四)，吐蕃侵犯丰义城，前锋来到大回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击退了他们。乙酉(初五)，吐蕃又去侵犯长武城，并修筑原州的故城，以屯驻兵马。

10 邪恶的僧人李软奴自称："我本是皇族，现在五岳四渎的神灵命令我作天子。"他结交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人图谋发起变乱。丙戌(初六)，他的同伙告发了他，德宗命令逮捕他，送交内侍省追究其事。李晟听到这个消息后，骤然仆倒在地上说："我的家族要覆灭了！"李泌询问其中的原故，李晟说："我新近才遭受了诽谤。在朝廷内外，我家族的人有一千多，倘若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连你也不能挽救我了。"于是，李泌秘密上奏说："大案一旦发生，牵连的人一定很多，外边人们的情绪震恐不安，请将此案由内侍省交付御史台审讯。"德宗同意了。韩钦绪是韩游瓌儿子，他逃亡到邠州，正值韩游瓌出兵屯驻长武城，留后给他上了枷锁，送往京城。壬辰(十二日)，朝廷将李软奴等八人腰斩，北军将士犯罪至死的有八百多人。然而，朝廷中的臣僚没有受到牵连。韩游瓌留下军队，自己前往朝廷谢罪，德宗派遣使者制止了他，对他的任用一如既往。韩游瓌又将韩钦绪的两个儿子带上枷锁押送到朝廷来，德宗也宽宥了他们。

11 吐蕃苦于天气严寒，不曾前来侵犯，然而官军的粮食运输也难以接济。十一月，德宗颁诏，命令浑瑊回河中，李元谅回华州，刘昌分出部分人马回汴州，其余防御吐蕃的兵马撤退到凤翔、京兆各县驻扎，以便就地取得粮食供给。

12 十二月，韩游瓌入京朝见。

13 自从兴元年间以来，这一年的年景最丰熟，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钱，粟一斗值八十钱，德宗颁诏命令在丰收的地区由官府和

籴。

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说:"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和籴,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过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臣司马光曰: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幸亏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查处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饬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去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

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14 李泌因李软奴的同伙还有在北军任职而未曾被揭发的人，便请求皇帝实行大赦，以使他们安定下来。

四年(戊辰，公元 788 年)

1 春季，正月，庚戌朔(初一)，大赦天下。皇帝颁诏命令：从今以后，两税的等次每三年重定一次。

2 李泌奏称在京官员的薪俸过于菲薄，请求自三师以下的官员全部加倍发给薪俸，德宗照准。

3 壬申(二十三日)，德宗任命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二十五日)，任命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刘昌与李元谅都率领士兵努力种田，几年以后，军中粮食充足，有了盈余，泾州和陇州逐渐安定下来。

4 韩游瓌入京朝见时，军中将士认为他肯定一去难返，为他饯别送行，备办得甚为菲薄。韩游瓌见到德宗后，极力陈述修筑丰义城可以控制吐蕃，德宗闻言大悦，便打发他返回本镇。很多军中将士忧虑恐惧。韩游瓌嫉妒都虞候虞乡人范希朝有功绩和名声，得到大家的拥护，便寻找他的罪过，准备杀掉他。范希朝逃奔凤翔，德宗召他回京，在左神策军中安置下来。韩游瓌率领部众修筑丰义城，只修筑了四尺高，便塌落下来了。

5 二月，元友直将淮南的二十万钱帛运送到长安，李泌将它们悉数送到大盈内库。然而，德宗仍然屡次传旨向地方索取财物，还命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心中懊恼而不敢直言。

臣司马光曰：君主把整个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的资财都是他所拥有的。使天下的资财繁盛起来，以赡养天下的百姓，自己也一定是快乐的。有的君主竟然还要经营私人储藏，

这是凡夫的鄙下的志趣。古人说过:贫穷的人不用学节俭而节俭的品德自然具备。一般说来,富有资财,是产生奢侈的欲望的根源。李泌打算消弭德宗的欲望而充实他的私人资财,资财充实了,欲望便也滋长起来了。资财不能满足欲望,怎么能够没有需索呢!这就象打开大门而禁止出行一样啊!虽然说德宗是有许多偏执之处的,但也由于李泌出任他的宰相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正道的原故啊。

6 咸阳居民中有人进言说:"我看见白起了,他让我上奏说:'请让我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正月,吐蕃一定会大规模入侵,我自当为朝廷打败他们,以便取得信用。'"不久,吐蕃前来侵犯,边疆将领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未能深入。德宗认为事有效验,准备在京城建立祠庙,追封白起为司徒。李泌说:"我听说:'国家将要兴起时,要听取人民的呼声。'现在将帅立下功勋,陛下反而追封白起,我恐怕边疆的臣下就要人心离散了!如果在京城建立祠庙,大事祈祷,在各地传播开来,将会助长相信巫祝的风气。如今杜邮有白起的故祠,请敕令所在府县修葺祠堂,便不至于使人们的视听受到惊动了。而且,白起是诸侯国中的将领,追封为三公,地位过高,请追封他为兵部尚书就可以了。"德宗笑着说:"你对白起也吝惜官位吗!"李泌回答说:"人和神是一致的。倘若陛下不珍惜官位,神也就不认为追封官位是荣耀的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李泌上言说自己年老体弱,独自担任宰相的职务,精神气力消耗殆尽,既然不能听凭他离开相位,请求再任命一位宰相。德宗说:"朕深深了解你的劳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德宗不慌不忙地与李泌谈论自己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实而清廉,强干而耿直,人们说卢杞邪恶,朕觉得他实在不是这个样子。"李泌说:"人们都说卢杞是邪恶的,唯独陛下不能觉察他的邪恶,这正是

卢杞堪称邪恶的道理所在啊。倘若陛下觉察了他的邪恶，难道会发生建中年间的变乱吗？卢杞因私人的嫌隙而杀了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必死之地，激怒李怀光，使他背叛了朝廷，全仗着陛下神圣英明，将他流放了，人们的心情顿时高兴起来，上天也追悔所造成的灾祸。否则，变乱怎么能够消弭呢！”德宗说：“杨炎把朕看作小孩子，每当议论事情时，朕赞成他的奏陈，他就高兴，朕与他反复辩论诘难，他便气冲冲地要求辞去相位，朕看他的本意，是认为不值得与朕交谈吧。由于这个原因，朕与他相互不能容忍，这并不是由于卢杞啊。建中年间的变乱，道术之士预先便建议修筑奉天城，这恐怕是天命如此，而不是卢杞能够招致的！”李泌说：“天命，别人都可以谈论它，只有君王和宰相不能谈论，因为君王和宰相就是制造命运的人物。如若谈论命运，礼乐刑政便全然没有用场了。殷纣王说：‘我生来不就是由天命决定的吗！’这正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啊！”德宗说：“朕喜欢跟别人比较治国的经验。崔祐甫性情狭隘急躁，朕诘问他；他回答得语无伦次，朕知道他的短处，便经常维护他。杨炎议论事情，还是有可以采纳的意见的，但是他态度粗率狂傲，朕诘问他，他动不动就勃然大怒，毫不顾及君臣的礼节。所以一看到他，就叫人生气，其余的人则不敢再说话了。卢杞小心谨慎，凡是朕所说的，他没有不听从的，加上他没有学识，不能与朕反复争论，所以朕想要说的话经常是没有穷尽的。”李泌回答说：“卢杞对陛下的话无不听从，难道就是忠臣吗！‘我讲的话，是没有人敢于违背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讲出来可以使国丧失掉’的意思啊！”德宗说：“只有你与他们三人是不同的。朕讲得妥当，你的脸上是喜气洋洋的，朕讲得不妥当，你的脸上便常常要显出忧愁的样子。虽然你时而会说出刺耳的话来，就如刚才你谈到商纣王以及使国家丧失掉这一类话一样，但是，朕仔细琢磨过你讲的话，全是你在事情发

生以前所做的忠告，按照这些话去做，就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而按照朕原来那些想法去做，就会招致危机，引发变乱。虽然你说的话深深切中朕的缺失，但是面色和蔼温顺，不象杨炎那样傲气凌人。朕反复对你诘责，你在言辞和道理上并不屈从，但又没有逞强好胜的意图，直至使朕内心已经完全屈服，因而不能不听从你的意见。这便是朕为得到你而自己高兴的原因啊。”李泌说：“陛下任用的宰相还多着哩，如今一概不加评论，这是为什么呢？”德宗说：“他们都不是人们所说的宰相啊。凡是出任宰相的，就一定要把行政事务交给他们。比如玄宗时期的牛仙客、陈希烈，能够把他们称作宰相吗？又如肃宗、代宗任用你，虽然你没有得到宰相的名称，但这就是真正的宰相了。如果一定认为官职达到平章事才是宰相，那么，王武俊这一类人便都是宰相了。”

7 刘昌重新修筑连云堡。

8 夏季，四月，乙未(十八日)，德宗又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名为左、右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各军合起来号称十军。其中神策军尤其强盛，他们多数戍守京西，零散地驻扎在京城地区。

9 福建观察使吴诜因部下将士怯懦软弱而轻视他们，极力役使他们。将士发起变乱，杀掉了吴诜的亲信十多个人，逼迫吴诜写文书召大将郝诚溢掌管留后事务。郝诚溢上表请求治罪，德宗派遣中使就地赦免，使他安下心来。

10 乙未(十八日)，陇右节度使李元谅将良原旧有的城池修筑起来，并镇守在那里。

11 云南王异牟寻打算归附朝廷，但不敢自行派遣使者，首先派遣他的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京朝见。五月，乙卯(初八)，德宗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对他们的赏赐甚为丰厚，还封他

们为王,发给印绶,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12 辛未(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将吴诜贬黜为涪州刺史。

13 吐蕃三万多骑兵侵犯泾、邠、宁、庆、鄜等州。在此之前,吐蕃经常选择秋天和冬天前来侵犯,及至春天,往往因染上瘟疫而退却。至此,吐蕃得到唐朝的百姓后,将他们的妻子儿女留作人质,派遣吐蕃将领带领着这些百姓,在夏天最热时前来侵犯,各州都据城守备,没有人敢同他们交战,吐蕃俘获虏掠了数以万计的人丁与牲畜,便离去了。

14 夏县人阳城以学问与品行著称于世,他在柳谷北面隐居,李泌推荐他;六月,他被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

15 由于吐蕃侵犯边塞,韩游瓌亲自戍守宁州,但他得了病,请求派人将自己替代回去。秋季,七月,庚戌(初五),德宗加封浑瑊为邠宁副元帅,任命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任命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在张献甫没有到职之前,壬子(初七)夜里,韩游瓌没有告诉众人,便轻装骑马回朝廷去了。戍卒裴满等人害怕张献甫的严厉,便乘着没有主帅的时机,在癸丑(初八)率领他的同伙发起变乱。他说:“张公本不出于本军,我一定要抗拒他。”于是,他们到市肆去抢劫,还包围了监军杨明义的住所,让他上奏请求任命范希朝为本镇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躲避变乱,逃出城来,听说要请范希朝出任节度使,便又进入城中,他说:“你们所请求的,很合我的心意,我是来庆贺的呢!”作乱的士兵稍微安定了一些。杨朝晟暗中与各将领计议了一番,早晨率领着兵马,召集作乱的士兵,对他们说:“你们所要求的事情难以实现了。张公已经来到邠州,你们发动变乱,应当处死,但不会将你们都杀了,你们最好自己推举出带头的人来。”于是他斩杀了二百余人,率领大家迎接

张献甫。德宗听说军中人众愿意让范希朝统领，便准备授给他这一职务。范希朝推辞说："我是因畏忌韩游瓌的迫害才回来的，如今前去替代他的职务，这可不是防范阴谋、安定动荡局面的办法啊。"德宗嘉许他，将他提升为宁州刺史，作为张献甫的副手。韩游瓌来到京城后，被任命为右龙武统军。

16 由于振武节度使唐朝臣未能严密侦察敌情，己未(十四日)，奚人和室韦人侵犯振武，捉住前来安抚军心的中使二人，在大量掳掠人口和牲畜以后，便离去了。当时，迎接公主的回纥人众正在振武，唐朝臣派遣骑兵七百人与回纥骑兵数百人追击他们，回纥的使者被奚人、室韦人杀掉了。

17 九月，庚申(十六日)，吐蕃尚悉董星侵犯宁州，张献甫击退了他们。吐蕃转而在鄜州和坊州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

18 元友直检查各道在税收以外加征的财物，并将它们全部上缴户部。以后这种做法便成了固定的制度，每年要在税收以外缴纳一百余万缗、斛，百姓难以忍受这种索求。各道经常向德宗反映这种情况，德宗心中理解了他们的疾苦，于是颁诏："今年已经收入官府的税收以外的财物可以运往京城，还没有收入官府的，全部交还给百姓。从明年起，悉数免除。"于是，东南地区的百姓又安心从事他们的本业了。

19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到唐朝允许通婚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便派出他的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以及大臣的妻子，连同国相、跌跌都督以下一千多人，前来迎接可汗的妻子可敦，措辞与执礼都很恭敬。他们说："往日两国结为兄弟，如今可汗是皇上的女婿，是皇上的半个儿子了。如果吐蕃危害朝廷，儿子自当为父亲除去他们。"于是回纥责骂、侮辱了吐蕃的使者，与吐蕃断绝了往来。冬季，十月，戊子(十四日)，回纥使者来到长安，可汗上表请求将回纥改

称为回鹘，德宗答应了。

20 吐蕃征发十万兵马，准备侵犯西川，同时也征发云南兵马。云南虽然暗中已经归附唐朝，但表面上还不敢背叛吐蕃，因而也派出数万兵马在泸水北岸驻扎。韦皋了解到云南王还在拿不定主意，便写了一封给云南王的书信，在信中陈述了云南王叛离吐蕃，归于王化的诚意，装在银盒子中，让东蛮转交吐蕃。吐蕃开始怀疑云南王，便派兵两万在会川驻扎，以便堵住云南前往蜀中的通路。云南王大怒，领兵回国去了。自此以来，云南与吐蕃互相猜疑，云南归顺唐朝的意图愈发坚定，而吐蕃失去云南的帮助，军队的声势便开始削弱了。然而，吐蕃已经出兵，于是分出四万兵马攻打两林、骠旁，三万兵马攻打东蛮，七千兵马侵犯清溪关，五千兵马侵犯铜山。韦皋派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人与东蛮联合兵马，抵御吐蕃，在清溪关外面打败了他们。

21 庚子(二十六日)，德宗册封咸安公主，加封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任命刑部尚书关播为护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22 吐蕃以不久前遭受的失败为耻辱，又派兵马二万侵犯清溪关，派兵马一万进攻东蛮，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监督各军抵御吐蕃。嶲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续接战，从乙卯(十一日)到癸亥(十九日)，大破吐蕃。

23 李泌对德宗说："甬桥是江淮地区漕运的要冲，此地归徐州管辖，与李纳相邻，刺史高明应年纪轻，不晓事，如果李纳有一天又有了背叛朝廷的意图，偷偷占领了徐州，这就等于把江淮地区失掉了，国家的用度将从哪里得来呢！请改任寿、庐、濠三州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守徐州，分割出濠州、泗州来隶属于他，再将庐州、寿州划归淮南，那么淄青就会恐惧收敛，运输通道就会保持畅通无阻，江淮

地区便安定了。趁着现在高明应年幼无知，可以替代，最好将他征召为金吾将军。万一让别人得到徐州，便不能够重加控制了。”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任命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办理政务宽容仁厚而又深明法度，严格执法，所以，他的部下没有人不畏惧他，但又悦服他。

24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去世，他的儿子程怀直自行执掌留后事务。

25 吐蕃屡次派人引诱、威胁云南。

五年(己巳，公元 789 年)

1 春季，二月，丁亥(十四日)，韦皋给异牟寻写去一封书信，内称：“回鹘屡次请求帮助皇上一同消灭吐蕃，如果大王还不及早确定谋略，有朝一日被回鹘赶在前头，大王世代相沿的功劳与名声便白白丢弃掉了。而且，云南长期遭受吐蕃欺压的屈辱，如今若还不乘这一时机，依靠大国的力量，来报复怨仇，洗雪耻辱，后悔也来不及了。”

2 戊戌(二十五日)，德宗任命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程怀直请求在所辖地区内将弓高、景城分割出来，设置景州，还要求朝廷任命刺史。德宗高兴地说：“三十年以来，没有过这类事情了！”于是，任命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次请求再任命宰相。德宗打算起用户部侍郎班宏，李泌说班宏虽然清廉强干，但生性拘泥粘滞，于是荐举说窦参通达敏捷，可以兼任度支盐铁事务，又荐举说董晋端平正直，可以任职于门下省，皇上都认为不行。窦参是窦诞的玄孙，当时正担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董晋当时正担任太常卿。至此，李泌的病情已经极为严重，他再次推荐二人。庚子(二十七日)，德宗任命董晋为门下侍郎，任命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二人

均同平章事，还任命班宏为户部尚书，依然如前担任度支转运副使。

窦参为人刚强果断，严厉苛刻，没有学问，多有权术。每当上奏事情时，各位宰相一齐出来，惟独窦参留在后面，借口奏报度支事宜，实际是要独揽朝中重大的政务。他还大量延引亲友同党，将他们安插在重要的部门中，让他们刺探消息，董晋只是填补相位的空缺罢了。然而，董晋为人端重谨慎，他在皇上面前所说的话，从不向别人泄露出去，有时他的子弟询问他，董晋说："要想知道一个宰相是否有才能，就去看国家是安定还是危殆。我在皇上面前策划计议的事情，是不值一提的。"

三月，甲辰(初二)，李泌去世。李泌有计谋韬略，但是喜欢谈论神仙诡异怪诞之事，所以被世人轻视。

4 当初，德宗想起李怀光立下的功劳，打算宽宥他的一个儿子，但是，李怀光的子孙后代已经全部被处死了。戊辰(二十六日)，德宗颁诏命令以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作为李怀光的继承人，赐给姓氏名字，叫李承绪，任命他为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一千缗，让他供养李怀光的妻子王氏，以及为李怀光扫墓祭祀。

5 冬季，十月，韦皋派遣他的将领曹有道领兵与东蛮、两林蛮以及吐蕃的青海、腊城两节度在巂州台登谷交战，大破敌军，斩首两千级，敌兵跳下山崖和落入水中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还杀掉了敌军的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是敌军中骁勇的将领，在他死去后，韦皋所攻打的城池寨栅无不陷落，经过数年，完全收复了巂州全境。

6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起兵袭击蔚州，驱赶并掳掠人丁与牲畜，德宗颁诏书责备他，他在十几天后返回本镇。

7 琼州自从乾封年间便被山中的黎人所攻陷，至此，岭南节度

使李复派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下了琼州。

8 十二月，庚午(初三)，德宗听说回鹘天亲可汗去世，戊寅(十一日)，派遣鸿胪卿郭锋册封他的儿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在此之前，安西、北庭都向回鹘借道，以便向朝廷奏报事情，所以与回鹘联合。北庭距离回鹘尤其近，回鹘对他们的需索毫无止境。又有沙陀六千多帐与北庭相互依存。还有三葛禄部和白服突厥，都依附于回鹘，而回鹘屡次侵扰劫掠他们。于是，吐蕃利用葛禄和白服突厥的人众前去攻打北庭，回鹘的大相颉干迦期领兵援救他们。

9 虽然云南对吐蕃怀有二心，但也不敢公开与吐蕃断交。壬辰(二十五日)，韦皋再次写书信劝诱开导他们归附朝廷。

六年(庚午，公元 790 年)

1 春季，德宗颁诏命令取出岐山县无忧王寺中佛的手指骨，迎接并安置在宫廷中，然后又送到各个寺院中去，以便让大家观看。全京城的人都前去瞻仰礼拜，布施的钱财数额异常巨大。二月，乙亥(初八)，德宗派遣中使将佛的手指骨重新安葬到原处。

2 当初，朱滔在贝州被打败时，他的棣州刺史赵镐率本州向王武俊投降。不久，他冒犯了王武俊，王武俊传召他，他不肯前去。田绪生性残忍，他的哥哥田朝在李纳处做官，担任齐州刺史。有人说李纳打算将田朝交回魏州，田绪恐惧。判官孙光佐等人为田绪策划：以丰厚的物品赠给李纳，并且劝说李纳招引赵镐，以获取棣州，用这个方式取悦李纳，并乘机请求李纳将田朝送往京城。李纳听从了田绪的建议。丁酉(三十日)，赵镐率棣州归降了李纳。三月，王武俊让他的儿子王士真进击赵镐，未能取胜。

3 回鹘忠贞可汗的弟弟杀了忠贞可汗而自立为可汗，回鹘的大相颉干迦斯向西进击吐蕃还没回来。夏季，四月，回鹘次相率领

国中百姓杀了篡位者而拥立忠贞可汗的儿子阿啜为可汗，阿啜十五岁。

4 五月，王武俊在冀州驻扎，准备进击赵镝，赵镝率领他的部下逃奔郓州，李纳分出一支兵马占据了棣州。田绪让孙光佐前往郓州，诈称有诏书命令将棣州隶属于李纳，王武俊恼怒了，便派遣他的儿子王士清讨伐贝州，夺取了经城等四个县。

5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交战不利，吐蕃急切地进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的搜刮，便与沙陀的酋长朱邪尽忠一起向吐蕃投降，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领部下二千人逃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领兵回国，次相惟恐他另有废立，便与可汗一同前往郊外迎接，跪在地上陈述自己擅自扶立的情况，还说："我的生死，今天只有让大相来决定了。"他郑重地摆出郭锋带来的传国印信，全部交给了颉干迦期。可汗一边跪拜，一边哭泣着说："我年幼无知，如果有幸被立为可汗，惟有依赖阿爹过活，不敢过问国家政事。"回鹘人将父亲称作阿多。颉干迦斯被他卑躬屈己打动了，也扶着他哭了。于是，颉干迦斯以为臣的礼节对待可汗，将可汗交给他的物品全部发给随行的人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接受。于是，回鹘国内渐渐安定下来。

秋季，颉干迦斯率领全国兵马数万人准备收复北庭，又一次被吐蕃打败，死去的人马有一多半。杨袭古收拾残余兵马数百人，准备返回西州，颉干迦斯欺骗他说："姑且和我一起到牙帐。"接着，颉干迦斯将他扣留，不让他回去，最后将他杀死。由此，安西与朝廷的联系便断绝了，也不知安西是存是亡。然而，西州仍然在为唐朝固守。

葛禄部乘胜攻取回鹘的浮图川，回鹘震惊恐惧，将西北方面的部落全部迁徙到牙帐的南面来，以便躲避葛禄部。回鹘派遣达北特勒梅录跟随郭锋一道来唐朝，上报忠贞可汗的丧事，而且请求封立

新可汗。以前，回鹘的使者来到大唐时，礼节和容色骄横傲慢，刺史都与他们平礼相待。现在梅录来到丰州，该州刺史李景略打算在气概上压倒他，便对梅录说："听说可汗新近去世，我要向你表示哀悼的礼节。"于是，李景略首先靠着高的土埂坐了下来，梅录在他前面低头曲背地哭泣着。李景略安慰他说："可汗离开人世，我与你一样悲哀地怀念他。"梅录骄横的容色和凶猛的气势索然尽失了。自此以后，回鹘使者前来，都要在庭中礼拜李景略，李景略的威望与名声传播到边塞以外。

冬季，十月，辛亥(十九日)，郭锋开始从回鹘返回。

6 十一月，庚午(初八)，德宗祭礼圜丘。

7 德宗屡次颁诏，命令李纳将棣州归还王武俊，李纳千方百计地拖延，还请求用海州与朝廷换取棣州，德宗不肯答应。于是他又请颁诏命令王武俊首先将经城等四县归还田绪，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十二月，李纳将棣州归还王武俊。

七年(辛未，公元 791 年)

1 春季，正月，己巳(初八)，襄王李僙去世。

2 二月，癸卯(十二日)，德宗派遣鸿胪少卿庾铤册立回鹘奉诚可汗。

3 戊戌(初七)，德宗颁诏命令泾原节度使刘昌修筑平凉旧城，以便扼制弹筝峡的出口。刘昌只用了十二天时间便修筑告竣，分出兵马，前去戍守。刘昌又修筑了朝谷堡。甲子(疑误)，德宗颁诏给该堡命名为彰信堡。泾原逐渐安定下来。

4 当初，德宗回到长安，因神策等军有护卫侍从的功劳，一律赐名为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委任官员统领各军，对各军的抚慰和体恤都很优厚。禁军仗恃着恩宠而骄傲专横，欺凌百姓，凌驾于府县之上，以至于辱骂官吏，撕毁官府文书。府县官吏中有人愤怒

难忍而对他们用刑，但早晨拷打了一个禁军人员，晚上便被贬黜到万里之外。因此，虽然府县也有公正严明的官员，但无法将自己的职事办好。商市中的富人，往往通过行贿而在军人名册上挂名，于是府县便不能控制他们了。辛巳(疑误)，诏书说：神威军与六军将士与百姓打官司的，要将诉讼案件交给府县办理，小事发文书通报本军，大事上奏朝廷闻知。如果军中将士凌驾于府县之上，应当囚禁其人，上报知闻，交付御史台审问核查。如果县中官吏竟敢拷打侮辱将士，一定要按降职远谪论处。

5 癸未(疑误)，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去世。

6 由于安南都护高正平征收赋税繁重，夏季，四月，群蛮的酋长杜英翰等人起事，发兵围困都护府，高正平因忧虑而死，群蛮听说这一消息后，全归降了。五月，辛巳(二十二日)，朝廷在安南设置柔远军。

7 端王李遇去世。

8 近年以来，韦皋发信招抚云南王异牟寻，始终没有得到回报。然而，每当吐蕃向云南征发兵员时，云南发给吐蕃的兵员却越来越少。由此，韦皋知道异牟寻本心是归附唐朝的。讨击副使段忠义，原来是阎罗凤的使者，六月，丙申(初七)，韦皋派遣段忠义返回云南，并且给异牟寻写去书信，劝导他归顺朝廷。

9 秋季，七月，戊寅(十九日)，德宗任命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10 庚辰(二十一日)，德宗任命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于是群蛮安定下来了。

11 八月，丙午(十八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其他职务一概解除，这是由于窦参嫌恶他的原故。

12 吐蕃攻打灵州，被回鹘击败，便连夜逃走了。九月，回鹘派

遣使者前来进献俘虏。冬季，十二月，甲午(初八)，回鹘又派遣使者进献所俘获的吐蕃酋长尚结心。

13 由于福建观察使吴凑有善于处理政务的名声，窦参因私人的怨恨而诋毁他，而且说他患了风痹。德宗将吴凑传召到京城，让他迈步行走，以便从中察看，结果知道窦参是骗人的，因此，开始憎恶窦参。丁酉(十一日)，德宗任命吴凑为陕虢观察使，借以取代窦参的同伙李翼。

14 睦王李述去世。

15 吐蕃了解到韦皋的使者在云南后，便派遣使者责备云南。云南王异牟寻欺骗来使说："唐朝的使者，本来便是蛮人，韦皋听任他回来，并没有别的图谋。"于是便将韦皋的使者抓起来，送交给吐蕃。吐蕃带走许多云南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云南愈发怨恨吐蕃了。

勿邓部落的酋长苴梦冲，暗中勾结吐蕃，煽动诱惑群蛮，隔断云南使者与唐朝的往来，韦皋派遣两林、勿邓、丰琶三部落的总管苏崱领兵来到琵琶川。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四卷

唐纪五十　　唐德宗贞元八年(壬申,公元 792 年)

1 春季,二月,壬寅(十七日),韦皋捉获苴梦冲,在数说他的罪行后,斩杀了他。前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了。

2 三月,丁丑(二十三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3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威严而有谋略,每当李纳的使者到来时,刘玄佐便深深地结纳他们,所以经常能够得知李纳的秘事,预先做好防备,李纳忌惮他。他的母亲虽地位尊贵,但每天都要织绢帛一匹。她对刘玄佐说:"你本来门第卑微,天子使你富裕尊贵到这般地步,你一定要不惜一死,报答天子。"所以,刘玄佐自始至终不曾失去为臣的节操。庚午(十六日)刘玄佐去世。

4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执掌留后事务,他生性苛酷,削减将士的给养。掌管鼓角的将领杨清潭率领众人发动变乱,夜里在城中纵火抢劫,唯独不冒犯曹王李皋一家。李实翻越城墙逃走,得以不死。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用绳索缒入城中,发布命令,禁止变乱,此后变乱便停止了,徐诚收捕了杨清潭等六人,斩杀了他们。李实回到京城,德宗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 当初,窦参出任度支转运使,班宏担任他的副职。窦参向班宏许诺,等到一年以后,便将度支转运使的正职交给他。过了一年多时间,窦参还没有交出使职的意思,班宏大怒。司农少卿张滂是

由班宏荐举上来的，窦参打算让张滂分管江淮地区的盐铁事务，班宏不肯答应。张滂听说此事，也怨恨班宏。及至窦参被德宗疏远以后，他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财政大权独自落到班宏手中，于是便向德宗推荐张滂。德宗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以便取悦于他。

窦参阴险狡诈而又刚愎自用，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图财利，每当任命官员时，他往往与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计议其事。窦申借此招揽权事，收受贿赂，当时的人们把他叫做“喜鹊”。德宗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对窦参说：“窦申肯定会连累你的，最好将他调出朝廷，也好平息众人的议论。”窦参反复担保窦申没做别的事情，窦申却依然不肯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交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睦，窦申唯恐陆贽被提拔任用，便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编造攻击陆贽的书函，排挤他。德宗完全查清了他们的情况。夏季，四月，丁亥(初三)，德宗将李则之贬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为道州司马。不久，德宗又让吴通玄自裁而死。

6 刘玄佐去世后，将佐隐瞒实情，声称刘玄佐得了重病，请求派人替代。德宗也装作不知道，还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让陕虢观察使吴凑来替代刘玄佐的职务可以吗？”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一致认为这是适宜的，此后德宗才任命了吴凑。吴凑来到汜水时，刘玄佐的灵柩正要出殡，军中将士请求为他备办仪仗，卢瑗不肯答应，还命令留着器物用具，等新任观察使到来时使用。将士发怒，刘玄佐的女婿以及随身士兵都穿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去丧服，登上主帅的座位，自命为留后。他们逮捕了守城将领曹金岸和浚仪县令李迈，对二人说：“你们都是主张迎接吴凑的人！”于是将他们二人剐杀了。卢瑗逃脱，幸免于死。刘士宁用钱财

奖赏将士，劫持着孟介，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德宗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指望着李纳，才敢于请求任命，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与李纳联合了。"庚寅(初六)，德宗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没有归附自己，便假托巡视的名义，来到宋州，让都知兵马使刘逸准替代了他。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7 乙未(十一日)，德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为郴州别驾，将窦申贬为锦州司户，让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并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8 张滂请班宏交出原有的盐铁帐簿，班宏不肯给他。张滂与班宏一起选任巡院官，两人的意见没有相合的时候，因而缺任的官员为数很多。张滂向德宗进言说："象这个样子，职任以内的事必然要荒废了，我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了。"丙午(二十二日)，德宗命令班宏与张滂分别掌管全国的财税，一如大历年间的先例。

9 壬子(二十八日)，吐蕃侵犯灵州，毁去水口支流的渠道，破坏屯田。德宗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援救，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定远和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10 陆贽请求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到诏书上，以便日后按名单考核他们办事成绩的优劣，并且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十四日)，德宗颁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

没过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推举的属官都弄虚作假，有的人还收受贿赂，所以不能得到真有才干的人。"德宗暗中晓示陆贽说："今后任官改官，最好由你亲自选择，不要让各有关部门办理。"于是，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本朝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是通过诏书来加以任命的，这便是经由宰相互相商酌计议，上奏圣

上批准的任命方法。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的任命方法，则是通过圣上的旨意来授给官职，即经由吏部铨选人材，署任职务，圣上在诏旨上标上一个‘闻’字，但不置可否。在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还是由吏部选任上报的。此后，宠臣专擅朝政，丢开众人的公议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废弃公开的选举而推行私人的恩惠，使宰相奏任官员的办法遍及各级官员，如果不经过现任宰相的同意，就无法任官。”他又说：“由三省长官各自推举属官的办法宣布实行以来，只推举了十几个人。评议他们的资历与声望，已是无愧于他们的班列位次，考查他们的品行与才能，又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的地方。然而议论的人骤然横加批评，向上打搅陛下的视听。治道的难以实行，于此也可见一斑了。请让进言的人指出并陈述具体情况，讲清楚哪个人接受了贿赂，哪个人推举时作弊，将这些人交付有关部门，核实所言是实在的，还是没有根据的。对推举失误的人一定要实行惩罚，对诬告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追究他们的罪责。为什么一定要姑息作弊与贪赃行为而不肯给以分辩与追究呢！将公开的评议变成私下进行的活动，而不肯公布发言人的名字，使无罪的人遭受怀疑，使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无论亏理还是有理，全都一律对待，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加之，宰相不过只有几个人，哪能普遍熟悉众多的士子！如果让宰相任命所有的官员，理应反复询问访求，但这样便将公开举用变成私下推荐，将察举贤良变成暗中投靠，弄虚作假的事情肯定很多，形成的流弊愈发严重。所以，承续以前的办法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涉谤议的。虽然说这因为宰相把握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反而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知道这些事情。”他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过去的三省长官，现在的三省长官，便是将来的宰相，这不过是

职务的名称暂时不同，本不是推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有区别。担任三省长官的时候不能够举用一两个下属的官吏，到出任宰相以后便可选拔成千上百个官员，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众人的议论飘忽不定，他们的迷惑以这一点最为严重。一般说来，尊贵者统领事务的纲要，卑下者负责细节的处理。所以，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任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吏，要想务求用人得当，便无法改变这种做法。大凡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过去武则天想收买人心，提拔官吏不拘等次，不但百姓可以推荐士子，还可以自己推举自己。然而，那时对官吏的考核与督责非常严厉，官吏的升降都很迅速，所以当世认为武则天是有知人的明智的，连续几朝都仰仗她选拔出来的众多士子为朝廷效力。”他又说：“武则天推举任用人才方法的失误在于变动太快，但是能够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官吏的方法过于精细，反而会失去人才。”德宗终于还是追回了前不久颁发的诏书，不再实行。

11 癸酉(十九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执掌留后事务。

12 六月，吐蕃骑兵一千余人侵犯泾州，掳掠屯田军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13 岭南节度使奏称：“近些时候，海上来的大船运载着珍奇的货物，往往开到安南买卖交易，我准备派遣判官去安南收买，请派中使一人与判官同去。”德宗打算准奏。陆贽进言认为：“远方各国经商贩卖，唯利是图，对他们宽和，他们就前来，对他们有所烦扰，他们就离去。广州历来是各处船舶汇集的地方，现在忽然改道去安南，如果不是广州方面侵渔刻剥过于严重，那肯定就是他们招引远方各国商人的办法不对头，他们不曾自责，却还想动摇陛下的心

志。况且，岭南与安南，无不是陛下的国土，中使与外使无不是陛下的臣属，何必相信岭南而拒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呢！希望陛下将岭南的奏议废止了，不要实行。”

14 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陆贽奏请任命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暂时兼管度支，德宗准许了这一建议。不久，德宗又打算起用司农少卿裴延龄，陆贽进言认为：“如今度支使的职任，需要运输各种货物，平抑物价，如果刻薄吝啬，便会生出麻烦，如果宽容，便会姑息邪恶。裴延龄是一个荒诞虚妄的小人，起用他会震骇人们的视听。尸位素餐的罪责，固然应当有我这微末小臣的一份；若说到知人善任的明德，恐怕也会有损陛下圣明的裁鉴。”德宗不肯听从。己未(初六)，德宗让裴延龄兼管度支事务。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洪水泛滥，淹死了两万余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抚慰。德宗说：“听说损失很少，如果议行丰厚的抚恤，恐怕会生出奸诈欺骗的事情来。”陆贽上奏，大略是说：“世俗的弊病，往往是曲从人意，阿谀奉承，揣摩到人主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辞，猜度到人主讨厌听见什么，便缩小其事。朝廷所采取的措制与防备失去凭依，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他又说：“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得到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百姓的拥护，还用为缺少用度发愁吗！”德宗答应派遣使者，但又说：“既然淮西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就不要派遣使者赈济他们了。”陆贽再次上奏认为：“陛下停息战事，隐忍包容，宽宥了那些作乱者的首领，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人们，自当加以怜惜。过去在诸侯国中秦国和晋国成了仇敌，秦穆公仍然救济晋国的饥荒，况且帝王招抚万邦，只有实行仁德与信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们，不能让我们辜负别人。”八月，德宗派遣中书舍人京兆人奚陟等人前往各道宣诏抚慰遭受

水灾的人们。

15 德宗任命前任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16 韦皋攻打维州，俘虏了吐蕃大将论赞热。

17 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充足，是由于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他大略是说："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由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统领，以至于有时对同一城中的将士，同一军中的官兵，朝廷都分别派遣中使监督，是按不同的诏旨委以职任。朝廷所划分的军镇绵亘在远届千里的土地上，无法相互统属；沿着边疆布置了十万军队，没有设置主谋的人物。每当有敌寇前来，也正好是自己内部倾轧瓦解之时，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来救援时，敌寇已经取得胜利，罢兵而归了。吐蕃与大唐相比，众多与寡少不相匹敌，工巧与拙笨不能对比。然而吐蕃发动进攻，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仍然力量不足。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发布命令是由将领掌管，我军的调度管束却由朝廷控制；他们的兵力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军的各部却是分散的。所说的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指的是前不久陛下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的办法，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以示勉励农耕的措施。这一命令实行的初期，百姓们都是悦服而向往的。然而，有关部门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琐屑惬吝的事情。年景丰熟时，有关部门不肯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五谷欠收时，他们却强行指使有关人员收购粮食。于是，使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财利的权柄，用贱价向人们收购粮食，等到公家与私人缺粮时再卖出去。加之，有一些权势之家、亲近宠幸之臣、游食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买粮食，再运往京城，高价出售。而且人们往往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致使荒远的边疆在严寒季节穿不上衣服，买不到布料。既然上

面对下面不讲信用，下面也就以欺诈回报上面。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军镇的谷价就变得贵了。度支通过随意售出滞销的货物获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得到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实际上巡院反而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虚指粮食储存，计算粮食数额虽然超过亿万，考核存粮的实况却不足十分之一。”

陆贽又说：“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对此，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只晓得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又会说：‘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想节制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盈起来；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足够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成灾，粮米贵了一倍，有许多人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应当提高粮价收购，但没有钱。江淮地区因谷物昂贵，百姓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够通达当时需要的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付二百钱，米碾磨不精，而且放陈了，所以在京城的价钱尤其低贱。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的价钱，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剩下十分之一，让江淮

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象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误。不久以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储存在河阴仓，运到陕州，再留下三十万斛，储存在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输送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仍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到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运往发生水灾的州县出售，以便救助缺乏粮食的人，算来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首先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仓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一百钱，以使农民得到好处。请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购进可供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剩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托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纯、绵，运往京城，偿还原先向户部所借的钱。”

九月，德宗颁诏命令西北边疆官府以高价收购粮食，以便充实粮仓的储备。于是，边地的储备逐渐充足起来。

18 冬季，十一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19 吐蕃与云南的互相猜疑与日俱增。每当云南的兵马开到边境上，吐蕃总是也派出兵马，声称前来接应，实际上是在防备云南。辛酉(十日)，韦皋再次给云南王送去书信，希望与云南一起袭击吐蕃，将他们驱逐到云岭以外，全部摧毁吐蕃的城关堡垒，仅与云南在边境上修筑起一座大城，设置戍守人员自相保卫，永远象一家人般地和睦相处。

20 左庶子姜公辅长期没有升官，便到陆贽处请求提升。陆贽

暗中告诉他说:“听说窦相屡次上奏准备提升你,皇上不肯允许,而且说了恼怒你的话。”姜公辅害怕,请求去做道士。德宗询问其中的原故,姜公辅不敢泄露陆贽说的话,便回答说这是听窦参说的。皇帝恼怒窦参把怨恨推给君主,己巳(十八日),将姜公辅贬为吉州别驾,还派遣中使去责备窦参。

21 庚午(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说,他们在芳州与黑水堡打败吐蕃。

22 当初,李纳因棣州的蛤蜊有盐产之利,便在那里筑城据守,还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便打通与田绪联系的道路。及到李师古承袭节度使职位以后,王武俊因李师古年纪还轻,便轻视他。就在这一月,王武俊领兵在德州与棣州驻扎,准备攻取蛤蜊与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镐领兵抵御他。德宗派遣中使劝告王武俊罢手,于是王武俊领兵而回。

23 当初,刘怦去世时,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滔正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节度使的军府交给了他。刘济让刘滔出任瀛州刺史,向他许下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诺言。不久,刘济起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滔怨恨刘济,便擅自向朝廷上表,派兵一千人参加防御吐蕃。刘济大怒,派兵进击刘滔,并打败了他。

24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既有才干、又很勇敢的人们更换军中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憎恶他。恰巧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了酒,曾在宫中值宿的房舍中过夜。十二月,丙戌(初五),柏良器获罪,贬为右领军。自此,宦官开始专擅军中大政。

九年(癸酉,公元 793 年)

1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开始征收茶税。凡是生产茶叶的州、县以及通往茶山的重要道路,都要估算茶叶的价值,收取十

分之一的茶税，这是听从盐铁使张滂的建议才实行的。张滂上奏："去年因发生水灾而减少税收，国家的费用不够，请征收茶税来补足税收的缺额。从明年以后，对征收茶税得到钱，可以让征收茶税所在地另行储存，等遇到水旱灾害时，用此钱代替百姓的田税。"自此以后，朝廷每年征收茶税得钱四十万缗，但不曾用来救济水旱灾害。

张滂又上奏说："邪恶的人将钱熔化，铸成铜器，借以求利。请禁止制造一切铜器，任凭人们开采产铜的矿山，但不能私自出卖。"

2 二月，甲寅(初五)，德宗任命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3 当初，盐州陷落以后，边疆地区不再有防守的屏障，吐蕃经常截断灵武的通路，侵害搅扰鄜州、坊州。辛酉(十二日)，德宗颁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盐州城经二十天的修筑便告竣了，朝廷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往戍守，命令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以后，灵州、夏州、河西一带获得安宁。

4 德宗让人晓示陆贽，说是"对于机要而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议论，应当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闻知。"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不准备公开驱逐他，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又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对于各道赠送的物品，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事情的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比如马鞭、长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事体。"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回护。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里包含的

事实不同，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恐怕会违背毫无私心的德行，而且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一定要在朝廷上给人以爵赏，一定要在闹市中处人以死刑，这是惟恐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事情办理得不够显明。君主问心无愧地实行赏罚，百姓毫无疑义地听任处治，接受奖赏的人毫无愧色地安心受赏，应当受刑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惩处，这是圣明的君主发扬光大法令制度，并与百姓公开共同遵行的结果啊。凡是谗言诽谤的事情，多数不是实在可信的言论，利于阴谋陷害而害怕公开论辩。一旦进行公开论辩，有的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以追究下去；有的说妨碍事情的体统，需要克制忍耐；有的说不良的行迹还没有暴露出来，最好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抛弃他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表示责备与侮辱呢？这些措词都与情理接近，而其中实在包藏着假托名义、诬陷别人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些说法更为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 确实有大罪恶，那就应当公开按照法律议处；如果他们遭到不实之辞的冤屈，怎么能够让他们暗中遭受流亡迁徙？ 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分辨谗言，必须寻求实情，辨别形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 ，无话可说而无理可辩，这时再施加刑罚。由此下面才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上面才没有错听人言的过失。”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受贿赂，只要所得财物折为布帛以后满了一尺，便以刑律相加。下至卑微的士民属吏，尚且该当严格禁止行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反而能够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途径一经打通，反复实行，就会益加严重，赠送马鞭和长靴没有止息，必然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见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赠物人结交了私情，怎么能够中途拒绝他的请求呢！ 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细流，就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他又说：“假如对赠

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推却，赠品被推却了的人便会怀疑自己遭受拒绝而办事难以顺利。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人们便都知道不接受赠品才是通常的道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5 当初，窦参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斥逐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正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给窦参绢帛五十匹，李巽申奏窦参与藩镇交往。德宗非常气愤，打算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德宗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德宗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与朝廷内外官员交往，他的意图难以测度，这关系到国家存亡，事情重大，你快奏进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要诛杀他不能没有名义。过去，刘晏被处死时，罪状不够清楚，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议论，为他愤懑不平，而背叛朝廷的臣属却在其中找到借口。窦参贪婪放纵，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至于说他是否暗中包藏别的图谋，事情的迹象还模糊不清。如果不进行审讯，骤然间便将他治以重罪，对舆论的惊动不算太小。窦参和我没有情分，这是陛下所了解的。这并不是我打算营救他这个人，而是顾惜朝廷的常规，不宜越轨而行。”三月，德宗又将窦参贬为驩州司马，家中男女人口一概被发配到边远地方。

德宗又命令处治与窦参亲近的同党，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与胁从的区分，刑法有重惩与轻处的不同，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与他亲近的同党也应该从轻论罪。况且窦参刚刚被判罪时，他私结的党羽已经一并连带受罚，现在人心久已安定下来，请不要再追究下去。”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德宗又打算没收他全家的资财入官，陆贽说：“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对于反叛忤逆的人，没收全部财产入官，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惩戒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判定，才能施加刑罚，此后才能没收家产。如今对窦参没有详细地

依法判罪，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登记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物而损害道义。”当时，宦官周围的人怀恨窦参尤其深切，对窦参的诽谤仍然没有止息。窦参没有到达驩州，德宗终于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由驿站送往京城。

6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他因父亲两周年的忌日需要祭奠而回到定州，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二十九日)，德宗颁诏革除张升璘的官职，派遣中使用棍棒责打并囚禁了他。定州物产丰饶，王武俊经常希望得到此地，因此派兵袭取义丰，掳掠了安喜和无极的百姓一万多人，将他们迁徙到德州和棣州。张升云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屡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道歉，王武俊才停止了对他的攻掠。

德宗命令李师古毁除三汊城，李师古接受了诏旨。然而，他经常招募聚集逃亡的人，凡是对朝廷犯有罪过的人，他都抚慰并任用他们。

7 五月，甲辰(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署理本官，与贾耽一起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准备独揽朝廷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往往托病不问朝政。由此以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

8 陆贽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的六种过失。他认为：“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考核督责缺少法度，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

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了。

“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了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虑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惭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了。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

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下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

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要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了。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象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了。

“依我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

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的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9 韦皋派遣大将董勔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10 丙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11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共三批，一批取道戎州，一批取道黔州，一批取道安南，各自携带着金矿石和硃砂前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示心地坚定，硃砂用以表示心地真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分成三份作为凭信，全都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用丝织品写成的文书，称自己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云南使者前往长安，并且上表祝贺。德宗向异牟寻颁赐了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慰问安抚云南。

12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禀报的事情

交互推让，不肯发言。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依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在政事堂执笔，以便处理行政事务，每十天一换人。德宗颁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一天一换人。

13 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恕、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原先都臣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率领本部人众归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和霸州，供给他们耕牛与粮种。汤立志、罗陀恕、董辟和入京朝见，德宗一律授给官职，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14 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我自从兼管度支事务以来，查收各州亏欠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进呈上贡样品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所剩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熟绢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簿罢了。

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地面，生长着几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与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坡地与水沼，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德宗让有关部门前去核实观看，并没有坡地与水沼，也不归罪他。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

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5 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16 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17 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18 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了

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惭愧地撤退了。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鄙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

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19 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公元 794 年)

1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 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咩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牂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咩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

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领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云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与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3 瀛州刺史刘滩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滩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滩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滩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滩亲自去哀哭他们。

4 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5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

发他回去。

6 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 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

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

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绝，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

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

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下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棉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

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

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了；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了。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下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第五条，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

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籍的百姓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笔钱储备粮食，恰好符合以前的旨意。”

第六条，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他大略是说：“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完成的。然而，吞并土地的人居然在其中得到好处。”他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人得到好处。法规可贵的是一定要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是防止深究苛察。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违法者。要微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使富裕人家的损失并不致于有伤富足，而使对贫穷人家的照顾足以赈济穷困。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美好的筹措，是不可舍弃的啊。”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

唐纪五十一　　唐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公元 794 年)

1 六月,壬寅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缄,与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谋划,先不将李抱真去世的消息公告于众,伪造李抱真的表章,请求将节度使的职务授给李缄,还伪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副将陈荣前往王武俊处借用钱财。王武俊生气地说:"我与你父亲深深交好,是为了共同辅助朝廷而已,怎么会与你狼狈为奸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你竟敢不等待朝廷的任命便擅自继位,还敢告诉我,况且有求于我!"他让陈荣回去,口头传达他对李缄的质问与责备。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县人氏,平素以见义勇为知名。德宗知道李抱真已经去世了,便派遣中使第五守进前去观察形势的变化,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时,李缄声称李抱真重病在身,不能接见。过了三天,李缄才全副武装地去见第五守进,第五守进告诉他说:"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去世了,已命令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缄惊讶不已,出来以后,他对各将领说:"朝廷不允许我执掌军中事务,诸位意下如何?"没有人回答他。李缄害怕了,便回去将李抱真的死讯公布于众,把节度使的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口头宣布诏旨,命令王延贵任职,催促李缄前往东都洛阳。元仲经外出逃走。王延贵把罪责全

部加给元仲经，便逮捕并斩杀了他。德宗颁诏任命王延贵暂且代理昭义军中事务。

2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他的弟弟凑罗棟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和吐蕃授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癸丑(十二日)，德宗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给以银作底的金印，印文称作“贞元册南诏印”。袁滋来到云南国，异牟寻面向北方跪着接受了册封的印信，叩头至地，拜了两拜，接着便设宴招待使者，拿出玄宗赐给的两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还指着年迈的吹笛者和歌女说：“皇帝赐给《龟兹乐》时带来的乐工，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袁滋说：“南诏应当深深仰慕祖先的事迹，子子孙孙对唐朝竭尽忠心。”异牟寻行着礼说：“我怎敢不恭谨地承受使者的教导！”

3 德宗赐给义武节度使张升云新的名字，叫张茂昭。

4 御史中丞穆赞按察度支部门的官吏贪赃的罪行，裴延龄打算为他们开脱，穆赞不肯听从。于是，裴延龄诬陷他，使他被贬为饶州别驾，朝中百官对裴延龄畏惧得不敢正眼相看。穆赞是穆宁的儿子。

5 韦皋奏报在峨和城打败吐蕃。

6 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给他新的名字，叫王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了留后，心中愤慨不满，上表请求将磁州、邢州、洺州另外组成一个节镇。昭义的精锐兵马多数驻扎在这三州，元谊给与丰厚的待遇，以便取悦他们。德宗屡次派遣中使晓示他，但他不肯听从。

临洺的守城将领夏侯仲宣率领全城归顺了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促副将石定蕃等人领兵五千人进击洺州。石定蕃率领他的部众二千人叛变投降元谊，马正卿撤退而还。德宗颁

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肯前去就任。王虔休亲自领兵攻打元谊，还引来洺水淹灌洺州城。

7 黄少卿攻陷了钦、横、浔、贵等州，在邕州进攻孙公器。

8 九月，王虔休打败元谊的兵马，进军攻克鸡泽。

9 裴延龄上奏声称官吏太多，从今以后，对于官吏中出现的缺员，请暂且不要补充，收取这部分薪俸，用来充实国家的库存。德宗打算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但无法找到，裴延龄说："近来我在同州看到一处山谷，谷内有好几千棵树木，都是高八十尺的。"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尚且无法找到，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木材？"裴延龄回答说："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当然是等待圣明的君主出世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期间，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

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执掌的物品损失遗落很多，近来由于检阅使去放簿书，于是在垃圾中得到银子十三万两，成匹成段的布帛和零杂货物超过一百万。这都是已经丢弃的物品，也就成为额外的收入，应当全部搬到杂库去，好供给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承认这一说法，便上表直言声称："这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加以推究验查。"主持政务的长官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审察，德宗没有答应，但也不责怪韦少华。每当裴延龄当面回答德宗提出的问题时，任意去说怪诞的事情，都是大家所不敢说、也不曾听说过的，裴延龄却将这些事情说得无可怀疑。德宗也知道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但由于他喜欢恶意诬蔑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

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到宠爱，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由于职分以内的事务与裴延龄有关联，所以时常证实他的虚妄，而陆贽独自以自身抵挡裴延龄，经

常陈说他不可任用。十一月，壬申(初三)，陆贽上书极力陈诉裴延龄的邪恶诡诈，数说他的罪恶，大略是说："裴延龄将搜刮财货当作长远的方策，将诡诈妄为当作美善的计谋，将苛剥民财，聚集怨恨当作不顾及自身的忠心，将惯于诬陷，专进谗言当作竭尽臣下的节操，他汇总典籍所憎恶的东西，用来作为自己的智谋与权术，他冒犯圣人贤人的告诫，用来作为自己的品行与才能，可以称他为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邪恶害政的行为，每天都在增长，每月都在滋蔓，隐秘着的事情固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败露了的事情尤其难以数说。"他又说："倘若陛下认为他蒙受了诽谤，那么，诚然应当赶快为他分辩明白。倘若陛下知道他不是善良之辈，又怎么能够为他容忍掩饰呢！"他又说："陛下打算姑且保全护持他，对他从来不加责问，裴延龄以为他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怀有畏惧的心思。他把东边的移动到西边去，就成为考课的成绩，将这边的拿到那边去，就说是额外的收入，如此欺骗玩弄朝廷，就如小儿游戏一般。"他又说："裴延龄虚伪诡诈的才能，诬蔑不实的言辞，遇事便要表现，随口便要讲出，没有一天不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一时不在做这种事情，这是难以完全陈述出来的了。"他又说："过去赵高指鹿为马，我认为鹿与马，就事物的常理说来还属于同一种类，哪里比得上裴延龄将存在的东西掩饰为不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的东西指成存在的东西呢！"他又说："裴延龄的凶顽虚妄，已经在全国传布开来，上自公侯卿相等陛下亲近的大臣，下至地位低下的人们，噪噪杂杂地谈说议论他的，有成千上万，但能够将此进言的人又有几个！我以低微鄙陋之身，担当着宰相大臣的职任，由于真情在内心中激荡不已，即使打算不再谈论此人，但我还是不能够自行沉默下去啊。"此书奏进以后，德宗很不高兴，反而愈加厚待裴延龄了。

10 十二月，王虔休乘着冰冻封合时，越过城壕，急速攻打洺州。元谊派出兵马向他进击，王虔休无法取胜，只好回军。日落时分，冰冻消融，王虔休的士兵死去的有一多半。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德宗知遇，对待他情义深厚，凡有不同意的事情，经常竭力争议。有些与他亲近的人规劝他说，这样做过于显露锋芒，陆贽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裴延龄天天在德宗面前指责陆贽的短处。赵憬出任宰相，实在是陆贽引荐了他。不久，他对陆贽有不满意的地方，便暗中将陆贽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愈发能够做好预谋。从此，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认为陆贽是对的了。陆贽与赵憬约好了到德宗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邪恶，德宗的怒气在脸色上都表现出来了，而赵憬却沉默不语。壬戌(二十三日)，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12 当初，勃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儿子大宏临早死，族弟大元义即位。大元义猜忌而残暴，国中的人们杀掉了他，拥立大宏临的儿子大华屿，这便是成王，年号更改为中兴。大华屿去世，又拥立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邻，这便是康王，年号更改为正历。

十一年(乙亥，公元 795 年)

1 春季，二月，乙巳(初七)，册封大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2 陆贽被罢除宰相职务以后，裴延龄接着又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铦偏袒陆贽。适逢天旱，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因失去权势而怨恨不满，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将要流离散亡了。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军中的人马没有吃的，这种事情将怎么办才好！'他们以此动摇大家的心意，他们的企图恐怕不限于中伤我一个人就算了事。"过了几天，德宗在禁苑中

打猎，恰巧有神策军的将士申诉说："度支不供给喂马的草料。"德宗猜测裴延龄的话是可信的，急忙回到宫中。夏季，四月，壬戌(二十五日)，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李充贬为涪州长史，张滂贬为汀州长史，李铦贬为邵州长史。

当初，阳城由未做官的士人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对任命他的官职并不推辞。阳城还没有来到京城，人们便思慕他的风度，都说："阳城肯定会直言规谏，效忠职守，以至于死的。"及至阳城来到朝廷以后，谏官们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德宗愈加厌烦不堪。然而，阳城却正与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宾客日夜开怀饮酒，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都认为他是虚有其名罢了。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一篇《争臣论》来讥讽他，阳城也并不介意。有人打算前去质问阳城，阳城揣度清楚来人的用意以后，总是强劝来人饮酒，有时客人先醉倒在酒席上，有时阳城先醉躺在客人的怀抱中，不能听客人讲话了。及至陆贽等人获罪被贬以后，德宗的怒气尚未消散，朝廷内外恐惧不安，都认为对他们的罪罚将是难以测度的，因而没有人敢营救他们。阳城闻知此情，站起来说 道："不能让天子相信任用奸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他当即带领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人在延英门守候着，奏上疏章，论说裴延龄邪恶谄谀，而陆贽等人没有罪。德宗大怒，准备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为此而出面营救，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使宰相宣旨让他们离去。当此时，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阁进谏，便快步前往延英门，大声祝贺道："朝廷有直言的臣下，天下肯定要太平了！"于是，他逐一拜谢阳城与王仲舒等人，随即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纪有八十多岁，自此以后，他的名声便为天下推重了。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当时，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倘若让裴延龄出任宰相，我就会

将任命他的白麻诏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有个叫李繁的人，是李泌的儿子，阳城疏陈裴延龄的全部过失与罪恶，想秘密弹劾他，因李繁是旧友的儿子，便让他誊抄疏章，李繁却径直将此事告诉了裴延龄。裴延龄事先前往德宗处逐条自行解释，待到疏章送入内廷，德宗认为这是虚妄的，便不去观看这一疏章了。

3 丙寅(二十九日)，幽州奏报打败奚王啜利等六万多人。

4 回鹘奉诚可汗去世，没有子嗣，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国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跌氏，善辩而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以来，他便掌管军事，执掌大权，大臣和各部酋长都折服于他。骨咄禄当了可汗以后，冒充姓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前来上报丧事，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各可汗年纪幼小的子孙后代，全部送交给朝廷。

5 五月，丁丑(十一日)，德宗将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同时任命为节度使。

6 甲申(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戊子(二十二日)，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是李神通的五世孙。

7 庚寅(二十四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张荐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8 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主管府中事宜。李说深深感激王定远，请求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的。

9 秋季，七月，丙寅朔(初一)，阳城被改任为国子司业，这是由于他揭露裴延龄而获罪的原故。

10 王定远自己依仗着为李说立下功劳，便专擅河东的军事大政。调动各将领时，李说不能够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因此产生了嫌

隙。王定远因私忿拉杀大将彭令茵，将他的尸体掩埋在马粪中，将士们都愤怒了。李说奏陈此事，王定远听说以后，径直来到李说处，拔刀刺杀李说，李说逃脱，得以幸免。王定远将各将领召集起来，拿出箱中存放着的敕书和与告身二十多通，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往京城，任命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位全都提升官职。"大家都跪拜。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接受的敕书，于是指挥大家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跑出去，登上乾阳楼，招呼他的部下，部下无人答应，他在翻越城墙时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致死。

11 八月，辛亥(十七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

12 闰八月，戊辰(初四)，元谊让洺州诈称归降，王虔休派遣副将带领两千人进入城内，元谊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13 九月，丁巳(二十三日)，德宗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14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肯体恤士兵，在野外打猎，好几天都不回来。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趁着大家心怀不满，便关闭城门，不让程怀直进城，程怀直只好逃回京城。冬季，十月，丁丑(十四日)，德宗任命程怀信为横海留后。

15 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并占领了该城。南诏还俘虏了施、顺二蛮的国王。

十二年(丙子，公元 796 年)

1 春季，正月，庚子(初七)，元谊、石定蕃等人率领洺州士兵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余口逃奔魏州，德宗将他们的事情搁置下来，不予追问，还命令田绪安抚他们。

2 乙丑(疑误)，德宗使浑瑊、王武俊一并兼任中书令。己巳(疑误)，德宗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并同平章事，对全国的节度

使、观察使，全部加封检校官职，以便取悦众人。

3 三月，甲午(初二)，韦皋奏报降服了西南蛮高万唐等共两万余口。

4 乙巳(十三日)，德宗任命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所兼任的使职一如既往。李齐运既无才能，又无学术，专门使用阴柔谄谀的手段取得德宗的宠幸，每当宰相回答完德宗的问话以后，李齐运便接着上前裁定他们 的主张。有时他卧病在家，德宗准备任命官员，便经常派遣中使到他家中征询他的意见。

5 丙子(疑误)，韶王李暹去世。

6 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子，有庶出的儿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嘉诚公主将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使他担当了副大使的职务。夏季，四月，庚午(初九)，田绪突然去世，他的亲信将死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事务，这时他才十五岁。乙亥(十四日)，他们将田绪的死讯公布于众，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7 庚辰(十九日)，这一天是德宗的诞辰。依照惯例，应当让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至此，开始让儒学之士参与其中。四门博士韦渠牟讥言讽语，很有辩论的口才，德宗赏识他。过了一个月，他被提升为右补阙，开始得到德宗宠幸。

8 五月，丙申(初六)，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监军杨明义奏请使都虞候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事务。甲辰(十四日)，德宗任命杨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9 六月，乙丑(初六)，德宗命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都担任护军中尉，命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都担任中护军。当初，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统军，比照六部尚书，用来安置免除节镇职务的节度使，相沿使用

麻纸书写制书。至此，窦文场婉言示意宰相，对护军中尉、中护军的任命要比照任命统军的成例，颁降白麻纸诏书。翰林学士郑绷上奏说："根据惯例，只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现在要用白麻纸任命护军中尉，不知陛下这是特别以此宠任窦文场呢，还是就此便成为定式呢？"于是，德宗对窦文场说："在武德、贞观时期，宦官的职位不超过员外将军置同正品而已，连穿戴绯色朝服的都没有几个人。自从李辅国以来，制度被败坏了。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使用白麻纸书写的制书向天下宣告，肯定要说这是你胁迫我写的了。"窦文场叩头认错。于是德示烧掉任命中尉的白麻纸制书，命令从今以后连同统军的任命也由中书省颁降敕书。第二天，德宗对郑绷说："连宰相都不能违抗宦官的意旨，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这时候，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藩镇的将领与主帅大多出于神策军，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中职务尊贵、掌握枢要的官员也有出于宦官门下的了。

10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中风，神志昏迷，不晓事务，霍仙鸣推荐宣武押牙刘沐可以委以军中大政。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刘沐为行军司马。

11　宣歙观察使刘赞去世。

当初，德宗因在奉天时财政窘迫困乏，所以自从回到宫廷以来，尤其注意搜刮财货。许多藩镇凭着进献贡物来换取德宗的恩宠，贡物都称作"税外方圆"，也称作"用度羡余"，实际上有的是从固定税收中分割出一部分留下来，有的对百姓增加征税的数额，有的削减官吏的俸禄，有的贩卖蔬菜瓜果，经常是藩镇官员中饱私囊，真正能够进献上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李兼在江西每月都要进献贡物，韦皋在西川每天都要进献贡物。后来，常州刺史济源人裴肃凭着进献贡物被升任为浙东观察使，刺史进献贡物便是由裴肃

开始的。及至刘赞去世，判官严绶掌管留后事务，竭尽库存来进献贡物，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贡物便是由严绶开始的。严绶是蜀地人。

12 李万荣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迺担任兵马使的职务。甲申(二十五日)，李迺召集各将领，指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不关心军中事务，将他们摈斥到外县去了。德宗派遣中使第五守进来到汴州，他才将抚慰的诏旨宣布完毕，便有十多个军士大声喊道："兵马使辛勤劳苦，但没有奖赏。刘沐是什么人物，竟让他担任行军司马！"刘沐害怕，佯装中风，被抬了出来。军士又大声喊道："仓官刘叔何供应出纳时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大家将他杀死，分吃他的肉。军士们还准备砍死第五守进，李迺制止了他们。李迺又杀掉伊娄说和张丕。都虞候匡城人邓惟恭与李万荣是同乡，又相互友好，李万荣经常把他当亲信看待，李迺也依仗着他。至此，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策划，捉住李迺，将他送往京城。秋季，七月，乙未(初六)，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任命李万荣为太子少保，将李迺贬为虔州司马。丙申(初七)，李万荣去世。

邓惟恭捉住李迺以后，于是代理军中事务，自认为应该代替李万荣的职务，不肯派人迎接董晋。董晋接受诏命以后，立即与十多个随从人员前往汴州，也不带人马护卫。来到郑州时，没有人前来迎接。郑州人都替董晋担心，有的还劝董晋留下来，观看事态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来自汴州的人对董晋说："你不能进汴州城。"董晋不作回答，便上路了。由于董晋来得太快，邓惟恭来不及商议对策。在董晋来到距汴州城十多里地时，邓惟恭才率领各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让邓惟恭不必下马，脸色相当平和，邓惟恭自觉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进城以后，董晋依然将军中大政交给邓惟恭处理。

当初，刘玄佐将汴州士兵增加到十万人，以优厚的给养对待他

们，李万荣与邓惟恭往往还要增加给养，致使士兵骄纵，不能控制，只好安排亲信将士，在官署的走廊里扎下帐篷，带着弓，握着剑，以便防备骄兵，还要不时用酒肉奖赏慰劳他们。董晋来到的第二天，将驻扎在官署走廊里的将士全数撤除了。

13 戊戌(初九)，韩王李迥去世。

14 壬子(二十三日)，诏书认为宣武将士邓惟恭等人立下捉送李迺的功劳，各自给与提升官职，颁赐赏钱。对那些受李迺胁迫，阻截威逼德宗所派使者的人们，一概不加追究。

15 八月，乙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16 己巳(疑误)，德宗任命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17 丙子(疑误)，德宗任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中的议论认为董晋柔弱仁厚，有求必应，恐怕难以把事情办好，因此派陆长源佐助他。陆长源生性刚强苛刻，往往改变惯例，董晋开始时全答应了他，结论判定出来以后，却命令姑且罢除。由此，军中将士得以安定下来。

18 丙戌(疑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去世。

19 当初，德宗不打算在节度使生前便取代他们，经常亲自选任行军司马，作为副帅。李景略担任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妒他。回鹘的梅录入京进贡，经过太原，李说设宴接待，梅录争入坐的顺序，李说不能遏制。李景略喝斥梅录，梅录尚能辨别他的声音，便快步上前向他跪拜说："莫不是丰州的李侍御吗！"梅录又一次跪拜以后，才在下首的座位上坐下来，就座的人们都归心于李景略。李说愈发愤郁不满，便以丰厚的物品贿赂中尉窦文场，让窦文场将他调离。适逢有人传说回鹘将要前来侵扰，德宗忧虑此事，因丰州地当回鹘前来的要冲之地，便选拔可以守卫丰州的人选，窦文场趁机推荐了李景略。九月，甲午(初六)，皇帝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

荒远的边疆地区天气寒冷，土地瘠薄，人民贫困，李景略以勤俭的作风给大家的做出表率，两年以后，器械完备，粮仓充实，丰州在北部边境上雄强起来了。

20 卢迈得了风疾，庚子(十二日)，贾耽赶上亲人的忌日，宰相无人值班，德宗派遣中使召来主书承接诏旨。

21 丙午(十八日)，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去世，朝廷内外相互庆贺，只有德宗悼念怜惜他。

22 壬子(二十四日)，吐蕃侵犯庆州。

23 冬季，十月，甲戌(十七日)，德宗任命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一并同平章事。崔损是崔玄暐弟弟的孙子，曾经得到裴延龄的推荐，所以德宗才起用他。

24 十一月，乙未(初八)，德宗任命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自从陆贽贬官以来，德宗尤其不肯信任宰相，对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的官员，都是亲自选拔任用，中书省只是收发文书罢了。然而，德宗住在深宫之中，取得德宗信任的人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韦渠牟，都是权势压倒宰相，趋炎附势的人挤满家门。王绍恭谨慎密，不改成法。李实狡黠阴险，搜刮民财。韦执谊以文章与德宗相互唱和，年仅二十有余，便由右拾遗被征召进入翰林院。韦渠牟的形貌神态轻薄浮躁，但尤为德宗亲昵，德宗每次与主持政务的官员谈话，漏壶的刻符不会超过三刻时间，而韦渠牟奏陈事情一般长达六刻时间，亲昵的说笑声常常可以从外边听到，他推荐的人都不拘等次地得到提拔，而他们大都是些庸俗鄙陋的人。

25 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心感到不安，便暗中结纳了将士二百多人，谋划发起变乱。事情被察觉以后，董晋全部逮捕并杀掉了他的同伙，将邓惟恭加上枷锁，送往京城。己未(疑误)，德宗下诏命免

除邓惟恭一死，流放到汀州。

十三年(丁丑，公元 797 年)

1 春季，正月，壬寅(十五日)，吐蕃派遣使者请求和好，由于吐蕃屡次背弃和约，德宗不肯答应。

2 由于方渠、合道、木波都是吐蕃的交通要道，德宗准备在那里筑城，便让人询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需要多少兵马，杨朝晟回答说："邠宁的兵马足够筑城的了，不必烦劳其他道了。"德宗又让人问他说："以往修筑盐州城，用了七万兵马，才刚刚能够成就事功。如今方渠、合道、木波三城离吐蕃的疆境更为迫近，需要的人马自当是加倍的了，事情反而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杨朝晟回答说："修筑盐州城的人马，吐蕃完全清楚。现在我们却是征调本镇的兵马，不超过十天，就能赶到边境，出其不意地修筑三城。吐蕃以为我军人数不会少于七万，他们的人众未能集中，便不敢轻易前来侵犯我军。不超过三十天时间，我们将三城修筑完毕，留下兵马戍守在那里，即使吐蕃来了，也没有办法了。待三城旁边的野草被吃光以后，吐蕃便无法久留了。吐蕃撤退以后，我们便运送粮草充实三城，这才是万全之策哩。如果大规模地集结各道兵马，一个多月以后才能赶到，但吐蕃也会集结人众前来，与我们交战争锋，连谁胜谁败都无从知道，哪里还有时间修筑三城呢！"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二月，杨朝晟将军队为成三部分，各自修筑一座城。军吏说："方渠没有水井，不能屯驻军队。"判官孟子周说："在国家太平时，来方渠定居的人形成了街市，如果没有水井，怎么能够使人口聚集在这里呢？"于是，他命令人们疏浚废井，果然得到甘美的井泉。三月，三城修筑成功 。夏季，四月，庚申(初五)，杨朝晟的军队回到马岭县，吐蕃这才发兵追赶杨朝晟，与杨朝晟对抗了好几天，才撤兵离去。于是，杨朝晟修筑马岭城后率军返回，开辟土地三百里，事情完全象

他预先所说的那样。

3 庚午(十五日),义成节度使李复去世。庚辰(二十五日),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正在聚众议事,听说此事以后便说:“姚大夫是一个读书人,哪能算是将才呢!”判官卢坦私下对人说:“虽然姚大夫表面上是柔弱的。但骨子里却是很刚强的。如果监军侵犯他,他肯定不能接受,军府的祸患,从此便要开始了,我担心的是会被他留下来。”于是他由别的路径暗中离去。姚南仲果然发了公文请他,由于没有遇到,他才得以不受征召。不久,薛盈珍与姚南仲结下嫌隙,幕府人员多半因罪受到贬黜,有的人便因此而死去了。

4 吐蕃赞普乞立赞去世,他的儿子足之煎即位。

5 六月,壬午(二十八日),韦皋奏称吐蕃前来侵犯,嶲州刺史曹高仕在台登城下打败了他们。

6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是张茂昭的弟弟,已定下与义章公主婚配,但在没有成婚以前,张茂宗的母亲去世了。她在死前留下表章请求让儿子完成婚礼,德宗答应了她的要求。秋季,八月,癸酉(二十日),在服丧未满的情况下,德宗起用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人蒋乂上疏规劝,认为:“在战事急迫时,古时候曾有过身穿黑色麻布丧服便处理事务的先例,但是没有听说过在丧服未满之前就起用驸马迎娶公主的事情。”德宗派遣中使开导他,他仍然不肯停止议论,于是德宗特别召他到延英殿谈话,对他说:“民间往往有在服丧期间完婚的事例,你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坚持反对呢?”蒋乂回答说:“婚姻与丧事,是人们的根本性的伦理,对于吉凶是不可轻慢的。陋巷中的人家,不懂得礼仪教化,那些幼年丧亲人、贫困无依的女子,或许有人在服丧期内嫁人,没听说过男子在服丧期内娶妻的事情。”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又上疏进谏,德宗心中

不快，让人催促赶紧定下公主下嫁的日期，辛巳(二十八日)，张茂宗与义章公主完婚。

7 九月，己丑(初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因病被罢黜为太子宾客。

8 冬季，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自开通刀沟，引入汝水，德宗派遣中使宣旨制止他，他不肯听从。 德宗命令兵部郎中卢群前去责问他，吴少诚说："开通这一河流，对百姓非常有利。"卢群说："君主下令，臣下行令。即使开河有利，做臣下的便敢专断了吗！你接到天子的命令却不肯听从，又怎么能够让下边的官吏听从你的命令呢？"于是吴少诚连忙将开河之役停止下来了。

9 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京朝见。在此之前，宫廷中购买外面的物品，命令宦吏主持其事，随时付给购物的价钱。近年以来，任命宦官为使者，称作宫市，低价购买人们的物品，逐渐与本来的价值不相符合了。在此以后，不再行使文书，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以及地当要冲、繁华热闹的城坊曲巷安排了好几百个四处张望，白白取人物品的人们，被称作"白望"。"白望"到处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只要自称是宫市，人们便只好把物品拱手交付给他们。人们不再能够分辨真假，也没有人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和讲论价钱的高低。他们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换取人们价值好几千钱的物品，经常用染上红色、紫色的陈旧的衣服和变坏的丝帛，按照尺寸撕下来付给卖主，还要勒索所谓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人们带着物品到市场上去，甚至有空着手回家的人。他们名义上叫做宫市，实际上却是向人夺取。如果商人有上好的货物，便都暗中隐藏起来。每当宫廷使者出来时，即使是卖汤水面饼的人家，也都停止营业，关闭门户。曾经有一个农夫，用驴驮着木柴来卖，宦官自称宫市，拿走他的木柴，给了他几尺绢，又就地索取进奉门户钱，还要求用驴

将木柴送到内廷去。农夫哭了，把得到的绢又给了宦官，宦官不肯接受，说："必须得到你的这匹驴才行。"农夫说："我家有父母、妻子、儿女，要靠它赚钱糊口。现在我把木柴给了你，不向你要价钱就往回走了，而你还是不肯放我，我也只有和你拼了！"于是农夫殴打了宦官，街使的属吏捉住他上报，德宗颁诏将宦官废免，赐给农夫十匹绢。然而，宫市并不因此而改变，谏官与御史们屡次规谏，德宗都不肯听从。张建封入朝以后，将宫市的事情条陈奏上，德宗很是嘉许他，也想采纳他的意见。德宗又就此事询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意见，苏弁迎合宦官的意旨，便回答说："京城中空手闲荡的人们有万家之多，都没有一定的住所和职业，就靠着宫市获取供给。"德宗相信了他的话，所以对所有指责宫市的话，全听不进去了。

十四年(戊寅，公元 798 年)

1 春季，二月，乙亥(二十四日)，朝廷将申、光、蔡军命名为彰义军。

2 夏季，闰五月，庚申(十一日)，德宗任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四州节度使。当时，韩全义在长武城屯驻，德宗颁诏命令他率领部众前去就任。由于夏州是沙碛盐卤之地，又值盛夏天气，士兵们不愿意迁徙到那里居住。辛酉(十二日)，军队发生哗变，杀死大将王栖岩，韩全义翻越城墙逃走。都虞候高崇文诛杀了带头哗变的人，此后大家才安定下来。高崇文是幽州人。丙子(二十七日)，德宗任命高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颁发敕书，而是让中使口头宣布授与此职。

3 秋季，七月，壬申(二十五日)，德宗将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黜为右庶子，任命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 八月，最初设置左、右神策军统军。当时，禁卫亲军戍守边

疆，待遇优越而丰厚，各将领往往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号称神策军行营，一概归中尉统领，于是神策军达到十五万人之多。

5 京兆尹吴凑屡次谈到宫市的弊病，宦官说吴凑屡次奏陈宫市，完全出于右金吾都知赵洽与田秀岩的谋划。丙午(二十九日)，赵洽与田秀岩获罪，被流放天德军。

6 九月，丙申(疑误)，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7 丁卯(二十一日)，杞王李倕去世。

8 彰武节度使吴少诚派兵虏掠寿州霍山县，杀了镇遏使谢详，侵占土地五十多里，设置兵马在此处镇守。

9 太学生薛约以师长之礼对待国子司业阳城，因言事获罪，迁徙连州，阳城把他送到郊野以外。德宗认为阳城与有罪之人结党，己巳(二十三日)，将阳城降职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百姓如同治理家人一般，州中的赋税收不上来，观察使有好几次加以谴责，于是阳城自行题写他的任官考核成绩道："扶养爱护百姓，心神为之劳瘁，征收科派的政绩低劣，考核成绩下下。"观察使派遣判官督促他征税，判官来到道州时，阳城事先已经将自己囚禁在监狱中了。判官大惊，急奔进去，在监狱中谒见阳城说："您有什么罪过！我是接受命令前来问候您安康的啊。"判官逗留了一两天还没有离去，阳城便不回家。判官下榻的馆舍门外有一块旧门扇横放在地上，阳城就日夜坐卧在门扇上，判官感到不安，便辞别而去了。此后，观察使又派遣另外一个判官前往按察阳城，这个判官却乘车载着妻子儿女在中途逃跑了。

10 冬季，十月，丁酉(二十一日)，通王李谌去世。

11 庚子(二十四日)，夏州刺史韩全义奏称在盐州西北处打败吐蕃。

12 明州镇将栗锽杀掉刺史卢云，诱使山越人发起变乱，攻陷了浙东的州县。

十五年(己卯，公元 799 年)

1 春季，正月，甲寅(初九)，雅王李逸去世。

2 二月，丁丑(初三)，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乙酉(十一日)，德宗任命宣武的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陆长源性情刻薄急躁，自负其才，傲视于人。判官孟叔度行为不够稳重，淫邪放纵，喜欢轻视侮辱将士，军中将士都憎恶他。董晋去世时，陆长源执掌留后事务，夸大其辞地说："将士们松懈怠慢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应当用法令来整治！"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劝说他散发财物慰劳全军，陆长源说："我怎能象河北的贼帅那样，拿钱收买士兵向朝廷邀求封拜节度使呢！"根据惯例，主帅去世，应该发给将士一些布匹，以作丧服之用，陆长源命令发给价值相应的物品。孟叔度抬高盐的价钱，压低布的价钱，人们得到的盐不超过两三斤。军中将士既怨恨，又恼怒，但陆长源也没有因此而作好防备。就在这一天，将士们发起变乱，杀掉陆长源和孟叔度，将他们割碎，吃他们的肉，立刻吃得精光。监军俱文珍因宋州刺史刘逸准长期担任宣武的大将，得到大家的拥护，便写了一封密信，召他前来。刘逸准领兵径直开进汴州，变乱的人众才安定下来。

3 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是李国贞的儿子。闲厩、宫苑使李齐运接受他的贿赂有几十万，于是向德宗推荐他，所以德宗起用他。李锜通过苛刻盘剥而使进献的贡物增加，因此德宗便赏识他。

4 庚辰(初六)，浙东观察使裴肃在台州捉获了栗锽，将他斩杀了。

5 己丑(十五日)，德宗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给他新的

的名字，叫刘全谅。

6 三月，甲寅(初十)，吴少诚派兵袭击唐州，杀掉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俘掠百姓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7 戊午(十四日)，昭义节度使王虔休去世。戊辰(二十四日)，德宗任命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8 夏季，四月，癸未(初九)，德宗任命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9 癸巳(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去世。

10 南诏异牟寻派遣使者约韦皋共同进击吐蕃，韦皋认为兵马粮草尚未集结，请南诏等待来年再说。

11 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逢迎严震，严震生病以后，让他掌管留后事务，死前写下遗表推荐他。秋季，七月，乙巳(初三)，德宗任命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乙未(二十四日)，吴少诚派兵掳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涚掌管陈许留后事务，派遣大将王令忠领兵三千人前去援救临颍，但都被吴少诚俘获了。丙午(疑误)，德宗任命上官涚为陈许节度使，于是吴少诚围困许州。上官涚准备丢下州城逃走，营田副使刘昌裔劝阻他说："城中的兵力是足够对付敌人的，只要闭门守城，不与敌军交战，过不了几天，敌军的气势自然衰落下去，我们以养精蓄锐之师遏制敌方的困顿疲乏之师，是不会不取胜的。"吴少诚夜以继日地急切攻打许州，刘昌裔募集了勇士一千人，凿开城洞，前去攻击吴少诚，大破敌军，因此许州城得以保全。刘昌裔是兖州人。吴少诚又去侵犯西华县，陈许大将孟元阳率兵阻击，打退了敌军。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涚关系不睦，图谋翻城接应吴少诚，刘昌裔定计斩杀了他。刘昌裔将安国宁的部下召集起来，每人发给布帛两匹，却又在紧要的街巷埋伏了士兵，

凡是见到拿着布帛的人，一概斩杀，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出去。

13 庚辰(疑误)，宣武节度使刘全谅去世。军中将士怀念刘玄佐的恩惠，便推举他的外甥都知兵马使匡城人韩弘担任留后。韩弘统率将士，能够识别他们的有才与无才，勇敢与怯懦，凡是有所委派，一定让将士能够胜任。

14 丙辰(疑误)，德宗颁诏革除吴少诚的官职爵位，命令各道进兵讨伐吴少诚。

15 辛酉(疑误)，德宗任命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在此之前，吴少诚与刘全谅约定共同攻打陈许，答应将来将陈州归属于宣武。吴少诚派至宣武的好几批使者仍然住在客舍中，韩弘将他们全数驱赶出来，斩杀了他们。韩弘选拔三千士兵，会合各军，在许州城下进击吴少诚。由此，吴少诚失去了优势。

16 冬季，十月，乙丑(疑误)，邕王李谅去世。李谅是太子的儿子，德宗喜欢他，把他当作儿子看待。及至李谅去世，德宗给他追加谥号，称作文敬太子。

17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涚、韩弘进军攻击吴少诚，屡次打败敌军。十一月，壬子(十二日)，于頔奏称攻克了吴房与朗山。

18 十二月，辛未(初二)，中书令、咸宁王浑瑊在河中去世。浑瑊生性谦虚谨慎，虽然自己的职位已经达到将相的顶巅，但没有流露过骄矜自大的神色。每当进献物品时，他一定要亲身过目验看，接受赏赐时，就象在皇上面前那样恭谨，因此，他得到德宗的亲近与宠爱。德宗从兴元回到长安以后，对于即使是在一个州一个镇拥有兵权的将领，一律务求宽容忍让。每当浑瑊奏陈事情，未被皇帝送交门下省与中书省时，他总是私自欢喜地说："皇上不曾怀疑我。"所以，他能够使功劳与声名保持终生。

19 自从永泰年间以来，六州党项便在石州居住。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暕无休止地侵夺吞没六州党项财富，于是党项各部落全部逃奔到河西。

20 讨伐吴少诚的各路兵马既没有统帅，每当出兵时，人们又各自图谋自身的利益，致使军队进退不能统一。乙未(二十六日)，各路军马在小溵水处自行溃散，弃置下来的各种器具和物资食粮，全部被吴少诚所占有。于是，朝廷才开始计议设置招讨使。

21 吐蕃五万人众分别进击南诏与黑州，异牟寻与韦皋各自征调兵马抵御吐蕃，吐蕃一无所获，只好回军。

十六年(庚辰，公元 800 年)

1 春季，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军马与吴少诚交战，全部失利撤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来出自神策军，中尉窦文场赏识厚待于他，把他推荐给皇上，让他统领各镇军马讨伐吴少诚。二月，乙酉(十七日)，德宗任命韩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马都要接受韩全义的节制调度。

2 自从刘玄佐去世以来，宣武军共计发生了五次变乱，将士愈发骄横放纵，轻视本军主帅。韩弘就任治事几个月以后，对变乱头领的名字都了解清楚了。有一个叫刘锷的郎将，经常第一个带头闹事。三月，韩弘在牙门前面陈列兵马，召来刘锷与他的同伙三百人，数说他们是“屡次参予变乱，还自认为立下功劳”，将他们全部斩杀，鲜血染红了道路。自此以后，直至韩弘入京朝见，共有二十一年，没有一个士卒敢在城邑内外喧哗叫闹。

3 义成监军薛盈珍受到德宗的宠爱信任，打算削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姚南仲不肯依从，由此两人便结下嫌隙。薛盈珍诬陷姚南仲幕府中的僚属马总，使他被贬为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为了向薛盈珍献媚而图谋陷害马总，便派遣幕府的僚属宝鼎人氏

薛戎代理泉州事务，让他按察罗致马总的罪名。薛戎却为马总申辩分析，说他是无罪的，柳冕恼怒了，便将薛戎召回，将他囚禁起来，还让看守的士兵肆意凌辱他。就这样过了足足一个月，慢慢地引诱他诬蔑马总，但薛戎始终不肯依从，马总因此得以免罪。柳冕是柳芳的儿子。

薛盈珍屡次向德宗诽谤姚南仲，德宗便怀疑他了。于是薛盈珍派下级官吏程务盈乘坐驿车上京以不实之辞参奏姚南仲的罪过。这时，牙将曹文洽也正要前往长安申奏事由，了解此事以后，他昼夜兼程，在长乐驿追上了程务盈，与他一起住宿。到了半夜，曹文洽将程务盈杀死，把薛盈珍的上表投到厕所中，自己写了昭雪姚南仲冤屈的表章，而且自首擅自杀人的罪过，又写了禀告姚南仲的状文，于是自杀了。第二天早晨，曹文洽住房的门打不开，驿站的吏卒撞门而入，在曹文洽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他的表章与状文。德宗听说此事以后感到诧异，便征召薛盈珍入京朝见。姚南仲担心薛盈珍会更加起劲地谗毁他，因此也请求入京朝见。夏季，四月，丙子(初八)，姚南仲来到京城，在金吾仗等候治罪，德宗颁诏决定释放他并召见他。德宗问他说："是薛盈珍干扰你吗？"姚南仲说："薛盈珍不是干扰我，而是败坏陛下的法度啊。况且全国象薛盈珍这种人，哪里可以数得过来呢！即使让晋朝的羊祜、杜预重新活过来，也不能施行和谐简易的政务，成就克敌取胜的功业啊。"德宗沉默不语，终究不肯惩罚薛盈珍，依然让他执掌机要职任。

薛盈珍又向德宗进言说："姚南仲实行的不良的军政措施，都是幕府僚属马少微助成的。"于是德宗颁诏将马少微贬黜为长江以南的官员，派遣中使护送他，将他推落到长江中淹死了。

4 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施行的行政措施与法令繁琐刻薄。丁亥(十九日)，牙将傅近等人驱逐韦士宗，韦士宗出逃到施州。

5 新罗王金敬信去世。庚寅(二十二日),德宗册封他的嫡孙金俊邕为新罗王。

6 韩全义平素并不勇武,也没有谋略,专门靠着逢迎讨好和财物贿赂来结纳宦官,才得以担当各军的主帅。每当计议军政事务时,担任监军的宦官几十个人坐在帐幕中议论纷纭,争执难下,难以裁决,只好作罢。天气逐渐炎热,士兵长期屯驻在低洼潮湿地带,许多人得了瘟疫,人心有些涣散了。五月,庚戌(十三日),韩全义与吴少诚的将领吴秀、吴少阳等人在溵水南面的广利原交战,才一交锋,韩全义所率各军纷纷溃退,吴秀等人压了上来,韩全义退军防守五楼。吴少阳是沧州清池人。

7 由于讨伐吴少诚,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大规模募集士兵,整治衣甲,砥砺刀兵,搜刮物资钱财,任意杀害部下,有盘踞汉水以南地区的企图,专门以欺上凌下为能事。德宗正对藩镇存心宽容忍让,虽然知道他做的事情,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于頔诬告邓州刺史元洪犯有贪赃的罪行,朝廷出于无奈,将元洪流放端州,派遣中使护送他前往枣阳,于頔派兵劫持元洪返回襄州,中使逃了回去。于頔上表说对元洪的责罚过于严重,德宗便又任命洪为吉州长史,于頔这才让元洪前去吉州。于頔又曾恼怒判官薛正伦,上奏将他贬为峡州长史。及至敕书颁发下来时,于頔的怒气已经平息,便再奏请将薛正伦留任为判官,德宗完全依从了他的要求。

8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守彭城十多年,所主持的军府号称政务清明。在病危时,他请求任命替代自己的人。辛亥(十四日),德宗任命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书颁布下来时,张建封已经去世。韦夏卿是韦执谊的堂兄。徐州判官郑通诚掌管留后事务,担心将士发起变乱,适逢浙西的兵马经过彭城,郑通诚打算延引浙西军进城援助自己。将士们愤怒,壬子(十五日),

好几千人用斧头劈开仓库的大门，取出铠甲兵器，全付武装起来，包围了牙城，劫持了张建封的儿子、前虢州参军张愔，让他掌管军府事务，还杀死郑通诚以及大将段伯熊等几个人，将监军用枷锁拘禁起来。德宗听了这一消息后，任命吏部员外郎李鄘为徐州宣慰使。李鄘径直抵达彭城军中，召集将士，宣布朝廷的旨意，以祸福去就的道理开导他们，解除了监军的枷锁，让他恢复原来的职位，参加 变乱的一伙人都不敢冒犯。张愔献上表章，自称兵马留后，李鄘认为张愔的兵马留后职务不是朝廷任命的，不肯接受，让他除去这一称谓，然后才接受表章，带着回朝廷去。

9 灵州兵马在乌兰桥打败吐蕃。

10 丙寅(二十九日)，韦士宗重新进入黔中军府。

11 湖南观察使河中人吕渭上奏揭发永州刺史阳履贪污行贿，阳履上表自称所征收的物品都是准备进献的贡物，德宗传召阳履来到长安。丁丑(疑误)，德宗命令三司审讯阳履，问他征收物品所得到的物资费用到哪里去了。阳履说："已经购买马匹进献上来了。"又问他："卖马的主人是谁？马匹的年齿是多少？"阳履回答说："卖马的主人是东西南北的人，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根据《曲礼》的说法，倘若估量君主所用马匹的年齿，是要遭受责罚的，所以我不知道马匹的年齿。"阳履的答复大概就是这样。德宗喜欢他进献贡物的说法，便释放了他，仅仅免除了他的官职罢了。

12 丙戌(疑误)，德宗加封淄青节度使李师古为同平章事。

13 徐州变乱的士兵替张愔上表邀求节度使的旌节，朝廷不肯答应，而加封淮南节度使杜佑为同平章事，兼任徐、濠、泗节度使，让他讨伐徐州。杜佑大力备办船只，派遣牙将孟准担任前锋，但是横渡淮水时失败了，杜佑不敢前进。泗州刺史张伾派兵进攻埇桥，大败而回。朝廷出于无奈，只好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任命张伾

为泗州留后，任命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还加封杜佑兼任濠、泗观察使。

杜兼是杜正伦的五世孙，生性狡黠阴险，强悍残忍。在张建封病危时，杜兼图谋替代张建封，从濠州急忙快马赶到军府，军府的僚属李藩与同事们进去问候张建封的病情，出来时，看见了杜兼，便哭泣着说："张仆射的疾病危险到如此地步，你应当留在濠州，防止意外，现在你却丢开州城，来到这里，你打算干什么呢？你最好赶快离开，否则我准会参奏你的。"杜兼仓猝惊惧，出于意料之外，于是径直回去了。张建封去世后，李藩回扬州。杜兼以不实之辞奏陈李藩在张建封去世之际动摇军心，德宗大怒，暗中颁诏命令杜佑将李藩杀掉。杜佑素来器重李藩，将诏书在怀中揣了十天，不忍心实施，于是叫来李藩，与他谈论佛经说："佛家讲究因果报应，有这回事吗？"李藩说："有这回事。"杜佑说："假如确实如此，你遇到事情最好不要恐慌。"于是他拿出诏书，给李藩看。李藩神情容色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说："这是真正的报应啊。"杜佑说："你小心别说出去，我已经秘密上奏论陈，用我一家百口来担保你了。"德宗仍然怀疑李藩，传召李藩来到长安，看到李藩仪表风度安闲优雅，这才说："这怎么会是作恶的人呢！"当即任命李藩为秘书郎。

14 新罗王金俊邕去世，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儿子金重熙为王。

15 秋季，七月，吴少诚在五楼进击韩全义，各路军马再次大败，韩全义连夜逃走，去防守溵水县城。

16 卢龙节度使度刘济的弟弟刘源担任涿州刺史，不服从刘济的命令，刘济领兵进击并擒获了他。

17 九月，癸卯(初八)，义成节度使卢群去世。甲戌(疑误)，德宗任命尚书左丞李元素替代卢群的职位。贾耽说："凡是由军队中

就地任命节度使，肯定会有爱憎不一，向背各异的情况发生，喜欢与恐惧的人们各占一半，所以大家的心绪往往难以安定。从今以后，希望陛下只从朝廷中任命人员，大约就不会发生别的变故了。”德宗认为贾耽讲得很对。

1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颀素来友善，于颀上奏的事情，郑馀庆往往劝说德宗依从他的意见，德宗认为他们相互勾结。庚戌(十五日)，德宗将郑馀庆贬为郴州司马，将于颀贬为泉州司户。于颀是于頔的哥哥。

19 癸丑(十八日)，吴少诚进军逼迫到距离溵水县只有几里的地方安置营垒，韩全义又率领各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马私自返回本道，只有陈许将领孟元阳、神策军将领苏光荣率领部下留在溵水县。韩全义使用诈谋将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变、河中将领郭湘等人诱来，斩杀了他们，打算借此威慑人众。韩全义来到陈州时，刺史刘昌裔登上城楼对他说：“天子命令你讨伐蔡州，现在你却到这里来，我不敢接纳你们，请在城外住宿吧。”不久，刘昌裔带着牛酒，来到韩全义的营地犒劳将士，韩全义喜出望外，心中折服了。己未(二十四日)，孟元阳等人与吴少诚接战，杀掉两千多人。

20 庚申(二十五日)，德宗任命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21 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张愔为徐州留后。

22 冬季，十月，吴少诚领兵返回蔡州。在此之前，韦皋听说各军讨伐吴少诚毫无功效，便进言说：“请任命浑瑊、贾耽为元帅，统领各军。如果陛下不愿意烦劳资高望重的大臣，那么，我请求带领精锐兵马一万人直下巴峡，东出荆楚，前去剿灭凶顽叛逆。否则请趁着吴少诚承认罪过的时机便赦免了他，停罢两河各军，以便使公

家与私人得以休养生息，这也算是次一等的策略了。倘若吴少诚有朝一日罪恶满盈，被部下杀掉，便又要将吴少诚的官爵职位授给谋杀者，这是除去一个吴少诚，又生出一个吴少诚，就会祸患无穷尽了。”贾耽对德宗说：“叛贼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陛下能够宽宥他们，恐怕需要给他们留出一条生路。”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适逢吴少诚给官军的监军送去书信与财物，要求为他洗清冤诬，监军将此意奏报上去。戊子(二十三日)，德宗颁诏赦免吴少诚以及彰义军的将士，恢复他们的官职爵位。

23 己丑(二十四日)，河东节度使李说去世。甲午(二十九日)，德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德宗又选择可以替代郑儋的人选，由于刑部员外郎严绶曾经以军府僚属的身份进献贡物，德宗记得他的名字，于是便起用他担任行军司马。

24 吐蕃军屡次被韦皋打败，就在这一年，吐蕃的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率领本部落前来投降。马定德机智而有谋略，吐蕃诸将领出兵打仗，都按照他的计策行事，他经常坐着驿车进行谋划。至此，由于他用兵屡次失利，担心获罪，于是逃亡而来。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

唐纪五十二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辛巳,公元 801 年)

1 春季,正月,甲寅(二十一日),韩全义来到长安,窦文场替他遮掩军队溃败的行迹,德宗以非常隆重的礼仪厚待他。韩全义声称得了脚病,不能上朝谒见,派遣司马崔放入朝回答德宗的提问。崔放替韩全义承认过失,以没有取得成效而谢罪。德宗说:"韩全义担任招讨使,能够将吴少诚招来,这个功劳就够大的了,为什么一定要将人们杀死,然后才算是功劳呢?"闰正月,甲戌(十一日),韩全义回夏州去了。

2 韦士宗进入黔州以后,胡乱杀害高级官员,人心大为混乱。韦士宗害怕了,三月,他脱出身来,逃亡而去。夏季,四月,辛亥(二十日)。德宗任命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3 五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 朔方邠、宁、庆节度使杨朝晟在宁州防御吐蕃。乙酉(二十四日),杨朝晟去世。

当初,浑瑊派遣兵马使李朝寀领兵戍守定平。浑瑊去世以后,李朝寀请示将他的部众隶属于神策军,德宗颁诏答应了他的请求。

杨朝晟病情加剧,便召集僚属对他们说:"我肯定不行了,对朔方军主帅的任命,人选往往出自本军,虽是顺从大家的意愿,但实在不符合国家的体统。宁州刺史刘南金熟悉军事,最好让他代理行军司马,暂且让他掌管军中事务,及至朝廷选任节帅时,就肯定没

有忧虑了。”杨朝晟又把亲笔书信交给监军刘英倩，刘英倩又上报朝廷闻知。将士们私下议论说：“朝廷任命主帅，我们是接纳的，即便是任命刘君，我们也是侍奉他的。倘若从别的军队中任命主帅，那位主帅肯定要把他的部下带过来，我们这一班人就会遭受排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此事。”

己丑(二十八日)，德宗派遣中使前往朔方察看军中的情势，军中将士多数亲附刘南金。辛卯(三十日)，德宗再次派遣高品薛盈珍携带诏书前往宁州。六月，甲午(初三)，薛盈珍来到军中，宣布诏旨说：“李朝寀率领的军队本来属于朔方军，现在准备将此军与你们合并，以便壮大军队的声势，威慑异族之人，任命李朝寀为节度使，让刘南金任他的副职，军中将士认为怎么样呢？”各将领都接受了诏命。

丙申(初五)，都虞候史经对大家说：“李公命令收缴弓箭刀剑，并且送去两千套盔甲。”将士们都说：“李公打算收纳自己的部下两千人，作为亲信，我们的妻子儿女还能得到保全吗？”夜间，大家来到刘南金处，打算拥戴他出任主帅，刘南金说：“出任节度使，固然是我所愿意的。然而，如果不是由天子任命的，那就不合适了。难道军队中就没有别的将领可以拥戴了吗？”大家说：“弓箭刀剑全被长官收缴去了，只有军事府还储藏着铠甲兵器，我们打算凭着军事府的武器聚众起事。”刘南金说：“如果诸位不愿意让李朝寀担任主帅，最好将其中的情由告诉圣上的使者。假如动起武来，就是抗拒诏命了。”于是刘南金让人关了门，不让众人进去。将士们离开以后，又到兵马使高固那里去，高固逃避开来，但将士们还是将他搜寻到了。高固说：“如果诸位能够按我说的去做，我就答应你们的要求。”大家说：“唯命是听。”高固说：“不得杀人，不得掳掠钱财布帛。”大家说：“是。”于是，高固与大家一起到监军那里，请监军奏报

大家的要求。大家说:“既然刘君得到朝廷的旨意,出任副主帅,他肯定要阻挠我们的事情。”大家假意声称监军下达命令,传召他计议事情,刘南金一到,大家便将他杀了。

戊戌(初七),德宗颁发制书任命李朝寀为邠、宁节度使。就在这一天,报告宁州变乱的人来到朝廷,德宗将制书追回,再次派遣薛盈珍前去刺探军中的情势。壬寅(十一日),薛盈珍来到军中,军中将士请求任命高固,薛盈珍当即以德宗的旨意命令高固掌管军中事务。

有人将戊戌日颁布的制书传到邠州,邠州军惶惑犹疑,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个诏命,邪恶之徒利用这一时机,将要发起变乱。留后孟子周将精锐甲兵全部安置到官署的庭院中,每天大宴将士,对内是要博得大家的欢心,对外是威慑乱法犯禁的那一伙人。邠州军队没有发生变乱,就是由于有孟子周从中谋划的原故。

5 李锜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后,通过进献贡物来巩固主上的恩宠,通过赠送财物来结纳地位高、有权势的人,依仗着这一点而骄横放纵,没有一点顾忌与畏惧,非法盗占国库的财物,他统领的属吏中无罪而遭到杀害的人相继不断。浙西平民崔善贞前往朝廷进献秘密奏章,谈论宫市、进献贡物以及经营盐铁的弊病,因而讲到李锜不守法纪的事情。德宗看了他的奏章,很不高兴,命令将他用枷锁拘禁着送交李锜。李锜听说他就要到来,事先在道路旁边挖了一个土坑。己亥(初八),崔善贞到了,李锜将他连同枷锁一起推进坑中,活埋了他。远近各地的人们听说此事后,都不寒而慄。李锜又作了些想要自我保全的安排:增加士兵的人数,选拔多才强力、善于射箭的人,将他们称作“挽强”;对所收容的胡、奚等各族人,将他们称作“蕃落”,对他们的供给与赏赐,是其他士兵的十倍。转运判官卢坦屡次劝谏,他都不肯悔改,于是卢坦与幕僚李约等人都离

开了他。李约是李勉的儿子。

6 己酉(十八日),德宗任命高固为邠宁节度使。高固是一员老将,因待人宽和仁厚而得到大家的拥护,过去的节度使妒忌他,给他安排了一个闲散的职务,同事们大多轻视侮辱他。及至被起用为主帅,高固没有对任何一人实行报复,于是军中将士安定下来。

7 丁巳(二十六日),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去世。

8 秋季,七月,戊寅(十八日),吐蕃侵犯盐州。

9 辛巳(二十一日),德宗任命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10 己丑(二十九日),吐蕃攻陷麟州,杀死刺史郭锋,铲平了麟州城廓,对当地居民以及党项部落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郭锋是郭曜的儿子。

僧人延素被吐蕃俘获后,有个叫做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对延素说:"我是英国公李勣的五世玄孙。在武后时期,我的高祖徐敬业树立义旗,没有成功,子孙后代流亡迁徙到异国他乡。虽然我家世代身居官位,掌管军事,然而怀念故土之心难以忘却,只是照顾到我的宗族人口众多,没有机会自己解脱出来罢了。现在,我准许你回国。"于是徐舍人放走了延素。

德宗派遣使者敕令韦皋派兵深入到吐蕃疆域中去,以便分散他们的势力,缓解北部边疆的战祸。韦皋派遣将领率兵两万人分别由九条路线进发攻打吐蕃的维州、保州和松州以及栖鸡和老翁城。

11 河东节度使郑儋突然去世,来不及安排后事,军中将士噪杂地大声喊叫,将要发生异常的变故。半夜时分,十多个人骑着马,握着兵器,将掌书记令狐楚召到军营门口,各将领围绕着他,让他起草郑儋的临终表章。在明晃晃的兵器中间,令狐楚拿起笔来,一会儿就写成了。令狐楚是令狐德棻的同族后人。八月,戊午(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12 九月,韦皋奏称在雅州大破吐蕃。

13 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辞官归居，德宗让左神策中尉副使杨志廉替代他的职务。

14 韦皋屡次打败吐蕃，转战千里，共计攻克城池七座，军镇五个，焚烧堡垒一百五十个，斩首一万多，捉住吐蕃六千人，招降人口三千户，并包围了维州以及昆明城。冬季，十月，庚子(十一日)，德宗加封韦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为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俘获掳掠尤其繁多，德宗派遣中使慰问安抚他。

15 戊午(二十九日)，盐州刺史杜彦先放弃州城，逃奔庆州。

十八年(壬午，公元 802 年)

1 春季，正月，骠国国王摩罗思那派遣他的儿子悉利移入朝进贡。骠国在南诏西南方六千八百里处，听说南诏归附朝廷，也产生了向往之情，于是通过南诏入京朝见，还献上他们的音乐。

2 吐蕃派遣国中大相兼东部边邑五道节度使论莽热率领十万兵马，前来解除维州的包围，西川兵马凭依险要，设下埋伏，等待论莽热的到来。吐蕃来到后，西川军派出一千人前来挑战，吐蕃以全军追击他们，伏兵发动，吐蕃人马大败，论莽热被擒获，士兵死去了一多半。然而，西川军最终还是没有攻克维州与昆明城，只好领兵返回。乙亥(十八日)，韦皋派遣使者献上论莽热，德宗赦免了他。

3 浙东观察使裴肃靠着进献贡物得以升迁后，判官齐总代替他掌管留后事务，他通过剥削财物来讨好德宗的行为，又超过了裴肃。三月，癸酉(十七日)，德宗颁诏提拔齐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人许孟容将诏书封合退还，他说："衢州没有别的忧患，齐总没有特殊的政绩，忽然如此破格奖拔于他，使大家深感惊骇。如果齐总肯定有值得录用的地方，希望明确写出他的劳绩与考课，然后再超越资历改任官职，以便消除大家的疑惑。"于是诏书被留在宫中，没有再批下来。己亥(疑误)，德宗召见许孟容，慰问并嘉奖了他。

4 秋季，七月，辛未(十七日)，嘉王府谘议参军高弘本在正殿奏

报事情时，私自在殿上处理债务。乙亥(二十一日)，德宗颁诏说："从今以后，不要让公卿与众臣僚在正殿奏陈事情，如果需要奏陈，应当到延英门去请求召问对答。"议论此事的人们认为："在正殿陈奏事情，自从武德年间以来，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为的是传达众人之情，讲论如何施政办事。高弘本不懂规矩，将他贬黜就可以了，不应当因高弘本一人而废除正常的制度。"

5 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冬季，十月，丁亥(初四)，德宗任命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任行军司马。

6 己酉(二十六日)，鄜坊节度使王栖曜去世。中军将领何朝宗图谋发起变乱，夜间，放起火来。都虞候裴玢暗中躲藏，不去救火，却在天亮时分，擒获了何朝宗，将他斩杀。德宗任命同州刺史刘公济为鄜坊节度使，任命裴玢为行军司马。

十九年(癸未，公元 803 年)

1 春季，二月，丁亥(初六)，朝廷将安黄军命名为奉义军。

2 己亥(十八日)，安南牙将王季元驱逐本地观察使裴泰，裴泰逃奔朱鸢。第二天，左兵马使赵匀斩杀王季元以及他的同伙，迎接裴泰恢复职务。

3 甲辰(二十三日)，杜佑入京朝见。三月，壬子朔(初一)，德宗任命杜佑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任命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4 鸿胪卿王权请求将献祖、懿祖二人的神主迁移到供奉德明皇帝、兴圣皇帝神主的庙堂中，每当对诸祖神主举行盛大的合祭时，将太祖的神主安置在朝着正东方向的位子上，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5 乙亥(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司农卿李实兼京兆尹。李实处理政务粗暴乖张，德宗却宠爱信任他。李实仗恃着恩宠而骄横傲慢，应许为人们推荐延引，不拘等次授给官职，以及诬陷驱逐他人，全

都在他预言的日期里应验，士大夫害怕他，连正眼看他都不敢。

6 夏季，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上奏请求将原州的治所迁徙到平凉，德宗依从了他。

7 乙亥(疑误)，吐蕃派遣臣下论颊热入朝进贡。

8 六月，辛卯(十二日)，德宗任命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孙荣义与杨志廉都骄横放纵，招揽大权，依附他们的人很多，宦官的势力愈加盛大。

9 壬辰(十三日)，德宗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伾出使吐蕃。

10 陈许节度使上官涚去世后，他的女婿田绣准备胁迫上官涚的儿子承袭军中大政。牙将王沛，也是上官涚的女婿，了解田绣的谋划后，便将此事报告监军范日用，讨伐并擒获了田绣。乙未(十六日)，德宗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王沛是许州人。

11 由正月起，一直持续到秋季七月份，都不曾下雨。

12 己未(疑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因病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13 当初，翰林待诏王伾善长书法，山阴人王叔文善长下棋，都在东宫出出进进，侍奉太子，供太子娱乐。王伾是杭州人。

王叔文诡计多端，自称读过书而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经常趁机向太子讲说民间的疾苦。太子曾经与各位侍读以及王叔文等人谈论到宫市的事情，太子说："寡人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大家都表示称赞，唯独王叔文不发一言。大家退去后，太子亲自将王叔文留下来，对他说："刚才只有你不发一言，恐怕是有用意的吧！"王叔文说："我承蒙太子的钟爱，只要发现问题，怎敢不告诉太子闻知！太子的职份应当是省视进食、问候平安，最好不要谈外间的事情。陛下在位的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收揽人心，太子怎么为自己解释呢！"太子大惊，因而哭泣着说："若不是先生这一席话，寡人无法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太子对王叔文极为宠爱，而王叔文则与

王伾相互依托。

王叔文趁机对太子说:“某人可以担任宰相,某人可以担任将领,希望太子在将来起用他们。”王叔文暗中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已有名声、但希图快速晋升的朝廷官员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约定为生死相托的朋友。另外,凌准、程异等人又靠着这一伙人得以进用,时时与他们交游往来,行踪都很诡诈隐秘,没有人了解他们的端倪。有些藩镇暗中进献资财礼物,与他们相互结纳。陆淳是吴中人,曾经担任左司郎中。吕温是吕渭的儿子,当时担任左拾遗。李景俭是李瑀的孙子,进士及第。韩晔是韩滉的族侄。陈谏曾经担任侍御史。柳宗元与刘禹锡,当时担任监察御史。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到德宗的召见。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和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相互亲近友善,王叔文一伙怀疑张正一讲过自己的秘事,便让韦执谊向德宗诬陷张正一等人,说他们私结朋党,交游饮宴,没有限度。九月,甲寅(初六),张正一等人都获罪被贬远方,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刘伯刍是刘迺的儿子。

14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暂且掌管盐州事宜,处理政务繁琐刻薄。冬季,闰十月,庚戌(初三),部将李庭俊发起变乱,杀死崔文先,还割碎他的肢体,吃了他的肉。戍守盐州的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又杀死李庭俊,上报朝廷闻知。

15 丁巳(初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去世。

16 十一月,戊寅朔(初一),德宗任命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允许他单独奏报事情。从此,盐州不再隶属于夏州。

17 十二月,庚申(十三日),德宗任命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任命吏部侍郎郑珣瑜为门下侍郎,一并同平章事。郑珣瑜是郑馀庆

的堂兄弟。

18 建中初年，德宗敕令京城各使以及府县，对于在押的囚犯，在每季度终结时，要委托御史分行各地，予以按察，对确实冤枉失实的案件，要上报朝廷闻知。近年以来，北军只转发一道公文就算了事。监察御史崔蔼对待下属严厉而苛察，下属官吏打算陷害他，便领着他进入右神策军。神策军使以下的人们惊怕恐惧，拟成奏章上报了他的事状。德宗大怒，将崔蔼杖责四十棍，流放到崖州。

19 京兆尹嗣道王李实专务征收财富，以便进献贡物。他对德宗说："虽然今年发生旱情，但庄稼长得很好。"因此朝廷对租税一概不予免除，以致人们穷困到拆除房屋，出卖屋瓦檩木与麦苗来交纳官税。优伶成辅端作歌谣讥嘲李实，李实奏称成辅端诽谤朝廷大政，用杖刑杀害了他。

监察御史韩愈进献奏疏认为："京城周围地区的百姓贫穷困顿，对于所有未能征收上来的今年的税钱以及草秧、谷物等，请等到明年蚕成麦熟时节再去征收。"于是，韩愈获罪，被贬为阴山县令。

二十年(甲申，公元 804 年)

1 春季，正月，丙戌(初十)，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去世。当初，李景略曾经设宴招待辅佐自己的官吏们，巡行劝酒的人错把醋送了上来。由于李景略生性严厉，判官京兆人任迪简惟恐巡行劝酒的人遭受罪罚，勉强把醋喝了下去，回去以后便因此吐血了，将士们听说此事后，都流下了眼泪。及至李景略去世后，将士们都说判官任迪简是一位仁厚长者，准备拥戴他出任主帅。监军将任迪简抱到另外的房间中安置，将士们打开门栓将他夺取出来。监军将此事上报朝廷闻知，于是德宗颁布诏书任命他替代李景略的职务。

2 吐蕃赞普去世，他的弟弟继位。

3 夏季，四月，丙寅(二十二日)，朝廷将陈许军命名为忠武军。

4 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带领禁卫军镇守咸阳，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政谨与虞候上官望等人图谋仿效山东藩镇的做法，指使将士上奏请求让自己代理父亲的职事。六月，壬子(初九)，李升云去世。甲寅(十一日)，德宗颁诏追夺李升云官职爵位，没收他家的财产。

5 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去世，德宗让中使带着手诏授给本军中的大将，只要是将士都归心的人，便可授给。当时，大将来希皓为大家所敬服，中使准备把手诏交付给他。来希皓在大家面前说："在这一军队中物色人选，当然是我来希皓了，但我不能担当节度使的职责。如果朝廷让一把草来担当节度使，我也一定会恭敬地侍奉。"中使说："我当面接受圣上的旨意，只让从这一军队的大将中选拔节度使并授给旌节，朝廷没有另外任命别人。"来希皓坚决推辞。兵马使卢从史，在军中位居第四，暗中与监军相互结纳，这时他从队伍中站出来说："如果来大夫不愿意接受诏书，请让我姑且管理这支军队。"监军说："如果卢中丞这样去做，这当然也是符合圣上的意旨的。"于是中使从怀中拿出诏书，授给卢从史。卢从史捧着诏书，先后拜了两次，再向德宗遥遥行舞蹈礼。来希皓赶忙回去指挥同事，面向北方祝贺。将士全集合起来，再没有提出异议。秋季，八月，己未(十七日)，德宗颁诏任命卢从史为节度使。

6 九月，太子开始身患中风，不能讲话。

唐顺宗永贞元年(乙酉，公元 805 年)

1 春季，正月，辛未朔(初一)，诸王、亲戚前来宫中向德宗祝贺，唯独太子因病不能到来，德宗流着眼泪，哀声叹气，从此患病，并一天比一天加重，大约二十多天，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都不知道德宗与太子平安与否。

癸巳(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人们匆匆忙忙地把翰林学士郑绚、卫次公等人叫到金銮殿,起草德宗的遗诏。有个宦官说:"内廷计议册立谁人还没有确定呢。"大家都不敢答话。卫次公赶忙说:"虽然太子身患疾病,但是身居嫡长的地位,为朝廷内外所归向。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也应该册立广陵王。否则,肯定要出大乱子。"郑绚等人也随声附和卫次公的意见,这才算议定下来。卫次公是河东人。太子知道人们的情绪还在担忧疑虑,便身著紫衣,足穿麻鞋,勉强支撑着有病的身体,走出九仙门,召见各军使,才使人心略微安定了一些。

甲午(二十四日),德宗的遗诏在宣政殿宣布了,太子穿着丧服,接见朝廷官员。丙申(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正式继承皇位。卫士们仍然怀疑登位的是不是太子,便跷着脚,伸着脖子,向殿上张望了一番,这才说:"的确是真正的太子!"于是,卫士们高兴得哭了。

当时,顺宗无法讲话,不能处理朝中事务,经常住在宫中,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宦官李忠言、牛昭容在顺宗身边侍奉,朝中官员奏请什么事情,顺宗便在帘幕中认可他们的奏请。自从德宗病情垂危以来,王伾率先进入内廷,声称有诏传召王叔文,让他坐在翰林院中处理朝中事务。王伾将王叔文的意图带进内廷,告诉李忠言,便声称诏书颁发下来,外界起初没有人知道这一内情。任命杜佑为摄冢宰。二月,癸卯(初三),顺宗在紫宸门初次受朝中官员的朝见。

2 己酉(九日),顺宗加封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为同平章事。

3 辛亥(十一日),顺宗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打算执掌国家大政,便首先延引韦执谊出任宰相,自己在内廷当权,与他相互呼应。

4 壬子(十二日),李师古派兵驻扎在本道的西部边境上,以便

威胁滑州。当时,告哀使还没有来到各道,有个义成牙将从长安回来,得到了德宗的遗诏,义成节度使李元素觉着李师古是与自己相邻的州道,打算显示不把他当作外人看,便派遣使者秘密地把遗诏让他看了。李师古打算趁着国家大丧事侵吞相邻州道的辖地,便集合将士,对他们说:"圣上福缘无疆,李元素却忽然传布遗诏,这是造反啊,应当向他出击。"于是,李师古杖打李元素的使者,派兵前往曹州驻扎,准备告知汴州,借道攻打李元素。宣武节度使韩弘让人告诉他说:"你能越过我的疆界去作盗贼吗!我专门在这里等着你,你不要说空话!"李元素向宣武告急,韩弘让人告诉他说:"有我在这里,你尽管放心,不必恐慌。"有人说:"李师古在铲除草棘,平整道路,他的兵马快要打过来了,请对他多加防备。"韩弘说:"如果真是有军队开过来,就不去清除道路了。"韩弘并不对此作出反应,李师古的机谋诈变用尽了,加上听说顺宗已经即位,便停止用兵。李元素上表请求贬职,朝廷两次派人来宽慰他。李元素是李泌的同族弟弟。

吴少诚将制作牛皮鞋的材料赠送给李师古,李师古用食盐资助吴少诚,在偷越宣武边界时,事情被察觉了。韩弘将他们运送的物品全部扣留,运进仓库,还说:"根据法令,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私自互相赠送的。"李师古等人对他都心怀忌惮。

5 辛酉(二十一日),顺宗颁诏历数京兆尹道王李实残忍暴虐地聚敛民财的罪行,将他贬为通州长史。街市中居民喜悦地呼喊着,都在袖中带着瓦砾,拦住道路,等侯李实到来,李实由小道走开,才得以逃脱。

6 壬戌(二十二日),顺宗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然如前充任翰林待诏,任命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伾状貌丑陋,口操吴地方言,为顺宗所亲近宠幸。而王叔文

颇以能办大事自我称道，稍稍懂得一些文辞大义，喜欢谈论朝中事务，顺宗因此对他稍微采取敬重的态度，不象王伾那样在内宫通行无阻。王叔文进入翰林院，而王伾进入柿林院，得以与李忠言和牛昭容会面议事。大致说来，王叔文依赖王伾，王伾依赖李忠言，李忠言依赖牛昭容，转相勾结。每遇一事，他们首先下达翰林院，让王叔文作出判断，然后向中书省宣布，由韦执谊承命奉行。他们在外廷的同党则有韩泰、柳宗元等人，主持搜集探听外界的事情。他们策划计议，相互应和，夜以继日，急切如狂，还互相推崇，说他们是伊尹，是周公，是管仲，是诸葛亮，豪壮得意，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他们使荣宠与屈辱，晋升与贬斥，发生于仓促之间，只要他们想要做什么，便可不受规程法式的约束。士大夫对他们心怀畏惧，敢怒而不敢言。平素与他们有交往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提拔升官，以至于一天以内便封拜好几个人。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十多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谒见王伾、王叔文的客人，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卖酒之处过夜，饼店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为房客。王伾尤其猥琐卑下，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他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丝帛的大柜子，他们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

7 甲子(二十四日)，顺宗驾临丹凤门，大赦天下；对各种名目的租税拖欠，一律免除；在固定的贡品以外，停止所有的贡物进献。对贞元末年损害百姓利益的施政措施，如宫市和鹞、鹘、鹞、鹰、狗五坊给役一类，全部罢除。

在此之前，在民间张网捕捉鸟雀的五坊给役，尽做些暴虐豪横的事情，借以索取人们的钱财物品。以至有人把罗网张设在人家门口，不许人们出入，或者把罗网张设在水井上面，使人们无法汲水，

如果有人走近前来，五坊给役便说："你惊动了准备奉献朝廷的鸟雀！"当即狠狠殴打来人，直至来人拿出钱财物品来求情谢罪，才肯离开。有些五坊给役相互聚集在酒饭店铺中吃吃喝喝，吃饱喝醉才离去。有些卖主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当场向他们索取酒饭钱，往往被打骂一顿；有时或者会留下一袋蛇作为抵押品，还说："这些蛇是用来捕捉鸟雀的，现在留交给你，希望你妥善地饲养它们，别让它们挨饿受渴。"卖主愧悔道歉，苦苦哀求，五坊给役这才带着这袋蛇走开。顺宗在东宫当太子时，便完全知道这些弊病，所以即位后率先禁止五坊给役为恶。

8 乙丑(二十五日)，顺宗免除盐铁使每月进献的月进钱。在此之前，盐铁使每月进献正税以外的杂税钱，但正常的经费收入却越来越少。至此，便将月进钱免除了。

9 三月，辛未(初二)，顺宗任命王伾为翰林学士。

10 德宗在位的末期，有十年时间没有发布过大赦令，因微小过失被谪降斥逐的众多官员全都不能再按等级次第得以进用。至此，他们才得以量情升迁。壬申(初三)，顺宗追召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馀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前往京城。

陆贽执掌朝政时，将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为明州长史，不久，又将他改任为忠州刺史，陆贽的兄弟和弟子们都为此担忧。陆贽来到忠州以后，李吉甫欣然以对待宰相的礼数事奉他，起初陆贽还感到惭愧和恐惧，后来便与李吉甫成了交情深厚的朋友。李吉甫是李栖筠的儿子。韦皋在成都，也屡次上表请求让陆贽来代替自己。但陆贽和阳城都在听到追召他们回京的诏书之前便去世了。

11 丙戌(十七日)，顺宗加封杜佑为度支使和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浙西观察使李锜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李锜虽然失去了财政大权，但得到了节度使的旌节，所以他反叛朝廷

的阴谋也就没有表露出来。

12 戊子(十九日),顺宗将徐州军命名为武宁军,任命张愔为武宁节度使。

13 顺宗加封彰义节度使吴少诚为同平章事。

14 顺宗任命王叔文为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在此之前,王叔文与他的同党谋议,将国家的赋税收入抓到手中,就能够用此来交结各方面当权人物,争取得到将士的拥护,以便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他又担心骤然担任握有重大财权的使职,人们不能心悦诚服,便借着杜佑平素有善于管理财物的名声,地位尊显而务求保全自己,又为人平易,可以控制,所以首先让杜佑在名义上主持财政,而任命自己为副职,以便专擅财政。虽然王叔文兼任了度支与盐铁转运两项使职,但他并不把簿籍文书放在心上,而是日夜与他的同党在一起,屏退外人,私下密谈,他在干什么,人们都不得而知。

顺宗任命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在位的末期,王叔文的同党多担任御史,武元衡鄙薄他们的为人,对待他们全不以为意。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时,刘禹锡请求担任判官,武元衡没有答应。由于武元衡在御史台任职,王叔文打算让他依附自己,便让他的同党以权势与财利引诱他,武元衡不肯服从,因此便被降职。武元衡是武平一的孙子。

侍御史窦群奏陈屯田员外郎刘禹锡居心邪恶,扰乱朝政,不应当留在朝中任职。窦群又曾经谒见王叔文,向他拱手说道:"现在当然还有未见分晓的事情。"王叔文说:"你指的是什么事情?"窦群说:"去年李实倚仗着恩宠与尊贵的地位,他的气焰在一段时间里将大家都压倒了,你在当时,还在道路旁边犹豫徘徊,才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小吏罢了。现在你一时又占据了他那样的地位,你怎么知道路旁没有象你当年那样的人物呢!"王叔文的同党打算将他斥逐

到朝廷以外，韦执谊因窦群素有强项耿直的名望，便制止了他们。

15 顺宗的疾病许久不能痊愈，只好不时让人扶着他登上大殿，会见群臣，群臣也只有从远处看一看顺宗罢了，从没有亲自回答过顺宗的提问。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感到忧惧不安，希望及早册立太子。然而，王叔文一党准备独揽大权，讨厌听到人们的这种议论。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前朝任用的旧臣，他们忌恨王叔文、李忠言等人树立朋党，专横恣肆，便启奏顺宗传召翰林学士郑绹、卫次公、李程、王涯等人前往金銮殿草拟册立太子的制书。当时，牛昭容一伙人因广陵王李淳英俊明达，便憎恶他。郑绹不再请示，在纸上写了“册立嫡长子”几个字上呈顺宗，顺宗点了点头。癸巳(二十四日)，册立李淳为太子，改名为李纯。李程是李神符的五世孙。

16 贾耽因王叔文一党当权，对他们心怀憎恶，便托称有病，不再出门，屡次请求退职。丁酉(二十八日)，各位宰相在中书省共同进餐。根据例惯，宰相正在进餐时，百官没有敢晋见宰相的。王叔文来到中书省，打算跟韦执谊商量事情，便让中书省值班官吏去通知韦执谊。中书省值班官吏将旧典告诉了王叔文，王叔文怒气冲冲地喝斥他。值班官吏害怕，便进入中书省向韦执谊禀报。韦执谊迟疑徘徊，面色羞红，但他还是起身出来迎接王叔文，到他办公的阁中交谈了好长时间。杜佑、高郢、郑珣瑜都放下筷子，等他回来。有传信人前来报告说：“王叔文要饭，韦相公已经与他在阁中共同进餐了。”杜佑、高郢内心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但畏惧王叔文、韦执谊，便不敢开口发言。唯独郑珣瑜叹息着说：“我岂能再在这个位子上呆下去！”他将身旁的人们看了一眼，牵出马来，径直回家，于是不再前来办事。贾耽、郑珣瑜两位宰相都是在天下负有崇高声望的人物，相继归隐退卧，王叔文、韦执谊愈加没有可顾虑与忌惮的了，而远近各地的人们却大为恐惧。

17 夏季，四月，壬寅(初三)，顺宗册立弟弟李谓为钦王，李诚为珍王；册立儿子李经为郯王，李纬为均王，李纵为溆王，李纾为莒王，李绸为密王，李总为郇王，李约为邵王，李结为宋王，李缃为集王，李绦为冀王，李绮为和王，李绚为衡王，李缵为会王，李绾为福王，李纮为抚王，李绲为岳王，李绅为袁王，李纶为桂王，李绋为翼王。

18 乙巳(初六)，顺宗驾临宣政殿，册封太子。官员们目睹太子仪表堂堂，退下来以后，纷纷互相庆贺，以至有人感动得哭泣了，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然而，唯独王叔文脸上带着忧虑的神色，口中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吟诵杜甫所作《诸葛亮祠堂》诗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他读诗的人们都讥笑他。

在此之前，太常卿杜黄裳遭到裴延龄的嫌恶，因而停留在侍御史的职位上，历时十年，不得升迁，及至他的女婿韦执谊出任宰相后，才被提升为太常卿。杜黄裳劝说韦执谊率领群臣请求太子代理国政，韦执谊吃惊地说："丈人刚刚得以进升官职，怎么能够开口就议论宫廷中的事情！"杜黄裳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说："我蒙受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恩典，难道能够凭着升迁一个官职就把我收买了吗！"于是，杜黄裳生气地用手撩起衣裳，起身离去。

戊申(初九)，顺宗任命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还给他改名为陆质。韦执谊认为自己独揽大权，唯恐太子心中不快，所以使陆质出任侍读，让他暗中察看太子的意向，而且就便向他解释。及至陆质谈这方面的内容时，太子生气地说："陛下命令先生为寡人讲解经书义理而已，为什么要把别的事情拉扯进来！"陆质只好惶恐地走出去。

19 五月，辛未(初三)，顺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甲戌(初六)，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

希朝的行军司马。王叔文知道自己被朝廷内外的官员们所憎恶忌恨，打算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借着范希朝作为朝廷宿将的声望，让他在名义上主持军事，但实际上是让韩泰专擅兵权。人们猜不出他们要做些什么，愈加疑惑恐惧。

20 辛卯(二十三日)，顺宗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然如前充任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人憎恶王叔文独揽大权，设法免除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看到制书后，大为震惊，他对别人说："我每天按时到这里来商量公务，如果不能够在翰林院担任职务，就没有到这里来的理由了。"王伾当即替王叔文上疏请求保留学士职务，顺宗不肯听从。王伾再次上疏，顺宗才允许王叔文隔三五天到翰林院来一次，但仍免除翰林学士的职称，王叔文开始恐惧了。

21 六月，己亥(初二)，顺宗将宣歙巡官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羊士谔因公务来到长安，适逢王叔文当权，便公开谈论他的错误。王叔文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打算发布诏书，将他斩杀，韦执谊不肯同意。王叔文又打算用杖刑将他打死，韦执谊认为也不能这样做，于是将羊士谔以贬官论处。自此，王叔文开始非常嫌恶韦执谊，在他们二人门下往来的人们都恐惧起来了。

不久前，剑南支度副使刘辟把韦皋的意图转达给王叔文，要求统领剑南三川。刘辟对王叔文说："韦太尉让我向您致以卑微的诚意，他说：倘若您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自当不惜一死，尽力帮助您；倘若您不肯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也自会有办法向您回报。"王叔文生气了，又打算将刘辟斩杀，韦执谊坚决不肯同意。在刘辟游览长安，还没有离去时，听说王叔文将羊士谔贬斥了，便逃回剑南。韦执谊当初被王叔文延引重用时，是深深依附王叔文的。韦执谊在取得宰相地位后，打算遮掩以往的行迹，而且迫于公众舆

论的压力，所以时常做出一些与王叔文意见相左的事情，事后他总是让人向王叔文道歉说："我并不敢违背约定，这是打算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王叔文怒气冲冲地骂了起来，全不相信韦执谊的话，于是两个人结下了怨仇。

22 癸丑(十六日)，韦皋进献表章认为："陛下因哀痛亲人谢世而身染疾病，每天又为处理纷纭繁重的政务而加重了烦劳，所以这么长时间身体还没有康复。请陛下暂时让皇太子亲自监理各项政务，等陛下身体痊愈后，再让皇太子回返东宫。我身兼大将与宰相的职务，现在我所奏陈的事情，正是我应尽的本分。"韦皋又向太子进献笺书认为："圣上远效法高宗皇帝，居丧而不肯发言，将朝廷大政交托给臣下，但是所交托的人选并不适当。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一类人，独自担当着重大的职任，实行奖赏与惩罚，全听凭自己的私情，败坏并扰乱了朝廷的法度。他们动用国库的积蓄，以便贿赂执政的权臣；他们扶植安插亲信人员，遍及各个显贵的职位；他们暗中结纳圣上的侍从人员，使忧患蕴含在宫室的门屏之内。我私下里担心他们会倾覆太宗皇帝创下的盛美基业，会危害殿下的家国。希望殿下即日奏报圣上闻知，将这一群小人驱逐出去，使朝政掌握在人主手中，各地臣民便会获得安宁了。"韦皋倚仗着自己是身居要职的大臣，又在遥远的西蜀地区任职，估量着王叔文不能动摇他的地位，于是尽情说出王叔文的邪恶。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给顺宗的表章和给太子的笺书相继送到，所讲的意思与韦皋相同，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倚赖他们作为外援，而那伙邪恶的人却震惊恐惧了。裴均是裴光庭的曾孙。

23 王叔文使范希朝、韩泰主持京西神策军以后，诸宦官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适逢边疆各将领各自呈送书状向中尉陈辞，而且提到他们刚刚归属范希朝统辖。宦官们开始明白兵权已经被王叔

文等人夺走，于是大为恼怒地说："如果按照他们的计谋干下去，我们这些人肯定要死在他们手里。"于是秘密命令各边防来使回去禀告各将领说："不要将军队归属别人。"范希朝来到奉天时，各将领没有前来的。韩泰骑马回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王叔文无计可施，只是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没过多久，王叔文的母亲病情严重。丙辰(十九日)，王叔文备办了丰盛的酒食，与各位翰林学士和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人在翰林院饮酒。王叔文说："我的母亲有病，过去因我承担着国家政务的原故，无法亲自为母亲求医访药，现在我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母亲。近来我竭尽心力，不避危险艰难，这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我一旦离开朝廷，返回家乡去，各种诽谤纷至沓来，谁肯体察我的隐衷，说一句话帮助我呢？"俱文珍总是随着王叔文的话抢白他，王叔文无法对答，只好斟满了酒劝大家喝，酒过数巡，便散了宴席。丁巳(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而免除了官位。

24 秋季，七月，丙子(初九)，顺宗加封李师古为检校侍中。

25 王叔文为母亲服丧后，韦执谊益发不肯采用他的意见。王叔文大怒，与他的同党日夜图谋再被起用，并一定要首先斩杀韦执谊，把不肯附和自己的人全部诛灭，听说此事的人都震恐不安。

自从王叔文回家后，王伾失去着落，便天天到宦官和杜佑那里请求起用王叔文担任宰相，并且统领北军。既然没有得到认可，他便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没有得到认可。他的同党都忧恐惊悸，感到难以自保。这一天，王伾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三次上疏，全不见回复，知道难以成事，坐卧不宁。到了夜间，王伾忽然大叫道："我中风啦！"第二天，他被抬回家中，于是再也不曾走出家门。己丑(二十二日)，顺宗任命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至此，王伾、王叔文的同党开始从朝中被斥逐出去了。

26 癸巳(二十六日),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去世,顺宗任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程执恭为留后。

27 乙未(二十八日),顺宗颁布制书称:"由于朕旧病在身,未能康复,军务与国政中的一切施政要务,暂时命令皇太子李纯代为办理。"当时,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痛恨王叔文的党羽肆意专断,顺宗也憎恶他们。俱文珍屡次启奏顺宗,请求命令皇太子监理国政,顺宗本来对处理日常的纷繁政务感到厌倦,于是同意了俱文珍的请求。又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任命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二人一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人认为他们是朝廷的老臣,所以延引起用了他们。还任命郑珣瑜为吏部尚书,任命高郢为刑部尚书,一并免去二人的宰相职务。太子在东朝堂会见百官,百官行礼祝贺,太子哭得泪流满面,没有向百官答礼。

八月,庚子(初四),顺宗颁布制书称:"命令太子即帝位,朕号称太上皇,朕颁布的制书敕令称作诰。"

辛丑(初五),太上皇迁移到兴庆宫居住,颁布诰命,改年号为永贞,将良娣王氏立为太上皇后。太上皇后是宪宗的母亲。

壬寅(初六),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将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不久,王伾在贬地病死。第二年,宪宗赐王叔文自裁而死。

乙巳(初九),宪宗在宣政殿即位。

28 丙午(初十),升平公主进献女子五十人。宪宗说:"太上皇不接受进献,朕怎么敢违背他呢!"于是,将进献的女子推却了。庚戌(十四日),荆南进献两只毛龟,宪宗说:"朕只把贤人当作宝物,嘉禾、神芝一类,都是徒有美名罢了,所以《春秋》才不肯记载祥征瑞兆。从今以后,凡是发现吉庆祥瑞之物,只允许依照令式申报有关部门,不需要再行奏朕闻知。至于珍奇的禽兽,一概不许进献。"

29 癸丑(十七日),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韦皋在蜀

中任职二十一年，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通过进献丰美的贡物，来维系主上的恩典，靠着发放优厚的军饷来安抚部下的将士，遇到将士婚配丧葬时，一概供给他们所需的费用，所以他能够长期任职，安然无恙，而将士们也愿意为他效力，终于得以慑服南诏，挫败吐蕃。对于在幕府供事多年，官位已高的僚属，韦皋便让他们出任刺史，当他们任职期满以后，便让他们重返幕府，到底不肯让他们回朝供职，这是因为韦皋担心他们将自己的所做所为泄露出来的原故。在军府的库存充实后，韦皋还时常缓解治下百姓的负担，每隔三年，便实行一次赋税豁免，蜀地的人们佩服他的才智与权谋，同时又畏惧他的威严，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供奉他的画像，把他当作土神，家家户户都祭祀他。

支度副使刘辟自命为西川留后。

30 朗州的武陵县和龙阳县境内沅江水暴涨，淹没一万多户人家。

31 壬午(疑误)，奉义节度使伊慎入京朝见。

32 辛卯(疑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京朝见。韩全义在澈水战败后返回 京城，没有朝见便离开了。宪宗在王府生活时，得知此事而憎恶韩全义。韩全义害怕，便请求入京朝见。

33 刘辟指使诸将领上表请求任命自己为节度使，朝廷不肯答应。己未(二十三日)，宪宗任命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34 度支奏称，裴延龄设置的别库，一概是减少正库的物品，移至别库，分别储存，请求将别库的物品一并归还正库，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35 辛酉(二十五日)，宪宗派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前去安抚江淮地区，巡视租赋、各项物品专卖和税收的利弊，就便视察官吏的为政得失和百姓的疾苦。

36 癸亥(二十七日),宪宗任命尚书左丞郑馀庆为同平章事。

37 九月,戊辰(初二),礼仪使上奏说:“曾太皇太后沈氏失踪年深月久,在情理上说,已经没有继续访求迎接的必要。根据晋朝庾蔚之的说法,倘若寻找亲人已经超过三年仍未找到,便可以等到他八十岁诞辰时,为他服丧。请在为大行皇帝开启攒宫下葬的日子,由圣上率领百官致哀,就以这一天作为曾太皇太后沈氏的忌日。”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38 壬申(初六),监修国史韦执谊奏称,开始命令史官修撰《日历》。

39 己卯(十三日),宪宗将神策行军司马韩泰贬为抚州刺史,将司封郎中韩晔贬为池州刺史,将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将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

40 冬季,十月,丁酉(初二),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去世。

41 戊戌(初三),宪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征召刘辟为给事中。

42 舒王李谊去世。

43 太常寺计议将曾太皇太后沈氏的谥号称作睿真皇后。

44 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普润,诈称太上皇颁布诰命,向秦州刺史刘澭征调兵马,而且劝说刘澭再行废立。刘澭将罗令则捉送长安,朝廷将罗令则连同他的同伙一并以杖刑处死。

45 己酉(十四日),宪宗将神武孝文皇帝在崇陵安葬,庙号称作德宗。

46 十一月,己巳(初四),宪宗将睿真皇后与德宗皇帝的神主奉入太庙,举行祔祭。礼仪使杜黄裳等人经过计议,主张:“国家效法周朝的制度,太祖犹如后稷,高祖犹如周文王,太宗犹如周武王,他们的神主一律不宜迁移。高宗列在三昭三穆以外,所以请将高宗的神主迁移到西夹室中去。”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47 壬申(初七),宪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由于韦执谊曾经与王叔文意见分歧,而且又是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只有他在最后才遭贬斥。然而,在王叔文失败后,韦执谊也失去了原来的权力与地位,他知道祸事即将来临,尽管仍然担任着宰相职务,但是经常心不自安,变得气息奄奄,就是听到行人的脚步声,都会惊惶失色,直到被贬,都是这个样子。

48 戊寅(十三日),宪宗任命韩全义为太子少保,退休。

49 刘辟不肯接受征召,拥兵自守。袁滋害怕刘辟强悍难制,不敢前去。宪宗生气了,便将袁滋贬为吉州刺史。

50 宪宗将右庶子武元衡重新任命为御史中丞。

51 朝廷大臣的议论认为,王叔文一党中有人由员外郎出任刺史,对他们贬责太轻。己卯(十四日),宪宗再次将韩泰贬为虔州司马,将韩晔贬为饶州司马,将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将刘禹锡贬为郎州司马,还将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将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将岳州刺史程异贬为郴州司马。

52 回鹘怀信可汗去世,宪宗派遣鸿胪少卿孙杲前往吊唁,将怀信可汗的后嗣册立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53 十二月,甲辰(初九),宪宗加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同平章事。

54 任命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55 己酉(十四日),任命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这是由于宪宗认为自己刚刚继位,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讨伐他的原故。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主张:"如今开释了刘辟的死罪,朝廷可以挥臂指使的地区,便只有东西两京了。在两京以外,还有谁不想背叛朝廷呢!"宪宗很重视韦丹的意见。壬子(十七日),宪宗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韦丹是韦津的五世孙。

56 辛酉(二十六日),百官请求给太上皇进献尊号,称作应乾圣

寿太上皇，给宪宗进献尊号，称作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宪宗允许给太上皇进献尊号，但对自己的尊号却推辞不受。

57 壬戌(二十七日)，宪宗任命翰林学士郑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8 宪宗任命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杜兼辞别赴任时，上书声称李锜将要造反，必定要奏请将他的家族诛灭。宪宗同意杜兼的看法，将他留任为吏部郎中。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七卷

唐纪五十三　　唐宪宗元和元年(丙戌,公元 806 年)

1 春季,正月,丙寅朔(初一),宪宗率领群臣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进献尊号。

2 丁卯(初二),宪宗大赦天下罪囚,改年号。

3 辛未(初六),宪宗任命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初八),任命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伊宥是伊慎的儿子。壬午(十七日),加封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为同平章事。

4 甲申(十九日),太上皇在兴庆宫驾崩。

5 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心志骄矜,又要求兼管整个三川,宪宗不肯答应。于是,刘辟派兵在梓州围困东川节度使李康,打算让本幕府的卢文若担任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人林蕴极力规劝刘辟不要起兵,刘辟大怒,给林蕴加上枷锁,投入监牢,后来又将他拖出来,做出将要杀他的样子,却又暗中告诫执行刑罚的人不要杀死他,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打算使他屈服,而赦免他。林蕴喝斥执行刑罚的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吗!"刘辟环顾着周围的人们说:"林蕴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于是,刘辟将林蕴罢免为唐昌县尉。

宪宗打算讨伐刘辟,但是又不愿意轻易开启战端,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们也认为蜀地险要坚固,难以攻取。唯独杜黄裳说:"刘辟是一个心气狂傲但又戇直无谋的书生,征服他就如同拾取芥子一

般容易。据我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有勇有谋，堪当此任，希望陛下将军中事务交托给他，不要设置监军，刘辟肯定能够就擒。”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翰林学士李吉甫也规劝宪宗讨伐蜀中，宪宗由此便器重他了。戊子(二十三日)，宪宗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步、骑兵五千人担当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步、骑兵两千人担当后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当时，名声与地位平素便为人们推重的老将很多，都自认为自己应当是征讨蜀中的人选，及至宪宗颁诏起用了高崇文，都感到非常惊讶。

宪宗与杜黄裳谈论到藩镇问题时，杜黄裳说：“德宗自从经过朱泚作乱的忧患后，总是无原则地宽容藩镇，不肯在节度使生前免除他们的职务，有节度使去世，他就先派遣中使探察军中人心归向的人物，而将节度使授给其人。有时中使私自收受大将的贿赂，回朝称誉其人，德宗便立即将该人除授为节度使，对节度使的任命就不曾有过出自朝廷本意的例子。如果陛下准备振兴法纪，应当逐渐按照法令制度削弱和约束藩镇，这样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了。”宪宗认为很对，于是开始调兵遣将，征讨蜀中，终于使朝廷的威严遍及河南、河北一带，这都是由杜黄裳的建议发端的。

高崇文在长武城驻扎时，训练了五千士兵，经常保持着战备状态。他在卯时接受诏命，到辰时便已启程，军中的器械装备与制成的干粮，没有一样是缺少的。甲午(二十九日)，高崇文由斜谷出兵，李元奕由骆谷出兵，共同奔赴梓州。高崇文军来到兴元的时候，将士们途中在客舍进餐，有人把主人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此人斩首示众。

刘辟攻陷梓州，捉住了李康。二月，严砺攻克剑州，将剑州刺史文德昭斩杀。

6 奚王诲落可入京朝见。丁酉(初三),宪宗将诲落可封为饶乐郡王,遣送他返回。

7 癸丑(十九日),宪宗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

8 戊午(二十四日),宪宗与宰相谈论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地操劳,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他们各自都有成功或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面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面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立功便予以奖赏,犯罪便处以刑罚,选拔与任用出以公心,奖赏与惩罚不失信用,那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后却是安逸的,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有各有关部门存在,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时侍卫人员只好互传食物充饥,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被后人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事理啊!一般说来,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将要以这种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9 三月,丙寅(初二),宪宗任命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10 高崇文领兵由阆州奔赴梓州,刘辟的将领邢泚领兵逃走,高崇文进入梓州,屯扎下来。刘辟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责,将李康交还

给高崇文，高崇文因李康打了败仗，失去梓州，便将他斩杀了。丙子(十二日)，严砺奏称攻克梓州。丁丑(十三日)，宪宗颁布制书革除刘辟的官职爵位。

11 当初，韩全义入京朝见，德宗皇帝任命他的外甥杨惠琳代理夏绥留后事务。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兵征讨吴少诚全无建树，态度傲慢，有失恭顺，便索性让他退休，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率领兵马阻止李演上任，上表奏称："将士们逼迫我出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奏请讨伐杨惠琳，宪宗颁诏命令河东、天德军合兵进击杨惠琳，严绶派遣牙将阿跌光进与他的弟弟阿跌光颜带领兵马前去进击杨惠琳。阿跌光进本来是河曲步落稽人，他们兄弟二人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著称。辛巳(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杀杨惠琳，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

12 东川节度使韦丹来到汉中后，上表声称："高崇文率领外来的军队长途征战，没有任何凭依，如果将梓州归属于他，借以维系部下的心愿，肯定能够使他获得成功。"夏季，四月，丁酉(初四)，宪宗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

13 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以游观娱乐为务，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接受了大量的贿赂。宪宗闻知此事后，甲辰(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免除了他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14 丙午(十三日)，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的士子举行制举考试。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人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都崭露头角。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俛是肃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15 杜佑请求解除自己管理资财赋税方面的职务，还推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宪宗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物赋税管理职务的人们都赶不

上他。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赋税的收入，便象刘晏时那样多了，第二年又超过了刘晏，再过一年，又较刘晏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16 戊申(十五日)，宪宗加封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为保义军节度使。

17 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县尉、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珪与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有在诏诰命令不尽合宜时，献上一本皂囊封缄的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回转圣上的盛意，何况诏诰命令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章奏收回圣上的诏书，实在也是够困难的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但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

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象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靠着擅长方伎小术得到太子的宠爱，到永贞年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拔善良正派的人士，辅佐教导各位皇子，他认为：“自从太宗当了藩王后，便与十八位博学能文、操行洁美的人士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但是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遭受疏远与轻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不是由眼昏耳聋、身体残废、不能办事的人物担承，就是让战事完结以后免去节帅职务而又不懂诗书的人物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谕德、赞善大夫等官

员，更是闲散之职，士大夫都以担当过这类官员为耻辱。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历时数月，仅仅获得一次与太子、诸王见面的机会，又哪里有闲暇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使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就连地位低贱的人们，为了痛爱自己的子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何况太子、诸王都是帝王的后嗣，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呢！”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时常召见他。

18 壬戌(二十九日)，邵王李约去世。

19 五月，丙子(十三日)，宪宗任命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该军节度使。

20 庚辰(十七日)，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馀庆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21 辛卯(二十八日)，尊奉太上皇的皇后为皇太后。

22 刘辟修筑鹿头关，连结八座栅垒，屯聚兵马一万多人，以便抵御高崇文。六月，丁酉(初五)，高崇文打败了刘辟。刘辟又在鹿头关东面的万胜堆设置栅垒。戊戌(初六)，高崇文派遣骁将范阳人高霞寓前去攻取了万胜堆，由此可以俯视鹿头关全城。共计经过八次交战，高霞寓全都获胜。

23 宪宗加封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任侍中；己亥(初七)，加封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任侍中。

24 庚子(初八)，高崇文在德阳打败刘辟。癸卯(十一日)，高崇文在汉州再败刘辟。严砺派遣他的将领严秦在绵州的石碑谷打败刘辟的部众一万多人。

25 当初，李师古有一个异母兄弟，名叫李师道，经常遭受冷落，被斥逐在外地，不免贫困。李师古私下里告诉亲近的人们说：“并不是我不肯与李师道友好，我十五岁时担任节度使，恨自己不懂得耕种与收获的艰难。况且李师道又比我小几岁，我想让他了解吃穿供

给是从哪里来的，才暂且把治理州县的事务交付给他，想来诸位肯定还没有看出来吧。”及至李师古病情危笃时，李师道当时正在代理密州事务，喜欢绘画和吹奏胡人的葭管。李师古对判官高沐和李公度说：“趁着我神智还没有迷乱时，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我死后，你们打算拥戴何人担当主帅呢？”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没有回答。李师古说：“难道不是李师道吗？由人们的常情说来，谁愿意对骨肉兄弟苛薄寡恩，而对其他的人却优渥丰厚呢，但是设置主帅不得其人，便不只是败坏军中政务，而且将会倾覆我的家族。李师道是公侯家族的后人，却不致力训练军队，治理百姓，专门学习小人的下贱行当，认为是自己的才能，他担当主帅果真胜任吗？希望诸位审慎地计议一下吧。”闰六月，壬戌朔(初一)，李师古去世。高沐与李公度隐秘其事，暂不公布李师古的死讯，暗中从密州迎接李师道，拥戴他担当节度副使。

26 秋季，七月，癸丑(疑误)，高崇文在玄武打败刘辟的部众一万人。甲午(初三)，宪宗颁诏：“凡是在西川相继增援的军队，一概听从高崇文的指挥。”

27 壬寅(十一日)，宪宗将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安葬在丰陵，庙号顺宗。

28 八月，壬戌(初二)，宪宗册立皇妃郭氏为贵妃。

29 丁卯(初七)，宪宗册立皇子李宁为邓王，李宽为澧王，李宥为遂王，李察为深王，李寰为洋王，李寮为绛王，李审为建王。

30 李师道总揽军中事务后，过了许久，朝廷的任命还没有到来。李师道与将佐们商讨对策，有人请求往四邻的边境上派兵虏掠，高沐坚决制止了这一企图，请李师道向朝廷缴纳两税，申报所任用的官吏，实行食盐法，派遣使者接连不断地前往京城进献表章。杜黄裳请求趁着李师道没有安定来的时机，将平卢分而治之。宪宗因刘辟尚未平定，己巳(初九)，任命李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

州事。

31 堂后主书滑涣长期在中书省任职，与知枢密刘光琦相互交结，凡是宰相计议的事情与刘光琦发生分歧时，刘光琦便让滑涣传达自己的意图，经常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杜佑、郑绹等人都低声下气，用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郑馀庆与各位宰相计议事情时，滑涣在旁边指点评说诸相意见的曲直短长，郑馀庆怒气冲冲地喝斥了他，没过多久，郑馀庆便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各地向滑涣贿赂财物，没有停闲的时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进言说滑涣肆意专权，请求除去他。宪宗命令宰相将中书省四面的门户关闭起来，进行突然搜查，取得了滑涣肆行邪恶的全部罪状。九月，辛丑(十一日)，宪宗将滑涣贬为雷州司户，不久便赐他自裁，没收他家的财产计有数千万之多。

32 壬寅(十二日)，高崇文再次在鹿头关打败刘辟的部众，严秦在神泉也打败了刘辟的部众。河东将领阿跌光颜带领兵马与高崇文在行营会合，耽误了一天时间，因害怕高崇文杀他，打算深入前敌，赎回自己的过失，在鹿头关西面驻扎下来，断绝了刘辟的运粮通道，使鹿头关内将士忧愁恐惧。于是，刘辟的绵江栅守将李文悦、鹿头关守将仇良辅都率城向高崇文投降，还捉获了刘辟的女婿苏强，投降的士兵数以万计。于是，高崇文迅速地直逼成都，所到之处，无不崩溃，军队在行进中从未受阻。辛亥(二十一日)，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带领数十人骑马向西逃奔吐蕃，高崇文让高霞寓等人追赶，并在羊灌田追上了他们。刘辟跳入长江，没有淹死，终被擒获。卢文若事先将妻子儿女杀死，然后便在身上系了石头沉江自杀。高崇文进入成都后，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驻扎下来，让士兵就地休息，市中的店铺没有受到惊动，市场上珍贵的货财堆积如山，也没有遭受丝毫的侵犯。高崇文将刘辟装入槛车，送往京城，斩

杀了刘辟的大将邢泚和馆驿巡官沈衍，对其余的人一概不加追究。对军府的事务，无论大小，高崇文命令一律遵从南康郡王韦皋先前奉行的惯例，他从容不迫地指挥着，西川全境便完全平定了。

当初，韦皋委任西山运粮使崔从掌管邛州事务，刘辟反叛朝廷后，崔从写书信劝阻刘辟，刘辟派兵攻打邛州，崔从据城坚守。刘辟失败，崔从终于得以幸免。崔从是崔融的曾孙。

韦皋的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人身著白色丧服，脚穿麻鞋，按死罪制度口衔土块，请求治罪，高崇文全都释放了他们，以礼相待，还草拟表章举荐房式等人，赠给他们丰厚的财物，送他们前去就任。高崇文看着段文昌说："你肯定会成为将相，我不敢推荐你。"符载是庐山人。房式是房琯的侄子。段文昌是段志玄的玄孙。

刘辟有两个偏房，容貌都特别美丽，监军请求将她们献给朝廷，高崇文说："天子命令我征伐平定刘辟这一凶顽竖子，我应当首先安抚百姓。忙着进献妇女，讨好天子，这哪里会是天子的本意呢！我奉行正义，不干这种事情。"于是，他将刘辟的两个偏房许配给没有妻室的将吏了。

杜黄裳建议征讨蜀中并授意高崇文应采取的谋略。这些谋略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适宜。由于高崇文平时畏惧刘澭，杜黄裳便让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不能取得成功，便会让刘澭替代你。"所以杜黄裳能够使高崇文尽到最大的力量。及至平定蜀中后，宰相入朝祝贺，宪宗望着杜黄裳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33 辛巳(疑误)，宪宗颁诏征召少室山的隐士李渤担任左拾遗，李渤称病，不肯前来。然而，一旦朝廷大政发生问题，他总是寄上奏章，陈述论说自己的见解。

34 冬季，十月，甲子(初五)，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京朝见。

35 宪宗颁制命令分出资州、简州、陵州、荣州、昌州、泸州六地，归属东川。房式等人还没有来到京城，宪宗已经全部任命他们为各省、各寺的官员。丙寅(初七)，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初九)，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庚午(十一日)，宪宗任命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来到汉中时，汉中府的兵马征讨刘辟回来，还没有进城，便有诏书派遣他们再去戍守梓州。将士们既怨恨，又恼怒，胁迫监军，策划发起变乱。柳晟得知消息后，连忙策马进城，慰劳他们。过了一会儿，柳晟问道："你们是怎么获得成功的呀？"将士们回答说："是由于前去讨伐反叛者刘辟呗。"柳晟说："由于刘辟不肯接受诏书的命令，所以使你们获得了立功的机会，怎么能够让别人再来讨伐你们，从而建立功劳呢！"大家都向柳晟行礼，表示感谢，请求按照诏书前往戍守之地。从此，军府获得安宁。

36 壬申(十三日)，宪宗任命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37 戊子(二十九日)，刘辟被押送到长安，朝廷命令将他连同他的同族亲属一并诛杀。

38 武宁节度使张愔身患重病，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十一月，戊申(十九日)，宪宗征召张愔回朝担任工部尚书，任命东都留守王绍代替张愔的原职务，又将濠州、泗州两地归属武宁军。徐州地区的将士们高兴得到两州的土地，所以不作乱。

39 丙辰(二十七日)，宪宗任命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在宪宗当太子时曾侍奉左右，因干练机敏而得到宠爱。

40 这一年，回鹘入京进贡，开始带着摩尼教僧人一同前来，朝廷在国内设置寺院，安置摩尼僧人居住。根据摩尼僧人的规矩，日暮时分才开始进食，可以吃荤腥食品，但不能够食用奶酪。回鹘信奉摩尼教，回鹘可汗有时要与摩尼僧人计议国家大事。

二年(丁亥，公元 807 年)

1 春季，正月，辛卯(初三)，宪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2 宪宗因杜佑年迈，品德高尚，以隆重的礼数对待他，经常称呼他为司徒，而不直呼其名。杜佑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宪宗颁诏令杜佑每月来朝廷朝见不超过两三次，并趁此机会前往中书省计议重大的政务。其他日子准许他回到樊川府第。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具有经国济民的远大谋略，但对生活小事不加检点，所以没有能够长期保持宰相的职位。乙巳(十七日)，宪宗让杜黄裳挂衔同平章事，充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二十一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两人一并同平章事。李吉甫得知消息以后，感动得哭了，他告诉中书舍人裴垍说："我飘泊江、淮，穷困失意，超过了十五年，现在忽然蒙受朝廷的恩典达到如此地步。我想到的报答朝廷恩德的途径，只有引进贤明之士，但是我很少接触并结识朝廷中后来入仕的人们。您是善于识别人才的，希望您向我讲出您的所有意见。"于是，裴垍拿起笔来，开列了三十多人的名单。在几个月内，李吉甫将这些人几乎都选拔起用了，当时人们纷纷称道李吉甫用人得当。

4 二月，癸酉(十五日)，邕州奏报击败黄氏乱民，俘获了他们的酋长黄承庆。

5 夏季，四月，甲子(初七)，宪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将右神策军、盐州、定远的兵马归属给他，为的是以此革除以往的弊病，由朝廷直接任命驻守边塞的将领。

6 秋季，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因私怨而发生争执，交替上表请求朝廷惩治对方。戊寅(二十三日)，宪宗任命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使他们和解。

7 九月，乙酉(初一)，密王李绸去世。

8 夏州杨惠琳、蜀中刘辟被平定后，藩镇极为恐惧，多数请求入

京朝见。镇海节度使李锜也感到不安，请求入京朝见，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遣中使前往京口抚慰他，而且慰劳他部下的将士们。李锜虽然委任判官王澹暂且担任留后，但实际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好几次拖延了启程的日期。王澹与宪宗派来的敕使屡次劝告他，李锜心中不快，上表声称身染疾病，请求延缓到年底再入京朝见。宪宗就此事征询宰相的意见，武元衡说："陛下刚刚执掌朝政大权，李锜要求朝见就得以朝见，要求中止朝见就得以中止朝见，由李锜决定去就，将来怎么就够对全国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有理，便颁发诏书征召他前来。李锜计谋已穷，于是便策划造反。

王澹执掌留后事务后，对军府的建制颇有些改革，李锜愈发愤郁不满，便暗中谕示亲兵杀掉王澹。适逢发放冬季的服装，李锜全副武装地坐在帐幕中间，正当王澹与宪宗敕使进帐谒见时，有数百名将士在庭院中喧噪着说："王澹是什么人，竟敢擅自掌管军中事务！"于是，将士们将他拖了出来，割碎了他的身体吃掉。大将赵琦出来劝慰阻止将士们，大家又将他割碎了吃掉。将士们用兵器直指宪宗敕使的脖颈痛骂，准备将他杀掉，李锜佯装大惊，将他救了下来。

冬季，十月，己未(初五)，宪宗颁诏征调李锜出任左仆射，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初六)，李锜上表宣称军队发生变故，杀害了留后与大将。在此之前，李锜选拔出五个亲信，担任他所管辖的五个州的镇守将领，姚志安在苏州，李深在常州，赵惟忠在湖州，丘自昌在杭州，高肃在睦州，各自拥有兵马数千人，伺察刺史的举动。至此，李锜让他们分别杀掉本州刺史，又派遣牙将庾伯良率领兵马三千人修整石头城。常州刺史颜防采用宾客李云的计策，假托制书已有任命，自称招讨副使，斩杀李深，向苏州、杭州、湖州、睦州传送檄文，请各州共同进军讨伐李锜。湖州刺史辛秘暗

中募集乡里子弟数百人，在夜间袭击赵惟忠的营地，并将赵惟忠斩杀。苏州刺史李素被姚志安击败，姚志安将李素交送李锜，给李素带上脚镣手铐，再将脚镣手铐钉死在船舷上，但是在没有到达京口以前，赶上李锜失败，李素得以幸免。

乙丑(十一日)，宪宗颁布制书，命令革除李锜的官职爵位，并在宗室名册中除名，命令淮南节度使王锷统领各道兵马，出任招讨处置使；征调宣武、义宁、武昌兵马，连同淮南、宣歙兵马一起由宣州进军，江西兵马由信州进军，浙东兵马由杭州进军，以便讨伐李锜。

9 高崇文任职蜀中满了一年，有一天他对监军说："我高崇文，河朔地带的一名小卒，幸而立下战功，才达到现在这个职位。西川是宰相盘旋飞翔的地方，我含愧居于此地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怎敢心安理得地呆下去呢！"他屡次上表声称："蜀中安适闲逸，没有我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希望让我前往边疆，尽死效力。"宪宗选择能够替代高崇文的人，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丁卯(十三日)，宪宗命令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

10 李锜认为宣州富庶丰饶，准备首先夺取此地，便派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和田少卿带领兵马三千人袭击宣州。三人知道李锜肯定要失败，便与牙将裴行立共同策划讨伐李锜。裴行立是李锜的外甥，所以他完全了解李锜的机密策谋。三位将领在镇海军城外扎营，在准备出发时，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开导他们说："李仆射谋反叛逆，官军已经从各地汇集起来，常州和湖州的李深与赵惟忠二位将领接连败死，李锜的形势已经窘迫。现在，李锜准备让我们这些人经长途攻取宣州，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跟着他而使自己整个家族遭受诛灭呢！何不脱离李锜，效力朝廷，将祸殃转变为福缘呢！"大家都很高兴，便应承下来了。就在当天夜晚，三位将领回军直奔

镇海军城。裴行立点着火，擂鼓呐喊，在镇海军城内响应，领兵直奔军府牙门。李锜得知张子良等人起兵，大怒，得知裴行立接应他们后，捶着自己胸口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光着脚逃走，躲藏在一座楼下。李锜的亲信将领李钧率领能挽强弓的亲兵三百人直奔山亭，准备交战，裴行立埋伏的兵马截击并斩杀了他。李锜全家人都哭泣，李锜的随从们捉住李锜，用帐幕裹着他，用绳索将他缒到城下，给他带上枷锁，送往京城。李锜的能挽强弓的亲兵和由胡人、奚人等组成的蕃兵纷纷自杀，尸体纵横交陈。癸酉(十九日)，镇海军将本军发生的事情上奏朝廷闻知。乙亥(二十一日)，群臣在紫宸殿向宪宗祝贺，宪宗愁容满面地说："由于朕不施恩德，致使国内屡次出现违犯法纪的人，朕渐愧得很啊，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宰相商议诛杀李锜叔伯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兵部郎中蒋乂说："李锜叔伯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都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后裔。淮安靖王有辅佐太祖、太宗、创建国家的功勋，陪葬于献陵，配享于高祖祠庙，难道能够因为末代子孙作恶，便受到连累吗！"宰相们又打算诛杀李锜的兄弟，蒋乂说："李锜的兄弟，是已故都统李国贞的儿子，李国贞为朝廷献身，难道难够让他失去后人的祭祀吗！"宰相们认为所言有理。辛巳(二十七日)，李锜的叔伯弟弟宋州刺史李锬等人都被贬官流放。

十一月，甲申朔(初一)，李锜被押送到长安，宪宗亲临兴安门，当面责问他。李锜回答说："我起先并没有造反，是张子良等人教我这样做的。"宪宗说："你身为主帅，既然张子良等人策划造反，你为什么不将他们杀了，然后再入京朝见？"李锜无法回答了，于是将他连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并腰斩处死。

有关部门请求拆除李锜祖先的坟墓和家庙，御史中丞卢坦进言说："李锜父子遭受诛戮，已经足以抵罪。过去汉宣帝诛杀霍禹，

并不处罚霍光；本朝前代诛杀房遗爱，并不牵连房玄龄。《康诰》说：‘在父子兄弟之间，无论谁触犯刑罚，都不能互相牵连。’何况因李锜作恶，而要牵连五代祖先一起治罪呢！”于是作罢。

有关部门没收李锜家财，准备运到京城，翰林学士裴垍与李绛进言认为：“李锜过度奢侈，残酷掠夺润、睦、常、苏、湖、杭六州百姓，使自己家富有，甚至滥杀无辜，从中夺取资财。陛下怜悯百姓无处说理，所以征讨并诛杀了他，现在要将没收的金银丝帛装载成车，转运京城，恐怕会使各地的人们感到失望。希望将李锜的物资钱财颁赐给浙西的百姓，用以代替他们今年应交纳的赋税。”宪宗嘉许赞叹良久，随即听从了他的建议。

11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在内与王士真、刘济暗中交往，在外却向朝廷进献计策，请求谋取太行山以东的魏博、恒冀等藩镇，擅自率领兵马东进。宪宗传召并命令他返还昭义，他却托称移兵前往邢州与洺州，就地获取给养，不肯按时奉行诏书的指令，过了好久，才返回昭义。

后来，宪宗在浴堂殿传召李绛前来应对谘询，对李绛谈到：“有件极为异常的事情，朕完全不愿意讲到它。朕与郑絪商议敕令卢从史返回上党，接着便征召他入京朝见。郑絪却将此事泄露给卢从史，让他声称上党缺乏粮食，需要移兵崤山以东，就地取得粮食给养。作为人臣，辜负朕达到如此程度，将应当怎么处治他呢？”李绛回答说：“假如确实是这样，诛戮整个家族的罪罚还有余。然而，郑絪与卢从史肯定不会自己说出去，陛下是从谁那里得到消息的呢？”宪宗说：“是李吉甫秘密奏报的。”李绛说：“我私下里听到士大夫的评论，称许郑絪是一位德才兼优的人，恐怕他不会这样做的。或许是他的同事中有人打算独揽朝廷大政，嫉妒郑絪得到宠信，居己之先吧，希望陛下再深入验察此事，不要让人说陛下是在听信谗

言啊!”宪宗停了许久才说:“的确如此,郑绚肯定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你这一席话,朕几乎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了。”

宪宗还曾从容询问李绛说:“谏官往往毁谤朝廷政务,全然没有事实依据,朕打算将他们中间一两个突出人物处以贬谪,以便使其余的人有所警惕,你认为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这大概不是陛下的本意,肯定有邪恶臣下蒙蔽陛下视听的事情发生。臣下的死与生,都是与主上的喜与怒相连系着的,有勇气开口进谏的能有几人呢! 即使有人进谏,也都是经过日日夜夜的思量,朝朝暮暮的删减,及至谏言得以送交到上面来时,所剩已经没有十分之二三了。所以,主上勤勉不怠地寻求规谏,还怕无人进谏,何况要对谏官处以罪罚呢! 倘若如此,就会让天下之人闭口不言,这可不是国家之福啊。”宪宗赞赏他的进言,于是不再贬谪谏官。

12 群臣请求向宪宗进献尊号,称作睿圣文武皇帝。丙申(十三日),宪宗应允了这一请求。

13 盩厔县尉、集贤校理白居易写作乐府与诗歌一百多篇,婉言规谏时事,流传到宫廷之中。宪宗看了白居易的乐府与诗歌后,很是喜爱,便传召白居易进入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

14 十二月,丙辰(初三),宪宗告诉宰相说:“凭着太宗那样的圣明资质,群臣进献的谏言尚且需要往返三四次哩,何况朕是愚昧寡闻的呢!从今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你们应当论说十次,而不是仅仅论说一两次就算了事。”

15 丙寅(十三日),宪宗任命高崇文同平章事,充任邠宁节度使、京西诸军都统。

16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忌惮宪宗的英明威严,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娶公主为妻,宪宗便将皇女普宁公主嫁给了他。翰林学士李绛进谏说:“于頔出身于虏族,于季友是于頔的偏房所生,配不上帝室的女儿,应当为公主另选出于名门、才具秀美的人才。”宪宗说:“你

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由。”己卯(二十六日),普宁公主下嫁给于季友,宪宗对于家的礼遇很是隆盛,于頔出于预料之外,感到非常高兴。不久,宪宗让人婉言规劝于頔前往朝廷感谢皇帝的恩典,于頔便接受了诏命。

17 这一年,李吉甫撰写成《元和国计簿》,进献给朝廷。据该书记载,总计全国有方镇四十八个,有州府二百九十五个,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个。其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个道七十一个州不向朝廷申报户口外,每年的赋税征收只靠着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个道四十九个州,在编人口共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年间纳税人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全国依赖国库供给的军队有八十三万多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约每两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若有旱涝灾害损坏收成,或者有临时的征发调用,还不能包括在这个数目以内。

三年(戊子,公元 808 年)

1 春季,正月,癸巳(十一日),群臣向宪宗进献尊号,称作睿圣文武皇帝。宪宗大赦天下罪囚,规定:“从今以后,各地长官前往朝廷,不得进献贡物。”知枢密刘光琦奏请分别派遣各使者携带赦书前往各道,想要分别占有各地赠送的财物。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奏称:“朝廷派出的使者每到一处,就要烦劳搅扰一处,不如只将赦书交付驿站火速传递。”宪宗听从了二人的建议。刘光琦援引惯例反对,宪宗却说:“如果惯例是正确的,自然要依从惯例,如果惯例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纠正呢!”

2 临泾镇将郝玼认为临泾地势险要,水草肥美,如果吐蕃准备前来侵犯,肯定要在此地驻扎,便向泾原节度使段祐进言,经奏请后修筑了临泾城。从此,泾原获得了安宁。

3 二月，戊寅(二十六日)，咸安大长公主在回鹘去世。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去世。

4 癸巳(十一日)，邠王李总去世。

5 辛亥(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卢坦上奏揭发前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和前任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背赦书，进献贡物。宪宗召见卢坦，对他称赞慰问了一番以后说："朕已经将他们的罪责免除了，这是不能失信的啊。"卢坦说："赦令是向全国公布的，是陛下的大信用。柳晟等人不畏惧陛下之法，陛下怎么能够只顾小信用，反而丢弃大信用呢！"于是，宪宗命令将他们进献的物品交给有关部门。

6 夏季，四月，宪宗对有关部门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生举行考试，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湜、前科进士李宗闵等人，指明并陈述当时政务的过失，都能够毫无避讳。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主考策对的官员，韦贯之将牛僧孺等人纳入成绩优秀的上第中，宪宗对他们也很嘉许，颁诏命令中书省对他们从优安排。李吉甫讨厌他们言语直切，哭泣着向宪宗陈诉，而且说："策对考试是由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来覆核审定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没有事先说明，裴垍也没有提出异议。"宪宗没有办法，免除了裴垍与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让裴垍出任户部侍郎，王涯出任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出任果州刺史。几天以后，韦贯之又被贬为巴州刺史，王涯被贬为虢州司马。乙亥(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他也是由于主考策对时没有提出异议而受到处罚。牛僧孺等人长期不得调任，分别被藩镇征用为幕府的僚属。牛僧孺是牛弘的七世孙。李宗闵是李元懿的玄孙。韦贯之是韦福嗣的六世孙。皇甫湜是睦州新安人。

7 丁丑(二十五日)，宪宗撤销了五月朔日(初一)在宣政殿举行的朝贺。

8 宪宗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裴均平时依附宦官，得

以富贵显达，出任右仆射后，更为骄矜自大。有一次，裴均上朝，在超越自己职位的地方站了下来，御史中丞卢坦向他拱手行礼，请他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裴均不肯听从。卢坦说："过去，姚南仲担任仆射时，他的位置就是在这里的。"裴均说："姚南仲是什么人？"卢坦说："是信守正道，不肯交结权贵宠臣的人。"不久，卢坦被改任为右庶子。

9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人直率地谈论当时的事务，蒙恩登科，复试合格，但是又遭受驱逐，一并被贬黜为幕府的僚属。杨於陵等人因主考策问时敢于收录直率而言的人们，裴垍等人因复试策问时不肯斥逐直率而言的人们，都获罪贬官。卢坦则因屡次纠劾任职官员，被贬为右庶子。这几个人都是当今众望所归的人物，天下的人们就是根据他们的升降情况来估量时势的好坏的。朝廷忽然在他们无罪的情况下，对他们全都予以贬逐，使大小官员缄口不言，大家心中动荡不安，陛下也知道这种情形吗？而且，既然陛下颁布诏书征求人们直率而言，要求人们极言规谏，牛僧孺等人才会作出这样的策对，即使陛下不能够将他们的策对推广实施，又怎么忍心处以罪罚，将他们驱逐出去呢！过去，在德宗刚刚即位时，也曾征召直率而言、尽力规谏的人士，当时的策对考试问到干旱问题，穆质策对说：'如果发生干旱，依照西汉和东汉的惯例，应当将三公免职；根据卜式的著名议论，应当将桑弘羊一类人物煮死。'德宗对穆质的话深为嘉许，便将穆质由京郊的县尉提升为左补阙。现在，牛僧孺等人说的话不及穆质言辞激烈，但陛下连忙驱逐了他们，我看这恐怕并不是继承祖宗事业的办法啊。"穆质是穆宁的儿子。

10 丙午(二十五日)，宪宗将回鹘的新任可汗册封为爱登里啰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11 西原蛮人酋长黄少卿请求投降。六月，癸亥(十二日)，宪宗任命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

12 沙陀在各胡人中最为精壮骁勇，吐蕃将沙陀安置在甘州，每当交战时，便让沙陀充当前锋。回鹘攻打吐蕃，占领了凉州，吐蕃怀疑沙陀同时听从回鹘的指使，便准备将沙陀迁徙到黄河以外。沙陀人害怕，酋长朱邪尽忠与他的儿子朱邪执宜商量再次主动归附唐朝，便率领部落三万，沿着乌德鞬山向东而来。沙陀部落行走了三天时，吐蕃追赶的兵马纷纷来到，沙陀与吐蕃由洮水辗转打到石门，共计交战数百次，朱邪尽忠死去，战士与人众死去了一多半。朱邪执宜率领剩下来的部众，还有将近一万人，骑兵三千人，前往灵州归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得知消息后，亲自率领部众在边塞上迎接沙陀人，将他们安顿在盐州，替他们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范围，好好地安抚他们。于是，朝廷颁诏命令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不久，朱邪尽忠的弟弟朱邪葛勒阿波又率领部众七百人前往范希朝处归降，朝廷颁诏任命他为阴山府都督。从此，每当灵盐遇有战事，便让沙陀兵马参战，无论打到哪里，无不取得胜利，灵盐的军队愈发强盛起来了。

13 秋季，七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14 宪宗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苏强被诛杀时，他的哥哥苏弘正在晋州幕府任职，他自请免职回来，人们都不敢征召任用他。卢坦上奏说："苏弘有才能，品行好，不能够因他弟弟的原故而遭受罢免，请征召他出任判官。"宪宗说："假如苏强不死，果真德才兼备，尚且是可以起用的，何况对于他的哥哥呢！"卢坦就任时，正赶上当地发生旱灾，闹了饥荒，谷物的价格日益增高，有人请求压低谷物价格，卢坦说："宣歙地区耕地面积狭小，谷物出产较少，仰仗着各地前来经商的人们运来粮食。如若粮食价格降低了，商人的

船只便不再前来，宣歙地区就越发困难了。”不久，当地一斗米价值二百钱，行商都聚集到这里来了。

15 九月，庚寅(十一日)，宪宗任命于頔为司空，仍然如前同平章事，加封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京朝见。王锷家中极为富有，他以大量资财进献贡物和贿赂宦官，谋求出任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认为：“宰相是人臣中的最高职位，如果不是声望清正或者功劳巨大的人是不应当授给的。过去任命裴均为宰相，外界的议论已经很多了。如今又要任命王锷为宰相，那么象王锷这一类人都会生出要当宰相的希望。如果完全满足他们的愿望，就会使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他们也并不会感激陛下的恩典。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愿望，便是陛下有厚薄之分，有人就会生产怨恨。侥幸之门一经打开，便无法收拾了。而且，王锷出任淮南的五年间，想尽办法搜刮聚敛，在物资钱财充足后，便亲自入朝进献贡物。倘若任命他为宰相，各地藩镇都会说王锷是由于进献贡物而得到宰相职务的，便争着剥削百姓，那么百姓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于是事情被搁置下来。

16 壬辰(十三日)，宪宗加封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17 丙申(十七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虽然宪宗因李吉甫的原故免去了裴垍的翰林学士职务，然而对他的宠爱信任却更为深厚，所以不久便又提拔他出任宰相。

当初，德宗不肯信任宰相，天下的细小事务完全由自己处理，因此裴延龄一类人得以当权。宪宗还在藩王府邸中时，内心本来就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及至即位后，对选择提拔的宰相，总是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宪宗曾经对裴垍等人说：“凭着太宗、玄宗的英明，还要借助大臣来完成对国家的治理，何况象朕这样连先朝圣君的万分之一都赶不上的人呢！”裴垍也竭尽诚心佐助皇帝。宪宗曾

经询问裴垍说;“治理国家的要务,什么居于首位?”裴垍回答说:“首先应当端正人心。”依照常例,人民交纳的赋税有三项:第一项是进献朝廷的赋税,第二项是送交镇使的赋税,第三项是留在本州的赋税。建中初年制定了两税法,致使商品价格提高而钱币价格跌落。在此之后,商品价格跌落而钱币价格提高,百姓交纳的赋税已经多出当初的一倍了。其中留在本州的与送交镇使的赋税,各地又降低都省规定的物价而按照实际的物价征收,以加重对百姓的征敛。及至裴垍出任宰相,他上奏说:“对于全国留在本州和交送镇使的物品,请一率采用都省制定的物价。观察使应当首先在自己治理的州中征税,以便自给,如果达不到应该征收的税额,然后才允许他们在所隶属的州中征税。”由此,江淮地区的百姓逐渐得到休养生息。在此之前,主持政务的官员往往厌恶谏官谈论时政的成功与失败,唯独裴垍奖励谏官进谏。裴垍的才具气度严正而庄重,人们不敢因私事干求他。曾经有一位朋友从远方来到他那里,裴垍送给这位朋友许多财物,纵情而无拘束地接待他,此人借机请求京兆府参军的职务,裴垍说:“你不适合担当这个官职,我不敢因朋友的私情去损害朝廷至上的公道。以后若有瞎眼的宰相怜悯你,你不妨得到这个官职,我却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18 戊戌(十九日),宪宗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19 河中、晋绛节度使郇宣公杜黄裳去世。

20 冬季,十二月,庚戌(初三),朝廷在临泾设置行原州,任命镇将郝玼为刺史。

21 南诏王异牟寻去世,他的儿子寻阁劝即位。

四年(己丑,公元 809 年)

1 春季,正月,戊子(十一日),简王李遘去世。

2 渤海康王大嵩璘去世,他的儿子大元瑜即位,更改年号为永

德。

3 南方天气干旱，发生饥荒。庚寅(十三日)，宪宗任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人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前去赈济抚恤饥民。在将要启程时，宪宗警告他们说："朕在宫中就是使用一匹丝帛，都要登记使用数额，只有在救济百姓时，才不计算费用。你们这些人应当记住我的用心，不要学着潘孟阳的样子去喝酒游山就算了事。"

4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供职，凡是制书敕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便在黄麻纸的末后批写意见。吏人请他再用一张白纸连在后面，李藩却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在写文状了，还叫什么批写敕书呢！"裴垍推荐李藩有担当宰相的器度。宪宗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绹缄默不言，取悦于人，二月，丁卯(二十一日)，将郑绹罢免为太子宾客，提升李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知无不言，宪宗很器重他。

5 河东节度使严绶在藩镇任职九年，军中政务和吏员委任一概由监军李辅光处理，严绶抱合双手表示恭敬罢了。裴垍将他的状况全部上奏，请求让李鄘替代他。三月，乙酉(初九)，宪宗任命严绶为左仆射，任命凤翔节度使李鄘为河东节度使。

6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他的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相继分别设置了副大使，以嫡长子担任，一旦父亲去世，便代替父亲统领军中事务。

7 由于发生了长时间的干旱，宪宗准备颁布德音，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进言，认为："要想让人们得到实际恩惠，最好是减轻他们的租税。"又说："宫中人员在供内廷驱遣以外，剩下来的人为数仍然很多。办事应当节省开支，对人贵在顺乎常情。"他们还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以充当进献的贡物。"又说："岭南、黔中、福建的习尚，往往掳掠良民，将他们卖作奴婢，请严加禁止。"闰三月，已

酉(初三),宪宗颁布制书,减轻对全国在押囚犯的处罚,免除本年租赋,外放宫中妇女,杜绝进奉,禁止掠卖人口,完全象他们两人请求的那样。己未(十三日),下雨。李绛上表祝贺说:"由此可知,忧虑在事情发生之前,才能够消除忧虑;忧虑在事情发生后,便无可挽回了。"

8 当初,王叔文一党被贬后,诏书规定他们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够酌情迁官。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上奏说:"郴州司马程异,有担当官吏的才分,明察善辨,请陛下任命他为扬子留后。"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巽监督考察属下是精明的,即使吏人身在千里以外,仍然象在李巽面前那样战战兢兢地办事。程异检核帐簿文书,比李巽还要精明,最后还是得到进用了。

9 魏徵的玄孙魏稠极为贫困,将祖居的住宅典押给人,换取钱币,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求用自己的资财将住宅赎买出来。宪宗命令白居易草拟同意李师道请求的诏书,白居易上奏说:"这件事情关系到对臣下的激励劝勉,应当由朝廷办理此事。李师道是什么人,胆敢抢去这个美名!希望陛下敕令有关部门用官府的钱赎买住宅,归还给魏氏的后人。"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由内廷专库中支出钱两千缗,赎出住宅,赐给魏稠,并禁止典押出卖。

10 王承宗的叔父王士则因王承宗擅自继任节度使,惟恐祸殃牵连本宗,便与幕府宾客刘栖楚一起主动返回京城。宪宗颁诏任命王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11 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上奏说:"陛下继承皇位,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然而,太子尚未确立,册命没有颁行,这将开启暗中希求的端倪,违背慎重的原则,不是继承宗庙、尊重国家的办法啊。希望陛下贬损个人细小的谦逊行为,奉行国家重大的最为公正无私的仪典。"丁卯(二十一日),宪宗颁制将长子邓王李宁立为太子。李宁是

纪美人的儿子。

12 辛未(二十五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请拨出太原六百士兵的衣服与口粮供给沙陀,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13 夏季,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依仗着得到宦官的帮助,在德音颁布后,进献银器多达一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等人进言说:“裴均打算用此事试探陛下,希望陛下将银器退还。”宪宗赶忙命令将银器取出,交付度支。不久,宪宗颁旨谕示诸道进奏院说:“从现在起,凡是各道前来进献贡物,不允许申报御史台。倘若有人询问此类事情,你处就应当将询问者的名字向朕报告。”白居易又就此事进言,宪宗不肯听从。

14 宪宗准备革除河北各藩镇世代承袭节度使的弊病,趁着王士真去世的机会,打算由朝廷任命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肯服从,就起兵讨伐他。裴垍说:“李纳对朝廷骄横不敬,而王武俊却为国家立下功劳。陛下前些时候允许李师道承袭节度使职务,现在却要削夺王承宗的承袭,既有碍对藩镇的勉励,又违反事情的情理,王承宗肯定不会服气。”因此,对王承宗的事情计议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决定下来。宪宗就此询问各位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回答说:“河北藩镇不遵奉朝廷的声威与教化,谁不愤恨叹惜!然而,要想现在就攻取他们,也许朝廷还没有这个能力。成德一镇,自从王武俊以来,父子相继承袭节度使的职位,已经有四十多年,人情已经习惯,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何况王承宗已经总揽军中事务,忽然派人取代他,恐怕他不一定会接受诏命。加之,范阳、魏博、易定、淄青各藩镇也是将所统辖的地盘世代相传,与成德属于同一体制。他们得知成德由朝廷任命节度使,肯定内心感到不安,暗中相互援助。虽然张茂昭曾经请求替代王承宗,恐怕也没有诚意。现在朝廷委派官员替代王承宗,便是他的邻道劝说成功了,这对张茂昭以后采取或进或

退的行动是有利的。如果朝廷委派的官员得以进入成德，张茂昭便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如果陛下的诏令不能得以施行，张茂昭便可能与王承宗暗中相互勾结。这关系到国家的体统，怎么能够就此善罢甘休了呢！而这就必须征集军队，从四方攻打声讨他们，对委任的将领与主帅就得加封官职与爵位，对应征的士兵就得供给衣服与口粮，还会发生顿兵不前，姑息敌寇，旁观战事的胜利与失败的事情，但是，劳苦百姓、耗费物资的弊病却全部由国家承担起来了。如今江淮地区发生了水灾，官府与平民极为困顿，对于用兵打仗的事情，恐怕是不应该轻易计议的吧。”

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打算逢迎宪宗的意愿，削去裴垍的权力，便主动请求率领兵马讨伐王承宗。宗正少卿李拭上奏声称：“对王承宗不能够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亲近并信任的内臣，应该将禁卫亲军委托给他，让他统率各军，有谁胆敢不服从命令！”宪宗将李拭的进状拿给各位翰林学士看，还说：“这是一个奸臣啊，他知道朕打算任命吐突承璀为大将，所以他便进献这一奏状。你们这些人记住他的名字，从今以后，不要让他得到提拔任用。”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遇到父亲去世而退官守丧，朝廷很长时间没有再起用他。卢从史害怕了，便通过吐突承璀劝说宪宗，请求让自己调发昭义本军前去攻讨王承宗。壬辰(十七日)，宪宗起用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其余职务一如既往。

15 当初，朝廷与吐蕃在平凉川举行会盟时，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都沦落到吐蕃。此后，吐蕃请求和好，路泌的儿子路随三次前往朝廷哭着进献表章，乞求依从吐蕃的请求，德宗认为吐蕃狡诈多变，不肯听从。至此，吐蕃再次请求和好，路随又接连五次上表，到主持政务的官员那里哭泣着请求，裴垍、李藩也向宪宗诉说，请求允许吐蕃请和，宪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五月，命令祠部

郎中徐复出使吐蕃。

16 六月，宪宗任命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廷计议国政的人们认为沙陀住在灵武，靠近吐蕃，顾虑他们反复无常，加上沙陀部落众多，担心会因此使谷物价格上涨，便命令沙陀悉数跟从范希朝前往河东。范希朝在沙陀人中选出骁勇的骑兵一千二百人，号称沙陀军，设置兵马使统领他们，而将其余的沙陀人众在定襄川安顿下来。从此，朱邪执宜开始防守神武川的黄花堆。

17 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兼任功德使的职务，大力修治安国寺，奏请树立圣德碑，长宽一概以《华岳碑》为标准，先建造藏碑的楼宇，请求宪宗敕令翰林学士撰写碑文，而且说："我已准备好一万缗钱，打算酬谢撰文的学士。"宪宗命令李绛撰写碑文，李绛进言说："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不曾立碑称道自己超凡的德行，只有秦始皇在巡视游历经过的地方，镌刻石碑，为自己大力宣扬，不知道陛下打算效法谁人？而且，叙述修治寺庙的美盛之处，只不过是建筑壮丽，足供游览一类，难道这是光大陛下恩德的办法吗！"宪宗览阅奏章时，适逢吐突承璀在一旁，宪宗便让他将碑楼拖倒。吐突承璀说："碑楼很大，无法拖拉，请让我慢慢将它毁除吧。"希望得以招揽适当的人物，借机再说此事，宪宗语调严厉地说："用许多牛来拖拉碑楼！"吐突承璀这才不敢答言，共计用一百条牛拖拉碑楼，碑楼才倒塌。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八卷

唐纪五十四　　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公元 809 年)

1 秋季，七月，壬戌(十八日)，御史中丞李夷简揭发京兆尹杨凭原先担任江西观察使时贪赃枉法，过度奢侈。丁卯(二十三日)，宪宗将杨凭贬为临贺县尉。李夷简是李元懿的玄孙。宪宗命令将杨凭的资财田产全部没收，李绛进谏说："根据惯例，如果不属于谋反叛逆的罪行，便不没收罪犯的家产。"于是，宪宗才没有没收杨凭的资财田产。

杨凭的亲戚朋友没有敢来送行的，唯独栎阳县尉徐晦来到蓝田，与杨凭辞别。太常卿权德舆平素与徐晦交好，便告诉他说："你为杨临贺送行，诚然是情谊深厚，但这岂不要使你遭受牵累吗！"徐晦回答说："我从身为平民时便蒙受杨公的知遇与奖拔，现在他被贬逐远方，我怎么能够不与他告别呢！假使您以后被进谗的人斥逐，我敢自视为与您彼此无关的人吗！"权德舆赞叹不已，便在朝廷中称扬他。过了几天后，李夷简奏请宪宗任命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道谢时说："我平时不曾以与您谋面，您根据什么选取了我呢！"李夷简说："你不肯辜负杨临贺，怎么肯辜负朝廷呢！"

2 宪宗暗中征询诸位翰林学士的意见说："现在打算任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从成德分割出德州与棣州两地，再设置一个军镇，以便削弱王承宗的势力，并且让王承宗向国家缴纳两税，向朝廷请

求任命官吏，完全象对李师道的措施一样，你们认为怎么样呢？”李绛等人回答说：“德州与棣州隶属成德，为时已久，现在忽然将二州分割出来，恐怕王承宗及其将士的忧虑怀疑、怨恨不满，便能够找到借口了。况且，相邻各道的情形和他是一样的，相邻各道各自顾虑以后也会遭到分割，或许就要暗中相互连结，彼此煽动了。假如他们聚兵抗拒朝廷，处理起来会有加倍困难，希望陛下再反复考虑一下。有关上缴两税、任命官吏两点是正确的，希望趁着吊祭使前往王承宗处的机会，让吊祭使以个人意见开导王承宗，使他上表陈请按照李师道的成例处理，不让他知道这是出自陛下的意见。这样，假如王承宗幸好听从命令，固然是顺乎情理的；倘若王承宗不肯听从命令，也不会损害朝廷的体面。”

宪宗又询问道：“如今刘济、田季安都身患重病，如果他们一旦去世，难道能够完全象对待成德那样，将节度使的职务交给他们的儿子吗！这样下去，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够平定呢！议论此事的人们都说：‘应当趁着这一时机取代他们，如果他们不肯接受命令，就派兵讨伐他们，时机不可错过。’这种看法怎么样呢？”李绛等人回答说：“群臣看到陛下西面攻取蜀地，东面攻取吴地，易于反掌，所以阿谀逢迎、争权夺势的人们争着进献筹谋，劝说陛下开通河北地区。他们不曾为国家做过深远的谋划，周密的计虑，陛下也由于前些时候成功比较容易，因而相信他们的话。我等日夜相继地考虑此事，认为河北地区的形势与西蜀、东吴两地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西川和浙西都不是反复无常的地区，他们周边相邻的州道都是国家可以指挥自如的臣属。唯独刘辟、李锜生出狂妄的阴谋，但他们的部下都不赞成。刘辟、李锜仅仅用物资钱财利诱部下，官军一到，他们的势力便分崩瓦解了。所以我等当时也劝说陛下诛讨他们，因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原故啊。成德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内部上下牢

固结合，历时已久；外部四处蔓延连结，声势已大。他们的将士与百姓感念他们累世赡养的恩惠，不晓得君主与臣下、正顺与逆反的道理，劝告他们，他们不肯听从，威慑他们，他们不肯服气，这是会给朝廷带来羞辱的。再者，相邻各道平时或许会相互猜疑与怨恨，及至得知朝廷派人代换成德节度使时，就肯定会合成一条心，这大约是各自替子孙后代打算，也顾虑到以后自己会遭到这种处置的原故啊。如果其余数道中有人与成德相互应援，战祸就会连绵不断，国家的资财用尽，力量耗竭，西部与北部的戎狄再乘机伺隙而动，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是讲得完的吗！刘济、田季安与王承宗在事情的体统上没有区别，倘若在他们去世时，有机可乘，应当临至事情发生时再谋取，现在诉诸武力，恐怕就不够妥当了。天下太平的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希望陛下审慎地处理此事。”

当时，吴少诚病情非常严重，李绛等人再次进言说：“吴少诚的病肯定不会再好起来了。淮西的局势与河北并不相同，周围都是国家的州县，不与贼寇的疆境相毗邻，没有同党应援帮助，朝廷任命淮西主帅，现在正是时候，如果淮西不肯听从，可以计议出兵征讨他们。我希望陛下丢开恒冀这一难达目的的筹策，归向申蔡这一容易成功的谋划。假如对恒冀需要连续用兵，战事并不令人满意，而蔡州出现缝隙，具备可以发兵的形势，南北两方同时用兵，国家的财物人力的用度就难以充足了。倘若事情出于迫不得已，而必须赦免王承宗，那就会使陛下的恩典与仁德空自施行，朝廷的威严与号令立刻废弃了。这就不如及早颁赐对王承宗的处理办法，以便收揽恒冀的归向之心，坐等时机，肯定能够在申蔡得到好处。”不久，王承宗因很久没有得到朝廷任命，感到很是恐惧，屡次上表自行陈诉。八月，壬午(初九)，宪宗便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旨时很是恭敬地说：“由于我受到部下各军的

逼迫，来不及等候朝廷颁旨任命。请让我献出德州与棣州，用以表明我的诚意。”

3 丙申(二十三日)，安南都护张舟奏称打败了环王的三万人众。

4 九月，甲辰朔(初一)，裴武回报完成使命。庚戌(初七)，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和恒、冀、深、赵四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和德、棣二州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王承宗的女婿，所以朝廷就势起用了他。田季安得到快马传递的报告，事先已经知道了朝廷的任命，便派人告诉承宗说：“薛昌朝暗中与朝廷交往，所以他才得到节度使的职位。”王承宗连忙派遣数百名骑兵奔入德州，将薛昌朝捉拿到真定囚禁了来。中使颁送任命薛昌朝为节度使的旌节经过魏州，田季安佯装设宴犒劳中使，将中使留了好几天，及至中使来到德州时，薛昌朝已经被捉拿走了。

宪宗认为裴武是在欺蒙朝廷，还有人诬陷他说：“裴武出使归来后，先到裴垍家中过夜，第二天早晨，才入朝晋见。”宪宗非常恼怒，将此事说给李绛听，打算将裴武贬逐到岭南。李绛说：“过去，裴武落在李怀光的军队中，恪守节操，不肯屈服，现在怎么会突然去做邪恶的事情！大约贼人狡诈多变，使人不容易识破其中的真情。王承宗起初害怕朝廷讨伐他，所以请求献出两个州来。在蒙受陛下的宽宥后，与王承宗相邻各道不愿意让成德成为分割地盘、献给朝廷的开端，估计肯定发生了暗中劝说、引诱、胁迫王承宗，使他不能够信守当初的心愿的事情，这并不是裴武的罪责啊。如今陛下挑选裴武前往反叛动乱的地区，出使回来后，一句话说得不够适合，便急忙将他斥逐到荒远地区，我恐怕从今以后受命出使敌庭的人们会以裴武当作儆戒，苟且寻求自身的便利，一概说些随声附和、模棱两可的言语，不肯披露真心而陈述利弊得失了。象这个样子，对

国家可不是有利的啊。而且，裴垍与裴武长期在朝廷任职，熟悉朝事的体统，难道会在出使归来、未见天子以前便首先在宰相家中过夜吗！我敢向陛下确保裴武不会这样去做，这大概是有好进谗言的人打算危害裴武以至裴垍，希望陛下察验此事。”宪宗停了许久才说：“在道理上或许有此一说吧。”于是不再追究。

5 丙辰(十三日)，振武奏称，吐蕃五万余骑来到拂梯泉。辛未(二十八日)，丰州奏称，吐蕃一万余骑来到大石谷，掳掠入京进贡后归返本国的回鹘人。

6 左神策军吏李昱向长安富人借贷钱八千缗，满了三年，还不偿还。京兆尹许孟容将李昱收捕，并给他带上枷锁，立下期限，让他清偿。许孟容说：“如果期限满了，你还没有完全还清，就会处以死罪。”左神策军全军大为震惊。左神策军中尉向宪宗申诉，宪宗派遣中使宣布诏旨，让许孟容将李昱交付本军，许孟容不肯将他遣回。中使第二次前来，许孟容说：“我不肯接受诏命，该当死罪。然而，我为陛下担任京城周围地区的长官，如果不去约束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怎么能够使京城清平整肃呢！只要没有将钱完全清偿，李昱就不能够从我这放走。”宪宗嘉许许孟容刚强正直，便答应了他，京城的人们震恐惊惧了。

7 宪宗派遣中使开导王承宗，让他发送薛昌朝返回德州，王承宗不接受诏命。冬季，十月，癸未(十一日)，宪宗颁制削除王承宗的官职爵位，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认为：“国家发兵征讨攻伐时，应当督责将帅去完成任务。近些年来，开始任命中使为监军。自古至今，还没有征调全国的兵力，专门让中使统领的先例。现在，神策军既然不设置本军的行营节度使，吐突承璀便是总领本军的主将了，吐突

承璀又充任诸军招讨处置使，他便是统领各军的都统了。我担心各地得知这一消息后，肯定要窥伺朝廷的间隙，周边各族得知这一消息后，必须会笑话中国无人。陛下能够忍受让后世相互传说，任命宦官为一军主将、各军都统是由陛下肇始的吗！我还担心刘济、张茂昭、以及范希朝、卢从史以至于各道将校都以接受吐突承璀的指挥为耻辱，既然军心不齐，又怎么能够建立功劳呢！这是资助王承宗计谋，挫伤各将领的声势啊。陛下顾念吐突承璀辛勤劳苦，使他尊贵起来就可以了；怜惜他忠心赤诚，使他富厚起来就可以了。至于军队和国家的权力，经常关系到政治修明或祸乱丛生，朝廷的制度，是由祖宗传承下来的，难道陛下能够忍受顺从下属的情好，从而毁坏自家的法令制度，放纵别人的欲求，从而损害自己无上的英明吗！陛下为什么不暂时思考一番，却要招来万世以后的讥笑呢！”当时，论说吐突承璀被委任的职务名分太重的谏官、御史一个接着一个，宪宗全然不肯听从。戊子(十六日)，宪宗驾临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人极力进言对吐突承璀的任命是不妥当的，宪宗没有办法，第二天，免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职务，将处置使改为宣慰使罢了。

李绛曾经极力进言宦官傲慢专横，侵扰损害朝中政务，谗言诋毁忠诚坚贞之士，宪宗说：“这一类人怎么有胆量说别人的坏话呢！即使他们进了谗言，我也不会听信的。”李绛说：“这一类人大都不懂得仁义，分不清是非，唯利是图，只要是得到贿赂，就能将盗跖、庄跻赞誉成廉洁善良之人；如果违背了他们的意志，便可将龚遂、黄霸毁谤为贪婪暴虐的，能够使用狡诈的智虑，捏造成是非难辨的事端，时时刻刻围绕在四周，将谗言逐渐渗透进去，陛下肯定有时候也会相信他们的。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件，完全记录在

典籍上面，陛下怎么能够不防备他们的浸染呢！”

己亥(二十七日)，吐突承璀带领神策军从长安出发，命令恒州四周的藩镇各自进军招抚讨伐。

8 当初，吴少诚宠爱他的大将吴少阳，便以堂弟的名义，委任他担当军中职务，吴少阳在吴少诚家中往来，就象最近的亲属一样。历经多次升迁，他已担任了申州刺史。吴少诚得病后，连人都不能分辨出来了。家中的仆人鲜于熊儿诈称吴少诚的命令，传召吴少阳代理彰义节度副使，掌管军中和地方事务。吴少诚有个儿子叫吴元庆，吴少阳将他杀掉。十一月，己巳(二十七日)，吴少诚去世，吴少阳自命为彰义留后。

9 这一年，云南王寻阁劝去世，他的儿子劝龙晟即位。

10 田季安得知吐突承璀带领兵马征讨王承宗，便将他的徒众聚合起来说：“朝廷的军队不能够跨过黄河，已经长达二十五年时间了，现在忽然越过魏博，攻打成德。倘若成德被俘虏，魏博也就被俘虏了，我们应当做何打算呢？”他的将领中有人从队伍中站出来说：“希望能够借给我骑兵五千人，用以消除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声喊着说：“真是豪壮！我决意出兵，阻止者斩首！”

幽州牙将绛州人谭忠为刘济出使魏博，得知了魏博的企图，便前去告诉田季安说：“根据我的谋算，魏博出兵，这是招引天下的军队来对付魏博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朝廷的军队越过魏博，攻打成德，不使用老臣宿将，反而把兵权专付给宦官，不征调全国的军队，反而派出大批的关中兵马，您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吗？这便是天子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准备以此向臣下夸耀，并使他们敬服啊。如果官军在没有攻打成德以前，首先便被魏博打败了，这就表示天子的谋算反而赶不上臣下的谋算，皇上在天下的人们面前怎么能够不感到羞愧呢！皇上既羞愧，又恼怒，就一定要任用

能谋善算的人士来筹划长远的计策，依仗勇猛善战的将领来训练精锐的兵马，然后再全力起兵，渡过黄河。官军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就一定不会再越过魏博前去攻打成德；比较魏博与成德罪责的大小，也一定不会先去攻打成德，然后再攻打魏博。这可谓不上不下，就是对着魏博来的了。”田季安说：“果真如此，怎么办才好呢？”谭忠说：“当官军进入魏博境内时，你要好好犒劳官军。当此之际，你要将全部兵马压向边境，号称攻打成德，但可以暗中给成德人送上一封书信说：‘倘若魏博攻打成德，河北地区的仗义之士使会说魏博出卖朋友了；倘若魏博援助成德，河南地区的忠义之臣便会说魏博反叛君主了。出卖朋友和反叛君主的名声，魏博是不能容忍与接受的。如果您能够暗中解除城防，送给魏博一座城池，魏博得以拿此城作为向天子报捷的凭据，这才能使魏博在北面得以侍奉成德，在西面得以做成人臣，对于成德说来，仅有不多的损耗，对魏博说来，获得罕有的利益，难道您能够对魏博的主张没有一点意思吗！’假如成德人不拒绝你的主张，这便使魏博的霸主基业奠定了。”田季安说：“太好了！先生的到来，是上天对魏博的眷顾啊。”于是，田季安采用了谭忠的计谋，与成德暗中商议，得到了成德的堂阳县。

谭忠回到幽州后，打算用计鼓动刘济攻讨王承宗，适逢刘济聚合各将领说：“天子知道我怨恨成德，现在命令我讨伐成德，成德也必然极力防备我。出兵讨伐与不出兵讨伐，采用哪种做法有利呢？”谭忠赶忙回答说：“天子最终是不会让我们去攻打成德的，成德也不会防备卢龙。”刘济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与王承宗谋反呢！”他命令将谭忠囚禁到牢狱中。刘济让人察看成德的边境，果然不曾设置防备。过了一天，果然有诏书送来，命令刘济“专力防护北部疆境，不要让朕再为胡人担忧，因而得以一心一意地对付王承

宗。”于是，刘济打开牢狱，召见谭忠说：“事态诚然象你判断的那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谭忠说：“卢从史表面上与卢龙亲近，骨子里实际是在忌恨卢龙，表面上不与成德往来，骨子里实际是在援助成德。他为成德这样筹划说：‘卢龙是把成德作为自己的屏障的，虽然卢龙怨恨成德，但肯定不会伤害成德，所以没有必要对卢龙设置防备。’这种做法，一是显示成德不敢抗拒卢龙，二是打算让卢龙遭到天子的怀疑。既然成德人不防备卢龙，潞州人便会跑去报告天子说：‘卢龙对成德的怨恨很深，成德在遭受攻打时，并不防备卢龙，这说明卢龙反而是与成德亲善的。’这就是我知道天子最终不会让您攻打成德，而成德也不会防备卢龙的道理所在啊！”刘济说：“现在应当怎么办呢？”谭忠说：“卢龙与成德结下仇怨，天下无人不知。现在，天子出兵攻打成德，你却使整个卢龙的兵马披甲不卧，坐以待敌，连一个人也没有渡过易水，这就恰好让潞州人认为卢龙以小恩小惠收买成德，因而向皇上败坏卢龙忠于朝廷的名声，在这两方面他们都能达到目的。这就使卢龙虽然内含信守忠义的心愿，终于还是招惹来偏袒成德的口实，既不能使成德人感激卢龙，还徒然使辱骂卢龙的呼声在天下喧闹不止罢了。请您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吧！”刘济说：“我明白其中的道理啦。”于是，他命令军中将士说：“五天以内，全部出动，要是有谁落后了，就将他剁成肉酱示众！”

五年(庚寅，公元 810 年)

1 春季，正月；刘济亲自带领兵马七万人进击王承宗。当时，各军都没有前进，只有刘济向前奋力进击，攻克了饶阳与束鹿。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担当恒州北面的招抚与讨伐，在定州会师。正赶上十五日夜晚，义武的军吏认为定州驻有外来的军队，请求禁止张灯，张茂昭说：“河东、河中、振武三镇兵马，都是官军，怎么能够把他们称作外来的军队呢！”他命令点起灯来，不禁止

人们夜行，不关闭坊里的大门，一连三个夜晚，都象平时一样，也没有人胆敢大声乱喊乱叫。

丁卯(二十六日)，河东将领王荣攻克了王承宗的洄湟镇。吐突承璀来到行营后，军威政令不振，与王承宗交战，屡次失败，左神策大将军郾定进战死。郾定进是一员骁勇的将领，军中将士因他的战死而士气低落。

2 河南尹房式做了不守法纪的事情，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请将他拘捕，同时擅自命令停止房式办理本职事务。朝廷认为不能够这样处理，罚元稹一个季度的薪俸，将他召回西京长安。元稹来到敷水驿时，有一个内侍宦官从后面赶到，撞开驿站的大门，叫喊喝骂着走了进去，用马鞭抽打元稹，打伤了他的脸。宪宗又联系元稹以前的过失，将他贬为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与崔群都说元稹是无罪的。白居易也进言说："中使欺凌羞辱朝中官员，不去追究中使的罪过，反而首先将元稹贬官，恐怕从今以后中使外出会愈加暴虐骄横，人们没有再敢说话的了。再者，元稹担任御史，提出不少检举奏报，对权贵势要人士无所避忌，痛恨他的人很多，现在将元稹贬逐了，恐怕从今以后没有人愿意为陛下担当官职而执行法令，憎恨邪恶而纠正过失了。即使出现了特大的奸险狡猾的人物，陛下也无法得知了。"宪宗不肯听信他的谏言。

3 宪宗因河朔地区正在使用武力，不再能够讨伐吴少阳，三月，己未(十九日)，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4 由于讨伐王承宗的各支军队长期不能成功，白居易进言认为："河北地区本来就不应该使用武力，既然现在出兵了，吐突承璀不曾艰苦作战，却已经失去了一员大将。他与卢从史两支军队已经进入成德的疆境，一味拖延行动，不只是有意停顿不前，也是他们的兵力难以抵敌。范希朝与张茂昭来到新市镇，竟然不能够通过。

刘济率领全军攻打并围困乐寿，长期不能攻克。李师道与田季安原来就是不能担保的，观察他们的情形，好象相互经过了盘算，每人各自占领一个县，便不再进军。陛下看这样的事态趋势，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以我愚昧的见解看来，必须迅速停止用兵，如果还要犹豫，便会有四点害处，其中应当为陛下痛切惋惜的害处有两点，应当为陛下深切忧虑的害处也有两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倘若保证能够获得成功，便可以不计较费用需要多少；既然明确知道无法获得成功，便不应该白白耗费资财与粮食。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再去行动，为时还不算晚。现在，晚纠正一天就要多一天的费用，再拖延一个月，需要的费用就更多了。既然终究要停止用兵，为什么不及早停止下来呢！用国家库存的钱财布帛和民脂民膏供给河北地区的节帅，反而使他们强大起来。这便是为陛下痛切惋惜的第一点。

“我还担心河北地区各将领见到吴少阳已经受到制书的任命，必定会援引处理这一件事的宽严标准，众口一词地请求为王承宗昭雪。如果奏章奏表相继而来，按道理说就不能不答应了。经过他们请求后再放弃对王承宗的讨伐，这种格局与情势是可想而知的，只能反而使王承宗与同类人牢固地勾结在一起。象这个样子，给予与剥夺完全是按照与王承宗相邻各道的意见来决定的，恩德与信义都不是出自朝廷，这实在让人担心朝廷的声威与权力会完全归向河北藩镇了。这便是我为陛下痛切惋惜的第二点。

“现在天气已经炎热，士兵身上的热气互相蒸熏，至于饥饿干渴，疲乏劳累，瘟疫流行，露天而处，驱赶着他们去参加战斗，人们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即使人们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难以忍受这种苦楚的。况且，神策军中杂乱无章的城市居民，一概都不习惯象这样的军旅生活，忽然想到应该寻找一条求生之路，若有一个

逃跑，便有一百个人相互煽动逃跑，若有一支军队溃散，其他各军必定也要动摇。如果事情忽然达到这般地步，后悔还来得及吗！这便是我为陛下深切忧虑的第一点。

“我听说回鹘与吐蕃都派出了密探，对于中国的事情，无论大小，全都知道。现在，朝廷聚集天下兵马，只是在讨伐王承宗这一个叛贼，由冬天到夏天，都不能够建树功勋。而军队力量的强弱，物资费用的多少，难道应该让西方与北方的戎虏逐个了解清楚吗！假如他们忽然看到有利可图，生出异心，乘着国内空虚的时机前来侵犯，就凭着朝廷现在的形势与力量，难道对两方面都能够予以救援吗？战争连续不断，灾祸从中产生，什么样的事情不会现出！万一到了这般田地，实在是关系着国家的安定与危亡。这便是我为陛下深切忧虑的第二点。”

5 卢从史第一个提出讨伐王承宗的策谋，及至朝廷发兵后，卢从史却停留下来，不肯进兵，暗中与王承宗互通计谋，让将士们暗地里在怀中揣着王承宗的行军标记，还抬高草料与粮食的价格，以便破坏度支的军需供应，暗示朝廷任命他为平章事，上奏诬告各道与王承宗勾结，不赞成进兵。宪宗为此甚为忧虑。

适逢卢从史派遣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垍将他引至一旁，与他谈话，对他讲述作为人臣应有的义理，暗暗地打动他的内心，于是王翊元也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将卢从史 暗中的策划与潞州可以攻取的状况讲了出来。裴垍命令王翊元返回本军，经过筹措规划后，再来京城，于是赢得了潞州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的诚心。裴垍对宪宗说：“卢从史诡诈多端，骄横凶暴，肯定要发动变乱。现在听说他在吐突承璀的对面扎营，将吐突承璀当作婴儿一般，在两营之间往来，全然不设置防备。如果失去现在的时机，不将他拘捕起来，以后即使征集大批兵马前去讨伐，也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将他平

定的。”宪宗起初感到惊讶，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考虑后，便答应了下来。

由于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将许多珍奇的玩赏器物陈列出来，看出他希望得到什么，便逐渐地拿来送给他。卢从史高兴，对吐突承璀愈发亲昵。甲申(疑误)，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经过商议后，叫卢从史前来营中博戏，在帐幕下面设了伏兵。卢从史来到后，伏兵突然冲了出来，擒获了卢从史，到帐幕后面，将他捆绑起来，装进车中，急奔京城。卢从史身边的人们又震惊，又慌乱，吐突承璀斩杀了十多个人，当众宣布了诏书的旨意。卢从史营中的将士们得知消息后，都穿好铠甲，走了出来，手中握着兵器，疾步而行，大声喧哗。乌重胤站在军营门前喝斥他们说：“天子发有诏令，服从的奖赏，胆敢违抗的问斩！”于是，将士们都收起兵器，回到队伍中去。适值夜晚降临，载着卢从史的车辆急速奔驰，在天亮以前，已经走出了泽潞的疆境。乌重胤是乌承洽的儿子。李听是李晟的儿子。

6 丁亥(疑误)，范希朝、张茂昭在木刀沟大破王承宗的兵马。

7 宪宗嘉许乌重胤的功劳，打算立即授给他昭义节度使的职务。李绛认为不适当，请求授给乌重胤河阳节度使的职务，而任命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守昭义。适逢吐突承璀奏称，他已经发出文书，指令乌重胤为句当昭义留后，李绛进言说：“昭义所属的泽、潞、邢、洺、磁五州，在崤山以东占据着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魏博、恒州、幽州各军镇盘状纠结，朝廷只有依仗这五州之地来控制他们。邢州、磁州、洺州伸展到魏博等军镇的中心地区，诚然是国家的宝地，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危亡。从前昭义被卢从史占据，已使朝廷为此忙得顾不上按时吃饭，现在幸亏得到了昭义，但吐突承璀又将昭义交给了乌重胤，我得知消息后惊叹不已，实在感到痛心！不久前朝廷将卢从史诱捕，即使这算是长远的筹策，却也已经失去了原

则。现在，吐突承璀又送发文书，指派乌重胤担当这一重要军镇的留后，并请求任命他为节度使，目无君主的居心，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吗！陛下日前取得昭义，人神共同庆祝，军政号令再次树立起来。现在忽然将昭义授给本军中的牙将，众望顿时沮丧，法度大为紊乱。算计此中的好处与坏处，反而不如由卢从史担任节度使。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卢从史蓄积着邪恶的阴谋，但已经是朝廷任命的州道长官。而乌重胤只是众多将官中的一员，因吐突承璀的一纸文书便代替了卢从史，我私下里担心河南、河北的节帅得知消息后，没有不感到愤怒，以与他同列为耻辱的。而且他们将会说是吐突承璀诱使乌重胤驱逐卢从史，从而代替了他的职位的，他们每个人的部下都有将官，怎么能够不感到自危呢！倘若刘济、张茂昭、田季安、程执恭、韩弘，李师道一个接着一个地进献章表，陈述这种情形，并且指责吐突承璀专擅君命的罪行，不知道陛下怎样处理？如果陛下一概不予答复，大家的怒气就会更为加重；如果陛下因此改为任命他人，朝廷的威严便失去了。”宪宗又让枢密使梁宗谦暗中与李绛商量说：“现在乌重胤已经总揽军中事务，事情出于迫不得已，应该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李绛回答说：“卢从史担任主帅便不是由朝廷任命的，所以才启动了他邪恶的意图，终于做出违反节操的事情。现在，由于乌重胤掌管军事，朝廷便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刑赏的权柄不掌握在朝廷手中，与卢从史担任节度使又有什么区别呢！乌重胤能够得到河阳，已经是超出他向往的福气了，难道他还有胆量聚众抗拒吗！何况乌重胤能够捉获卢从史的原因，本来是由于他坚持顺承朝廷才取得成功的。忽然连他自己也违背诏书的命令，怎么能够知道同事们会不沿袭他的行径，从而有所行动呢！乌重胤在军队中的同辈为数众多，他们肯定不希望乌重胤独自出任主帅。将他改任到别的军镇去，才能使大家感到满意，哪里需

要为招致变乱而担忧呢!”宪宗高兴起来,完全按照他的请求去做。壬辰(疑误),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任命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疑误),宪宗将卢从史贬为驩州司马。

8 五月,乙巳(初六),昭义军三千多人在夜间溃散,逃奔魏州。刘济奏称攻克了安平。

9 庚申(二十一日),吐蕃派遣臣下论思邪热入京朝见,而且归还了路泌和郑叔矩的灵柩。

10 甲子(二十五日),奚人侵犯灵州。

11 六月,甲申(十五日),白居易再次进献奏疏认为:“近来我曾请求停止用兵,现在事情的趋势,又不如以前了,不知道陛下还要等待什么!”当时,每当遇到军队和国家重大的事情,宪宗必定要与各位翰林学士商量。宪宗曾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召见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便进言说:“我等饱食终日,不用进言,若是为自己着想,这是够好的了,但是这对陛下怎么样呢! 陛下征询访求治国的方策,开辟言路,采纳谏言,这实在是国家的幸运,岂是我等的幸运!”宪宗连忙下令:“明天你们前来麟德殿奏对吧。”

白居易有一次由于在议论事情时说“陛下错了”,宪宗面色庄重严肃地停止了谈话,暗中将翰林学士承旨李绛召来,告诉他说:“白居易这个小臣出言不逊,必须让他退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能够容纳直率的进言,所以群臣才敢竭尽诚心,不作隐瞒。白居易的话虽然有欠思考,但本意是要进献忠心。现在倘若陛下将他处以罪罚,我担心天下的人们都各自想要缄默不语了,这可不是开拓视听,彰明至上德行的办法啊。”宪宗高兴起来,对待白居易也还象往常一样。

宪宗曾经准备就近在禁苑中打猎,来到蓬莱池的西面,对周围

的人们说:“李绛肯定是要进谏的,不如姑且停止吧。”

12 秋季,七月,庚子(初二),王承宗派遣使者陈述自己是被卢从史从中的挑拨的,请求缴纳赋税,要求朝廷任命官吏,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师道等人屡次上表请求为王承宗平反,朝廷也由于长期用兵,无所建树,丁未(初九),宪宗便颁布制书为王承宗平反,任命他为成德军节度使,将德州与棣州两地重新归属给他,将各道行营的将士们全部遣还,一共向他们颁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还加封刘济为中书令。

13 刘济讨伐王承宗时,任命长子刘绲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幽州留后事务。刘济在瀛州驻扎,而次子刘总担任瀛州刺史,于是刘济便让刘总暂任行营都知兵马使,让他屯兵饶阳。适逢刘济身患疾病,刘总与判官张玭、孔目官成国宝计议,派人诈称从长安前来,对刘济说:“由于您停留不前,无所建树,朝廷已经任命副大使刘绲为节度使了。”第二天,刘总又让人前来向刘济报告说:“前来颁送旌节,任命副大使为节度使的使者已经来到太原。”接着又使人边跑边喊地说:“颁送节度使旌节的使者已经过了代州。”全军将士都很惊异。刘济心怀愤怒,不知所措,便斩杀了平常与刘绲亲善的大将几十个人,召刘绲立即到行营来,而任命张玭的哥哥张皋代替他掌管留后事务。从早晨起床直到太阳偏西,刘济都未进餐,觉得口渴,便要水喝,刘总乘机在水中下了毒药,送给刘济喝了。乙卯(十七日),刘济去世。刘绲走到涿州时,刘总诈称父亲的命令,将他用棍捧打死,于是刘总便统领了军中事务。

14 岭南监军许遂振用不实之辞向宪宗诽谤节度使杨於陵。宪宗命令将杨於陵召回朝廷,任命他当闲散的官员。裴垍说:“杨於陵生性廉洁耿直,陛下因许遂振的原故贬黜节帅,这是不合适的。”丁巳(十九日),宪宗任命杨於陵为吏部侍郎。不久,许振遂自行承受

了应负的罪责。

15 八月，乙亥(初七)，宪宗与宰相谈到神仙，宪宗问道："果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习仙术的结果，全都记载在以往的史书 中，太宗服用天竺僧人的长生不老之药招致疾病，这便是由古代到现在的明戒啊。陛下年富力强，正在勉励心志，再造太平盛世，应当拒绝方术之士的说教。如果能够使道德盛大而充盈，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政治修明，还用担心没有唐尧、虞舜的年寿吗！"

16 九月，己亥(初二)，吐突承璀从行营回到朝廷。辛亥(十四日)，吐突承璀重新担任左卫上将军，充任左神策军中尉。裴垍说："吐突承璀首先提倡使用武力，使天下百姓穷乏困苦，到头来还是不能获得成功。即使陛下因旧日的恩情而不肯将他处决示众，为了向天下百姓道歉，难道能够对他全然不加贬斥吗？"给事中段平仲与吕元膺说吐突承璀应当斩杀。李绛上奏声称："如果陛下不肯处罚吐突承璀，以后再出现战败的将领，能够怎样处治他们呢？如果诛杀他们，那便是同样的罪责，不同的处罚，他们定然不会服气；如果对他们免予治罪，那还有谁不保全自身，姑息敌军呢！希望陛下割舍对他不能狠下心来的私恩，行使不可更改的刑典，使将帅们得到一些警戒与勉励。"隔了两天，宪宗免除了吐突承璀左神策军中尉的职务，将他降职为军器使，朝廷内外的人们都相互祝贺。

17 裴垍得了风疾，宪宗很是为他惋惜，派去问候病情的中使在道路上往来纷繁。

18 丙寅(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9 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求任命代替自己的人员，准备整个家族入京朝见。河北各藩镇交互派人前来劝阻，张茂昭不肯听从。张茂昭共计四次上表，宪宗才答应了他的请求，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

义武行军司马。张茂昭将易州、定州的帐簿文书和锁头钥匙悉数交给了任迪简，打发他的妻子儿女率先上路，还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沾染上污浊的习俗。"

张茂昭离去后，冬季，十月，戊寅(十一日)，虞候杨伯玉发起变乱，将任迪简囚禁起来。辛巳(十四日)，义武的将士们一起杀掉了杨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一次发起变乱，将任迪简囚禁起，任迪简请求返回朝廷。不久，将士们又将张佐元杀掉，拥戴任迪简主持军中事务。当时，易州、定州的库存消耗已尽，居民也散失一空，任迪简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犒劳将士，便备办了粗米饭，与士兵们共同进餐。他亲身在军府的大门下面住了一个月，将士们被他打动了，一齐请任迪简回去就寝，此后任迪简的位子才得以安稳下来。宪宗命令拿出绫绢十万匹，颁赐给易州、定州的将士们。壬辰(二十五日)，皇帝任命任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跟随他同行的将官一概授给官职。

20 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三万缗钱贿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要求得到河中节度使的职务。第五从直惟恐事情泄露出去，便将此事奏报了。十一月，庚子(初三)，宪宗将伊慎贬为右卫将军，有三个人因此获罪致死。

当初，伊慎由安州入京朝见，将他的儿子伊宥留下来主持留后事务，朝廷因而任命伊宥为安州刺史，所以他便没有能够离开安州。适逢伊宥的母亲在长安去世，伊宥贪图兵权，不肯按时将死讯公布于众。鄂岳观察使郗士美派遣所属官吏办事经过安州疆境，伊宥出来迎接，于是告诉他母亲的死讯，先准备好竹轿，当天便让他离去了。

21 甲辰(初七)，会王李缵去世。

22 庚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前任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

使。宪宗身边的人们收受了王锷丰厚的贿赂，多数称赞他。宪宗让王锷兼任平章事，李藩坚持认为这是不适当的。权德舆说“宰相不是按照等次进升的官职。唐朝兴起以来，若不是对特别忠心或立有大功的藩镇，就是对骄横强暴的节帅，朝廷有时出于迫不得已，才将宰相的官职授给他们。现在，王锷既没有显示忠心，建立勋劳，朝廷也不是迫不得已，为什么要忙着将这个名义给予他呢！”于是，宪宗不再任命王锷为宰相。

王锷具有治理地方的才干，擅长修城储粮一类事务。范希朝率领河东全军前往河北地区驻扎，人力物力的损耗很大。王锷来到军镇的初期，兵员不满三万人，马匹不超过六百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兵员达到五万人，马匹拥有五千匹，军事器具精良而锋利，仓库中的物资装得满满的。王锷还进献自家财物三十万缗，宪宗又打算加封王锷为平章事，李绛规劝说：“王锷任职太原，虽然取得的功效很是显著，但现在由于贡献自家财物便任命他为宰相，后世将怎样看待此事呢！”于是，宪宗再次打消了任命王锷为相的念头。

23 中书侍郎裴垍屡次因疾病要求辞去相位，庚申(二十三日)，宪宗将裴垍罢免为兵部尚书。

24 十二月，戊寅(十二日)，张茂昭入京朝见，请求将祖父和父亲的骸骨迁移到京兆府安葬。

25 壬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有一次，吕元膺在夜间要登城，城门已经上锁，守护城门的人不肯为他打开城门。周围的人说：“他是吕中丞啊。”守护城门的人回答说：“夜间难以辨别真假，即使是吕中丞，也不能够打开城门。”于是，吕元膺便回去了。第二天，守门人被提拔到重要职位上去。

26 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当着宪宗的面陈诉吐突承璀骄横专断，言辞极为恳切。宪宗气得变了脸色说：“你说得太过分了吧！”

李绛哭泣着说:“陛下将我安置在亲近信任的地位上,如果我在陛下面前畏怯退缩,爱惜自身,不肯进言,这便是我辜负了陛下。我把话讲出来了,但陛下讨厌去听,这就是陛下辜负我了。”宪宗的怒气消除了,便说:“你讲的全是人们不能讲的,使朕听到了无法得知的事情,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你以后尽情而言,完全应该象现在这个样子。”己丑(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李绛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职务仍如往常。

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宪宗说:“现在河南、河北的好几十个州,都没有实行国家的政教法令,河、湟地区的好几千里地,还沦陷在异族手中,朕日夜想着洗雪祖宗的耻辱,但是财力不够丰足,所以不得不积蓄聚敛啊。不然,朕在宫廷中的花费极为俭约,多储藏财物又有什么用呢!”

六年(辛卯,公元 811 年)

1 春季,正月,甲辰(初九),宪宗任命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2 庚申(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前任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初七),李藩被罢为太子詹事。

3 己丑(二十四日),忻王李造去世。

4 宦官不愿意让李绛在翰林院任职,使他出任户部侍郎,兼管户部。宪宗询问李绛说:“依照惯例,户部侍郎都要进献额外税收,唯独你不肯进献,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守卫疆土的地方官员,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来换取私人的恩惠,天下的人们尚且共同非难他们,何况户部掌管着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物品,支出与交纳都有帐簿记载,怎么会有额外的盈余!如果将财物从左藏转运到内库中去,以此作为进献的供物,这就如同将财物从东边的库房搬动到西边的库房,我可不敢因袭这一弊病啊。”宪宗嘉许李绛

的耿直，更加器重他了。

5 乙巳(疑误)，宪宗询问宰相说："执掌大政的宽和与严厉应当哪个居于首位？"权德舆回答说："秦朝因残酷苛刻而灭亡，汉朝因宽和大度而兴盛。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鞭打人们的脊背。所以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屡次出现悖乱忤逆的臣下，但在转足之间都自取灭亡了。这是由于祖宗的仁政维系着人心，人们不能够忘怀的缘故啊。这样说来，宽和与严厉应该孰先孰后是很清楚的了。"宪宗很赏识权德舆的进言。

6 夏季，四月，戊辰(初四)，宪宗任命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这是因为李吉甫憎恶他的原故。

7 庚午(初六)，宪宗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在担任代北水运使时，曾有一匹不同寻常的好马，却没有进献上来。事情下交度支查问，命令巡官前去验察，尚未返回，宪宗嫌事情办得太慢，便让品官刘泰昕按察此事。卢坦说："既然陛下让主关部门验察此事，却接着又让品官前往，难道是大臣比品官还不值得相信吗！请让我先来接受罢免吧。"于是，宪宗将刘泰昕传召回来了。

8 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因贪污数千缗钱财而获罪，宪宗颁敕免除了他们的死罪，于皋谟被流放春州，董溪被流放封州。当他们走到潭州时，宪宗又追派中使赐他们自裁而死。权德舆进言认为："于皋谟等二人的罪行应当处死，陛下将他们陈尸闹市，还有谁敢不畏惧法纪！但陛下不应该在赦免他们以后，却又将他们杀掉。"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9 庚子(初七)，宪宗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接壤，以往经常天天相互侦察，交替着进入敌方攻打抄掠，人们不得宁息。李惟简认为边疆将领应当周密设防，积蓄资财和谷物，等待敌军的到来，不应当着眼细小的利益，惹起事端，窃取

官家的赏赐。他禁止人们随便进入吐蕃的疆境，同时逐渐购买耕牛，铸造农用器具，以便供给不能自己备办耕牛与农具的农民，结果增垦田地数十万亩。适值一连几年丰收，公家与私人有了余粮，于是商人将粮食贩运到外地出售。

10 宪宗赐给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氏为李氏。

11 六月，丁卯(初四)，李吉甫上奏说："由秦朝到隋朝的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了。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驻屯军队，现在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有八十多万人，其余作为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的人口有十分之五六，这是经常以十分之三的劳苦筋骨的人们去奉养十分之七的不织而衣、不劳而食的人们。现在，朝廷内外需要以税收的钱财供给薪俸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个县，以一个县的地方设置成一个州，以一个乡的人口编制成一个县的情况为数很多。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地规定州县的废弃与设立，对可以省除的吏员要省除，对可以合并的州县要合并，对可以减少的入仕途径要减少。再者，根据朝廷以往的典章制度，依照官员的品级制定薪俸，一品官员每月薪俸钱三十缗，职田上所产的禄米不超过一千斛。国家遭受艰难困苦以来，增设诸使的名额，发给优厚的薪俸钱，到大历年间，有权势的大臣每月薪俸达到钱九千缗，各州不分大小，刺史一概每月薪俸钱一千缗。常衮担任宰相时，开始设立限制约束，李泌又酌量职务清闲与繁重的不同情况，顺从事情的机宜增加薪俸，当时号称通达融贯，从道理上说来是难以削减的。然而，仍然还有名义存在而职事废弃，或者名额免除而薪俸存在的情形，在任职的清闲与繁重之间，薪俸的优厚与菲薄顿时显出差别来了。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薪俸食料、杂项供给，酌情参定，上报闻知。"因此，宪宗命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

共同详细参定。

12 秋季,九月,富平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死了秦杲,主动前往县衙请求治罪。敕书称:“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闻知。”职方员外郎韩愈的议论认为:“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的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并不是出现了阙疑不书的文字。,而是由于若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无法禁止此类事情的发生。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了。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应该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宪宗敕令:“对梁悦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13 甲寅(二十二日),吏部上奏说,依据敕令合并与省除朝廷内外官员计有八百零八人、各部门九品以下的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4 黔州发生严重的水灾,内城与外城都被毁坏。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溪洞蛮人来修治内城与外城,由于督责事功过于急切,于是辰州和溆州两地的蛮人反叛了。窦群讨伐蛮人,没有能够将他们平定。戊午(二十六日),宪宗将窦群贬为开州刺史。

15 冬季,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接受了羽林大将军孙琦二万

缗钱，便为他谋求节度使的职务，结果被发觉了，宪宗赐他自裁而死。事情牵连到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初五)，宪宗任命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宪宗询问李绛："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人士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宪宗说："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样轻易呢！"

16 十六宅诸王既然都没有去做封地上的藩王，他们的女儿便不能按时出嫁，已经择偶下嫁的女儿都是通过宦官办成的，大都要以丰厚的贿赂为自己通融。李吉甫进言说："自古以来，公主下嫁，必定要选择合适的人士，唯独近世以来不是这个样子了。"十二月，壬申(十一日)，宪宗颁诏将恩王等人的六个女儿封为县主，委托中书省、门下省、宗正寺和吏部选择门第人才相当的人士，将县主许配给他们。

17 己丑(二十八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出任宰相以来，往往报复旧日与自己结怨的人们，宪宗也略微了解一些情况，因此才提升李绛出任宰相。李吉甫善于逢迎皇上的意旨，而李绛刚正不阿，二人屡次在宪宗面前争论，宪宗时常认为李绛正确，听从他的主张。因此，二人有了嫌隙。

18 闰十二月，辛卯朔(初一)，黔州上奏说：辰州与溆州两地溪洞蛮人头领张伯靖侵犯播州与费州。

19 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得知宪宗对吐突承璀的恩宠眷顾并未减弱，便在收受臣民意见的铜匦中投递章疏，内称："吐突承璀立有功劳，刘希光没有罪过。吐突承璀被陛下长期托付亲信之任，不应当骤然将他抛弃。"知匦使、谏议大夫孔戣看到了章疏的副本，对上奏的内容加以责问，不肯受理他的章疏。于是，李涉行贿，前往光顺

门进状。孔戡得知消息后，上疏极力进言说："李涉奸邪阴险，欺骗上天，请将他处决示众。"戊申(十八日)宪宗将李涉贬为峡州司仓。李涉是李渤的哥哥。孔戡是孔巢父的儿子。

20 辛亥(二十一日)，惠昭太子李宁去世。

21 这一年，全国获得大丰收，有些地方一斗米才值两个钱。

七年(壬辰，公元 812 年)

1 春季，正月，辛未(十一日)，宪宗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当初，元义方巴结吐突承璀，李吉甫也打算依靠吐突承璀，因而提拔元义方出任京兆尹。李绛憎恶元义方的为人，所以将他斥逐出朝。元义方入朝向宪宗谢恩，乘机说："李绛为他的同年许季同徇私，将许季同任命为京兆少尹，将我斥逐到鄜坊，专门作威作福，欺侮蒙骗陛下的视听。"宪宗说："朕熟知李绛，他可不是象你说的这个样子。等到明天吧，朕打算问一问他。"元义方既惶恐，又惭愧，只好走了出来。第二天，宪宗以此事责问李绛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同年固然会有私情吗？"李绛回答说："所谓同年，就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偶然同时科考登第，有些人是在考中复试以后才互相认识的，这里有什么私情！ 而且，陛下不嫌我愚昧，让我充数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酌量人们的才能，授给他们职任，倘若有人果真具有才能，即使他在自己的兄弟子侄一辈人中，尚且要任用他，何况与自己是同年呢！ 因躲避嫌疑而放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的做法，而不是舍身为公的态度啊。"宪宗说："讲得好。朕知道你肯定不会私情用事的。"于是，宪宗催促元义方前去就任。

2 振武处的黄河泛滥，冲毁了东受降城。

3 三月，丙戌(二十八日)，宪宗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进言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作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钝弊，没有锋刃，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贾谊且尚认为这是将火种放到堆积着的木柴下面，不能够说这是安定的。现在，朝廷的法纪号令不能够

控制的地区，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异族秽恶的气息，近处已经与泾州与陇州连接，边防上的烽火屡次报警；再加上水旱灾害经常发生，库存的粮食空匮乏用，这正是陛下应当天亮以前就起床，傍晚时分才进食时，怎么能够将现在称为太平，忙着作乐呢！”宪宗高兴地说：“你的话恰好符合朕的心意。”退朝以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阿谀献媚，象李绛那样，才是真正的宰相哩！”

宪宗曾经询问宰相：“贞元年间办理政务不甚修明，为什么竟会达到那般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听凭自己超人的智力行事，不肯信任宰相，却要信任其他的人，这就使邪恶的臣下能够趁机恃势玩弄权柄。办理政事不甚修明，主要由于这个原故啊。”宪宗说：“然而，这也不一定都是德宗的过错。朕幼年在德宗身边，看到每逢事情有成败优劣之分时，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奏陈的，都贪恋俸禄，但求眼前平安度日，现在，怎么能够专门将过错归给德宗呢！你们这些人最好以此为戒。如果事情有对错之分，应当尽力陈述不止，不要害怕朕会发怒而赶忙闭口不言啊。”

有一次，李吉甫说：“人臣不应该固执地一味进谏。让君主喜欢，臣下安宁，不是也很好吗！”李绛说：“人臣应该敢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讲出逆耳但又恳切的谏言，指明并陈述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假如使君主陷在邪恶之中，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于君主呢！”宪宗说：“李绛说得对啊。”李吉甫来到中书省，躺在那里，不肯办事，只是长吁叹气罢了。有时候，李绛很长时间没有进谏，宪宗便追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够容纳你的意见吗，还是没有事情应该进谏呢？”

又有一次，李吉甫告诉宪宗说：“奖赏与惩罚，是人君的两大权柄，不能够偏废。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施行的恩泽够深厚的了。只是刑罚未能振举，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懒惰，希望更为严厉地执行刑

法，以便使内外官员振作起来。”宪宗看着李绛说：“这种说法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帝王的政务，推尚仁德，而不是推尚刑罚，怎么能够丢开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榜样，反而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十多天后，于頔入朝奏对，也劝说宪宗实行严刻的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于頔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劝说朕实行严刑峻法，你们知道其中的用意吗？”宰相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啊。”宪宗说：“他这是打算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惊慌得变了脸色，退朝以后，一整天都在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发笑。

4 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学士的职务一如既往。宪宗嘉许崔群的正直，命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凡是奏请事由，一定要在取得崔群的签名连署以后，才能将奏疏进上。”崔群说：“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如果一定这么办，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物担当翰林学士的长官，便会使官位处于下级的人们的直切进言无法进献上来了。”崔群坚决不肯接受诏命，经过三次上奏，宪宗才听从了他的主张。

5 五月，庚申(初三)，宪宗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屡次提到淮南、浙江地区去年发生了水旱灾害，近来有一个御史从那里回来，谈到那里的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灾害，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李绛回答说：“我考察了淮南、浙西、浙东进奏的文状，都说发生了水旱灾害，人民多数流离失散，请求朝廷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担心朝廷加罪于他们，难道他们肯在没有灾情的情形下，胡乱去说本地遭受了灾害吗！这种不至造成灾害的说法，大约是御史打算做奸邪逢迎的事情，以期讨得陛下的欢心罢了，我希望得知发言人的姓名，加以按察，依法制裁。”宪宗说：“你讲得对啊！国家以人

民为根本，国家听说发生了灾情，应该赶忙去救济人民，怎么能够还要怀疑灾情发生与否呢！朕适才所说，有欠深思，是朕说错了。”于是，宪宗命令赶快免除淮南和两浙的赋税。有一次，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谈论治国之道，当时天色向晚，暑气甚重，汗水湿透了宪宗的衣服，宰相们担心宪宗身体困倦，便请求退下，宪宗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廷后，接触到的只有宫女和宦官罢了，所以朕喜欢与你们谈论治国的要领，绝不感到困倦。”

6 六月，癸巳(初七)，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官职退休。

7 秋季，七月，乙亥(十九日)，宪宗将遂王李宥立为太子，给他更改名字叫做李恒。李恒是郭贵妃的儿子。皇子澧王李宽是姬妾所生，比李恒年长，宪宗打算将李恒立为太子，命令崔群替李宽起草推让太子的表章。崔群说：“凡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推辞给别人才叫做推让。遂王李恒是陛下正妻所生的儿子，澧王李宽有什么可以推让的呢！”于是，宪宗不再让崔群草拟李宽推让太子的表章了。

8 八月，戊戌(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

当初，田委安娶洺州刺史元谊的女儿为妻，所生儿子田怀谏担任了魏博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庭玠的儿子，勇武有力，颇读过一些书，性情恭谨谦逊。田季安放荡而暴虐，田兴屡次规劝，军中将士都仰赖着他。田季安认为田兴收揽人心，将他斥逐到临清担任镇守将领，，还准备将他杀掉。田兴佯装得了冷湿病，用艾草炙灼全身，才得以幸免。田季安得了疯病，杀人没有限度，军政废弛而混乱，夫人元氏召集各位将领将田怀谏立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军中事务，当时田怀谏只有十一岁。田季安被迁移到另外的寝室，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田怀谏将田兴召回，任命他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辛亥(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

准备让他来控制魏博。

宪宗与宰相们计议有关魏博的事宜，李吉甫请求起兵讨伐田怀谏，李绛认为对魏博不一定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田怀谏就会自行归顺朝廷。李吉甫极力陈述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宪宗说："朕的意思也认为是这样的。"李绛说："我私下里观察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分出一部分兵力，隶属给各个将领，不让兵力专门由一人掌握，这是担心掌握兵权的将领权力与职任过重，便会趁机图谋自己的原故。各将领势均力敌，不能相互节制。倘若他们打算广泛地相互联合起来，则大家的心思并不相同，谋划肯定要泄露出去。如果他们打算单独起兵，发起变乱，则兵马太少，力量微薄，肯定不能成功。加之，各镇既悬赏优厚，又刑罚严厉，所以各将领互相顾虑，彼此畏忌，都没有胆量率先发难，骄横的藩镇就是仗恃着这些，作为自己长远的计策。然而，我私下里考虑此事，假如经常得以起用能够节制各将领竭尽死力效命的严明的主帅来驾驭他们，大体上就能自行安定下来了。现在，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小儿，还不能够亲自听政断事，军府的大权必然要有一个归向，对待各将领有厚有薄，不能均衡，必定要产生怨恨，不肯服从主帅的命令，这就使以往分散兵力的策略，恰好足以成为如今滋生祸乱的缘由啊。即使田氏不被举家屠杀，陈尸示众，也会全家人成为俘虏与囚徒，还用烦劳朝廷的兵马吗！田怀谏由众多的将领中起来代替主帅，相邻各道所憎恶的，没有比这一点更为严重的了。田怀谏如不倚赖朝廷的援助而自存，就会立刻被相邻各道捣碎成细粉。所以，我认为不一定要用兵，是可以坐着等候魏博自行归附的。我只希望陛下屯兵不动，蓄养声威，严令各道挑选并操练人马，以待日后的敕令。假使魏博将领知道了朝廷的动向，不会超过几个月时间，肯定就会有在军中主动请求效命的人了。到时候，只在于朝廷敏捷迅速地接应

他们，看准时机，不爱惜官爵俸禄，以此奖赏效命之人。使河南、河北的藩镇得知这一消息，担心自己的部下效法魏博，以期得到朝廷的奖赏，因而肯定都会害怕起来，要争着向朝廷表示恭敬顺从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用使用武力便使敌兵屈服的道理啊。”宪宗说：“讲得好！”

后来，李吉甫又在延英殿极力陈诉采取军事行动的好处，而且说粮草钱帛都已经有了准备。宪宗征询李绛的意见，李绛回答说：“武力是不能够轻易动用的。前年讨伐恒州，各地派出兵马二十万人，又派出左、右神策军的兵马由京城开往恒州，致使全国骚扰不安，消耗的费用有七百多万缗，最终不能获得成功，被天下的人们所耻笑。现在，战争的疮伤尚未恢复，人民都害怕打仗。如果又用敕令驱使他们，我担心不但不能取得成功，或许还要发生其他变故。况且，不一定要对魏博采取军事行动。事情的发展趋势很清楚，希望陛下不用迟疑了。”宪宗猛然起身用力拍着案子说：“朕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李绛说：“虽然陛下说了此话，恐怕在退朝以后，还会有人来迷惑陛下的听闻。”宪宗面色庄重，声音严厉地说：“朕的意图已经决定下来了，谁能够来迷惑朕！”于是，李绛行礼祝贺说：“这是国家的福气啊！”

不久，由于田怀谏幼稚弱小，军中政事完全由家中的仆从蒋士则决断。蒋士则屡次凭着个人的爱憎调动诸将，大家都愤怒起来了。朝廷的任命长时间没有送到，军中将士更是不能安下心来了。有一次，田兴在早上前往军府，数千名士兵大声喊叫，围着田兴行礼，请田兴担任留后。田兴惊惶得扑倒在地，众人仍然不肯散去。过了许久，田兴估计难以走脱，便对大家说：“你们愿意听从我的话吗？”大家都说：“请下命令吧。”田兴说：“不许冒犯副大使，遵守朝廷的法纪命令，向朝廷申报版图户籍，请朝廷任命官吏，做到这些

以后，我才答应你们。”大家都说：“好吧。”于是，田兴杀了蒋士则等十多个人，将田怀谏迁移到外地去了。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九卷

唐纪五十五　　唐宪宗元和七年(壬辰，公元 812 年)

1 冬季，十月，乙未(初十)，魏博监军将魏博将士废黜田怀谏，拥立田兴的文状上报，宪宗连忙召集宰相前来，对李绛说："你的揣测和魏博的事态就象符节的两部分相互吻合一样哩。"李吉甫请求派遣中使前去安抚，以便观察事态的变化，李绛说："这样做不恰当。现在，田兴献出魏博的土地与兵马，正在等候诏书发布命令。如果不趁此时机诚心抚慰并接纳他，以隆厚的恩典维系他，而一定要等候陛下派出的使者到魏博，拿着将士们的上表回来请求任命田兴为节度使，然后再授给他这一职务，这就是恩惠来自下边，而不出自上边，将士的作用大，而朝廷的作用小，田兴对朝廷感激与爱戴的心意也是不能够与现在相比的。一旦失去这一时机，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吉甫平常与枢密使梁守谦相互勾结，梁守谦也替李吉甫向宪宗说："根据惯例，对于这种情形，都是派遣中使前去慰劳，现在唯独不向魏博派遣中使，恐怕人们更加难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宪宗最后还是派遣中使张忠顺前往魏博安抚将士，准备等候张忠顺回朝以后再商议此事。癸卯(十八日)，李绛再次进言说："朝廷施加恩典与声威的成功与失败，就在这一次行动。出现这一时机，是值得珍惜的，怎么能够将它放弃呢！哪种做法有利有害，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心中不要再有疑虑了。计算张忠顺的行程，现

在应当刚过陕州，请陛下明天早晨便颁布白麻纸诏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是还来得及的。”宪宗打算暂且任命田兴为留后，李绛说：“田兴恭敬顺从到这般地步，若不肯不拘等次地施加恩典，自然无法使他感激朝廷的超常待遇。”宪宗听从了李绛的建议。甲辰(十九日)，宪宗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张忠顺没有返回朝廷以前，宪宗的命令已经到达魏州，田兴因感激朝廷的恩典而流出了眼泪，将士们没有不欢欣雀跃的。

2 庚戌(二十五日)，宪宗为皇子更改名字，李宽称作李恽，李察称作李惊，李寰称作李忻，李寮称作李悟，李审称作李恪。

3 李绛又说：“魏博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沾润着帝王的德化了，现在忽然带着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土地前来归顺，挖空了河朔地区的中心，倾覆了反叛作乱的巢穴，如果没有超过他们所希望的重重的奖赏，便无法安慰将士们的心意，并使四周相邻各道受到劝勉，感到羡慕。请陛下拨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颁赐给魏博。”宪宗亲近的宦官认为：“给与的赏赐太多，若以后再有此例，将拿什么给他们呢？”宪宗将宦官的话告诉了李绛，李绛说：“田兴不肯贪图专擅一地的好处，不顾四周相邻各道的祸患，归顺本朝，陛下怎么能够珍惜微小的费用，反而丢掉重大的谋划，不肯用这点钱财去收取一道的人心呢！钱财使用光了会重新得到的，而这一时机一旦失去，就不能够再追回来了。假如国家征发十五万兵马去攻取魏博六州，经过整整一年才战胜敌军，这需要的费用难道是一百五十万缗就可以止住的吗？”宪宗高兴了，就说：“朕穿粗劣的衣裳，吃薄味的食物，积蓄物资钱财的意图，正是为了平定各地。否则，将物资钱财白白储存在仓库中是为了什么呢！”十一月，辛酉(初六)，宪宗派遣知制诰裴度前去安抚魏博，带去钱一百五十万缗，奖赏军中将士，对六州百姓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将士们得到赏赐，发出了雷鸣般

的欢呼声。成德、兖郓派来的好几个使者看到了这一场景，面面相觑，惊惶变色，叹息着说："对朝廷刚强不屈的藩镇果真有什么好处吗！"

裴度为田兴讲述君臣之间的大义名分，田兴倾听着，整个晚上，都没有倦意。他对待裴度的礼数非常周全，还邀请裴度走遍他管辖的州县，向各处宣布朝廷的命令。田兴奏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宪宗颁诏任命户部郎中河东人胡证出任此职。田兴还奏报部下缺少官员九十人，请求有关部门登录姓名，拟定官职，在魏博行使朝廷的法纪命令，向朝廷交纳赋税。田承嗣以来所建造的过度奢华的居室，田兴一概回避，不肯居住。

郓州李师道、蔡州吴少阳、恒州王承宗派遣游说之士，想方设法私下劝说田兴，田兴始终不肯听从。李师道让人告诉宣武节度使韩弘说："我家世代与田氏约定相互保全，彼此援助。现在，田兴并不出于田氏家族，又第一个改变了河南、河北的先例，这也是您所憎恶的啊！我准备与成德会合兵马，讨伐田兴。"韩弘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利弊得失，只知道遵照诏书办事而已。假如你的兵向北渡过黄河，我便领兵东进，攻打曹州！"李师道害怕，没敢用兵。

田兴安葬了田季安以后，便将田怀谏送往京城。辛巳(二十六日)，宪宗任命田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4 李绛奏称，振武、天德周围的良田可达一万顷，请求选择干练的官吏开设屯田，可以节省开支，使粮食充足，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李绛命令度支使卢坦经营规划所需费用。在四年时间里，开辟田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千多万斛，每年节省度支拨钱二十多万缗，边防都仰仗着屯田的收成。

5 宪宗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应当替朕珍惜官位，不要用官位偏袒亲戚故旧。"李吉甫、权德舆都推脱说自己没

有那样的胆量。李绛说:“崔祐甫说过:‘既不是亲属,又不是故交,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对自己了解的人尚且不能够授予官职,对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授给官职呢?只须过问一个人的才能和器识与所授官职是否相称而已。倘若规避亲戚故旧的嫌疑,使本朝缺欠人才济济的局面,这便是苟求自安的臣下,并不符合大公无私的原则啊!如果任用的人是不合适的,朝廷自然会有刑罚相加,有谁敢逃避呢!”宪宗说:“诚然如你所说。”

6 本年,吐蕃侵犯泾州,一直打到西门以外,驱赶俘掠人口与牲畜离去,宪宗为此事甚为担忧。李绛进言说:“京城西面和京城北面都有神策军赴镇驻守的兵马。起初,朝廷将神策军安置到各军镇,是打算防御吐蕃,使神策军与节度使的兵马形成相互呼应夹击敌军的形势。如今神策军穿好的,吃好的,无所事事地消耗国家的物资供给。每当有敌寇到来时,节度使邀请神策军与自己共同进军,神策军却说需要申报上去,听取中尉的处理。及至神策军得到中尉的答复,吐蕃已经离开很远了。纵然神策军中也有果决勇猛的将领,得到命令便奔赴敌军,但是节度使无法使用刑杀的权力来控制他们。这些将领将节度使看作平等交往的人物,节度使支使他们前进或撤退时,他们不肯服从命令,这有什么益处呢?请陛下根据神策军的驻扎地点,将战士、马匹、衣服、口粮、器械等一概分割给本道节度使管辖,使号令统一,犹如胳膊指使手指一般,军队的声威便会大大振作起来,吐蕃就不敢前来侵犯了。”宪宗说:“朕不知道以往的制度竟是这个样子,应当赶紧实行你的建议。”不久,由于神策军骄横放纵得时间长了,不愿意隶属节度使,终于因受到宦官的阻挠而没有实行下去。

八年(癸巳,公元 813 年)

1 春季,正月,癸亥(初九),宪宗任命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

史。田融是田兴的哥哥。田融与田兴幼年丧父，田融年长，便抚养教育田兴。有一次，田兴与军中将士比赛射箭，全军将士都赶不上他。回去以后，田融用鞭子抽打他，还说："你不能够收敛自己的锋芒，祸殃就要到来了！"所以，田兴能够在田季安猜疑而横暴时，将自己保全下来。

2 勃海定王大元瑜去世，弟弟大言义暂时代理执掌国家事务。庚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大言义为勃海王。

3 李吉甫与李绛屡次在宪宗面前争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置身中间，没有表示过赞同或反对，宪宗因此而轻视他。辛未(十七日)，权德舆被罢免宰相职务，仍然担任原有的官职。

4 辛卯(疑误)，宪宗向魏博节度使田兴颁赐名字，叫田弘正。

5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长时间留在长安，自觉忧闷，难偿平生志愿。有一个叫梁正言的人，自称与枢密使梁守谦是本家，能够替别人托办各种事情，于頔便让他的儿子太常丞于敏重重地贿赂梁正言，希图出任节度使。时间长了，梁正言的骗术逐渐败露了，于敏不能够将贿赂索取回来，便诱使梁正言的奴仆，将梁正言的四肢分解了，丢弃到厕所中。事情终于被发觉了，于頔带领他的儿子殿中少监于季友等人，穿着白色丧服前往建福门请求治罪，守门人不肯让他们进去。退下来后，于頔背倚南墙站立着，派人进献表章，阁门的值班人因表上没有印符，又没有内部人援引，因而不肯接受。直到日暮，于頔等才返回。第二天，又再次前来。丁酉(疑误)，于頔被降职为恩王傅，并禁止他入朝谒见；于敏被流放雷州，于季友等人都被贬官，奴仆被处死的有几个人。于敏刚到秦岭便死去。

事情牵连到僧人鉴虚。自从贞元年间以来，鉴虚凭着资财与拥有权势、取得宠幸的人们交结，收受节度使贿赂的财物，使自己日常获得优厚的供养，吏人们谁也不敢追问。至此，有权势、得宠幸的

人们争着替鉴虚讲情，宪宗也打算将鉴虚释放出来，御史中丞薛存诚认为是不适当的。宪宗派遣中使前往御史台宣布诏旨说："朕打算当面责问这个僧人，并不是要释放他。"薛存诚回答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当面释放这个僧人，请先将我杀掉，然后再将他放走。否则，我定然不肯接受诏命。"宪宗嘉许并听从了他的请求。三月，丙辰(初三)，将鉴虚用棍棒笞打而死，没收了他所有的资财。

6 甲子(十一日)，宪宗征召前任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朝执掌政事。

7 夏季，六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宪宗认为这是阴气满盈的象征。辛丑(初五)，宪宗将二百车宫中妇女打发出宫。

8 秋季，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求修筑受降城，同时治理黄河的堤防。当时，受降城被黄河毁坏，李吉甫请求将李光进的部众迁移到天德军的旧城去。李绛与户部侍郎卢坦认为："这座受降城是张仁愿修筑起来的，地处大漠的出口，占据着控制异族的交通紧要之地，水草丰美，是守卫边防的好地方。现在，为了避开黄河的危害，后退两三里地就行了，怎么能够舍弃万世永远安定的大计，曲从暂时节省开支的便利呢！何况天德军旧城处于荒远之地，土质瘠薄多石，距离黄河极远，烽火台示警告急时，不能够相互呼应，异族忽然前来横冲直撞，势必无法得知，这是毫无原由地使国家减缩了二百里的土地啊！"及至受降城使周怀义奏陈利弊得失，所讲的与李绛、卢坦相同。但是，宪宗最终还是采用了李吉甫的策划，将受降城的骑兵隶属于天德军。

李绛对宪宗说："边防上的军队空有数额，实际没有那么多士兵，白白浪费衣服与口粮。将帅们只知道假公济私，使唤士兵，积聚物资钱财，用以交结有权势、得宠幸的人们，却不曾训练士兵，以防备意外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形，不能不在没有事端时请陛下预先留

意。”当时，受降城的士兵名册原有四百人，及至与天德军移交兵员时，只有五十人，军用器具只有一张弓，其余的东西与此相称，所以李绛才提到此事。宪宗惊讶地说：“边境的兵马竟然是这般空虚吗！你们应当加以按察。”适逢李绛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于是此事便作罢了。

9 乙巳(疑误)，朝廷废除了天威军，将天威军的部众隶属于神策军。

10 丁未(疑误)，辰州与溆州两地蛮人的首领张伯靖请求归降。辛亥(疑误)，宪宗任命张伯靖为归州司马，交付荆南节度使军前听候驱遣。

11 当初，吐蕃准备建造乌兰桥，事先在黄河边上储存木材，朔方经常暗中派人将木材投入黄河，乌兰桥到底没有能够造成。吐蕃得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贪婪，便先去重重地贿赂他，然后全力将乌兰桥造成，还修筑了新月形的城墙守卫着它。从此，朔方经常需要抵御吐蕃入侵，再也没有闲暇的时候了。

12 冬季，十月，回鹘派兵来到大漠南面，由柳谷西进，攻击吐蕃。壬寅(二十三日)，振武、天德军奏称有回鹘骑兵数千人来到鹈鹕泉，边疆上的军队都在警戒防备。

13 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体恤将士。判官严澈是严绶的儿子，因待人苛刻而得到李进贤的宠爱。李进贤让牙将杨遵宪带领骑兵五百人奔赴东受降城，防备回鹘，供给他的物资装备多不是原物，而是经过虚估价钱后另以他物配给的。来到鸣沙时，杨遵宪住在房屋里，但将士们留在露天地里。大家发怒了，在夜间堆聚柴草，围绕着房屋放火焚烧杨遵宪，收起铠甲，返回振武。庚寅(十一日)，夜晚，返回的将士焚烧大门，进攻李进贤，李进贤翻越城墙逃走。将士们屠杀了李进贤的家口，并且杀死了严澈。李进贤逃奔静边军。

14 群臣屡次上表请求将德妃郭氏立为皇后。宪宗认为郭德妃

宗族门户强盛，恐怕郭德妃居正位后，内官的嫔妃不能够接近他了，便借口时日的忌讳，始终不肯答应。

15 丁酉(十八日)，振武监军骆朝宽奏称变乱的士兵已经平定，请求给将士们供应服装。宪宗大怒，任命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带领夏州兵马二千人奔赴振武，还命令河东节度使王锷率领兵马二千人接纳张煦，任凭他见机行事。骆朝宽将罪责都加给将领苏若方，将他杀掉了。

16 朝廷征发郑滑、魏博士兵开凿黎阳古黄河河道十四里，以便缓解滑州的水灾。

17 宪宗询问宰相说："人们说外面朋党集团大大兴起，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特别憎恶的，以人臣结成朋党集团为甚，所以，小人诬陷君子，肯定要说他属于朋党集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朋党集团谈论起来虽然是可恶的，寻找起来却没有痕迹。东汉末年，凡是天下的贤人和君子，宦官都称他们为党人，因而勒令对他们永不任用，东汉便因此灭亡。这都是众小人打算谋害好人的说法，希望陛下深入地考察此事。一般说来，君子固然与君子相合，难道能够一定使君子与小人相合，然后才能够说君子不属于朋党集团吗！"

九年(甲午，公元 814 年)

1 春季，正月，甲戌(二十六日)，王锷派遣兵马五千人在善羊栅与张煦会合。乙亥(二十七日)，张煦进入单于都护府，诛杀变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疑误)，宪宗将李进贤贬为通州刺史。甲午(十六日)，骆朝宽因放纵叛乱者获罪，将他杖责八十，剥夺品色，发配到定陵服役。

2 李绛因脚病屡次推辞官位。癸卯(二十五日)，李绛被罢为礼部尚书。

当初，宪宗打算任命李绛为宰相，事先让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监

军。至此，宪宗将吐突承璀召回，事先免除了李绛的宰相职务。甲辰(二十六日)，吐突承璀来到京城，宪宗重新任命他为弓箭库使、左神策军中尉。

3 李吉甫上奏说："以往，国家在灵州和盐州境内设置了六胡州，开元年间将六胡州废除，又设置宥州来统领归降的人户。天宝年间，宥州由经略军遥控治理。宝应年间以来，由于墨守旧法，于是便被废弃了。现在，我请求恢复以往的设置，以便防备回鹘，安抚党项。"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季，五月，庚申(十四日)，朝廷重新设置宥州，治所设在经略军，调来屯驻鄜城的神策军兵九千人，以便充实宥州。

在此之前，回鹘屡次请求通婚，朝廷因公主出国下嫁，开支很大，所以没有答应。礼部尚书李绛进言认为："回鹘凶猛强悍，对他们不能够没有防备。淮西困惑犹豫，其中的事情需要图谋规划。如今江淮地区的大县，每年上缴的赋税有达到二十万缗的，足够备办下嫁公主的费用，陛下为什么要珍惜一个县的赋税，不肯拿来维系强劲的回鹘呢？假如回鹘得到通婚的许可，肯定感到高兴，不再猜疑.在此之后，才可以修治城池沟堑，积蓄铠甲兵器。在边疆的防备巩固后，才能够一心一意地对付淮西，必定获得成功，万无一失。既然如今没有下嫁公主，又使西受降城虚弱难支，对大漠的通路毫无防备，还要修筑天德城，使异族心中感到疑虑。万一北部边疆出现警报，淮西的残余小丑便又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了！倘若回鹘的骑兵南来放牧，国家没有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就不够抵御他们！假使需要用一年时间战胜回鹘，所需要的费用又怎么能与仅仅下嫁公主的开销相比呢？"宪宗不肯听从。

4 乙丑(十九日)，桂王李纶去世。

5 六月，壬寅(二十七日)，宪宗任命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

尚书、同平章事。张弘靖是张延赏的儿子。

6 翰林学士独孤郁是权德舆的女婿。宪宗赞叹独孤郁的才华说:“权德舆能够使独孤郁作女婿,我反而赶不上权德舆了吗?”在此之前,公主下嫁,都是选取皇家内外亲族以及功臣家的子弟。至此,宪宗才命令宰相选择公卿、大夫家的温文尔雅、可以置身清流的子弟。然而,各家多不愿意,只有杜佑的孙子司议郎杜悰没有推辞。秋季,七月,戊辰(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杜悰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让他娶岐阳公主为妻。岐阳公主是宪宗的大女儿,为郭德妃所生。八月,癸巳(十九日),杜悰与岐阳公主成婚。岐阳公主举止贤淑,杜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行辈高于她的不只数十人,岐阳公主对待他们,谦恭随和,一概如同家里人的礼数,在二十年里,人们不曾因丝毫的嫌隙而指责她恃贵骄慢。才到杜家时,岐阳公主就与杜悰商议说:“皇上赐给我们的奴婢,是终究不肯屈从的,可以奏请皇上将他们收回去,我们自己再悉数购买出身低微、可以指使的奴婢吧。”自此,闺阁门户清静,连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7 闰八月,丙辰(十二日),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吴少阳任职蔡州,暗中聚合逃亡的罪犯,放养骡子、马匹,时常抢劫寿州茶山的财物来充实军需。他的儿子摄蔡州刺史吴无济,隐瞒了吴少阳的死讯,以吴少阳患病上报朝廷,由自己统领军中事务。

自从平定蜀中刘辟以来,宪宗就打算攻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进言说:“吴少阳军中将士对上面已有背叛之心,请将淮南的治所迁移到寿州去,以便让我来经略规划淮西。”适逢朝廷正在讨伐王承宗,没有余暇考虑他的建议。及至李吉甫担任宰相后,田弘正率领魏博归顺了朝廷,李吉甫认为:“东都有汝州护卫着,在河阳屯驻兵马,本来是为了控制魏博的。现在,田弘正归顺了朝廷,河阳便成了内地的军镇,不应该屯驻重兵,显示对魏博的猜疑。”辛酉

(十七日),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任河阳、怀、汝节度使,将治所迁移汝州。己巳(二十五日),加封田弘正检校右仆射,赐给魏博军钱二十万缗。田弘正说:"没有比迁移河阳军更使我高兴的啦。"

九月,庚辰(初七),宪宗任命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任忠武都知兵马使,任命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令狐通是令狐彰的儿子。丙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任命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吴少阳的判官苏兆、杨元卿和大将侯惟清等人都曾劝说吴少阳入京朝见。吴元济憎恶他们,诛杀了苏兆,囚禁了侯惟清。事前,杨元卿在长安奏请事情,将淮西的情况和攻取吴元济的计策全部告诉了李吉甫,并请求讨伐吴元济。当时,吴元济仍然在隐瞒吴少阳的死讯,杨元卿劝说李吉甫,对入朝奏事的蔡州使者,各处均要阻止他们入朝。吴少阳死去将近四十天了,但朝廷并没有为他停止上朝以表示哀悼,只是改换了围绕着蔡州的各军镇将帅,增调兵马,作好防备。吴元济杀掉杨元卿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用他们的血涂射箭的靶子。淮西老将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吴元济便让他作为自己的主谋人。

8 戊戌(二十五日),宪宗加封河东节度使王锷为同平章事。

9 李吉甫向宪宗进言说:"淮西与河北不同,四周是没有同伙援助的。国家经常屯驻数十万兵马,以便防备淮西,将士的劳苦与国家的开支都是难以支撑下去的。如果现在失去攻取吴少阳的时机,以后便难以图谋了。"宪宗准备讨伐淮西,张弘靖请求事先为吴少阳停止上朝以表示哀悼,给他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前去吊丧,赠送助丧的财物,等淮西出现了对朝廷不恭顺的行迹,然后以兵力相加。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去吊唁祭奠。

吴元济不肯迎接敕使，派出兵马，四面出击，屠杀舞阳县，火烧叶县，掳掠鲁山与襄城，关东震恐惊骇。李君何无法进入淮西，只好回朝。

10 冬季，十月，丙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去世。

11 壬戌(十九日)，宪宗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二十一日)，宪宗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促各道兵马招抚讨伐吴元济。乙丑(二十二日)，宪宗命令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担任严绶的监军。戊辰(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12 党项侵犯振武。

13 十二月，戊辰(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尚书右丞韦贯之为同平章事。

十年(乙未，公元 815 年)

1 春季，正月，乙酉(十三日)，宪宗加封韩弘守司徒。韩弘镇守宣武，十多年来不肯入京朝见，仗恃着军队的力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朝廷也不把他当作忠诚笃厚的臣下对待。王锷加封了平章事，韩弘以名列王锷之下而感到耻辱，在写给武元衡的书信中，愤慨不满之意颇有流露。朝廷正要借助他所据有的地理形势去扼制吴元济，所以给他升迁了官位，让他的班次列在王锷以上，以示荣宠与抚慰。

2 吴元济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周围的地区。己亥(二十七日)，宪宗颁制削夺吴元济的官职与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严绶进击淮西兵马，略微取得了一些胜利，便不再设置防备，淮西兵马在夜间返回来袭击严绶。二月，甲辰(初二)，严绶在磁丘战败，后退了五十多里地，急速奔入唐州，据城防守。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被淮西兵马打败，逃奔寿州城自保，州境上

各处栅垒的士兵全部遭到淮西军的屠杀。癸丑(十一日),宪宗使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替令狐通,将令狐通贬为昭州司户。

宪宗颁诏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将五千兵马拨给安州刺史李听,让李听讨伐吴元济。柳公绰说:"朝廷认为我是一个书生,不懂得用兵之道吗?"他当即上奏请求让他自己前去,宪宗答应了他。柳公绰来到安州,李听让全副武装的将领前去迎接他。柳公绰将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两种文书交给他们,选出士兵六千人归属给李听,告诫他的部队说:"有关行营的事务,一切由都将决定。"李听感激他的恩德,畏惧他的威严,就象他的部下一般。柳公绰发号施令,整齐严肃,他处置军旅事务,各位将领无不悦服。身在行营的士兵们,凡是家中人有患病或死亡的,都发给他们丰厚的物品,他们的妻子纵欲放荡的,便沉入长江淹死。将士们都高兴地说:"柳中丞替我们整治家务,我们怎么能够不至死向前呢!"所以,柳公绰每次出战,都取得了胜利。柳公绰所骑的马,将养马人踢死了,柳公绰便命令将马匹杀死来祭奠养马人。有人说:"那是由于养马人不加防备造成的,这是一匹好马,杀死它太可惜了!"柳公绰说:"这匹马能奔善跑,但生性顽劣,有什么值得可惜呢!"他终于将这匹马杀掉了。

3 河东将领刘辅杀死了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又将刘辅及其同伙诛杀了。

4 王叔文一党中获罪贬官的人们,已经十年没有酌情迁官。有些怜惜他们的才华而打算逐渐提升他们的主持政务的官员,主张将他们全部传召到京城来,谏官们争着陈说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宪宗与武元衡也讨厌他们。三月,乙酉(十四日),宪宗将他们全部任命为偏远各州的刺史,虽然官职提升了,所在地却更加遥远了。永州司马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出任播州刺史。柳

宗元说:“播州不是人居留的地方,而刘禹锡的母亲尚在高堂,万万没有让母子二人一同前往的道理。”他打算向朝廷请求,愿意让自己由柳州改任播州。适值御史中丞裴度也为刘禹锡进言说:“刘禹锡诚然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与自己的儿子去作永别,实在使人哀伤!”宪宗说:“作为人子,尤其应该使自己谨慎,不要给亲人留下忧患。如此说来,刘禹锡也是甚可责难的啊。”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在刘禹锡那里也应予以怜悯。”宪宗过了许久才说:“朕说的话,是只责备作儿子的罢了,但是并不打算使他的母亲伤心。”退下来后,宪宗对周围的人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第二天,刘禹锡便被改任为连州刺史了。

柳宗元善于撰写文章,曾经作过一篇《梓人传》,讲道:“有一位木匠,不肯去做斧砍锯析这一类手艺活计,却专门用长尺、圆规、方尺、墨斗审度各种木料的用场,检视房屋的规制,观察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度,指挥着众多的木工,各自去干自己的活计,对不能将任务承担起来的人们,便将他们辞退。一座大型的房屋建成后,唯独以他的名字记载事功,得到的酬金是一般木工的三倍。这也正象担当天下宰相的人们,设立大纲要领,整饬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士,使他们的才干与自己的职务相称;让天下的人们居住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提升有能力的人们,屏退没有能力的人们。全国各地得到治理后,谈论起此事的人们唯独称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对那些各部门专职人员的辛勤劳苦却不能够予以记载。有些宰相不识大体,不得要领,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名望,亲自去做细小的劳务,侵犯百官的职责,在官署中吵嚷地争辩不休,而将重大而长远的方略遗落无存,这是不懂得为相之道。”

柳宗元又曾撰写《种树郭橐驼传》说:“郭橐驼种植的树木,没

有不成活、不繁茂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我本人并不能够使树木延长寿命并且生长繁盛。大凡树木的本性，树根喜欢舒展，喜欢让人培上陈泥。将树木种植好后，不需挪动它，不需为它担心，离开它后，便不用再去看管它。栽种树木时，就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将树木放入土中后，就象将它抛弃了似的，这就使树木的天性得以保全，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发展了。别的种植树木的人们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使树木的根部拳曲在一起，而且更换了新土，对树木的爱护过于深切，担忧过于细密，早晨去看它，晚上又去抚摸它，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更为过分的人们还要划破树皮，查看它是成活了，还是枯萎了，摇晃着树干，去观察枝叶哪里稀疏，哪里繁密，而树木却与自己的本性日见脱离了。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却是损害树木；虽然说是为树木担忧，实际却是将树木当成仇人了。所以，人们种树都不如我。办理政务，也是这个道理。我住在乡间，看到当官的人们，喜欢频频发号施令，象是对百姓非常怜悯，但终究给百姓带来祸殃。整天都有吏人前来，将百姓聚集起来，向人们发布命令，敦促人们耕地收割，监督人们养蚕织布，我们这些小人把早餐晚饭都停下来，忙着去慰劳吏人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计得以蕃息，并且使我们的天性安然无扰呢！一般说来，人民困窘倦怠，主要是由于这个原故的啊！’”这是柳宗元文章中深含哲理的作品。

5　庚子(二十九日)，李光颜奏称在临颍打败淮西兵马。

6　田弘正派遣他的儿子田布率领兵马三千人，帮助严绶讨伐吴元济。

7　甲辰(疑误)，李光颜又奏称在南顿打败淮西兵马。

8　吴元济派遣使者向恒州与郓州请求援救，王承宗和李师道屡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不肯听从。当时，朝廷征调各道兵马

讨伐吴元济，还没有讨伐淄青，李师道便让大将率领二千人奔赴寿春，声称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却是打算去援助吴元济。

李师道平时豢养着刺客和奸人几十人，以丰厚的资财供给他们，此中有人劝说李师道："用兵打仗急切需要的，没有比粮食储备更为重要的了。现在，河阴转运院积存着江淮地区的赋税，请暗中前去焚烧河阴转运院。可以募集洛阳的顽劣少年几百个人，抢劫城市，焚烧宫廷，使朝廷没有讨伐蔡州的余暇，却要首先去援救自己的核心地区。这也可以算作救助蔡州的一个奇计了。"李师道听从了此人的建议。从此，各处都有盗贼暗中活动。辛亥(疑误)傍晚，有强盗数十人攻打河阴转运院，杀伤了十多个人，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缣匹，谷物三万多斛。由此，人们感到恐慌不安，群臣多数请求停止用兵，宪宗不肯应许。

9 各军长时间讨伐淮西，毫无建树。五月，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行营抚慰将士，察看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裴度回朝后，陈述了淮西肯定能够攻取的情况，而且说："我观察各位将领，只有李光颜骁勇善战，深明大义，一定能够建立功勋。"宪宗高兴。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进言认为："淮西只有申、光、蔡三个小州，正当残灭破败、困顿艰难的末路，而且面临着天下的全部兵力，他们的毁灭是指日可待的。然而，现在还不清楚的困素，就是陛下有没有作出决断。"于是他逐条陈述使用兵力的好处与害处，认为："现在，各道派出的兵马分别有两三千人，声势微弱，力量单薄，客居外乡，不熟悉敌军的实情，以致一看到敌军的势头，就恐惧了。将帅们认为他们都是外来的兵马，既刻薄地对待他们，又极力使唤他们。有些士兵的队伍被拆散重编，士兵与将领被分隔开来，使将士们感到孤单，怀有怯意，这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再者，将士们所在本军分别需要发运给养，道路遥远，人力与财力消耗加倍繁多。听说

陈州、许州、安州、唐州、汝州、寿州等与敌军连接着的地方，村庄中的百姓都有武器，已经习惯当兵打仗，晓得敌军的虚实。虽然近来对这些百姓没有做出安排，但他们仍然愿意由自己备办衣服与口粮，保护自己的家乡。如果让人召募这些百姓，立即就能够组成军队。将敌人平定后，也容易打发他们回乡务农。请陛下将各道军队全部撤走，募集当地百姓来取代各道军队。”他还说：“蔡州将士都是国家的百姓，倘若到了吴元济势穷力竭，不再能够作恶时，不须过多地杀害他们。”

10 丙申(二十六日)，李光颜奏称在时曲打败淮西兵马。早晨，淮西兵马紧紧逼迫着李光颜的营垒结成阵列，李光颜无法出兵，便自行毁除本军周围的栅栏，派出骑兵，向淮西军进击。李光颜亲自率领几个骑兵向淮西阵中冲锋，多次冲进去，杀出来，敌人都认识他，箭象刺猬毛般密集地向他身上射去。他的儿子抓住缰绳，请他停止冲锋，李光颜举起兵器，喝斥他走开。于是，人们争着拼死力战，淮西兵马大规模地溃退，被杀死了数千人。宪宗认为裴度是善于识别人才的。

11 自从李吉甫去世以后，宪宗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全部交托给武元衡。李师道豢养的宾客规劝李师道说：“天子专心一意地声讨蔡州的根由，在于有武元衡辅佐他，请让我秘密前去刺杀他。如果武元衡死了，其他宰相不敢主持讨伐蔡州的谋划，就会争着劝说天子停止用兵了。”李师道认为此言有理，当即发给盘资，打发他前去。

王承宗派遣牙将尹少卿奏报事情，为吴元济四处说情。尹少卿来到中书省时，言词的意旨颇不谦恭，武元衡便将他喝斥出去。王承宗又上书恶意诬蔑武元衡。

六月，癸卯(初三)，天色尚未大亮，武元衡前往朝廷，从他居住

的靖安坊东门出来。突然,有一个贼人从暗地里出来用箭射他,随从人员纷纷逃散。贼人牵着武元衡的马匹走出十多步以后,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颅,便离开了。贼人又进入通化坊,前去刺杀裴度,使他头部受伤,跌落到水沟中。由于裴度戴的毡帽很厚实,因而得以不死。随从王义从背后抱住贼人大声呼叫,贼人砍断他的胳臂,得以走脱。京城的人们都非常惊骇。于是,宪宗颁诏命令,宰相外出时,加派金吾骑士护卫。金吾骑士张满弓弦,亮出兵器,在需要经过的坊市门前喝呼搜索,很是严密。朝中百官在天未亮时不敢走出家门。有时皇上登殿,等了许久,朝班中的官员仍然不能到齐。

贼人在金吾卫与京兆府万年、长安两县留下纸条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所以,捉拿贼人的人们不敢操之过急。兵部侍郎许孟容进见宪宗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盗贼却不能捉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说着,他便哭泣起来。许孟容又前往中书省流着眼泪说:"请求中书省申奏起用裴中丞为宰相,全面搜索贼人的同伙,查清他们为恶的根源。"戊申(初八),宪宗颁诏命令在朝廷内外四处搜查捉拿贼人,对将贼人拿获的人,奖赏钱一万缗,赐给五品官位。如有胆敢包庇隐藏贼人的,诛杀其整个家族。于是,京城的大搜索开始了,对家中筑有夹壁、复屋的公卿都进行了搜索。

成德军进奏院中有恒州士卒张晏等几个人,行为无礼,众人多怀疑他们就是贼人。庚戌(初十),神策军的将军王士则等人告发王承宗派遣张晏等人杀害武元衡,吏人捉拿住张晏等八人,宪宗命令京兆尹裴武与监察御史陈中师审讯他们。癸亥(二十三日),宪宗颁诏将王承宗先后三次所上表章出示百官,商议他应受的罪罚。

裴度创口不愈,卧病二十天,宪宗颁诏命令卫兵住在他的府第中,前去问候的中使接连不断。有人请求免除裴度的官职,以便使

恒州王承宗、郓州李师道放下心来，宪宗生气地说："倘若免除裴度的官职，那就是邪恶的阴谋得逞了，朝廷不再有法度可言。我任用裴度一个人，就足够打败王承宗和李师道两个人。"甲子(二十四日)，宪宗传召裴度入朝奏对。乙丑(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进言说："淮西地区是腹心之患，不能不予根除。而且，朝廷已经讨伐淮西，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打算比照此一战事，来决定对朝廷的态度，因此，讨伐吴元济是不能够半途而止的。"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事务全部交托给裴度，对吴元济的讨伐甚为急切。当初，德宗往往猜疑妒忌臣下，对于相互往来的朝中百官，金吾卫一概侦察情报，上报德宗，宰相也不敢在私人宅第中会见客人。裴度奏称："如今敌人还没有平定，宰相应当招揽延引各地德才兼备的人才参与谋划计议。"于是，他初次请求在私人宅第中会见宾客，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陈中师审讯张晏等人，他们都承认杀害了武元衡。张弘靖怀疑他们的话不属实，屡次进言，宪宗不肯听从。戊辰(二十八日)，朝廷斩杀张晏等五人，杀掉他们的同伙十四人，李师道的宾客终于躲在暗中，逃亡而去了。

12 秋季，七月，庚午朔(初一)，灵武节度使李光进去世。李光进与弟弟李光颜关系和睦，李光颜娶妻在先，他们的母亲将家中事务都交给了李光颜的妻子。母亲去世后，李光进后来也娶了妻子，李光颜让自己的妻子捧着锁钥，登录好家中的财物，交给她的嫂子。李光进将锁钥、帐簿又退了回去，他说："弟媳赶上了侍奉已故的婆婆，已故的婆婆命令她主持家中事务，这是不能够更改的啊。"于是，两人握着手哭泣起来。

13 甲戌(初五)，宪宗颁诏数说王承宗的罪恶，不再让他入朝进贡，还说："希望他能够翻然改过，主动投案。前去攻打的日期，再等

候以后的命令。”

14 八月，己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15 李师道在洛阳设置了留后院，本道的人们杂乱地往来于此处，吏人不敢责问。当时，淮西兵马侵犯东都周围地区，防御他们的兵马全部在伊阙屯驻。李师道暗中将兵马安置到留后院中，多达数十人到上百人。他策划火烧宫廷，放纵兵马连杀带抢，已经事先烹煮牛肉，对将士们进行了犒赏。第二天，就要发动时，他的小兵前往留守吕元膺处告发了这一事变，吕元膺连忙追回屯驻伊阙的兵马，前来包围李师道的留后院。敌军冲了出来，吕元膺的防御使兵马跟随在他们后边，不敢迫近。敌人出了长夏门，向山上逃去。这时候，东都的人们震惊恐骇，留守的兵马单薄微弱，吕元膺坐在皇城门前，指挥部署，态度镇静自如，东都的人们仰赖着他得以放下心来。

东都洛阳西南面与邓州和虢州接壤，都是高山深林，山民不从事农业，专门靠打猎维持生计，人人矫捷勇猛，被称为山棚。吕元膺悬出重赏，捉拿贼人。过了几天，有一个山棚正在卖鹿，贼人遇到了他，便将鹿夺走了。山棚跑回去召集同伴，而且领着官军共同将贼人包围在山谷中，将他们全部捉获。经过审讯核实，找出了他们的首领，却是中岳寺的僧人圆净。圆净过去曾经担任史思明的将领，勇猛强悍，超过常人。他向李师道献计，在伊阙、陆浑两地之间多多购买田地，使山棚居住下来，而且供给他们衣服与食品。有名叫訾嘉珍与门察的两个人，暗中部署带领山棚归属圆净。圆净用李师道拨发的一千万钱，装作修治佛光寺，集结同党，制定计谋，邀结并命令訾嘉珍等人在洛阳城里暗中起事，圆净在山上点起火来，集合伊阙、陆浑两县的山棚前往洛阳城中援助他们。当时，圆净已经有八十多岁，捉拿敌人的官兵得到圆净后，用锤子猛打他的小腿，但并不能将他的小腿打断。圆净骂着说：“鼠辈小子，连人的小腿都打不

断，还敢称作强健的男儿吗！”于是他自己将小腿安放好，教给那位官兵打断了它。到受刑时。圆净叹息着说：“你们耽误了我的大事，不能血染洛阳城了！”被处死的圆净的党羽共有数千人。留守、防御使的将领二人以及驿站的士兵八人，都接受了李师道的职名，为圆净刺探消息。

吕元膺审讯了訾嘉珍和门察后，才知道杀害武元衡的主谋是李师道。吕元膺将此事秘密上报宪宗，用囚车将二人送往京城。宪宗已经讨伐王承宗，不再彻底处治。吕元膺进言说：“近些时候，藩镇骄横强暴，未尽臣下的礼数，还有能够宽宥的地方。至于李师道图谋屠杀东都，焚烧宫殿，悖乱忤逆，格外严重，不能够不加诛讨。”宪宗认为言之有理。然而，朝廷正在讨伐吴元济，又与王承宗破裂，所以没有余暇处治李师道。

16 乙丑(二十七日)，李光颜在时曲战败。

17 当初，严绶在河东时，他派出的副将有许多人立了功劳，所以宪宗让他镇守襄阳，并且督促各军讨伐吴元济。严绶没有别的才能，只是在到军镇就任时，竭尽库存，赏赐将士，多年的积蓄，一时散尽。他又大力贿赂宦官，与他们互相援助。他掌握着襄、邓、唐、随、均、房、鄜、复八州兵众一万多人，驻扎在边境上，将营垒关闭了一年，没有立下任何功劳，裴度屡次说他治军无善政。

九月，癸酉(初五)，宪宗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喜欢专断独行，打算借助敌军加重自己的地位，不愿意迅速将淮西平定。李光颜在各将领中间作战最为出力，韩弘打算博取他的欢心，在全大梁城中找到一个漂亮的妇女，教给她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用珠宝玉石、金银翡翠将她打扮起来，价值数百万钱，派遣使者将她赠给李光颜。使者首先将书信交给李光颜，正值李光颜大宴将士。使者将歌妓进献上来，歌妓的容貌姿色冠绝当代，满座将士都

惊呆了。李光颜告诉使者说:“韩相公同情我客居他乡,赐给我漂亮的歌妓,我蒙受韩相公的恩德诚然深厚。但是,我这里有数万战士,都是丢下家庭,远道而来,在白晃晃的兵器中间冲撞,难道我能够忍心单独以娇声美色自己娱乐吗!”说着,他便流下了眼泪,在座的人们也都哭泣起来。李光颜当即在席上赠给使者许多缯帛,连同歌妓也退还给他,还说:“替我多谢韩相公。我已决心以自身为国效命,立誓不肯与忤逆的贼人共存于世间,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二心!”

冬季,十月,庚子(初三),朝廷开始将山南东道分成两个节度军府,任命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臣计议认为唐州与蔡州接壤,所以让高霞寓专门从事攻伐接战,而让李逊调发五州的赋税来供给高霞寓军饷。

19 辛丑(初四),邢部侍郎权德舆奏称:“我整理了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撰的《格式律令事类》以后的律令格式,直至现行的《长行敕》,于最近删定为三十卷的新书,请陛下颁行。”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20 虽然宪宗不再允许王承宗入朝进贡,但是也没有颁诏讨伐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王承宗的疆境上屯驻兵马,而王承宗屡次打败田弘正军。田弘正愤怨不平,上表请求进击王承宗,宪宗不肯答应。田弘正接连十次上表,宪宗才准许他前往贝州。丙午(初九),田弘正在贝州驻扎下来。

21 庚戌(十三日),东都洛阳奏称强盗焚烧了柏崖仓。

22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称打败了淮西兵。

壬申(初五),韩弘请求命令各军合力攻打淮西,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李光颜与乌重胤在小溵水打败淮西兵马，并且攻克了小溵水城。

乙亥(初八)，宪宗任命严绶为太子少保。

强盗焚毁了襄州佛寺内的军事储备。朝廷将京城中堆积的干草全部迁移到四周的郊区去，以防备火灾。

丁丑(初十)，李文通在固始打败淮西兵。

戊寅(十一日)，强盗焚毁了献陵的后殿和长巷。

23 宪宗颁诏征发振武兵马两千人，会合义武军兵马，以讨伐王承宗。

24 己丑(二十二日)，吐蕃与陇州通好，请求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得到了许可。

25 当初，吴少阳得知信州人吴武陵卓有名望，便邀请他做自己的宾客和朋友，吴武陵不肯应承。及至吴元济反叛朝廷后，吴武陵写书信开导他说："您可不要以为您的部下不会欺骗您，人们的心情与您是一样的。既然您可以反叛皇上，人们也就打算反叛您。倘若您能够换到他们的地位上去看待这个问题，人们的心情就非常清楚了。"

26 丁酉(三十日)，武宁节度使李愿奏称打败李师道的兵马。当时，李师道屡次派兵攻打徐州，打败了萧、沛等好几个县。李愿将步兵、骑兵全部交托给都押牙、温地人王智兴，王智兴击败了李师道军。十二月，甲辰(初七)，王智兴又一次打败李师道的兵马，斩首两千多级，追赶败走的敌军，直至平阴，才收兵返回。李愿是李晟的儿子。

27 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求召募山棚来护卫宫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28 乙丑(二十八日)，河东节度使王锷去世。

29 王承宗放纵士兵四处掳掠，幽州、沧州、定州三军镇都被搅

扰得困苦不堪，争着上表请求付伐王承宗，宪宗打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认为："如果讨伐吴元济与讨伐王承宗一并进行，恐怕国家的力量难以支撑下去。请合力平定淮西，然后再去征讨恒冀。"宪宗不肯由此停止征讨王承宗，于是张弘靖便请求免除职务。

十一年(丙申，公元 816 年)

1 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宪宗任命张弘靖为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2 幽州节度使刘总奏称打败了成德王承宗的兵马，攻克了武强，斩首一千余级。

3 庚辰(十四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和驾部郎中、知制诰萧俛被分别解除了职务，守任原来的官职。当时，群臣中请求停止用兵的人很多，宪宗厌恨他们，所以将钱徽与萧俛贬官，以警告其余的人。钱徽是吴地人。

4 癸未(十七日)，宪宗颁布制书削除王承宗的官职爵位，命令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军讨伐王承宗。韦贯之屡次请求首先攻取吴元济，然后讨伐王承宗，他说："陛下没有看到建中年间的事情吗？德宗开始时是要讨伐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然而，申蔡李希烈、卢龙朱滔、恒冀王武俊都响应田悦与李纳，终于导致了朱泚的变乱，这是由于德宗不能够将愤恨与抑郁隐忍几年的时间，而希图天下太平的功业迅速完成的原故啊！"宪宗不肯听从。

5 甲申(十八日)，强盗折断建陵门前的棨戟四十七枝。

6 二月，西川奏称，吐蕃赞普去世，新赞普可黎可足即位。

7 乙巳(九日)，宪宗任命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是李玄道的曾孙。

8 乙卯(十九日)，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称打败了成德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9 南诏劝龙晟荒淫暴虐，不施德政，官员乃至百姓都怨恨不满，弄栋节度王嵯巅将他杀掉，改立了他的弟弟劝利。劝利感激王嵯巅的恩德，赐给他姓氏为蒙氏，称他为“大容”，“大容”就是蛮语的哥哥。

10 己未(二十三日)，刘总打败成德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11 荆南节度使袁滋由于父亲与祖父的坟墓立在蔡州朗山县，便请求入京朝见，准备规劝宪宗停止用兵。来到邓州时，袁滋得知萧俛与钱徽已被贬官，及至见到宪宗以后，他反而规劝一定要制服淮西，然后便返回荆南去了。

12 辛酉(二十五日)，魏博奏称打败了成德兵，攻克了成德的固城。乙丑(二十九日)魏博又一次奏称攻克了成德的的鸦城。

13 三月，庚午(初四)，太后王氏驾崩。辛未(初五)，宪宗颁布敕书说，由于遭逢国丧，各有关部门的公务姑且听候中书、门下处理，不再设置摄冢宰。

14 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称在固始打败淮西兵，攻克了锹山。己卯(十三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称在朗山县打败淮西兵，斩首一千余级，还焚毁了两处栅垒。

15 幽州节度使刘总包围了乐寿。

16 夏季，四月，庚子(初五)，李光颜与乌重胤奏称在陵云栅打败淮西兵，斩首三千级。

17 辛亥(十六日)，司农卿皇甫镈因兼任中丞而暂理判度支。皇甫镈从此以搜刮财货而得到宠幸。

18 乙卯(二十日)，刘总奏称在深州打败成德兵，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三十日)，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称在九门打败成德兵，斩杀一千多人。浑镐是浑瑊的儿子。

19 宥州的军队发生了变乱，赶走了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前去讨伐，将变乱平定。

20 五月，壬申(初七)，李光颜、乌重胤奏称在陵云栅打败淮西兵，斩首两千多级。

21 六月，甲辰(初十)，高霞寓在铁城大败，仅仅使自己幸免于难。当时，讨伐淮西的诸位将领，打了胜仗便凭空夸大杀伤俘获的数额，打了败仗便将实情隐瞒下来。至此，巨大的失败已无法掩盖，这才往上奏报，朝廷内外都很惊异。宰相们入朝进见，准备劝说宪宗停止用兵，宪宗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只应该讨论使用兵力的方略，察明不能够胜任的将帅，将他们撤换下来，发现哪里军粮不充足，便去帮助哪里。难道能因为一个将领失利了，便忙着商议停止用兵吗？"于是，宪宗唯独采用了裴度的进言，其他主张停止用兵者的言论也逐渐平息了。己酉(十五日)，高霞寓退兵防守唐州。

宪宗责问高霞寓兵败之事，高霞寓声称李逊没有前来接应。秋季，七月，宪宗将高霞寓贬为归州刺史，李逊也被降职为恩王傅。同时，宪宗任命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和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作为治所。

壬午(十八日)，宣武军奏称打败郾城的两万兵马，杀掉两千多人，俘获一千多人。

22 田弘正奏称在南宫打败成德兵，杀掉两千多人。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生性清高孤傲，喜欢鉴别官员们的类别，又曾好几次请求停止用兵。左补阙张宿在宪宗面前诽谤他，说他属于朋党集团。八月，壬寅(初九)，韦贯之被罢为吏部侍郎。

24 讨伐王承宗的各支军队互相观望，只有昭度节度使郗士美率领精锐兵马迫近了成德的疆境。己未(二十六日)，郗士美奏称在柏乡大破王承宗的兵马，杀掉一千多人，投降的人也与此相当，已经在三处建起营垒，将柏乡环绕起来。

25 庚申(二十七日)，宪宗将庄宪皇后安葬在丰陵。

26 九月，乙亥(十三日)，右拾遗独孤朗因请求停止用兵而获罪，被贬为兴元府仓曹。独孤朗是独孤及的儿子。

27 饶州发生严重水灾，淹没并冲散了四千七百户人家。

28 丙子(十四月)，宪宗任命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这仍然是对他不久前请求停止用兵的惩罚。辛巳(十九日)，宪宗将吏部侍郎韦颢、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人全部任命为边远各州刺史，这是由于张宿诋毁他们，说他们是韦贯之的同伙。韦颢是韦见素的孙子。韦处厚是韦夏的九世孙。

29 乙酉(二十三日)，李光颜与乌重胤奏称攻克了吴元济的陵云栅。丁亥(二十五日)，李光颜又一次奏称攻占了石、越二栅垒，寿州奏称打败了殷城的兵马，攻克六处栅垒。

30 冬季，十一月，壬戌朔(初一)，容管奏称黄洞蛮人侵扰地方。乙丑(初四)，邕管奏称进击黄洞蛮人，并且打退了他们，收复了宾州和蛮州等地。

31 丙寅(初五)，宪宗加封幽州节度使刘总为同平章事。

32 李师道因得知官军攻克了陵云栅而恐惧，便假装请求归附。宪宗因讨伐他的力量尚不具备，便加封李师道为检校司空。

33 王锷家中的两个奴仆，告发王锷的儿子王稷篡改父亲死前留下的表章，隐瞒了应当进献的家财，宪宗命令在内仗审讯王稷，派遣中使前往洛阳去核查王锷家中的资财。裴度进谏说："王锷已经去世，他进献的资财也已不少。现在又要因奴仆的告发而去核查他的家产，我恐怕各将帅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要为自己去世后的事情担心了。"宪宗连忙阻止使者前往。己巳(初八)，宪宗将两个奴仆交付京兆府，将他们杖打而死。

34 庚午(初九)，宪宗任命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柳公绰上任去公府途中，有一个神策军的下级将官跃马横冲开路的仪仗，柳公绰止住坐骑，命人将他杖打而死。第二天，柳公绰进入延英殿奏对，

宪宗满面怒容，责问柳公绰擅自杀人的情况，柳公绰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贤能，让我在京兆府任职。京兆尹是京城的表率，现在我刚刚就任，一个下级军官竟敢如此横冲直撞，这是轻视陛下的诏命，并不只是轻慢了我本人。我只知道杖打不守礼数的人，不知道他是神策军的将领。"宪宗说："你为什么不将此事奏报？"柳公绰回答说："我的职权是应当杖打他，不是应当上奏。"宪宗说："什么人应当上奏？"柳公绰回答说："遭受杖打的人的所属部队应当上奏。倘若此人死在街道上，金吾街使应当上奏。倘若此人死在坊市里边，左右巡使应当上奏。"宪宗无法责罚他，退朝以后，对周围的人们说："你们必须小心此人，连朕也畏惧他呢。"

35 讨伐淮西各军有将近九万人，宪宗恼怒各将领长时间不能取得成功，辛巳(二十日)，命令知枢密梁守谦前去安抚将士，就此留下来监督各军，还交给他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官职的文凭及金帛等，以勉励人们为国效死。庚寅(二十九日)，宪宗首先给李光颜等人加封散官，然后在诏书中严厉责备他们，向他们表示，如果不能取得成功，一定要遭受惩处。

36 辛卯(三十日)，李文通奏称在固始打败淮西兵，斩首一千余级。

37 十二月，壬寅(十一日)，程执恭奏称在长河打败淮西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38 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交战，屡次取得胜利，于是率领全军进逼成德的疆境，在距离恒州三十里处驻扎。王承宗害怕，便暗中派兵进入浑镐的疆境，烧杀劫掠城镇。浑镐军因人心顾念家乡而开始发生动摇。适值中使前来督战，浑镐领兵迫近恒州，与王承宗交战，遭到严重的失败，便逃回定州。丙午(十五日)，宪宗颁诏任命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将士得知消息后，抢劫浑镐及其

家人的衣服，以至让他们赤身露体。陈楚策马奔入定州，压住了变乱的人众，收回军中将士抢去的衣服，交还给浑镐，派出兵员护送他返回朝廷。陈楚是定州人，张茂昭的外甥。

39 丁未(十六日)，宪宗任命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0 袁滋来到唐州后，撤除了岗哨，不让他的士兵去侵犯吴元济的疆境。吴元济包围了袁滋的新兴栅，袁滋便以恭敬谦虚的言词请求他撤围。从此，吴元济不再把袁滋放在心上。朝廷得到这一消息后，甲寅(二十三日)，任命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李愬是李听的哥哥。

41 朝廷初次设置淮、颍水运使。该使负责将杨子院的粮米从淮阴上溯淮水而进入颍水，到达项城以后转入溵水，转运到郾城，用来供应讨伐淮西各军的口粮，节省了汴水漕运费用七万多缗。

42 己未(二十八日)，容管奏称黄洞蛮人屠杀岩州。

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卷

唐纪五十六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丁酉，公元 817 年)

1 春季，正月，甲申(二十四日)，宪宗将袁滋贬为抚州刺史。

李愬来到唐州。唐州的军队在经受死丧败亡后，将士们都害怕作战，李愬也知道这种状况。有些人出来迎接李愬，李愬便对他们说："天子知道我柔弱怯懦，能够忍受耻辱，因此让我来抚慰你们。至于采取军事行动，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大家相信了他的话，都放心了。

李愬亲自去看望将士们，慰问抚恤受伤和生病的人，不摆威严的架子。有人进言说军中政事不够整肃，李愬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袁尚书专门以恩惠安抚敌人，敌人轻视他。现在，敌人得知我来了，肯定要增设防备。我故意让敌人看到我军不够整肃，他们肯定以为我是懦弱而又懒惰的，此后才能够设法对付他们。"淮西人自认为曾经打败过高霞寓和袁滋的两个主帅，因李愬的名望与官位素来卑微而轻视他，便不再作防备。

2 宪宗派遣盐铁副使程异在江淮地区督理资财与赋税。

3 回鹘屡次求娶公主，有关部门计算所需费用将近五百万缗，而当时中原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所以宪宗没有答应回鹘的请求。二月，辛卯朔(初一)，宪宗打发回鹘的摩尼教僧人等回国，命令宗正少卿李诚出使回鹘，晓示朝廷的用意，以便延缓通婚的日期。

4 李愬策划袭击蔡州，上表请求增派兵力，宪宗颁诏将昭义、河

中、鄜坊的步、骑兵两千人拨给了他。丁酉(初七),李愬派遣十将马少良率骑兵十余人巡回侦察,遇到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与他交战,将他擒获。丁士良是吴元济骁勇善战的将领,经常危害东部的唐州、邓州等地。大家请求将丁士良的心剜出来,李愬答应下来。不久,李愬把丁士良叫来,当面责问他,丁士良没有一点恐惧的神色。李愬说:"丁士良真是一位大丈夫!"他命令为丁士良松绑。于是,丁士良主动说:"我原来不是淮西的官吏,贞元年间我隶属安州,与吴氏作战,被吴氏擒获,自忖就要被处死了,吴氏却释放并起用了我。我因为吴氏而得以再次存活下来,所以我为吴氏父子尽力效命。昨天我力不能支,又被您所擒获,我也料想这次可要被处死了,现在您又让我存活下来。请让我竭尽死力,报答您的恩德。"于是,李愬将衣服和器具又给了他,任命他为捉生将。

5 己亥(初九),淮西行营奏称攻克了蔡州的古葛伯城。

6 丁士良向李愬进言说:"吴秀琳拥有三千兵马,据有文城栅,犹如敌人的左臂。官军不敢靠近他的原由,就在于有陈光洽作他的主谋。陈光洽勇敢善战,但是不够稳重,喜欢亲自出来接战,请让我替您首先捉住陈光洽,吴秀琳自然就会投降了。"戊申(十八日),丁士良捉获了陈光洽,带着他回来了。

7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率领兵马由穆陵关进发,甲寅(二十四日),攻打申州,攻克了申州外围的城郭,又进军攻打内城。在城中守卫的将领夜间派兵进击李道古,李道古的兵马惊惶散乱,死者众多。李道古是李皋的儿子。

8 淮西一连几年遭受战火,只得竭尽粮仓的储备来奉养参战的士兵。百姓多数没有食物,便去寻找菱角、芡实、鱼鳖、鸟兽来吃,但也吃光了。百姓聚在一起归附官军的先后有五千多户。吴元济也担心百姓要消耗粮食,便不再禁止他们归降官军。庚申(三十日),

宪宗敕令设置行县来安顿淮西降附的百姓，为他们选择县令，让县令体恤并赡养百姓，还设置军队来保卫他们。

9 三月，乙丑(初五)，李愬由唐州移兵屯驻宜阳栅。

10 郗士美在柏乡战败，撤除营垒而回，死去的将士有一千多人。

11 戊辰(初八)，宪宗赐程执恭名为程权。

12 戊寅(十八日)，王承宗派遣兵马两万人，开进东光县，切断了白桥的通路，程权不能够抵御，率领人马返回沧州。

13 吴秀琳率文城栅兵马向李愬投降。戊子(二十八日)，李愬领兵来到文城西面五里处，派遣唐州刺史李进诚率领兵士八千人来到城下，召呼吴秀琳，城中箭石密集如雨，大家无法上前。李进诚回来报告说："敌人是假装投降，是不能够相信的。"李愬说："这是等候我前去哩。"李愬当即来到城下，吴秀琳收起兵器，一头伏在李愬的马前，李愬抚摩着他的脊背，好言安慰他，收降了吴秀琳的三千人马。吴秀琳的将领李宪既有才能，又很勇敢，李愬为他改名为李忠义，并且起用了他。李愬将文城各将领的女眷全部迁移到唐州。于是，唐州与邓州军中的士气又振作起来，人人都有准备打仗的决心。前来投降的敌 军在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李愬便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一一做出安置。得知归降者家中有父母需要照料的，便发给粮食与布帛，打发他们回去，还说："你们都是朝廷的百姓，不能丢下亲属不管。"大家都感动得哭起来。

官军与淮西军隔着溵水驻扎下来，官军的各支军队相互踌躇观望，没有哪支军队有胆量渡过溵水。陈许兵马使王沛率领兵马五千人率先渡过溵水，占领要害的地点筑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队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渡过溵水，进逼郾城。丁亥(二十七日)，李光颜在郾城打败淮西兵马三万人，赶走了该军将领张伯良，杀掉全军将士的十分之二三。

己丑(二十九日),李愬派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人分别出兵攻打各处栅垒。就在当天,董少玢占领马鞍山,攻克路口栅。夏季,四月,辛卯(初二),山河十将马少良占领嵫岭山,擒获淮西将领柳子野。

吴元济任命蔡州人董昌龄为郾城县令,而将他的母亲杨氏当作人质。杨氏告诉董昌龄说:"顺承朝廷而死胜于叛逆朝廷而生。你摆脱叛逆,就是我死了,你也是我孝顺的儿子;你随从叛逆,就是我活着,也等于你杀死了我。"适值官军包围青陵,切断了郾城的退路,郾城守将邓怀金去找董昌龄商议,董昌龄便规劝他归顺朝廷。于是,邓怀金向李光颜请求投降说:"郾城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住在蔡州,请您前来攻打郾城,我点燃烽火向蔡州请求援救,等援救的兵马来到郾城时,您便迎击他们,蔡州兵马必定失败。此后我再归降,郾城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大约便能够幸免于死了。"李光颜听从了他的主张。乙未(初六),董昌龄与邓怀金率领全城归降,李光颜带领兵马占领了郾城。吴元济得知郾城失守,非常恐惧。当时,董重质率领骠军在洄曲防守,吴元济将亲信将士以及守城士兵全部派往董重质处,以便抵御李光颜。

李愬的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攻克了冶炉城。丙申(初七),山河十将阎士荣攻克了白狗、汶港两处栅垒。癸卯(十四日),妫雅、田智荣攻破西平。丙午(十七日),游弈兵马使王义攻下楚城。

五月,辛酉(初二),李愬派遣柳子野和李忠义袭击朗山,擒获了守将梁希果。

14 讨伐王承宗的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藩镇,拥有兵马十多万人,辗转数千里,既设有统领各军的主帅,又相隔遥远,约定的日期难以统一,因此历时两年,毫无建树,运输物资的路程长达千里,死去的牛和驴有十分之四五。刘总得到武强后,率领

兵马走出本道疆境只有五里地，便停留下来，屯兵不肯前进，每月朝廷拨给度支掌管的钱十五万缗。李逢吉以及朝中百官往往进言："应当首先合力攻取淮西，等候淮西平定后，乘着胜利的形势，回兵攻取恒冀，就象拾取芥子一样容易了！"宪宗迟疑不决，过了许久，才听从了大家的建议。丙子(十七日)，朝廷免除了河北行营，使六镇兵马各自返回本镇。

15 丁丑(十八日)，李愬派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攻克青喜城。

每当李愬得到归降的士兵，一定要亲自领来询问淮西的底细，因此他对敌方的地形和兵力分布都了解清楚了。李愬优待吴秀琳，与他策划夺取蔡州。吴秀琳说："如果您打算夺取蔡州，非有李祐不可，我是无能为力的。"李祐是淮西的骑兵将领，勇敢而有谋略，防守兴桥栅，经常侵凌欺辱官军。庚辰(二十一日)，李祐率领士兵在张柴村收割麦子，李愬叫来厢虞候史用诚，告诫他说："你带领骑兵三百人在那片树林中埋伏下来，再让人在前面摇动旗帜，做出将要焚烧他们的麦堆的样子。李祐平时小看官军，肯定会率领轻装的骑兵前来驱逐他们。这时，你便派骑兵袭取他，肯定能够将他擒获。"史用诚按照李愬的吩咐前往，活捉李祐而回。由于李祐往日杀害了许多官军，将士们争着请求将他杀掉。李愬不肯答应，给他松了绑，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当时，李愬准备掩袭蔡州，谋划更为隐秘。他单独叫来李祐和李忠义，屏退外人后才进行交谈，有时谈话一直延续到夜半，别人都不能够参与商议。各将领担心李祐制造变故，往往规劝李愬，而李愬对待李祐更为优厚。士兵们也不高兴，各军每天都有文书声称李祐是淮西的内应，而且说是听敌方奸细讲的。李愬担心诽谤事先传到朝廷，自己来不及搭救李祐，便握着李祐的手哭泣着说："难道是上天不愿意平定这伙贼人吗？为什么你我二人相互了解得如此

深切，但就是不能够制服众人的议论呢？”因而，李愬对大家说：“既然诸位怀疑李祐，请大家让他到天子那里接受死刑吧！”于是，李愬给李祐加上枷锁，将他送往京城，事先暗中上表讲清具体情况，而且说：“如果杀了李祐，就无法取得成功。”宪宗颁诏释放李祐，将他还给李愬。李愬见到李祐时，高兴地握着李祐的手说：“你得以保全，这是社稷的威灵有知啊！”李愬便任命李祐为散兵马使，让他带着佩刀，巡视警戒，在自己的帐中往来。有时，李愬与他一同就寝，秘密交谈，直到透出曙色也不入睡，有人在帐外暗中偷听，只能听到李祐感动的哭泣声。当时，唐州、随州节度使牙卫队三千人，号称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精悍勇锐的军队，李愬又任命李祐为六院兵马使。

原先的军令规定，对留宿敌方奸细的人，要屠杀他的全家。李愬除去这一军令，让人们优待敌人的奸细，奸细反而将实情报告给李愬，李愬愈发了解敌人的情况。乙酉(二十六日)，李愬派兵攻打朗山，淮西兵前去援救，官军失利。大家又惆帐，又恼恨，只有李愬欢快地说：“这正是我的计策啊！”于是，李愬募集了敢死之士三千人，号称突将，天天亲自教练他们，让他们经常做好出发的准备，李愬就是打算以这支军队袭击蔡州。适值多日落雨，到处积满雨水，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16 闰五月，己亥(初十)，程异从江淮地区回朝，得到供应军需的钱有一百八十五万缗。

17 谏议大夫韦绶兼任太子侍读，往往拿珍贵的食品请太子吃，又说些诙谐逗趣的话取悦太子。宪宗得知了这一消息，丁未(十八日)，便免除了韦绶太子侍读的职务，不久，又将他斥逐为虔州刺史。韦绶是京兆人。

18 吴元济看到部下屡次背叛自己，军事形势日益紧迫，六月，

壬戌(初四),他上表认罪,表示愿意亲自回朝投案。宪宗派遣中使向他颁赐诏书,答应可以免他一死。然而,吴元济被自己的亲信和大将董重质等人所控制,无法离开蔡州。

19 秋季,七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有些地区平地水深两丈。

20 当初,国子祭酒孔戡担任华州刺史,明州每年进贡蚶子、蛤蜊、淡菜等,水陆长途转运的人夫既劳苦,又多耗费,孔戡奏请免除这项进贡。甲辰(十七日),岭南节度使崔咏去世,宰相上奏了所拟定的几个代替崔咏的人选,宪宗一概不用,还说:"不久前有一个劝阻进献蚶子、哈蜊和淡菜的人是谁啊,可以找到此人,就将崔咏的职务交给他吧!"庚戌(二十三日),宪宗任命孔戡为岭南节度使。

21 诸军讨伐淮西蔡州,历时四年,没有攻克,物资转运使人们疲惫不堪,以至于有些百姓只好用驴来耕种田地。宪宗也为此忧虑,便就此事询问宰相。李逢吉等人争着说军中士气低落,财物消耗已尽,意思是打算停止用兵。唯独裴度一言不发,宪宗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我请求亲自前去督战。"乙卯(二十八日),宪宗又对裴度说:"你果真能够为朕去走一遭吗?"裴度回答说:"我发誓不与这些贼人一起生存。近日我看了吴元济的奏表,他面临的形势实在已经窘困紧迫,但是各将领心不齐,不能够合力紧逼他,所以他还没有降顺。如果我亲自前往行营,各将领惟恐我夺去他们的功劳,肯定争先进军破敌了。"宪宗大悦,丙戌(疑误),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还充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同时任命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书下达后,裴度因韩弘已经出任都统,不打算再担当招讨使,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他还奏请由刑部侍郎马总担任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担任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等职,都由朝廷选派,宪宗全部依从了他。在将要启程时,裴度对宪宗说:"倘若贼人覆灭了,我不久就会前来朝见

陛下；倘若贼人尚在，我就不会回到朝廷中来。”宪宗听得此言，不禁流下了眼泪。

八月，庚申(初三)，裴度前往淮西，宪宗驾临通化门为他送行。右神武将军张茂和是张茂昭的弟弟，曾经在裴度面前夸耀自己的胆识才略，裴度上表请求任命他为都押牙。张茂和以身染疾病推辞，裴度上奏请求将他斩杀。宪宗说：“此人出于忠心顺命的人家，朕为你将他贬官到远方吧。”辛酉(初四)，宪宗将张茂和贬为永州司马，任命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高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

李逢吉不愿意讨伐蔡州，而翰林学士令孤楚与李逢吉交好。裴度担心他们二人将内廷与外朝的势力合起来阻挠战事，便请求在制书上改动了几个字，并且说令孤楚起草制书言辞失当。壬戌(初五)，宪宗将令狐楚罢免为中书舍人。

22 李光颜与乌重胤与淮西交战，癸亥(初六)，二人在贾店战败。

23 裴度经过襄城南面的白草原时，淮西军派出骁勇的骑兵七百人前来截击他。镇将楚丘人曹华事先得到消息，做好了准备，便将他们击退了。虽然裴度辞去了招讨的名称，实际上是行使元帅的职事，他选定郾城作为自己的官署。甲申(二十七日)，裴度来到郾城。在此之前，诸道都有中使监督战阵，军队的行动不能由主将做主。打了胜仗，中使率先使人向朝廷报捷；作战失利了，中使便对将帅百般凌辱。裴度奏请将各处监督战阵的中使全部罢除，各将领这才得以专力办理军中事务，在作战中经常取胜。

24 九月，庚子(十四日)，淮西兵马侵犯溵水镇，斩杀三员将领，烧掉喂养牲畜的干草以后便撤离了。

25 当初，宪宗在当广陵王时，平民张宿因能言善辩而得到宠爱。及至宪宗即位以来，张宿历经升迁，做到比部员外郎。张宿在

外面招揽权力，收受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很讨厌他。宪宗准备任命张宿为谏议大夫，李逢吉说："谏议大夫是一个重要的职任，必须是能够裁断朝廷政务的人士，才适于担当这一职务。张宿是一个小人，怎么能够窃居贤能之士的官位！如果陛下一定要任用张宿，请罢去我的职务才有可能。"宪宗因此心中不快。李逢吉又与裴度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宪宗正在倚靠裴度去平定蔡州。丁未(二十一日)，宪宗将李逢吉罢免为东川节度使。

26 甲寅(二十八日)，李愬准备攻打吴房县。诸将领都说："今天是不利前往的往亡日啊。"李愬说："我们兵马为数较少，正面作战，兵力不够用的，适于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敌人因今天是往亡日便不会戒备我们，这正是可以进击的时候。"于是，李愬率军前往，攻克了吴房的外城，斩首一千余级。剩下来的吴房兵马防守内城，不敢出战。李愬率领兵马撤回，以便诱使吴房兵马出动，淮西将领孙献忠果然率领骁勇的骑兵五百人在背后追击。大家惊惶失措，准备逃走，李愬跳下马来，靠在胡床上，下达命令说："有胆敢退却的，一概斩杀！"大家回军尽力作战，孙献忠阵亡，淮西兵马这才撤退。有人劝说李愬乘胜攻打吴房的内城，认为是能够攻克的。李愬说："这不是我的计策。"于是，李愬率领兵马返回营地。

李祐向李愬进言说："蔡州的精锐兵马全都被派往洄曲及四周的边境上，在那里防御守备。防守蔡州城的兵力都是老弱残兵，可以乘蔡州空虚，直接抵达蔡州城。及至敌军将领得知消息时，吴元济已经就擒了。"李愬认为言之有理。冬季，十月，甲子(初八)，李愬派遣掌书记郑澥前往郾城，秘密禀报裴度。裴度说："用兵打仗，不出奇兵，不能取胜，李常侍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

27 宪宗到底还是要任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与王涯再三劝谏，宪宗不肯听从。他们便请求任命张宿为权知谏议大夫，宪宗答应了

他们。张宿由此怨恨执掌政务的官员和品行正直的人士，并与皇甫镈相互勾结，诬陷这些人，使他们离位而去。

28 裴度率僚佐在沱口观看修筑城墙，董重质率领骑兵从五沟出发，前来拦击裴度，大声呼喊着向前进军，搭着弓弩，拔出兵器，兵锋将要危及裴度。李光颜与田布尽力作战，抵御董重质，裴度才得以进入沱口城中。敌军撤退时，田布扼守敌军在沟中的退路，敌人下马翻越沟堑，摔死压死的有一千多人。

29 辛未(十五日)，李愬命令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下来镇守文城，命令李祐与李忠义率领由敢死之士组成的突将三千人作为前导，自己与监军率领三千人作为中军，命令田进诚率领三千人居于军队的后部。军队出发以后，还不知道是往哪里开进。李愬说："只须向着东方行进！"军队走了六十里路，夜晚来到张柴村，将屯戍村中的淮西士兵和守候烽火的人员全部杀死，占领了敌军的栅垒。李愬命令将士稍作休息，吃些干饭，整顿马具，将义成军的五百人留下来镇守张柴村，以便截断洄曲与各条道路间的桥梁。李愬又连夜率领兵马出了张柴村的栅门，各位将领请示进军目标，李愬说："到蔡州去捉拿吴元济！"各位将领都大惊失色。监军哭着说："果然中了李祐的奸计了！"当时，风雪大作，旗帜破裂，冻死的战士与马匹到处可见。加之，天色阴暗，由张柴村往东去的道路，都是官军从来没有走过的，人人都暗自以为肯定活不成了。但是，他们畏惧李愬，不敢违抗命令。到了半夜，雪下得更大了。官军走了七十里路，来到蔡州城下。靠近城边有一处喂养鹅鸭的池塘，李愬命令哄打鹅鸭，以便遮掩军队行走的声音。

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命，官军不到蔡州城下已经有三十多年，所以蔡州人没有防备。壬申(十六日)，四更时，李愬来到蔡州城下，敌军无人知晓。李祐和李忠义用锄头在城墙上掘出坑坎，率先登城，

强壮的士兵便跟在他们身后。看守蔡州城门的士兵正在熟睡，李祐等人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将巡夜打更的人留了下来，让他依然如故地去敲打木梆。于是，李祐等人打开城门，让大家进去。来到内城时，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城中的人们都没有发觉官军。鸡叫时，雪停，这时李愬已经进入吴元济的外宅。有人向吴元济报告说："官军到啦！"吴元济还在躺着，笑着说："不过是被俘的囚徒在做盗窃行径罢了！天亮后我会把他们都杀了。"又有前来报告的人说："州城陷落啦！"吴元济说："这肯定是洄曲的后生们到我这里来要求发放冬季服装的。"他站起身来，走到院子中向外聆听，听到李愬军在发布号令说："常侍传话。"响应号令的有将近一万人。吴元济这才害怕地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常侍，竟能够到此地来呢！"于是，吴元济率领亲信，登上牙城，抵御官军。

当时，董重质拥有精锐兵马一万多人，占据着洄曲。李愬说："吴元济盼望的事情，只是董重质前来援救而已！"于是，李愬寻找到董重质的家人，深深地抚慰他们，派遣他的儿子董传道带着书信前去规劝董重质，董重质便单人匹马前往李愬处投降。

李愬派遣李进诚攻打牙城，毁去牙城的外门，得到了兵甲仓库，取出了军用器具。癸酉(十七日)，李进诚再次攻打牙城，火烧牙城的南门，百姓争着背来柴草帮助官军，射向城上的箭象刺猬毛一样密集。到了申时，城门毁坏了，吴元济在城上请罪，李进诚用梯子将他接了下来。甲戌(十八日)，李愬用囚车将吴元济送往京城，并且向裴度作了报告。这一天，申、光二州以及各城镇军两万多人相继前来归降。

自从吴元济被擒获后，李愬没有杀戮任何一人。凡是吴元济的官吏及帐下、厨房、马厩的士兵，李愬一概恢复他们的职事，使他们没有疑虑。然后，李愬便在鞠球场上驻屯兵马，等候裴度前来。

30 宪宗任命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31 己卯(二十三日),淮西行营奏称俘获了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向宪宗进言说:“淮西有许多珍宝,我知道它们,让我前去寻取,一定能够得到。”宪宗说:“朕讨伐淮西,是为民除害,朕并不要在那里寻求珍宝啊。”

32 董重质离开洄曲军后,李光颜奔进他的营垒,将他的兵马全部招降。庚辰(二十四日),裴度派遣马总率先进入蔡州抚慰将士。辛巳(二十五日),裴度手执彰义军的符节,带领投降的士兵一万多人进入蔡州城,李愬全副武装,出来迎接,在道路左侧向裴度行礼。裴度准备避开李愬的拜礼,李愬说:“蔡州人愚妄悖逆,不懂得长官与下属的名分,已经有几十年了,希望您就此显示给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于是,裴度接受了拜礼。

李愬返回文城栅驻扎。各位将领请教说:“起初,您在朗山战败了,但并不发愁;在吴房取胜了,但并不夺取吴房;冒着大风暴雪,但并不肯停止行军;带着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但并不畏惧。然而,您终于因此获得成功,这都是大家所不明白的,请让我们冒昧地询问其中的原由。”李愬说:“朗山失利,敌人便轻视我们,因而不作防备了。夺取吴房,吴房的人马便要逃奔蔡州,合力坚守,所以我将吴房留下来,以便分散敌人的兵力。急风暴雪,天色昏暗,便不能够用烽火取得联系,敌人就不会知道我们已经到来。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人们便都献身效死,打起仗来自然就会加倍出力。一般说来,眺望远处的人不必顾及近处,计虑大事的人不必知悉细事。倘若夸耀小小的胜利,顾惜小小的失败,首先就把自己搅乱了,哪里还有余暇去建立功劳呢!”大家都服气了。李愬生活节俭,但对将士的供养却是丰厚的;他了解到一个人是贤能的,就不对他疑心;他见到可以实行的事,便能做出决断;这就是他获得成功的原

由。

裴度任用蔡州的士卒为牙兵,有人规劝他说:“蔡州人中间反复不定的人为数还很多,不能不加以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是彰义节度使,首恶已被擒获,蔡州人就是我的人啊,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蔡州人得知此言,感动得哭了。在此之前,吴少阳、吴元济父子拥兵淮西,禁止人们在道路上相对私语,不许在夜间点燃灯烛,若有人以酒饭相互往来,便要处以死罪。裴度任职以后,下达命令,只须禁止盗窃,其余一概不加过问,人们相互往来,没有白天黑夜的限制,蔡州人初次感到了做百姓的快乐。

甲申(二十八日),宪宗颁诏命令韩弘与裴度逐条罗列平定蔡州将士的立功情况,以及归降了的蔡州将士的情况,一概区别等级,上报朝廷。淮西各州县百姓,免除赋役两年。邻近淮西的陈、许、颍、唐四州,免去下一年的夏税。阵亡的官军,一概予以收殓安葬,向他们的家属供应五年的衣服与口粮。那些由于作战受伤而残废的官军,不可停止衣服口粮的供应。

十一月,宪宗驾临兴安门,接受战俘,便以吴元济献祭宗庙社稷,将他在独柳下斩杀。

当初,淮西百姓遭受李希烈与吴少诚威压虐待,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时间久了,老一辈的人们衰弱下去了,少一辈的人们强壮起来了,他们在悖乱忤逆的环境中心安理得,不知道还有朝廷在上了。从吴少诚以来,派遣诸将领外出打仗,一概不用法令制度约束他们,听任他们见机行事,各自为战,所以各将领得以人尽其才。韩全义在溵水战败时,淮西军在韩全义的营帐中得到朝廷权贵写给他的相互问候的书信,吴少诚将书信捆成一束,呈示在大家面前说:“这些都是公卿们嘱托韩全义的书信,说是在打破蔡州时,要得到一位将士的妻子或女儿作为婢女姬妾。”因此,大家都心怀愤怒,

誓死为叛军效力。虽然蔡州地居中原，但民间的风尚猛悍暴戾超过了异族。所以，吴元济凭着蔡、光、申三州人众作乱，朝廷发动全国的兵力将他包围起来，四面攻打，经过四年时间才将他制服。

官军准备攻克吴元济时，李师道召募人员出使蔡州，察看蔡州的发展趋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响应召募，取道汴州与宋州之间，暗中来到蔡州。吴元济非常高兴，以丰厚的礼物打发他回返郓州。刘晏平回到郓州后，李师道屏退周围的人们，向他询问蔡州的情形，刘晏平说："吴元济将数万兵众暴露在外，面临如此危难的局面，却天天与仆从姬妾在内游戏下棋，安闲佚乐，没有一点忧愁的神色。在我看来，吴元济必定要灭亡，时间不会太长了！"李师道平时依靠淮西作为救援的力量，听了这一席话，又吃惊，又恼怒。不久，李师道诬称刘晏平犯了别的过失，将他杖打而死。

戊子(初三)，宪宗任命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给凉国公的爵位，加封韩弘兼侍中，对李光颜、乌重胤等人也分别晋升官职各有等次。

33 以往的制度规定，应当以两名监察御史掌管驿站。壬辰(初七)，宪宗颁诏任命宦官为馆驿使。左补阙裴潾进谏说："内廷的臣属和外朝的事务，职事与名分各不相同。要紧的是应该堵塞侵犯职守的根源，杜绝越出官位的苗头。遇有办理失宜的事情，一定要在最初便引起警惕；如果颁布的命令有所妨碍，不一定非要事关重大才予以纠正。"宪宗不肯听从。

34 甲午(初九)，恩王李连去世。

35 辛丑(十六日)，宪宗任唐、随兵马使李祐为神武将军，执掌军中事务。

36 裴度让马总担任彰义留后。癸丑(二十八日)，裴度从蔡州出发。宪宗将两把宝剑赐给梁守谦，让他去诛杀吴元济往日的将领。

裴度来到郾城时,遇到了梁守谦,便又与梁守谦一起进入蔡州。他酌量罪情,施以刑罚,并没有完全执行诏书的旨意,还进献奏疏陈述自己的处理意见。

37 十二月,壬戌(初七),宪宗赐给裴度晋国公的爵位,让他再入朝执掌朝廷政务,任命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38 当初,吐突承璀正身居显贵,得宠握权,担任了淮南监军。李鄘是淮南节度使,性情刚正严峻,与吐突承璀互相敬畏,所以不曾相互失和。吐突承璀回朝后,便引荐李鄘出任宰相。李鄘以通过宦官升官为耻辱,及至将领们为他饯行送别,音乐奏起时,李鄘落着眼泪说:"我老了,已经安心在外面的军镇上任职了,宰相可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啊!"戊寅(二十三日),李鄘来到京城,上报有病,不去入朝晋见,不肯任职办事,百官到家中看望他,他一概推辞,不肯接见。

39 庚辰(二十五日),宪宗将淮西的投诚将领董重质贬为春州司户。董重质是吴元济的主谋人,屡次打败官军,宪宗打算将他杀掉,李愬奏称他事先已经应许董重质不会将他处死。

十三年(戊戌,公元 818 元)

1 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大赦天下。

2 当初,李师道策划叛逆时,判官高沐与同僚郭昕、李公度屡次劝阻他。判官李文会与孔目官林英平时为李师道所亲近信任,他们哭泣着向李师道进言说:"我等竭尽心力为您操持家中事务,反而遭到高沐等人的忌恨,您怎么能够不爱惜淄青的十二州土地,反而要成就高沐等人的功劳与名声呢!"从此,李师道便疏远了高沐等人,还斥逐高沐前去代理莱州事务。适值林英入朝奏报事情,便让呈进奏疏的吏人暗中报告李师道说:"高沐偷偷地向朝廷表示诚意。"李文会借此设计陷害高沐,于是李师道便杀死高沐,并且囚禁了郭昕,凡是劝说李师道投诚的军中将领,李文会一概将他们指斥

为高沐的同伙，将他们囚禁起来。

及至淮西平定后，李师道既担忧，又恐惧，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李公度以及牙将李英昙乘着李师道内心恐惧来劝说他，让他向朝廷交纳人质、进献土地，以此赎罪。李师道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派遣使者上表，请求让他的长子入朝侍卫，并且献出沂、密、海三州，宪宗应允了他的请求。乙巳(二十一日)，宪宗派遣左常侍李逊前往郓州安抚将士。

3 宪宗命令六军整饰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与大将军李文悦认为淮西刚刚平定，修建工程太多，便禀告宰相，希望宰相能够陈论劝阻。裴度因而在奏报事情时讲到了这一问题，宪宗大怒。二月，丁卯(十三日)，宪宗任命张奉国为鸿胪卿。壬申(十八日)，任命李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任威远营使。于是，疏浚龙首池、兴建承晖殿，土木工程逐渐兴起了。

4 李愬上奏请求朝廷任命判官、大将以下的官员计有一百五十员，宪宗不甚高兴，便对裴度说："李愬诚然立下了奇功，但上奏请求任命的官员太多了。假使他立下李晟、浑瑊那样的功劳，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宪宗将李愬的奏疏留在禁中，不再下达。

5 李鄘坚决推辞宰相的职位，戊戌(疑误)，宪宗任命李鄘为户部尚书，任命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当初，渤海僖王大言义去世，他的弟弟简王大明忠即位，更改年号为太始。大明忠在位一年便去世了，他的叔父大仁秀即位，更改年号为建兴。乙巳(疑误)，大仁秀派遣使者前来通报丧事。

7 横海节度使程权认为自己世代承袭沧景节度使的职务，与河朔三镇没有区别，内心感到不安。己酉(疑误)，程权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全家族入京朝见，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横海将士喜欢自占一方，不肯让程权离去，掌书记林蕴向大家讲明祸福的道理，程权才得以离开横海。宪宗颁诏任命林蕴为礼部员外郎。

8 裴度坐镇淮西时，平民柏耆向韩愈献计说："吴元济被擒获后，王承宗吓破了胆。我希望携带裴丞相的书信前去劝说他，可以不用烦劳兵马便使他归服。"韩愈禀告了裴度，裴度便写了书信，让他前往。王承宗害怕，向田弘正乞怜，请求以两个儿子作为人质，并将德、棣二州献给朝廷，向朝廷交纳赋税，请朝廷任命官吏。田弘正为他上奏请求，宪宗起初不肯答应。田弘正便一次接一次地上表，宪宗不愿意违背田弘正的心意，便答应了他。夏季，四月，甲寅朔(初一)，魏博派遣使者将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和王知信以及德、棣两州的版图与印符送到京城。

幽州大将谭忠劝说刘总说："自从元和年间以来，刘辟、李锜、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等人依仗着手中的军队，凭借着险要的地形，自认为根基坚牢得不可动摇，天下的兵力都不能危害他们。然而，正在他们得意地左顾右盼时，却身败家亡，还全然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恐怕是上天要诛戮他们吧。况且，当今的天子神圣威武，竭力操劳，忧心苦思，节俭衣食，以赡养战斗之士，有这样的志向，怎么会有片刻忘记天下呢！现在，官军迅速向北开进，王承宗已经向朝廷献上十二座城邑，我是深切地为您担忧啊。"刘总一边哭泣，一边行着礼说："听了先生这一席话，我的主意已定了。"于是，刘总一心一意地归向朝廷。

9 戊辰(十五日)，内廷拿出废置印符两方，赐给了左、右三军辟仗使。以往的制度规定，由宦官担任六军辟仗使，作用犹如节度使的监军使，但并不发给印信。及至张奉国获罪后，才颁赐印信，辟仗使可以举发并惩处军政的过失，其事务可以直接向皇上奏报。

10 庚戌(疑误)，宪宗颁诏为王承宗以及成德将士平反，恢复他们的官职与爵位。

11 李师道愚昧而又懦弱，对于幕府中重大的事情，只与妻子魏

氏、家奴胡惟堪、杨自温、婢女蒲氏和袁氏以及孔目官王再升等人谋划，大将以及幕府的僚属都不能参与。魏氏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入朝充当人质，便与蒲氏和袁氏向李师道进言说："从我们已故的司徒以来，李氏便据有了这十二个州，怎么能够毫无原由地献给朝廷呢！现在，算来淄青境内的兵力不少于数十万人，不进献沂、密、海三州，朝廷只不过派兵马前来讨伐。倘若尽力接战不能够取胜，那时再献上三州也不算太迟。"于是，李师道非常后悔，打算将李公度杀掉。幕府的僚属贾直言对李师道管事的家奴说："现在大祸将要来临了，这难道不是高沐的冤气造成的吗！如果再将李公度杀掉，恐怕幕府就危险了！"于是，李师 道便将李公度囚禁起来，将李英昙贬至莱州。李英昙还没有到任，便被勒死了。

李逊来到郓州时，李师道布列盛大军容迎接他。李逊神色严肃，向他陈说孰祸孰福，要求他一言为定，准备禀报宪宗。李师道回去后，与他的同党商议此事，同党们都说："尽管答应他好了，以后只要麻烦一纸书表来排解纷乱罢了。"于是，李师道向李逊道歉说："以往由于父子间的私情，并且迫于将士的压力，所以把事情拖延下来，没有遣送儿子入朝。现在，又麻烦朝廷的使者为此奔走，怎么敢再做反复无常的事情呢！"李逊看出李师道没有诚意，回到朝廷后，便向宪宗进言说："李师道顽劣愚昧，反复无常，恐怕必须用兵了。"不久，李师道上表陈述军中情形，说是将士们不肯让他交送人质与割让土地。宪宗大怒，决心讨伐李师道。

贾直言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向李师道劝谏了两次，抬着棺材向李师道劝谏了一次，还画了一幅李师道被绑在囚车里、妻子儿女都被缚结着的图画献给李师道。李师道恼怒，便将他囚禁起来。

五月，丙申(十三日)，宪宗任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划讨伐李师道。又任命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和陈、

许、滑、蔡各州观察使，将申州隶属给鄂岳，将光州隶属给淮南。

12 辛丑(十八日)，朝廷将主持勃海国事务的大仁秀封为勃海王。

13 宪宗任命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降诏命令河阳兵马将他护送到棣州的滴河县。适逢滴河县被平卢李师道的兵马攻陷，曹华将平卢兵马击退，杀掉两千多人，收复了该县，上报朝廷。宪宗颁诏加封曹华为横海节度副使。

14 六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5 丁丑(二十五日)，宪宗又任命乌重胤兼任怀州刺史，镇守河阳。

16 秋季，七月，癸未朔(初一)，宪宗将李愬改任为武宁节度使。

乙酉(初三)，宪宗颁布制书罗列李师道的罪状，命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的兵马共同讨伐他，还任命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王遂是王方庆的孙子。

宪宗将用兵之事委托给裴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裴度，便要求出任节度使。辛丑(二十八日)，宪宗任命李夷简为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17 八月，壬子朔(初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被罢免为兵部侍郎。

18 吴元济被平定后，韩弘心怀恐惧。九月，韩弘亲自带领兵马进击李师道，包围曹州。

19 平定淮西后，宪宗逐渐骄傲奢侈起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得宪宗的心意，屡次进献额外税收，供给宪宗花销，因此两人都得到宪宗的宠爱。皇甫镈还用大量的贿赂来交结吐突承璀。甲辰(二十三日)，皇甫镈以本来的官职，程异以工部侍郎的职务一并同平章事，兼任使职一如既往。制书颁布后，朝廷与民间都感到惊异，连市肆中担货贩卖之人也在嗤笑他

们。

裴度与崔群极力陈述任命二人为相是不适当的，宪宗不肯听从。裴度以与小人同事为耻辱，上表请求自行引退，宪宗不肯答应。裴度又上疏认为："皇甫镈与程异都是掌管钱财与谷物的官吏，是奸诈机巧的小人，陛下突然将他们安置在宰相的职位上，朝廷内外没有人不诧异、不讥笑的。何况，皇甫镈掌管度支，专作多取少给的事情，凡是朝廷内外需依赖度支供给的人们，无人不想吃他的肉。近来，皇甫镈裁减淮西官员的禄粮，惹得将士们愤怨不满。适值我来到淮西行营开导、劝慰和勉励他们，这才没有发生溃散作乱的事情。现在，那些原来讨伐淮西的将士全部开向淄青，得知皇甫镈担任宰相后，肯定人人惊惶忧恐，知道自己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了。程异虽然人品平庸低下，但是考虑事情心平气和，可以让他处理繁杂的事务，不适合出任宰相。至于皇甫镈，天性狡猾诡诈，天下无人不知，唯独能够使陛下的明察善断受到迷惑，足以看出他奸佞邪恶到了极点。倘若我不肯引退，天下的人们便要说我不知廉耻了；倘若我不发言，天下的人们就会说我辜负了陛下的恩宠。现在，陛下既不允许我引退，又不肯听从我的意见，我感到就象烈火烧心，乱箭穿身。可惜的是，淮西荡平，河北归于安宁，王承宗拱手割让土地，韩弘抱病登车讨伐贼人，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吗？只是因为对他们安排处理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而已。陛下建立天下太平的基业，已经达到了十分之八九，怎么能够忍心再自行毁坏，使各地心灰意冷呢！"宪宗认为裴度属于朋党集团，对他的意见便不肯予以考虑。

皇甫镈知道自己不被大家所赞同，愈发作巧伪阿谀的事情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请削减朝廷内外官员的薪俸来资助国家的用度。给事中崔植将诏书封合退还，经过极力论说，才没有实行皇甫

镈的建议。崔植是崔祐甫弟弟的儿子。

当时,内廷拿出积存多年的丝帛交付度支出卖,皇甫镈用高价全部买下了这些丝帛,用以供给边疆的军队。那些丝帛朽蚀腐败,用手一碰,就会破裂,边疆军队将这些丝帛堆积起来烧掉了。裴度借奏报事情的机会谈到此事,皇甫镈在皇帝面前伸出他的脚来说:"这双靴子也是由内库中来的,我用两千钱买下了它们。这靴子坚固结实,可以穿很长时间。裴度说的话并不可信。"宪宗认为讲得很对。从此,皇甫镈更加无所忌惮了。程异也知道自己不得人心,但是他能够廉洁谨慎,谦逊自抑。他出任宰相一个多月,不敢掌管印信,执笔断事,所以最终得以免除祸殃。

20 五坊使杨朝汶胡乱捉拿囚禁百姓,刑讯拷打,索取利钱,使他们相互诬告牵连,被拘禁的将近一千人。中丞萧俛上奏揭发这一状况,裴度与崔群也就此进言。宪宗说:"朕且与你们谈论用兵的大事,这点小事由朕自己处理。"裴度说:"用兵的事情才是小事,让人担忧的不过是崤山以东而已。而五坊使强暴蛮横,恐怕会扰乱京城。"宪宗不高兴。退朝后,宪宗传召杨朝汶,斥责他说:"由于你的原故,让我不好意思见宰相!"冬季,十月,宪宗赐杨朝汶自裁而死,将他囚禁的人全部释放。

21 宪宗晚年喜欢神仙不老之术,颁诏在全国寻求方术之士。宗正卿李道古先前担任鄂岳观察使,以贪婪残暴闻名,担心终究要被治罪,寻求向皇上献媚的办法,于是通过皇甫镈,推荐山人柳泌,说他能够制作长生的药物。甲戌(二十四月),宪宗颁诏让柳泌住在兴唐观中炼制药物。

22 十一月,辛巳朔(初一),盐州奏称吐蕃侵犯河曲与夏州,灵武奏称在长乐州打败吐蕃,攻克了长乐州的外城。

23 柳泌向宪宗进言说:"天台山是神仙聚集的地方,有许多灵

草，虽然我能够识别，但是没有力量将它们弄到手。如果我能够去做那里的长官，可能会找到它们。”宪宗相信了他的话。丁亥(初七)，宪宗让柳泌权且代理台州刺史，还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谏官争着上奏认为：“君主喜欢方术之士，但还没有让方术之士治理百姓，处理政务的先例。”宪宗说：“烦劳一个州的力量，就能够为君主带来长生，做臣子的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从此，群臣都不敢谈论此事。

24 甲午(十四日)，盐州奏称吐蕃逃走。

25 壬寅(二十二日)，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二十七日)，任命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乌重胤率领河阳精锐兵马三千人前往横海，河阳士兵不愿意离开家乡，中途溃散，返回河阳，又不敢进城，便在城北驻扎着，准备大肆抢劫。恰好令狐楚来到河阳，便单人匹马地出了城，前去慰问安抚他们，与他们一同回城。

在此之前，田弘正请求由黎阳横渡黄河，会合义成节度使李光颜，前去讨伐李师道。裴度说：“魏博的军队渡过黄河后，就不能够再撤退回去，必须立刻进军出击，才能取得成功。魏博的军队来到滑州后，便要依靠度支供应，朝廷空有供给军饷的烦劳，魏博军却会重新产生观望的态势。田弘正或许再与李光颜互相猜疑，就益发会导致战机拖延。与其渡过黄河而不进军，还不如在黄河以北蓄养声威。应当让田弘正暂时饱喂战马，砥砺兵器，待到霜降后河水下落时，由杨刘横渡黄河，径直奔赴郓州，可以前往阳穀设置营盘，军队的声势自然就会变得盛大起来，敌军便会人心动摇了。”宪宗听从了裴度的意见。就在本月，田弘正率领全军由杨刘渡过黄河，在距离郓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垒，敌军大为震惊。

26 功德使进言说：“凤翔法门寺的塔中有释迦牟尼佛的手指

骨，相传寺塔三十年开放一次，开放时就会年成丰熟，人民安宁。明年法门寺塔正当开放，请去迎接佛指骨。”十二月，庚戌朔(初一)，宪宗派遣中使率领僧众迎接佛指骨。

27 戊辰(十九日)，宪宗任命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将他交付武宁军驱遣，这是应李愬请求作出的决定。

28 戊寅(二十九日)，魏博、义成两军将俘获的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送往京城，宪宗对他们一律释放不杀，分别交付俘获他们的行营以供驱遣，还说：“如果有人需要照料父母，打算回家，就从优发给盘费，打发他们回去。朕要诛杀的人，只有李师道一人罢了。”于是，敌军将士得知这一消息，前来投诚的人接连不断。

当初，李文会与哥哥李元规都在李师古的幕府中供事。李师古去世，李师道袭位，李元规辞职离去，李文会嘱托李师道的亲信同党请求把自己留下。李元规准备启行时，对李文会说：“我离开了，便因抽身引退而获得了安全。你留下来了，肯定会因地位骤然显贵而遭受祸殃。”及至官军从四面开来，平卢军队的形势日益窘迫，将士们吵吵嚷嚷，都说：“高沐、郭昕和李存为李司空忠心谋划，而李文会诡诈而谄谀，是他杀死高沐，囚禁郭昕和李存，以至招致了这一祸患。”李师道迫不得已，将李文会斥逐为摄登州刺史，把郭昕和李存召回幕府。

29 宪宗经常告诉宰相们说：“人臣应当努力向善，怎么能够喜欢树立朋党集团呢！朕是非常憎恶朋党集团的。”裴度回答说：“事情的原则是以门类相聚合，事物是以群体相区分。君子与小人各自志趣相同，从情势上说就一定各自相会。君子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同德；小人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朋党。表面上虽然相互近似，实质上实在相差甚远。这就在于圣明的君主能够辨别他们做的事情

是邪恶的,还是正直的了。”

30 武宁节度使李愬与平卢兵马交战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己卯晦(三十日),李愬进军攻打并攻克了金乡。李师道生性胆小怕事,自从官军前来讨伐,只要得知有些小小的失败以及失去城镇邑落,总是忧恐惊吓得生一场病,因此他的亲信都隐瞒战况,不把实际情况禀告给他。金乡是兖州的险要之地,失去金乡以后,金乡刺史派遣驿站的士兵骑马前来告急,李师道的亲信不给通报,所以李师道直到死去,竟然不知道金乡的失陷。

十四年(己亥,公元 819 年)

1 春季,正月,辛巳(初二),韩弘攻克考城,杀掉两千多人。

丙戌(初七),李师道所署任的沐阳县令梁洞率领全县向楚州刺史李听投诚。

2 吐蕃派遣使者论短立藏等人前来与唐朝重归于好,使者还没有返回,吐蕃便前来侵犯河曲。宪宗说:“他们的国家失去信用,派来的使者有什么罪过!”庚寅(十一日),宪宗打发吐蕃使者回国。

3 壬辰(十三日),武宁节度使李愬攻克鱼台。

4 中使将佛骨迎接到京城,宪宗让佛骨在宫禁中停留了三天,于是遍送各寺。上自王公,下至士子与庶民,人人瞻仰供奉,施舍钱财,惟恐不能赶上。有人将全部家产充当布施,也有人在胳膊与头顶上点燃香火供养佛骨。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直言极谏,他认为:“佛,是夷狄的一种法而已。由黄帝以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安宁快活,那个时候,是没有佛的。东汉明帝时期,开始有了佛法。此后,中国变乱危亡接连不断,朝廷的命运与福气都不甚久长。宋、齐、梁、陈、北魏以后,对佛的侍奉逐渐恭敬起来,而这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他曾前后三次舍身去当寺院的家奴,最终却遭受侯景的逼迫,在台城饿死,不久以后国家也

灭亡了。侍奉佛是为了祈求福缘，但梁武帝却反而招致了祸殃。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使人相信，也是清楚可见的了！百姓愚昧无知，冥顽不化，容易受到迷惑，难以晓谕开导，如果看到陛下都这样去做，都说：‘天子尚且专心一意地敬佛信佛，我们老百姓低微下贱，对待佛难道还能够顾惜性命吗？’佛本来就是夷狄人氏，口中不讲先代帝王留传下来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先代帝王规定下来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懂得君臣之间的大义，不明白父子之间的恩情。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国的命令前来京城朝拜，陛下宽容地接待他，只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上一宴，赐给他衣服一套，派人护卫他走出国境，是不会让他迷惑众人的。何况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来的枯朽的骸骨，怎么宜于将它请进宫殿！古代的诸侯在国内举行吊唁，还要先使巫师用桃树与苕帚去驱除不吉祥的鬼魂，现在陛下没由来地拿腐朽秽浊的东西亲自观看，事先不让巫师降神祈福，不用桃树与苕帚除凶去垢，群臣不议论这种做法的错误，御史不纠举这种做法的罪责，我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请求陛下将此佛骨交付给有关部门，将它丢到水里火里消灭掉，永远断绝此事的本源，切断天下的疑问，杜绝后世的迷惑，使天下的人们知道大圣人做出的事情，超过平凡人物的千万倍，这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如果佛有灵性，能够制造祸福，一切灾殃与罪责，都加在我的身上好了。”

宪宗得到上表，非常恼怒，拿出来给宰相们传阅，准备以最严厉的刑罚处治韩愈。裴度与崔群为韩愈进言说：“韩愈虽然狂妄，但他所言发自内心的忠诚，陛下应当对他宽容，以开通言路。”癸巳（十四日），宪宗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自从战国时代以来，老子、庄子与儒家较量胜负，交相议论我是你非 。及至东汉末年，又增加了佛家，但是喜好佛家的为数尚

少。晋、宋年间以来，佛家日益繁盛，由帝王以至于士子庶民，没有不尊崇信奉佛家的。庸俗的人们害怕得罪，羡慕福缘，清高的人们谈论空泛诘难实有。唯独韩愈憎恶佛家损耗资财，迷惑百姓，尽力排斥佛家，他的话往往过于偏激。只有他的《送文畅师序》论述最得要领，文章说："大凡飞禽低下头来啄食，仰起头来四面张望，走兽在深密之处藏身，很少出来走动，这是害怕有些物种危害自己，但仍然不能幸免。弱者的血肉，就是强者的食物。现在我与文畅安心地居住着，悠闲地饮食着，从生到死都过着闲逸自得的生活，与飞禽走兽面临的境状不同，怎么能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5 丙申(十七日)，田弘正奏称在东阿打败淄青兵马，斩杀一万多人。

6 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和，不肯接受郑权的调度管束，郑权奏报了李宗奭的情况。宪宗派遣中使调他回朝，李宗奭让军中将士挽留自己，自己上表声称害怕造成变乱，不敢离开沧州。宪宗颁诏以乌重胤替代郑权，沧州将吏恐惧了，便驱逐了李宗奭，李宗奭只好逃奔京城。辛丑(二十二日)，李宗奭被斩杀于独柳下。

7 丙午(二十七日)，田弘正奏称在阳谷打败平卢兵马。